魔鬼的金属

塞斯佩德斯著

新闻研究所图书资料室藏书

当代外国文学

I771.4
S014

0008664

魔鬼的金属

〔玻利维亚〕奥古斯托·塞斯佩德斯著

啸 声 问 陶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Augusto Cespedes

METAL DEL DIABLO

Libreria editorial "Juventud"

La Paz—Bolivia

1974

魔鬼的金属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220,000 开本787×1092毫米$\frac{1}{32}$ 印张11$\frac{5}{8}$ 插页2
1980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书号10208·12 定价0.88元

目　次

一 ……………………………………………………………1
二 山谷柳荫里的奥蒙特 ……………………………… 6
三 金属女神 ………………………………………………33
四 瞎骡 ……………………………………………………66
五 死人的手势 ……………………………………………79
六 矿脉…………………………………………………… 101
七 恋乡…………………………………………………… 124
八 灯火辉煌的巴黎 …………………………………… 137
九 酒精政策 …………………………………………… 169
十 矿山病 ……………………………………………… 177
十一 减摩金属 ………………………………………… 222
十二 血矿脉…………………………………………… 249
十三 富矿脉…………………………………………… 265
十四 锡的族徽 ………………………………………… 278
十五 矿山在枯竭 ……………………………………… 291
十六 董事会 …………………………………………… 312
十七 屠杀消息传到纽约……………………………… 340

十八 ………………………………………………………… 353

永不结束的尾声 ………………………………………… 357

一

……“这是一个举世无双的神祇，是一宗致富四海的宝藏，又是一件轰动寰宇的丑闻。”

一九四二年。下午六时，灯火管制下纽约的大楼都被割断了脖颈。从每一层楼透出的灯光是淌血的伤口，而小汽车的红色车灯就是洒落下来的点点鲜血。高入云霄的摩天大楼象是蒙头盖脸、互不往来的巨人，隐藏在漆黑的夜空中，在帽兜下面吃吃地笑着。

在那黑暗的浑然大块的重压之下，公园大街上的路灯好象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条光亮的长蛇，蜿蜒伸展，灯光映照在过路女人们的脸上和饭店转门的玻璃上。

沃尔多夫饭店周围一片黑暗。从有灯光的楼层传出的喧闹声越到上面便越加减弱；到了饭店塔顶上的那些关着百叶窗和拉上窗帘的房间，已经听不见下面的嘈杂声了。百万富翁的套间里静悄悄的，那间铺着天蓝色波斯地毯，陈设着浅褐色骆马皮毛的起居室，更是寂然无声。百万富翁正坐在那里，面对壁炉，在一盏放射出青铜色光线的高脚落地灯下面，目光茫然，一只手垂着，手里捏着一张报纸。

他看不懂英文，也不会说英语。但是，他在报纸的一个栏目里看到了自己的头从山一般的蓬松的皮大衣毛领子里露出来，旁边则是十五天前发生那件丑事之后出走的那个女仆的照片。

两张照片的周围排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说的是那位美国侍女要求这位南美百万富翁付给她一笔十万美元的赔偿费，作为挨了他两记耳光的代价。

可是，他并不知道那上面说了些什么。他看了一眼自己的那张照片，便让报纸飘落到地上。他在报纸上的照片里总是显得非常粗野。

在若明若暗的光线里，百万富翁看上去比照片上更加苍老，两只耳朵紧贴在油光光的半秃的大脑瓜上，剪得短短的头发已经斑白了，坚硬的颧骨高高地隆起，单眼皮上没有睫毛，两只鼓出来的小眼睛总是流露出不满的神情，眼珠混浊不清，看不见眼白，又宽又厚的上嘴唇耷拉下来，紧紧地压在那张蛤蟆似的大嘴巴上，面颊上的肉皮从颌骨的两边垂下，形成一个双下巴，那种庄严的模样简直可以同金奖公牛的下巴相比拟。依一些不见经传的评论家之见，他并不象照片上显得那么黑，只不过是紫里带黑，特别是鼻子周围毛孔特别多的那块地方。他的后脑勺倒的确很黑，长着一头猪鬃似的硬发，这是原本属于体质瘦弱的印第安人种一旦发福之后便会有的典型的后脑勺。他就是一个肥胖的麦斯蒂索① 人，不可一世，刚愎自用，俨然是一头买得起许多皮

①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人种。

大衣的狗熊的神气。

每当他的照片在报刊上出现，欧美的公众便以为这位先生大概是印度斯坦的一位年年都有黄金收入的土邦主，或者是日本三井财团的一个巨头，要么就是欧式穿着的某个海外部落的酋长，再不然就可能是南美或中美的一个凶得象头野牛的暴君。

事实上，所有这些特点，他都兼而有之，然而他却是个玻利维亚人。他虽然相貌粗鄙，并且属于“下等种族”，但是，那些衣冠楚楚的英国保守党人士、德国容克贵族、美国大亨以及革命前的玻利维亚政治家们，都对他趋奉不已。而他呢，甚至经常让他们在前厅静候，最后遣仆传话，说他任何人都不想见。

尤其是西班牙和法兰西的贵族，对他更是倾注了无比的深情。身为堂阿方索十三世近亲的一位公爵小姐喊他“爸爸”,这并不是一时的戏言,因为后来她果真做了他的儿媳妇。还有一位西班牙侯爵则成了他的女婿。而一位法国伯爵也不得不用西班牙语对他表示敬意，因为照片上的这位超人，尽管出任玻利维亚驻欧洲和美国的大使长达三十年之久，却始终只会讲西班牙语和至今还在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中部流行的印第安土话：克丘阿语。

他实际上也是一位帝王，是整整一个帝国的主人，并且统治着一个版图并不连贯的，由遍及欧美和远东各地的矿山、冶炼厂、银行、矿产以及房产组成的帝国。如果说,锡这把既不能听又不能说话的钥匙已经足够使他用来打开那些

国家的大门，他还有什么必要去说在他治下的这个帝国的各种语言呢？

两位受过他恩惠的玻利维亚部长在一九四二年来到了纽约。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位威严的玻利维亚人专为他们设宴洗尘的邀请。然而，此公为宴会付了款，却没有到场，只是派了他的一个管家去主持宴会和祝酒。

他有权这样对待他的仆从，这种权利是统计家们把他列在世界上为首的几个百万富翁中的第五或第六位时所公认了的。究竟是第五位还是第六位，自不必细究，那是多几百万或少几百万美元的问题。然而，也有人进行过这样的统计：把拉美国家分成“富国”、“中等国”、“穷国”和“最穷国”几个等级,而玻利维亚则被列入“最穷国”的行列。当然，玻利维亚是否应该列入“穷国”较为相宜，那也不必在这里细究了。

可以断言的是：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在报纸上充斥着诸如盟军在非洲登陆这类报导的时候，有关这位玻利维亚权贵的新闻居然能同这种消息争夺版面，他的尊容不断在美国报刊上出现。报纸专栏里时常登出他的被抢拍下来的快照，照片圈在专栏里，就象展出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猩猩，而且总是和女仆、银行家或者摩登女郎们纠缠在一起。有一次报上登了他的照片，还附着这样一段报导：在他玻利维亚的矿山里爆发了一场罢工，但已顺利解决，仅有三百名男女工人死于机枪的火力之下。

对于这种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足为奇的事件，这

位大亨的印象究竟如何，人们不得而知。他只是其乐无穷地享用他的财富，从万里之外继续惬意地吮吸着他本国的印第安人依靠外国技术从大地被剖开的腑脏中取出的膏血。他的年事和财富使他几乎成了一个当代的活佛，那些身穿茄克和条纹裤子的祭司，用依靠神奇妙法获得的权势供奉着他，而无须他本人抬手动脚，唯独在某个穿茄克的祭司以为他已经入定，于是心生邪念，把手伸向供品之际，他才大吼一声，将其喝住。

不必多说了，因为这位麦斯蒂索种的帝王早已诀别人世。既不可能使他还阳再生，也不可能重新赋予他血肉和知觉，使他再回到他的人民当中。所能做到的，只有把他带到小说中来。

为了达到这个简直是亵渎神明的目的，我们就必须回到地上，采用电影手法，使时间倒转，把此人的形象和当今喧嚣的世界隐去，跃过这些摩天大楼、高山和海洋，一直退回到一八九〇年玻利维亚的寂静的乡村。

二　　山谷柳荫里的奥蒙特

"金骡子掉进河里去了。"

有那么一天下午，年青的赛农·奥蒙特下意识地在心里冒出了这么一句讲到水和金子的歌词，以后很长时间都在耳朵里回响，仿佛有一个秘密的声音在唱着。

"金骡子掉进河里去了"……他常常听到它，尤其是在乡村中闲散而又漫长的下午，当他沿着夹在两溜红土山中间的河滩边上闲逛的时候。卡拉萨村就建在其中的一座山上，它的房子都是用生土坯垒的墙，用茅草盖的屋顶，就好象是筑在胡椒树和角豆树丛里的鸟窠一样。地势高的地方，有一座教堂的钟楼耸立在一个小广场上。小街小巷都顺坡而下，直通到卵石河滩的断崖边。那里，河水在冬季流得那么滞缓，牲口都可以顺顺当当地涉水过河。毛驴和骡子穿过被阳光照得发白的河滩，甚至在水里都没有怎么湿着蹄子，它们星星点点地，在两条红色山带之间这片宁静、宽阔的砂石地段上挪动着。偶尔，驿站的马车也从这里过河。

然而，一到雨季，河水就暴涨，奔腾的水面淹没了整个河滩。浑黄的河水发着喑哑的吼声，啃噬着两岸的斜坡，威胁着村子。有时，吞没河滩的不只是湍急的水流，而且还有

从山谷里冲下来的玉米糊似的泥浆。泥流蠕动，仿佛正在发生一场缓慢的地震，把大树和巨石象轻飘飘的树叶一样卷走。

从座落在奥鲁罗高地通往科恰班巴山谷的路途中段的卡拉萨村，要到科恰班巴去，就必须穿过这条河。但是，河水上涨时,就要沿着河岸,顺山坡绕道,走很远的旱路。

这年雨季，从奥鲁罗来了一队牲口，驮着机器、皮箱和一只木箱，据同骡夫们一起来的博特格公司职员里戈维托 • 伦赫尔先生讲，木箱里装的都是英镑。这位急于赶到科恰班巴去的先生，以为水势在第一次上涨之后又落下去一些，可以从河上过去了，就决定涉水而过，而不再取道旱路。骡夫们卷起裤腿，拉住缰绳牵着骡子下水，一脚高一脚低的走着，因为有时踩到坑里，有时又踏着石头。汹涌的波浪冲击着骡子。

经过证实，浅滩可以通过。于是人们就牵着那头驮金钱箱子的骡子过河了。真是命中注定，绊了一交滑倒的，偏偏就是这一头。河水卷着它，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它拖到乱石和漩涡当中去了。骡夫们象蛤蟆似的死死攀住大石块，眼睁睁地看着木箱从牲口背上摔下来，在激流中消失不见。

那位博特格公司的职员在岸上挥动着双臂，冲着喧嚣的水流大喊大叫。

“ 驮钱的骡子 鄅是驮钱的骡子 !’他一边喊着,一边和衣跳进水里。

那头摆脱掉重负的骡子终于自己爬了起来，浑身是泥地挣扎到了对岸。要想找到那只箱子，就必须等水落下去之后。

“箱子很重,不会冲走的。”这位押运的人说“再说,箱子是用钢带绑扎好的,经得起摔打,不会散架。”

他们花了两天时间寻找。全村的人都围聚到岸边上来了。教区的莫拉托神父把里戈维托先生留在家里住宿，并给他出了各种主意，又叫年轻的侄子赛农·奥蒙特听他调度。奥蒙特招来了几个印第安人，由他领头，大家光着身子，在河里拉开了距离，手脚并用，在浑浊的水流中摸索。

水渐渐退了下去，在露出水面的石头上，晒干以后的污泥成了白花花的一片。第二天下午两点钟，赛农在灼热的阳光底下挥动双臂喊了起来。大家都朝他奔去。只见那只泡胀了的木箱卡在两块石头中间，几乎被污泥和水草盖没，只露出了一只角。人们便把它完好无损地拖了出来。

伦赫尔乐得手舞足蹈。他赏过了印第安人，又特别酬谢了奥蒙特，因为箱子是他发现的。之后，便又踏上前往科恰班巴的道路。

打从那时起，每当炎热的午后，河滩上暑气氤氲，赛农的耳边就响起了那句费解的歌词：

“金骡子掉进河里去了。”

“Jacu, jacu, ripuna Tapacarita……”①

①克丘阿语的歌词：“去啊，去啊，我们到塔帕卡里村去……”

岸边的砂石地上，有几株树盖亭亭的胡椒树，河水枯竭的时候，树根就露在外面。赛农坐在树荫底下，拿着弹弓在找鸟，一边用口哨吹着克里奥略人①的小调。

万籁俱寂，和风吹拂着宽阔的河滩。一条涓涓细流从乱石堆里穿过，在阳光照耀下发出闪烁不定的光芒；下午的时光在静静地逝去，这宁静只是间或被野鸽扑翅的声音所打破。村子里悄然无声，平坦的河滩一望无边，顺着对岸的土山伸到遥远的地方；而那座山，则是峰峦相接，直连蔚蓝色的天边，在这浑然一片的红褐之中，镶嵌着几条小块的麦田。

特雷西塔是本村庄园主兼律师瓜曼博士的一家佃户的女儿。当她来到河边洗衣裳的时候，奥蒙特悠然赏景的心情便一古脑儿地冰消瓦解了。阳光把白色的河滩烤得发烫，特雷西塔冒着烈日，用白帽子遮着脸，正使劲地在一块石头上捶打衣服，捣衣声打破了下午的寂静。奥蒙特窥视着她的每一个动作。这个皮肤红得象深色苹果的印第安姑娘，为了洗衣裳，就摘下了披肩和头巾，上身只穿着细土布衬衣，衬衣被丰满的胸脯撑得鼓了起来，黝黑发亮的臂膀裸露在外面。

“Jacu, jacu, ripuna Tapacarita… …”

印第安姑娘装着没有看到他；于是，赛农就一边凑上前去，一边朝水里投小石头子儿，后来索性朝她身上投去。姑

①出生在拉丁美洲的土生欧洲人。

娘觉察到这种诡计，就做出一本正经、无动于衷的样子。但当石头真的击中了她的时候，这个印第安姑娘便扭头冲着他，用克丘阿语破口大骂：

“死不要脸的，谁叫你拿石头打我来着？二流子，你当我是绵羊啊？”

“我没朝你扔,是朝水里扔的。”

“你这个流氓，就没有别的地方去啦？让我洗衣裳！”

“你还是洗洗我的黄裤子吧……”

“见你的鬼去!”

特雷西塔用粗壮的胳膊和被水浸红了的双手继续一个劲地洗着。奥蒙特嘴里吹着口哨，脚底下踢着石子，更加靠近了她，一边还跟她攀谈着。可是，印第安姑娘身子伛在银色的水面上，既不答理，也不抬头。

衣裳洗完了。她满脸淌着晶莹的汗珠，弯下腰，把放在石头上晒的衣服收拾起来，用披肩包好。奥蒙特趁她正弯腰的时候，当真搂住了她，把两只手伸到她的胸部。她把脖颈弯到胸脯上抵御着，用两只前臂护住自己的乳房。山峦在河滩上投下了许多巨大的三角形影子，影子在教堂的塔顶上逐渐升高。特雷西塔加快脚步，沿着河边树下的一条小路向上走去。可是，奥蒙特又从后面搂住了她的腰，并把一只手伸到她胸前。

“下流坯子，你放开我！谁跟你说我是你的老婆啊？哎唷！哎唷！强盗，我要喊了！衣服！见你的鬼去！你把衣服都弄脏啦！你得给我洗去，不要脸的强盗！”

山峦的影子已经越过村子爬到了另一些山上。奥蒙特一脚把印第安姑娘绊倒在一棵胡椒树下的砂地上。渐渐地，特雷西塔用克丘阿语发出的反抗声和咒骂声，变成了象是从风箱里发出来的呻吟。

莫拉托神父没有金骡子，倒是有一只装银钱的小皮箱。赛农知道这件事，是有一次发现他的叔父撩起长袍，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皮箱上的铁挂锁，掀开箱盖，往里放进托斯顿银币、托明银币、半玻利维亚诺银币，或者其它各种银币；这些都是神父在他的教区里举行圣礼和主持节日庆典的工作中积攒起来的。他的教区范围广阔，从田野、山地、峡谷，直到远处印第安人的村落和农庄，而那里的印第安人都在等待着这位使徒带去福音。

莫拉托神父既好色又好过问政治，这个由来已久的习性在远近村落都有所传闻。他在年青的时候，就在那些地方留下了喜欢开怀大笑和用克丘阿语说一些惊人妙语的名声；此外，也还在那里留下了一些子女。但到暮年，每天能有几个邻里之间的凡夫俗子作陪，同饮几杯奇查酒①，从下午两点半的“第一枪”开始，一直喝到五点钟回教区教堂吃晚饭为止，他也就十分满足了。

神父干瘦而结实，身着黑色长袍，长长的面孔黄里带青，经常放声大笑，活象一只盛满了使人愉快的弥撒甜酒的

①用玉米做的酒，印第安人的传统饮料。

深色大酒瓶。他在那张粗糙的餐桌旁坐下，在赛农对面，匆匆划过十字，就开始吃饭。他总要检查奥蒙特是否掌握上午他所讲解的阅读及书写的课业；年青的时候，他还要向他打听当地有关政局的各种传说。

他喜欢赛农，但不流于言表。赛农是神父的兄弟和一个村妇的私生子，他和他母亲一起被遗弃了。母亲死时，他才十岁。这个孩子就姓他母亲的姓。这位当神父的叔叔照管着他，期待着他的父亲把他接走。然而那位父亲一直没有把他接走，而在科恰班巴结了婚，又生了几个孩子。

因此，赛农就一直跟着神父叔叔过日子。村里传说着莫拉托神父的许多逸事。有一次，格拉纳多主教视察教区来到了这里，并且在教区教堂下榻。当这个孩子被介绍给主教时,主教问：

“神父先生,是您的小侄子吗?”

莫拉托神父回答：

“不,尊贵的大人,这是我的亲儿子……”

侄子给他当助手、伙伴、教堂杂役,还兼信差，给他照管他在村里的小果园，打教堂土坯塔楼上的大钟，还替他掌管洗礼账。作为酬劳，神父管他的饭食，一年给他一身“鬼穿破”的衣服，一双发出生皮臭味的梆硬梆硬的羊皮鞋，至于其它生活所需，就留给他自己去动脑筋想办法了。脑筋是动得出来的：小家伙想办法仿做了一把钥匙，趁神父不在家的时候，用它打开皮箱，小心翼翼地从五十个一封的小银币中每封取出一个来。

他就是这样自己给自己的工作付报酬的。他的工作偶尔也很有趣。比如，陪神父到那些村子和农庄去主持那里的印第安人定期举行的宗教庆典。

每逢临近这些庆典，他们便把教堂的门一关，骑上骡子出发。神父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身穿一件硬挺挺的古铜色斜纹布外套；他长着一只弯弯的大鼻子和几颗长长的大门牙，门牙以及草帽和外套的颜色同他乌黑的皮肤恰好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翻山越岭,时而登上高坡,时而下到深谷。他的侄子，身躯粗壮，脸色象苹果的皮，小眼睛泛着油一样的颜色，睫毛和眉毛都稀疏难辨，人们都说他是一个难以确定血缘的麦斯蒂索型的混血儿；他骑着另一头骡子，跟在神父后面。

一到举行庆典的村庄，他们就随便找一处房子住下，次日便主持盛会：做弥撒，抬圣像游行，举行婚礼和洗礼。印第安人在这些教仪中加进了他们所信奉的多神教的习俗：莫拉托神父满身披挂，手捧着饰有鲜花和彩纸的圣像，率队游行,高唱圣歌,举行种种千奇百怪的仪式。

几天之后，圣礼的酬金一旦收齐，用大花手绢包起来在褡裢里放好，神父和他的侄子便跨上骡子，回卡拉萨去了。

在一个气温宜人、阳光明媚的下午，教堂里听不到神父的大嗓门，只有跟在一群印第安男人后面的印第安女人们乱作一团的哭喊声。那些男人用毯子做成的担架把莫拉托神父抬了回来。原来,在离村子二、三公里的路上,骡子把他

掀翻在地。这畜生倒是跟在被它摔破脑壳的牺牲品后面安详地回来了。

神父的两条长腿从毯子边上挂下来，摇晃着，露出里面光脚穿着的鞋。摔着的那半边脸都叫人认不出来了，紫青紫青的，肿得老高。只有似乎还是生气十足的长牙张开着，从这里面发出格格的喉音。三点钟的时候，在邻居们的一片哀慽声中，他死了。

下葬后又过了一个星期，神父的哥哥堂尼卡西奥，长相和神父一模一样，从科恰班巴赶来，打开了被当局上了封的房间。奥蒙特眼看着堂尼卡西奥把盛钱的皮箱拿走，连一句话都没同他说。这位兄弟迅速办完法律手续，成了继承人。几天之后，便赶着一队牲口，带着皮箱和赛农，沿着山坡上那条古老的道路回科恰班巴去了。

下山的路上,峡谷逐渐放宽 随着山峦远去,生意盎然、草木丰茂的大地便展示出它的宽阔和青翠。树木和玉米布满平川和坡地，同围成一个大圈、把科恰班巴谷地围在里面的连绵青山溶成一个色调。一片永不消失的山影抚摸着大地，树木的上方则是沉静的富于幻想的一片蔚蓝色天空。

这是二月时分。一路上烈日炎炎，水果飘香。骡子所经之处，赏不尽绿色的美景：桃子从果园的矮墙上探出头来，缠绕在胡椒树上的葡萄藤挂着累累果实，使得赛农眼睛看不过来，手也忙个不停。

忽然，路边上出现一座小土屋，它几乎隐没在树木中

间，屋上竖着一根极长的竹竿，竿头挑着一块飘飘的白布。这是奇查酒店的幌子。店门口有两个小孩在尘土里打滚逗闹，一个穿着一件短衫，另一个只穿背心。

“我们在这儿歇一会吧。”尼卡西奥发话道，“太热啦。喝一‘瓢’对我们没有坏处。”

他跨下骡子，坐到土墩上，揩干脖子和额头上的汗，便喝起本地产的粗劣的奇查酒，并且出神地想了一会。

“多热啊！赛农，你也喝杯奇查酒解解渴。出汗的时候喝水是会要命的。”

他脑子里转着念头，口里说道：

“听说你母亲是得肺炎死的。我不认识她。你那个不要脸的父亲好些年前就把你抛弃了。所以你姓你妈的姓。现在神父也死了，可怜的弟弟！我是老大，这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你就跟着我干活吧。你就帮我在庄园里干活吧，对，就在庄园里。”

他付过酒钱，便站起身来命令道：

“来吧，给骡子紧一紧肚带。”

“是，堂尼卡西奥。”

他们骑上骡子重新上路，一边吆喝着那头驮着原先属于莫拉托神父的皮箱的骡子。这时，堂尼卡西奥突然觉得心软起来，同时也感到有点受良心的责备，便转过脸去对赛农说：

“你不要叫我‘堂尼卡西奥，了。难道我是外人吗？你就叫我‘伯父’好了，不论什么时候。”

每当有行人从堂尼卡西奥的门前踏着那块活动的花砖走过，花砖就发出一种空洞的声音，并且在门洞里回响着，奥蒙特就一年又一年的听着这种声音。

在科恰班巴镇上，路面的石头缝里长着青草，街道空荡荡的，显得很宽。在寂静的石灰墙上，瓦檐勾划出自己起伏不平的影子。偶尔也可以听到总是吸引孩子们的四轮马车滚动的声音，或者是一个印第安人赶着驮牧草的驴子而发出的短促的哨音。

堂尼卡西奥・莫拉托属于安适的阶级。他曾在欧洲挥霍掉好大一笔钱财，但是仍然还在基利亚科略省和克利萨市郊各有一座庄园，在城里还有一幢房子。

他专事种植“乌尔加巴鲁”玉米，这种玉米是用来酿印第安民族从远古时代传下来的饮料奇查酒的。他还忙于为了地界和用水同邻居打官司，这也是科恰班巴人从远古时代传下来的,这些官司引起了抢劫、伤人,甚至蓄意谋杀,于是又导致更多的官司。这就迫使他频频来往于农庄与城市之间,忽而务农,忽而诉讼。

由于赛农不是神父的合法亲属，神父那份菲薄的遗产他连一点份儿也没有。堂尼卡西奥和赛农的父亲——那是个沉默寡言，索居在蒂拉克山区自己庄园里的人——瓜分了那笔遗产。堂尼卡西奥在需要运货到科恰班巴集市上去，需要呈送状子或者去取法院通知书的时候，就使唤他的侄子。

赛农总是冒着烈日，风尘仆仆地在街上奔波，在法院里受苍蝇的围攻，而在莫拉托的大宅子里只能住在底层的一间砖地的小房间里，里面只有一张帆布床，墙上有一只钉子，用来挂他那身深色的粗布衣服，还有一张椅子，椅面的席子上有个大洞，放着个搪瓷脸盆。墙上用大头钉钉着报纸 。

在他来到科恰班巴很久以后，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同一天里被介绍给他的两位兄弟。当时，他正同尼卡西奥伯父一起，在广场的土豆集市上，围在一群印第安人当中，为一批货在讨价还价。广场上烈日当头，尘土迷漫。一个青年骑马走过那里。

“ 您好,尼卡西奥伯父 !”那个青年勒住了马。

“ 嗳 ,嗳 ,华金 ,”后者回答他,“ 你爸爸好吗 ?”

“ 没什么，伯父⋯⋯您知道，他一步也不愿意离开庄园。”

“ 那你呢，你在干什么？还在学法律吗？你爸爸还是那么着魔似地要你当律师吗？ ”

“ 也许是这样的 ,不过 ,伯父 ⋯⋯”

突然之间，莫拉托先生想起了奥蒙特。

“ 你不认识他吧 ?”他问那个骑马的青年,“ 他就是 ,呃 ,赛农 ,你的兄弟。”

一个从上往下看，一个从下往上看，两个人的目光碰到了一起。赛农涨红了脸。他又蠢又壮，穿一身粗布衣服，衬衫用一个鸳鸯扣扣着，既没有领子，也没有领带，粗硬的头

发油腻腻的，被帽子压平，紧贴在前额上。对那位傲慢的法学大学生来说，这可并不是一个使人称心如意的兄弟。

“对,对……不,不……我不认识他。”那青年含含糊糊地说。

卤莽的堂尼卡西奥还在坚持着：

“那么,你现在就认识他了嘛!来,你们握握手,兄弟终归是兄弟，就算你爸爸不愿意也白搭。”

华金在马上把手伸向赛农。

“我很高兴……伯父,我这就走了。再见!”

他调转马头，在闹嚷嚷的印第安人中间消失了。堂尼卡西奥还在嘟囔：

“他妈的，真是傲气，十足的傲气。咱们他妈的是一家人！”

也就在那一天，赛农又被介绍给他的另一个哥哥。

他们离开了土豆市，又转到了粮食市上。那里连一棵树都没有，戴着白帽子、套着套头斗篷①的男人们和穿着花裙子的女人们冒着酷暑挤来挤去。在白炽的太阳底下，有两个人躲进阴凉的地方去了。系在竹子的三角支架上的一块块白帆布仿佛是在光海中飘动的船帆，在这一色的几何图形下面,商人们出售着细土布、线、纽扣、成衣、毡帽、大米、颜料、花生、桔子,还有涂着白糖浆的大面包圈。

①一种南美洲人穿的方形斗篷，中有一孔，从头套下。

赛农的另一个比华金年长的兄弟，何塞一贝贝，对他要客气多了。他们一起在广场附近喝了一大罐奇查酒，何塞一贝贝还对他说，如果他需要煤油灯，可以到赫德斯商店去买，他本人在那里工作，可以按成本卖给他。

赛农觉得被人小看了，然而他们还是客客气气的分了手。莫拉托先生到卡拉马街的客店去吃午饭，奥蒙特则去照看从庄园里驮农产品出来的牲口。

在粮食市附近的几株桉树底下，有几匹骡子在摇晃着尾巴驱赶黑压压的苍蝇，旁边是看牲口的骡夫和商人，他们垫着棕榈叶子，或坐或躺。几个卖吃食的女摊贩在一个街角上出售用陶盘子盛着的各种香喷喷的辣菜。奥蒙特，一个撤了职的市场巡官，还有两个牲口贩子阿里斯佩和霍尔丹，一起站在一个摊子前面吃饭。他们用手抓鸡块和土豆吃，手指染得通红。过了一阵，他们都被红辣椒抹得连嘴巴都似乎变大了。卖饭的女人从放在阴凉地方的坛子里舀出一瓢奇查酒，那几位吃客顿时把它喝干了。

那天上午，奥蒙特除了给他伯父赚了钱之外，自己也捞到点外快，所以他付了四盘菜和四瓢酒的账，总共八个小银币。这时，阿里斯佩和霍尔丹提议到一家象样的酒馆里去再喝几杯。

“ 这里有好的。”

在一家杂乱的人群进进出出的酒馆里，他们在凳子上坐下，喝了一杯又一杯，一边讲着克丘阿语和西班牙语混合成的方言，在那里谈天。

那两个牲口贩子曾经到过奥鲁罗。

“那里根本没有瓦房……统统是锌皮屋顶。树也没有。只要沿着山坡爬五天，就是一片开阔的大草原。也没有树。就是冷得要命。”

“奥鲁罗地方大吗？”

“嘿！又大又漂亮！有许多外国佬。还有铁路①……铁路……那可真是象……一条黑色的大蟒，长极了，长极了。瞧它跑起来喷着白烟黑烟，那才够劲呢！窗子里面的人坐得满满的。”

奥蒙特和那个撤职的巡官都听得入了迷。

阿里斯佩斩钉截铁地下了结论：

“是这么回事。没错，就是这么回事。二、三十节车厢，一个火车头就拉着走了。车厢里面，我的老天爷！外国佬围着桌子坐着，比在饭店里吃得还要讲究，还抽着烟斗。他们都是从智利来的，到矿上去。”

“在矿上，”霍尔丹补充说，“用的都是金子。钞票他们都不兴了。一到狂欢节，他们在街上把大把大把的英镑扔给孩子们。”

“只有外国佬可以上车吗？”巡官问道。

“你不要傻。”奥蒙特解释说，“你只要有钱，也可以和别人一样上去。”

“那当然，”阿里斯佩补充道，“你买好了车票，火车一

①说话的人把铁路和火车混为一谈了。

开，查票的就来了，向你要票。要是你没买票，他们就从跑得飞快的火车上把你扔下去，脑袋摔破也不管。”

他们又要了一大罐酒。吃食是奉送的，因为那家酒馆只收酒钱。后来，那个巡官拿起一把吉他弹起来，音乐太单调了，以至于奥蒙特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一阵天崩地裂般的摇撼把他撼醒，他看见堂尼卡西奥的面影正从屋顶上扑下来，一把揪住他的领子把他拖到街上，接着就是一脚，一边还大喊大叫着：

“你这个酒鬼！人家都把骡子给偷了。快给我找去，混蛋！”

他还想再踢他一脚，可是奥蒙特这会儿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把帽子拉到眉毛上,回答说：

“够了,伯父 我不是佣人。您自己放尊重些。”

堂尼卡西奥尽管也醉了，毕竟还是有点害怕，但是，他还在声色俱厉地吼叫着：

“你明明知道你周围都是克里萨人,你还跑来灌黄汤!”

广场上人都走散了，只有莫拉托先生的那些牲口还在，其中少了一头骡子。莫拉托先生已经把看牲口的印第安人揍过一顿，此刻又照着他的脑袋打了两下。奥蒙特骑上牲口去寻找。此时天已黄昏，在那几条出城的路上，男男女女们,有的骑马,有的骑驴,有的骑骡,在蓝蒙蒙的烟尘中前后有序地赶着路，就仿佛是铺在田野上的一条节日彩带。

骡子没有找到。堂尼卡西奥骑着马一路小跑地跑回庄

园。奥蒙特和那个赶牲口的印第安人在后面跟着。在大路转弯的地方，有两头无主的骡子在一片几乎没有树的荒地上慢悠悠地走着。奥蒙特叫印第安人把牲口赶到那两头骡子后面，然后悄悄地一起赶走。这样，等他们回到庄园，牲口群不但没有少，倒反而多了一头骡子。

奥蒙特盘算了一番，只拿出一头赔给堂尼卡西奥。另一头他藏到在庄园里干活的一个印第安人的牲口圈里，十五天之后，他除掉了牲口身上的烙印，又染了它的毛，然后在克里萨的集市上卖脱了手，钱也就落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一阵紧一阵的薰风宛如青蝇的嗡营声，驻留在房屋的四壁之间。屋外，苜蓿的芬芳和马驹的嘶鸣在空气中震颤。夜晚，醉汉的歌声在寂静的街上回荡。

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身上积了一春一夏的汗污。水太缺了，只够喝的；水是那些印第安小孩、姑娘和仆人用陶罐到某几个街角上公共水槽的滴滴答答的水龙头下面接来的；他们在太阳底下象一群一群的蜜蜂，忍着干渴等候着。人们用克丘阿语吵嚷着，争着把水罐放到水龙头下面。打架是经常发生的。于是，容器里的水和水槽里的水便流得一地，在街上汇聚成一汪一汪的水潭。

然而,雨季来到了。

“赛农,上河边去。”

“上河边去……”

这简直是过节。绕城而流的罗查河，雨季时水量猛涨。

河水向城市横溢，而人们则涌向河边，寻找那些浑浊的水塘。在这些炎热的下午，男人们一丝不挂，两只手捂住下腹，在岸边的柳树底下目不转睛地盯着洗澡的女人：她们在下水之前先用床单裹着身子，然后让岸边的女伴把床单收起来。男人们于是也就撒开双手，跳进摇曳着光和影的水流中去。这种机会，奥蒙特是从来也不放过的。

克里奥略女人们的阳伞在树林子里好象是盛开着的鲜花。堂克莱门蒂・奥万多的妹妹，穿黑衣服的老处女堂娜克洛蒂尔德，也打着阳伞来了，同时还带领着她兄长的几个小孩和他们家的‘养女”,也就是名叫赫苏西塔的、脸象饱满的果子、梳着乌黑发辫的那个乔塔姑娘①，以及一大群印第安女仆和小厮。他们在岸边一个有柳树和竹林遮掩的地方停留下来。老小姐招呼所有的人下水洗澡，而她本人是不在其中的。

“盖住点,不要脸的东西!”

赫苏西塔脱衣裳的时候，正好一阵风吹过来，把她的衬衣掀到腰上。躲在竹林后面的奥蒙特和他的朋友们，于是就看到了这个山林女神的玫瑰色的肌肤。

在杂草丛生的街上，在房子的瓦檐底下，多少个炎热的夏季过去了，多少个宜人的冬天过去了。赛农的工作是把农产品卖给几家商号，再由它们把它卖到奥鲁罗去。此外，

①其地位介于乔洛人和克里奥略人之间的姑娘。

他也帮他那位年事已高的伯父打官司，学会了讼棍的一套本事。

他不再穿粗布衣服了，而换上了一套黑色的毛料服装，戴上一顶草帽，脚登一双走起路来吱嘎作响的桔黄色皮鞋。一天下午，他这身打扮走过俱乐部的街角，从他的兄弟华金身边经过,华金假装没有看见他,同几个“纨裤子弟”谈得火热。

这些纨裤子弟在酒馆里同乔洛人① 争风吃醋，为的是几个乔洛女人。当时最出名的酒馆是图斯东西基开的那家。那个乔洛女人年轻时是洛萨达上校的姘头，上校后来叫梅尔加雷霍② 给枪毙了。

奥蒙特同他的几个好朋友一起进了这家酒馆。他的朋友一个叫特立尼达·基罗加，另一个叫内梅西奥·卡迪马，此人只是在大选的时候才身价倍增，手头宽裕。还有胡斯库一普纽和罗松西米两位，后者翘着两撇小胡子，会弹吉他和用假嗓子唱歌。

他们穿过满地是水潭的院子，走进一个房间，那里有几只舖着绒垫的木凳，一只沙发和一架钢琴。天花板上挂着积满尘土的纸花链子，墙上绘有玻利维亚的国徽，解放者博利瓦尔以及卡马乔将军的画像。蝇屎布满了画像，使先驱者们看上去仿佛长了一脸雀斑似的。

“何塞法在这里……”

①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人种。

②梅尔加雷霍（1818—1871），玻利维亚将军，1865—71年任总统。

有几位先生正在屋子里喝酒。还有一个人在钢琴的伴奏下跳着奎卡舞①，一边用手帕在何塞法的脑袋周围抖来抖去，何塞法的裙子旋转开来，好比云纹绸做的陀螺。这个黑眼睛的漂亮乔洛女人被一些嫉妒她的美貌的女人们起了一个浑名，叫"飞虱女郎"。

"这个娘儿神气足着哩，"卡迪马议论着，"因为她是乌斯塔雷兹博士跟厨娘搞出来的。"

这是真的，何塞法对自己的出身十分自豪，所以她只跟绅士们"打交道"，而根本不把那些穷光蛋放在眼里。

那些大腹便便的绅士和手艺人正觥筹交错，沉醉于罗松西米的靡靡歌声。奥蒙特慢慢地挨近这位美人，对她说了一句调情的话，可是她把脸一沉，回答说：

"噢哟，这位我不知尊姓大名的先生……你想些什么来着？"

奥万多家的宅第座落在圣多明戈大街，是一座颇象封建时代古堡一类的建筑，门外有一辆落下车辕的马车停着，标志着主人的社会地位。

黄昏时分，赫苏西塔从这幢庄严的房子里走出来，她身上斜搭着一条黑色的短披肩，胸衣紧紧地裹着腰身，快步穿过街道，身后跟着一个挎着篮子的印第安女仆。她们走过半个街区，转过街角，一直走到一家杂货店去买面包和煤油。

①玻利维亚、智利和秘鲁的一种民间舞蹈。

堂娜克洛蒂尔德从阳台上一直目送着她。

但是，这个乔塔姑娘转过街角之后，堂娜克洛蒂尔德就没法看到奥蒙特在另一条街上正想拦住那个姑娘。姑娘为了躲开他，从路边上都让到马路中间了。赛农两眼诡谲，露出狡猾的微笑,张开两手,想捉住她。

“不行，不行……您让我过去！他们会去告诉老爷的……太太就在阳台上……”

有时候，赫苏西塔不得不陪着印第安仆人到公共水槽那里去打水,因为他太笨,总是受欺负,被人家挤到后头去，姑娘可以帮他争一争。水槽可是姑娘们的“堕落场”，因为当她们等着接水的时候，那些本地的二流子们就用存心不良的甜言蜜语朝她们的耳朵里灌。

又过了一个月，在某天晚上九点钟的光景，已经在水槽边被说得动了情的这个焕发着青春健美的光采、脸上总是挂着羞人答答的红晕的乔塔姑娘，来到路灯—— 只不过是一盏安置在墙上的蜡烛灯—— 很难照到的黑古隆冬的临街大门洞里，和奥蒙特幽会。他从停在街上的一辆华丽的车子后面蹑手蹑脚地靠近了大门。

他跨进虚掩的大门，推着赫苏西塔一直进了门房。她想阻止他，结果还是被推了进去。本来就是黑洞洞的门房，又被遮盖住整个院子的繁茂的合欢树挡住，显得格外黑暗了。赫苏西塔不出声地挣扎着，脸蛋更是羞得通红。但是，要不是奥蒙特凭着身体的接触感觉到少女的皮肤火辣辣的，他是不会注意到这点的。

赛农走到奥万多家的墙角便踌躇不前了。他是去给伯父办事的，伯父交给他二百个玻利维亚诺，叫他当晚去付清一笔债务。但是，想到四个月来一直热情地同他频频幽会的赫苏西塔突然不再赴约了，下午也不再出门了，焦急不安的奥蒙特便停下脚步，在奥万多家门前徘徊起来。他仿佛看到那位高贵的老爷的可怕身影躲在黑乎乎的阳台上。他疑神疑鬼地绕着街区走了一圈，然后从街角上窥测动向。他顿时又放下心来，重新朝那幢房子走去。

恰好在这个时候，赫苏西塔在门口出现了！奥蒙特喜出望外地迎了上去，而那个乔塔姑娘也正朝他打着手势。离她只有几米远的时候，赫苏西塔的身影不可思议地消失了，换了她的是老奥万多的面孔，后面还跟着他的大儿子小奥万多。

他发现自己中计了。

他翻身就跑，可是那两位老爷把他紧追不舍。

“听着,你这个伤风败俗的乔洛佬 站住,混蛋!”

他停下来，转过身来对着气得胡须发抖、挥舞着手杖的奥万多先生。一群印第安仆人把他团团围住，老奥万多揪住他的衣领骂道：

“小子！你败坏我家的名声，我要教训教训你！我踢死你！”

他没有踢他，但是却给了他两拐杖。奥蒙特不敢还手打一位老爷，只好从印第安仆人中间冲开一条出路，撒腿就

跑。小奥万多紧跟在后面，朝他的屁股猛踢了两脚，还喊着：

“抓住他！抓住他！……”

喊声和脚步声乱哄哄地响成一片。幸亏追的人失足跌进一个坑里，奥蒙特于是转过街角，继续逃命，连帽子都跑掉了，被奥万多父子拣去当作战利品。

奥蒙特跑得满头大汗，有气没力，正要去替堂尼卡西奥还钱，可巧又碰上了胡斯库一普纽和那个卡迪马，他俩正在亮着图斯东西基酒馆昏暗灯光的僻静胡同里弹着吉他和小五弦琴。这两个人把他拖进了酒馆。几个快活的乔洛女人和在她们中间显得十分出众的何塞法，正在为何塞法的兄弟做生日。在一个角落里，有几个乔洛人在有搭没搭地说着话，劝那个胡喊乱叫着的独眼胖鞋匠安静下来。

卡迪马弹着吉他唱了起来：

差一点儿，差一点儿我就爱上了你，
差一点儿，差一点儿你也爱上了我，
要不是差一点儿呀，唉，差一点儿，
差一点儿我就娶了你。

这时候，奥蒙特酒劲上来，又想起了挨奥万多父子棒打脚踢的窝囊气，便心意难平。他又忽然记起他伯父的那二百个玻利维亚诺，于是就抽出了二十，并大喊一声，故意要让何塞法听见。

“来两坛克利萨酒。”说完就随手付了钱。

卡迪马见机行事，找他借二十。赛农不得已，只好借

给他。

独眼鞋匠哑着嗓子在喊阿隆索①万岁，由于没人响应，他就冲着卡迪马的脸，又是挥拳，又是喊道：

"阿隆索万岁！他妈的！喊！万岁！喊！"

可是，卡迪马是自由党的，他也把脸冲着鞋匠，回敬他：

"潘多万岁！他妈的！"

鞋匠挥起一拳把这位潘多分子打倒在凳子上。女人们喊叫起来，你推我搡地乱作一团。而鞋匠也被奥蒙特一拳打翻在地。他醉得太厉害了，以至于一倒下去就在一只酒坛旁边睡着了。

喝得醉醺醺的何塞法也来插手，帮助被打倒在地上的人说话，直截了当地表示她对赛农有一股不可抑制的反感。从她那张俊俏的小嘴里，迸发出一连串尖刻的骂人话。

"你这个瞎管闲事的黑爪子②，不要脸，总是这样不要脸！"

一看到这个美人充满仇恨的眼光，赛农就觉得怒火中烧，他回答道：

"你……你闭住你的嘴吧，你这个飞虱女郎……"

何塞法气得浑身发抖，两个耳坠子象秋千似地来回摇晃。

"你说什么？您说了什么？"

①阿隆索，玻利维亚政治活动家，1896年任总统，1898年被潘多将军的联邦军所推翻。

②对乔洛人或印第安人的蔑称。

她帽子歪在一边，一手叉着腰，一手拿着一杯奇查酒，推开别人，走到奥蒙特面前，泼刺一声，把满满的一杯酒都泼到了他的脸上。

在同一个时候，何塞法的兄弟跳起来，摇晃着肩膀大叫道：

“谁是飞虱女郎？他妈的！是谁？”

他不等回答，朝着奥蒙特的胸口就是一脚，接着又是一顿拳头。挨打的这个，眼睛被酒浇得看不见东西，只好退到大厅的另一头。人们七嘴八舌地评着理，再加上女人们的叽呱乱叫，就更加热闹了。

奥蒙特用手背抹了抹脸，然后走近那个发动袭击的人。

“听着，你这婊子养的：你是趁我不防备动的手。是好汉就到外面去！”

“走就走!”

在乱哄哄的喊叫声中，他们你推我搡地走到被酒店的灯光勉强照亮的街上，面对面地站好之后，就对踢起来。随后就喘着大气扭成一团。他们拖来拖去，分开后又再次扭在一起，直到奥蒙特一脚踩空，在一扇装着铁栅的窗户下面摔倒。他的对手这就马上朝他的肋骨上狠踢了两脚。

“你这个猪,倒地还打!”

他抬头看见卡迪马护着他，正在同拿着石头扑过来的乔洛女人们厮打，自己就挣扎起来，用手抓住铁窗栅，朝对方的裤裆里狠命地踢了一脚。

那个乔洛人一声惨叫，好象是被人从屋顶上扔下来一样，摔倒在地上。

人们从酒馆里拿出一支蜡烛；在烛光下面，倒在地上的人面皮蜡黄，于是引起了一片惊恐。

“好象死了！救命啊！”

“耶稣啊！玛丽亚！圣约瑟啊……！快救命啊！”

卡迪马使劲一推，把死死揪住奥蒙特衣服的何塞法推开。她正嘶哑地嘟囔着“杀人犯”，“杀人犯”……

“快跑吧！快逃吧！……从这儿跑！”

这时已经响起了警察的哨子声和巡逻宪兵的马蹄声。

“兄弟，从那儿跑……你一下子就把那个家伙撂倒了；我敢说，他起码得住一个月的医院，你也得判刑事罪。”

奥蒙特的脸上又是汗，又是血，衬衣、领子和上衣都撕烂了，他跑进一条街，然后又拐进另外一条，一直跑到堂尼卡西奥的家。

他在屋里的烛光下面，清点了个人的财物，查看了身上的伤处。他惋惜他的衣服撕破了，帽子丢掉了，另外还挥霍掉了伯父的四十个玻利维亚诺。但是，他马上又反过来想：“我难道就为了这四十个玻利维亚诺坐牢，为了这二百个玻利维亚诺坐牢？那不成！再说，是他把那只钱箱子拿走的……”

科恰班巴好比是一个贞洁的女人，安详地静卧在绿色的苜蓿草床上。静穆的大自然年年如此，象个温柔的

母亲。

而奥鲁罗，那是珠光宝气的坏女人的乐园。奥鲁罗……奥鲁罗……

赛农·奥蒙特从赫德斯商店里买了皮裹腿，马褡裢，沙丁鱼罐头，一条围巾，一顶帽子，一件雨披和一把折刀。这些东西全都是从他的兄弟何塞一贝贝那里按成本价格买来的。然后，就在闹事后的第三天清晨，他便骑着骡子，跟着一队驮橡胶的牲口，踏上了去奥鲁罗的旅程。

日出的时候，峰顶覆盖着皑皑白雪的蔚蓝色的图纳里山，看见这个旅人从它腰间的路上，从充满正月的鸟儿欢唱的茂林起伏的绿色波浪中，走了过去。

三　金属女神

"这一年，即一五四五年，人们在顺着森特诺那个最富的矿脉深挖其中一个矿的时候，挖出一尊用各种不同的金属制成的塑像，身高一又四分之三瓦拉①：尽管眼睛稍欠神采，面孔却非常美丽，是白银做的；从胸部到腰，是红银做的；两条臂膀则掺用了不同的合金。这像没有脚，从腰部往下便逐渐变细，最后成了一个用脆银做成的尖锥。"

在玻利维亚高原上，大地象天空一样广漠无垠。这里的天和地，远离大海，远离一切，在地平线以上海拔四千米的高度出现，沿着弧度缓和的曲线永无止境地伸展开去。这里，荒原起伏，群峰连绵，与茫茫的苍穹衔接在一起。

大地沿着无穷的阶梯通向天空，它时而收缩，时而下陷，时而断裂，时而隆起，时而连成一片，时而支离破碎，然后又重新拔高，打起皱褶，形成崔巍的连山，在天边留下参差的身影。横亘玻利维亚西部的荒芜崎岖的山脉，活象是

①西班牙长度单位，约等于0.835米。

另一个星球的外壳，由于引力和风雨的作用，它同高原揉合在一起。在那些巍峨的大山里，深锁着遥远而古老的天体遗留在地球上的奥秘和痕迹。

矿山女神就住在这个山峦起伏的一片金字塔海洋那样的深处。她究竟是女巫还是女神？……究竟是银神还是金神？是铜神还是锡神？

这是一个从地心升起的没有一定形状的神灵。在它从岩石的缝隙中逃逸出来的时候，它的构成就发生了种种变化，它那些被禁锢在岩石下面的狂怒的成分，此刻千方百计地要从地牢里挣扎出来，仿佛是一群地底的流星在各自寻找失去了的轨道。

在这个深深的地府中，无形的女巫把自己庞大的躯体化作千亿个身子，在玄武岩的柱子中间穿游，在云纹岩的楼层中间上下，从火山岩上滑下去，斜靠在青砂岩上，或者攀附在花岗岩上，从挨近地面的地方，窥视在这个万籁俱寂的石头世界里彳亍找矿的人。

山上有一些隐约难辨的硬实的土路，可以通到女神管辖的领域；在那些硬土上，只能生长荒草，草间常有山风掠过。无边的荒漠，空旷的高原，以及谜样的群山，在天边围成一个石头圈子，把女巫那座孤寂的王国隐匿其中。

地上是“帕查妈妈”的世界，这位造福施惠的女神总是透过明净的大气，用青绿和其它颜色渲染群山。可是地下，那个毫无生机的邪恶女神隐藏在那里，隐藏在阴暗的角落，啃噬着世世代代的人的灵魂，玩弄着妖术，使人难以捉摸，

此外，她对煌煌红日还仇恨难容。她以人血为食，她不知道什么是爱。然而，她却掌握着用以构成各种不同金属的原子量的奥秘。

女神的乳房是银的，乳头是红银的，显出黄玉般的颜色。一个叫做宛卡的印第安人，于一五四五年的一个夜晚，在寒冷的波托西山里惊醒了她。于是，一连三个世纪，人们从那里开采出了各种天然状态的银矿石：红银矿、车轮矿、晶石矿、粗粒矿、脆银矿等；然后又把它们加工成各种形状的东西：银币、首饰、手镯、器皿、家俱和祭坛。三个世纪以来，西班牙帝国通过波托西山上的五千口矿井，从女巫的乳房里吮吸了无数白银，同时用死去的八百万个印第安人的鲜血，祭献这位嗜血的女巫。

她的头颅是金的。她的黄金的头发顺着高山的冲沟披散下来，拖到绿色的河床里成为一股一股的发辫，并在玻利维亚热带森林的河流之中波浪起伏地飘浮着。在远古时候，印加人拔下这些金丝，建成崇拜太阳神的祭坛，并借以超度那位地下的黄金女巫。但是，西班牙征服者却信奉邪恶的拜金主义，他们熔化了祭坛和神像，掺着鲜血铸成了金币，并把太阳神庙里的金太阳当作掷骰子的赌注。

太阳神的子孙终于把入侵的西班牙人赶走了。女巫也就从此沉睡在被遗弃的数千个矿井里，而井口就象是在永恒的山岩上凿出的神龛。然而，这些黑魆魆的岩洞里的妖气又把麦斯蒂索人给蛊惑住了。这位财富永不枯竭的女巫长着金杯似的眼睛，锑的臂膀，铜的身躯和锡的腹部。作为

麦斯蒂索人祖先的那些白人魔鬼，听命于这个食人血肉的邪恶女神从地狱里发出的旨意，以印第安人作牺牲，为她举行燔祭，以便找到她，把金属献给工业，而把灵魂交给魔鬼。

贪婪的人们妄图用动人的称呼使她陶醉，以便博得她的欢心。他们用歌谣的名字称呼她"心上人""心中的希望""喜相逢""望眼穿""幸运之神""奇异之花"。

有时则用竭力赞美的字眼，说她"神妙之极""充满希望""有求必应""慈悲为怀""救命恩人"。

间或也用金、银的产地为她命名"科尔克查卡""丘基阿图""科尔基里""安塔瓦拉"。

他们还给她起了女人和圣女的名字："玛丽亚·德拉卢斯""克里斯蒂娜公主""布兰卡""圣罗莎""金圣母玛丽亚"。

但有时他们也会怨恨地骂她'臭婊子'和'脏货"。

这位神秘莫测、无影无形的、肚子永远饥饿、性情总是十分阴郁、而脸色又是阴森森的矿山女神，放射出巨大的磁力，使人们陷于一片混乱。对她来说，人们无非是些微不足道的生物而已。她斜靠在地下，或者震动巷道，压死矿工，或者吐出使人患上肺病或矿山病的气息，毒害他们。

这个禁锢在黑暗之中的阴郁的女神，赖以生存的东西便是：野心、资本主义和肺病。

她究竟是金神？是银神？还是锡神？

这就是奥鲁罗吗？既不见一棵树木，也不见一片叶子。

山岗象一尊严峻而又冷酷的偶像，在它平展的山麓下便是奥鲁罗镇，镇上大半都是茅草屋顶的简陋平房，这些茅屋的门看上去就象十分伤心地张开着的嘴巴，凸出的阳台上装着玻璃窗，当地都叫它作“玻璃灯罩”。也有一些锌皮屋顶的房子，每当风声一起，人们的灵魂也会象锌皮一样颤抖起来。

人们都半蒙着脸，只露出两只迎风流泪的眼睛。一群群的骆马长着长长的毛，从身子上披下来，它们的长长的脖颈仿佛只是为了托住那两只黑宝石般的大眼睛。在那些肮脏的旅馆里，住满了白人和麦斯蒂索人，他们脚登靴子，身穿皮的或呢的厚上衣，或者套着骆马呢的斗篷。用冰冷的石块砌成的光秃秃的广场上，有一家酒店，奥蒙特透过它大门上的玻璃，看到从镜子里反照出的明亮的桌子，以及摆着一副帝王架势的满脸通红的外国佬们，在喝着稀奇古怪的饮料。

奥蒙特已经去见识过了火车，那是从安托法加斯塔开来的。车站上一片黑压压的人群，都是尘灰满面，鼻子冻得通红,围着围巾,或者套着斗篷,在等看火车,简直拿它当作一件百看不厌的新鲜玩意儿。乘车的外国佬们吸着烟斗，露出白种征服者的傲慢神情，从车窗里看着这些总是少见多怪的古铜肤色的人群。奥蒙特也在人群里，他冻得索索发抖，把手插在口袋里，缩着肩膀，直愣愣地盯着外国佬们的每一个动作：他们下了火车，走进印第安人的人群，扛着箱子的脚夫跟在他们后面。这时候，火车头正在急促地吐着几乎看不见的褐色的煤烟。

虽说奥鲁罗与科恰班巴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城镇的气候和环境都不一样，然而，无论是风俗习惯还是建筑风格，这两个城镇却又有着共同之处，这就表明了科恰班巴人给奥鲁罗带来的影响，他们把炎热的山谷生活带到了寒冷的奥鲁罗，把它变成了只是没有树木的科恰班巴。

“赛农,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在一家骡夫和印第安农民住的客店里，赛农同特立尼达·基罗加和胡安乔·卡拉马合住一个阴冷的房间，他闻到他俩的靴子里冒出的一股很浓的脚臭。

“不,我想找一家商店去干活。”

外面走廊上堆满了麦包和马具。

“你明天到哪儿去?”

“我们要把货驮到波奥波的阿兰塔尼亚去。”

“是个矿吗?”

“不是矿,是个冶炼厂。”

“冶炼厂吗?”

“是啊,”胡安乔·卡拉马解释道，“人家把从附近矿里开采出来的矿石运到那里去炼。那里遍地都是矿。这一带只有马列塔、坎德拉里亚和瓦努尼三个矿。从查亚帕塔过去就到了翁西亚，再过去，就是亚亚瓜矿。坐火车到乌尤尼，再过去就是望查卡矿，那是最富的矿了，产银子。小工们偷银子，甚至象做腊肠一样把它塞到身体里面。可你知道老板们是怎么对付他们的吗？啊哈！他们在井口安了一根横

杠子，那么高，小工们一个挨着一个，都要用手攀住杠子吊起来,再弯一下身子。这下子他就憋不住了,噗哧一声……,银子就拉到地下了。”

胡安乔和特立尼达走了又回来，后来又走了。奥蒙特便搬到一家房子很矮、用茅草做顶的客店的一间房间里；那里有一个宽敞的院子。那里还住着两个穿着漂亮丝绒裙子的标致的乔洛女人，矿上常有一些有钱的人来找她们关起门来喝酒，借以躲避使石头上都结满了晶莹霜花的夜寒。

一天晚上，奥蒙特正无聊得发慌，却听到从乔洛女人住的屋子里传出来说话和弹吉他的声音。

那个房间的门偶尔开开的时候，便可以看到在烟雾弥漫之中，女人们和穿着靴子的男人们影影绰绰地在里面喝酒,跳舞。突然,里面一阵大乱,一个人冲出房间,另一个紧追着，乔洛女人们则在大声喊着：

“他要杀他!他要杀他!”

奥蒙特冲到院子里，从后面捉住了追赶的人的两只胳膊,这时候,另一个就逃到街上去了。

“放开我!放开我!”

“这就放……这就放……”

他放开了这个人。乔洛女人和别的男人围住了他们。

“这就没事了，没事了。我们进去吧。先生，您也请进去。请和我们一起喝一杯。请您原谅，我们今天晚上惊扰您了。”

他们回到房间里面，于是又热闹起来，又重新在昏暗的

煤油灯光下挤作一团。

里面还有一位绅士安安静静地坐着，宽宽的肩膀，金黄的头发，神态很庄重，但是胡子上和头发里却粘着不少碎纸屑。

“ 您看见了吧？他把我的嘴唇都打破了。 ”

黄头发绅士说：

“ 没关系。那个小子太狂了！喂，来杯比斯高酒。这点伤，外面擦点（说着就用手帕蘸了点酒抹在对方的伤口上），肚子里喝点（又把酒杯送到对方的嘴唇边，让他一口喝了），就会好的。”

有一个乔洛女人头脑还很清醒,她喊道：

“ 这会儿他走了，溜了。是你们把他带来的。我们可不是什么人都接待的……好了，现在干一杯吧！伙计，干杯，祝你长命百岁 !”

另一个女的对奥蒙特说：

“ 他们惹了那个小伙子，不过刚才闹得太凶了。得请您原谅。为了祝贺堂里戈的生日，大家都喝了不少。您请喝，堂…… ”

说着，她递给他一杯啤酒。奥蒙特接过杯子，便打量起那位黄头发的绅士来。这不就是在卡拉萨村的河里丢了金骡子的那个人吗？就是他！头发有些花白了，胡子更茂密了，象两条火舌在舐着眼睛。他正盯着打量这个人的时候，这位绅士也转过脸来对着他，用戴着一只闪闪发光的漂亮戒指的右手理了理胡子，很客气地对他说：

“喂,小伙子,喝吧,喝吧。”

“谢谢,堂里戈。”

可是，堂里戈并没有理会这么称呼他有什么含意。他支支吾吾地东拉西扯地说，他是堂里戈维托·伦赫尔(正是他!)，做收购矿石的生意；他远离苏克雷的家，一个人在旅馆里过生日，可是他的朋友把他从旅馆拉到这里，做了这两个漂亮姑娘的不速之客。

酒宴又重新开始，一个矿工拿起了吉他，于是，一个乔洛女人就唱起歌来，另一个便同堂里戈，后来又同奥蒙特跳起了奎卡舞。撒满彩纸的桌上摆满了葡萄酒、比斯高酒和啤酒的酒瓶。

跳过奎卡舞，奥蒙特向堂里戈走去，问他道：

“我敢打赌：您没认出我来。是吗？先生，您还记得卡拉萨村吗？”

堂里戈捻着胡子，装作竭力回忆的样子，说：

“卡拉萨,卡拉萨,是啊,是啊。您是卡拉萨村的人？喂,帮我想想看。我可是有点健忘了。”

奥蒙特笑咪咪地接着问：

“您还记得金骡子吗？还有莫拉托神父？”

这时，堂里戈的面孔顿时放出了光辉，眼睛也睁得大大的,喊道：

“哦！哦！哦！是这么回事。那您就是帮我找到箱子的那个小伙子了。啊哟，快来拥抱一下！谁还能记得住啊！过了……过了……等等，过了至少有十年了。喂，为我的这

个老朋友干一杯，他成了个男子汉了。嘿，还长了胡子了呢！”

回忆起卡拉萨河的这段往事，使他们酒兴更浓了。堂里戈让奥蒙特坐在墙角里一张弗朗兹·约瑟夫一世①的彩色石印像底下，跟他谈起自己生活中的许多经历，谈到他的地位，并且还提出在乌尤尼给奥蒙特找个工作。可是，奥蒙特的全部注意力却都集中在那张画像上。

男人们和女人们一趟又一趟地跑到院子里去小便。奥蒙特也走出来，只觉得夜晚的寒气袭人。他看见一个乔洛女人蹲在砖地上，当她站起身来的时候，只见清霜一般的月光底下有一股热气在明彻的空气中腾散。这个景象使他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

堂里戈的举止确实象个有身份地位的人；尽管他已经酩酊大醉了，他还是吩咐别人拿着他的名片到旅馆里去取几瓶香槟酒来。但是，他的朋友们拦住了他，把他带走了。

奥蒙特跟着他们一起出来，烂醉的堂里戈靠在他的胳膊上，使他感到非常荣幸。

“先生,明天见。”

杂沓的人声在街上消失了，屋子里又是一片寂静。奥蒙特也喝醉了，走进自己的房间，摸黑躺下。但是，他又翻身爬起，回到那两个乔洛女人的房间那边。一推开门，庭院里的月光也随着他一起进了屋子。他瞥见那两个烂醉的女

① 弗朗兹·约瑟夫一世（1830—1916），奥地利皇帝。

人都睡着了。他在幽暗中摸索着，想把其中一个弄醒。这个女人的脑袋从枕头的这边滑到枕头的那边。他摇晃她，然后又把两只手伸进她的暖和的被子里。当奥蒙特爬上床的时候，这个女人并不反抗，只是有气没力地咕哝了几声。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睡了。

在进入梦乡之前，他觉得自己的头脑里嗡嗡地响着一些新鲜的、从未听说过的字眼……阿兰塔尼亚、晶石矿、冶炼厂、乌尤尼、纯银，还看到弗朗兹·约瑟夫一世和堂里戈的撒满了彩纸的面孔，它们在他的酣梦之中化作了一块块玻璃的碎片。

由于堂里戈·伦赫尔的推荐，奥蒙特在博特格公司的货栈里得到了一个职位。老板堂阿诺尔多·博特格是个奥地利人，骨瘦如柴，脖子很长，头发从中间分开，披落在额头的两边，一条黑丝带从他的眼镜框上挂下来，系在他的黑上衣的钮扣洞上。他是一八七〇年到玻利维亚来的，在矿上做事。他是科尔克查卡公司最早的职员之一，但是，后来就专事经商，做与矿山有关的生意。他在奥鲁罗开了一家商号，在乌尤尼设立了一个办事处。

奥蒙特被安顿在货栈的一个房间里，每天到一个科恰班巴的乔洛女人开的饭铺去吃饭。他早晨五点起床，按照堂内波穆塞诺·拉莫斯的吩咐，到各处去交货。这位先生是个身强力壮的中年人，眼睛里充满血丝，还翘着两撇胡子。

奥鲁罗的严寒把奥蒙特这个山区的健壮青年的双颊冻

得更加红了。太阳还没有出来，他就要发货，填写货签，短头发也来不及梳理一下，那两只没有睫毛的小眼睛冻得直淌眼泪。

他一边填写着：“科尔克查卡，杂货店老板收……蜡烛一箱，薯粉二十袋，沙丁鱼罐头一箱，面粉二千公斤”，一边催促着：“快装，快装……”

印第安人都穿着黑色的套头短斗篷，裤子很短，露出两只赤裸的小腿，使人想起殖民时代西班牙人的装束。他们把货物装上骆马和驴子，然后向荒原进发。在高原上无边无际的苍穹底下，马队渺小得象一群蚂蚁在蠕动，慢慢地移向矿区，那是隐藏在远处大山之中的一些神秘的处所。

奥蒙特用冻得发红、指节开裂的手指继续填写：“望查卡，货栈老板收：炸药四箱，石锤二十把，风钻四把，棉布十包，柴二十捆。”这些，都用小车运走……

太阳出来了，普照着高原。全部货物用小车运到了火车站。火车和牲口又把装着矿砂的麻包运来。货运到了，印第安人就用骆马把矿砂包卸到博特格货栈的货棚里，货棚的墙是生土坯垒的，棚顶是锌皮的，棚子中央还有一个包着锌皮的柜台。奥蒙特叫人把又小又重的麻包垛好，点好数目。有时他也打开几包看看。

“什么品位？”

堂内波穆塞诺搔了搔后脑勺，用手指捏起一小撮黑乎乎的砂粒。

“这个，含百分之五十五……银么，得有百分之二。”

他们就是这样简单地用眼估、用手摸，确定矿砂的品位。矿砂全部装上火车，运往海港安托法加斯塔……这些黑色的矿砂换回来的是汇票和别的票据，博特格先生收到后就拿去兑成英镑,锁在办公室的铁柜里,而奥蒙特则在一旁偷眼看着。博特格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同一个法国人和一个智利人一起办公。

博特格公司经营矿山机械和工具，供应炸药，也出售生活必需品和一般生活用品；它也是矿砂的收购站和存放仓库，同时又是银行和商行的代办处，经办向开矿人提供贷款的业务。

“博特格先生在吗?”

一个围着破旧不堪的围巾，戴着沾满油污的帽子，穿着肮脏衣服，满脸胡子茬，鼻子通红的男人走进了栈房。

“他不在,到乌尤尼去了。”

“我会在那儿找到他的。明天我也要到那儿去。我可带着个了不起的东西。”

“什么?”拉莫斯问。

“就是我这个印第安人,一个了不起的探矿的人。”

“就是这个?”

“就是他。他找矿比无论哪个工程师都要灵。”

“您有样品吗?”

这个人神气活现地掏出一块含金属的石头放在手里让他看。可是，拉莫斯却轻蔑地说：

“要说矿石,这个……”

说着他就拉开抽屉，拿出一块石头，得意洋洋地给那个人看。

“这才叫货真价实呢。纯锡石……”

“哪里找到的？”

“哈哈……您想让人家告诉您？这个秘密要值好几百万哩……”

过了些时候，瘦瘦的波托西人乌达埃塔来到栈房。他早先很有钱，后来他一心要找富矿，把钱花光了。他把在矿山公证人办事处当文书的时候挣来的钱，全都花到了这上头。

奥蒙特闻到他身上有一股烧酒气味。

“我现在雇着两个小工，在开一个十五瓦拉的竖井。只要开到十瓦拉的地方，就可以切断矿脉了。”

“愿上帝保佑你。”拉莫斯挖苦地说。

乌达埃塔转身朝着奥蒙特，接着说下去：

“不过，最好是从上面挖一条穿脉巷道。伙计，你在这里老守着柜台要发霉的。找老家伙去借一笔贷款吧！”

“找老家伙？”

“就是博特格嘛。咱们搭个伙吧，或者，他要是愿意的话，也算一个。只要一年……我敢赌咒，咱们就可以到欧洲去了。”

“博特格先生对开矿已经毫无兴趣。”

“要是他看到了这个呢？”

乌达埃塔解开破大衣，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样品。

“这种矿石,一箱起码含两千马克[1]的银子。另外还含锡。”

“不过,”奥蒙特说,“锡一钱不值。纯粹是废渣。”

“多少也值点钱,亲爱的。这里的价钱是一担[2]卖十个比索，在安托法加斯塔要卖到一个英镑。我希望博特格去看看那个矿。真是个了不起的矿啊！开一条这样的穿脉巷道,只要一年,就至少赚一百万。”

拉莫斯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你这个瘦鬼，照料照料你的老婆孩子去吧，他们可不能拿你的胡吹当饭吃。”

“你才是胡吹呢……再说,这管你什么事,他妈的……”

“他妈的,怎么?……”

奥蒙特赶快把他们劝开。乌达埃塔慢吞吞地走出了栈房。于是，拉莫斯告诉奥蒙特，乌达埃塔的老婆孩子还饿着肚子哩。他老婆做馅饼叫女仆悄悄地拿到街上和火车站上去卖。可是这个当丈夫的还安慰她，说要不了多久他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谁都希望一夜之间就能发财，可是，一辈子抱着这种希望,一辈子还是受穷。

法国人古班，初到玻利维亚时是个颇有声誉的工程师，他的一项发明曾在一八八九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得过奖，而

①金银的重量单位，合230克,或8盎斯。

② 重量单位，英制合100磅，在西班牙合46公斤。

现在则变成了一个胡子拉碴、衣衫褴褛的老头儿了。他和印第安人一样地嚼古柯叶，闻鼻烟，蹲酒馆，靠着朋友或者陌生人吃白酒，但他嘴里老是念叨着：

“我的那个矿叫‘惊人矿,,不是没有道理的。用不了多少，只要有一千玻利维亚诺打底，不消一个月……嘿嘿！”

找矿的人都在做着虚无缥缈的黄金美梦，成天价想入非非，东拉西扯地找人搭伙，去寻求巨大的财富。他们两手空空，总是靠向人家借钱财实物去进行他们的冒险事业。

成功的例子不断出现，一再燃起那些一文不名的找矿人的希望。“拉加略法”矿便是其中一例。

伦东的遗孀是一家小杂货店的老板娘，店里出售面包、古柯叶和粗糖，还向印第安人供应早点玉米甜粥。她丈夫曾经和几个南斯拉夫人合伙开采“拉加略法”矿，后来她继承了丈夫的股份。这个矿突然开出了富矿脉，于是，这位寡妇陡然之间就发了财。她买了一幢两层楼的房子；过生日的那天，为了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她叫人在房子的正面挂满五颜六色的毛毯和当地的织锦，还用银币和其它银的饰物串起来。午后的某个时候，她走到阳台上，看见街上有一大群印第安人和乔洛人，于是就用尿盆盛满了银币往人群里撒去。

“是钱啊 是钱啊!”人们一边喊着,一边推推搡搡地追着抢钱。

寡妇把戴满手镯的胖胳膊一扬，又朝人群撒出一尿盆银币。

无论是在货栈里，在刮着风的大街上，或者在小饭铺

里，在酒馆里，奥蒙特天天都听到那些雄心勃勃、充满幻想的人大谈其百万财富，只要他们找到一小笔本钱，他们就能够在地底下象变魔术一样地把它无限地翻番。他们拼命地把所有的人都拉过去，去一起找矿。

在奥鲁罗开业的律师们，对于这些活动也在推波助澜。他们坐在冰冷的办公室里，只要一动笔写字，盖着印章的纸上的寒气就传到了他们的手上。

小律师塞诺维奥·洛萨,是个又黑又瘦的人,因为掉了牙，两颊瘪塌下去。他经办向当局申请批准采矿的事宜，也常同别人探讨各种可能性。有时，当他本人也沉溺于这种幻想之中的时候，他就免费办理手续，同申请人搭上伙，开出一些象煞有介事的证书，上面常常列上一个本钱可怜的资方，一个从事矿务的伙伴，以及律师本人，并且订了关于净利和免税股份等等的条款。

那些获准采矿并且搭好了班子的探矿人，此刻已经进入了荒僻的群山之中，身边只带着一个印第安人。天上下着雨，他们只得蜷缩在某块岩石底下，索索发着抖，等着雨过天晴，重新上路，去寻觅朝思暮想的矿山女神的宝藏。

探矿的人象一些离群索居的生物，散布在奥鲁罗、波尔科、瓦努尼、查扬塔、利佩斯等地,他们踏遍了玻利维亚荒原上的每一个山头，形成一支庞大的移民队伍，而它的成员却彼此遥遥相隔，只是靠着一个一丝不差的企图才结合成一个奇怪的整体。村庄与村庄之间，矿山与矿山之间，都隔着

好几十里格[①]。无边的荒野象是被虫子蛀了似的。在所有传说有金属或者确实发现了金属的地区，都有一些被眼前的幻象引迷了路的人在那里游荡，在那里爬山越岭，而在这些山岭中间，除了他们本人之外，再无别的生命。

在一个雨天的下午，博特格先生从办公室里喊奥蒙特，叫他出去送个便条。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看见拉莫斯正在同两个穿着骆马呢套头斗篷和露出脚趾头的靴子的人谈着话。通过雨点敲打棚屋的锌皮屋顶的声音，他听到他们在说什么"：奥波尔托……萨恩斯……亚亚瓜。"

"你们下星期再来。我会跟博特格先生说的。"拉莫斯在打发这两个面色阴郁的人出去时这样说。

他们一走，他就用手指摸了摸胡子，死死地盯住奥蒙特，低声地说道：

"我早跟你说过了,就在那个地方。来啊,过来点。"

他拉开一只抽屉，取出一块矿石样品。

"还记得这个吗？我不是说过这个秘密要值好几百万吗？"

"是的……。"

"很好。这就是从那两个家伙来的地方弄来的。就在亚亚瓜的萨恩斯属地和奥波尔托属地之间。现在……好吧……你想不想入伙？我本可以找随便哪个百万富翁搭伙,不过,他会把我吃掉的。"

①里程单位，一里格为5572米。

奥蒙特搓了搓手。但是，拉莫斯那两只满是血丝的眼睛盯着他，促使他下了决心。

“可我没钱……”

“去找博特格预支一笔嘛，不过不要告诉他做什么用。我已经提出申请了。现在得花钱办执照，并且着手探矿。一年之后，那……那……”

他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描绘他那不久将来的辉煌前景。

奥蒙特从博特格那里借到了钱，就同内波穆塞诺·拉莫斯合了股，申请到在亚亚瓜山地的一块地皮上开矿的特许,这块地皮在查扬塔矿区,叫‘基督山”,占地一百公顷。

拉莫斯到矿上去了。奥蒙特仍然留在博特格的货栈里。当时，主要的银矿都纷纷关闭。人们都在寻找其它金属矿。在很远的西北边境上，巴西人为了争夺橡胶而在同玻利维亚人打仗的消息也传来了。奥蒙特一直没有离开奥鲁罗，直到后来受了两个人的勾引，才离开了那里。其中一个是西班牙人堂何塞·森特诺,博特格公司的顾客,曾在普拉卡约住过；另一个叫塞维里诺·瓦奇庞多，是印第安人，专门赶着骆马给查扬塔矿区运货的。一个凭着满嘴的花言巧语，另一个靠着不声不响的磨劲，终于把奥蒙特说得动心，踏上了通向隐居深山的矿山女神的神秘王国的小路。夹带着金属粉尘的风吹拂着奥鲁罗，风声中仿佛有女神召唤的声音。

塞维里诺·瓦奇庞多只发过一次横财，那还是在一天夜里。他是个阿伊玛拉人①，如果潘多将军发动的联邦革命的马队没有冲破他家乡的宁静，他的一生也就不会有任何变化，也就只能在西卡西卡的部落里种地，或者当个仆人。

在那个白皮肤、黑胡子的麦斯蒂索人②的号召之下，印第安人纷纷撇下自己的家园，好象顺从着一股向心的力量，从遥远的地方成群结队地汇集拢来，不断骚扰贵族政府的军队。

在奥鲁罗附近发生了洛斯克鲁塞罗斯战役之后，幸存的丘基萨卡③人在高原上四处逃散，而印第安人则紧追不放。有一些人是骑着马逃跑的，他们被围困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到处都有他们的仇敌印第安人在守卫着；而那些大地的子孙们，一旦挣脱了羁绊，就不再听从潘多的指挥，而只把革命当作杀戮白人的一种手段。另外一些人只靠着两只脚在茫茫的原野上奔逃。高原上空气稀薄，在这种虚无缥缈的透明的天顶之下，高原显得格外明亮，这对逃亡的人来说，简直是恶意的诅咒。那些赤手空拳、唇焦口燥的逃亡者，在这片既无沟壑、又无树木的荒漠光秃的高地上，找不到一个藏身之地，只好朝狂风呼号的山里跑去。

他们逃啊，逃啊，就象是在无涯的空间到处乱窜的分子。然而，只要一回头，就可以远远地看到印第安人的蠕动

①居住在玻利维亚和秘鲁一带的印第安人。
②指潘多将军。
③玻利维亚的八个州之中的一个。

着的身影，仿佛是一些出现在苍茫的地平线上的晨星。

在逃亡者的面前，为数更多的印第安人象彩色的斑点出现在山顶上。那些斑点在不知不觉中越变越大，越逼越近，它们带着死亡的威胁，终于变成了许许多多的套头斗篷和刺耳的叫喊。最后，逃亡者也听见了他们声嘶力竭的叫喊，于是，就似乎已经看见了他们的古铜色面孔。接着，他到底看清了他们越来越大的眼睛，看清了那里面喷射出被征服的土地和人民一直压抑着的残酷无情的复仇火焰。

这股颜色斑斓、挥舞着拳头、发出嚎叫的旋风把白人团团围住。白人迈出了最后几步，企图在这冷漠的青天底下作最后一次逃跑的尝试。但是，他终于被石头和棍棒打得血肉模糊,跌倒在地,倒在荒草丛中。

于是，死者就被留在高原上。整个高原如同湖泊一样变了颜色。这时，已经远远离去的复仇的人群，看到那具被残杀的白人的尸体，象一颗显眼的小星，渐渐消隐，仿佛被大地所吞噬。

洛斯克鲁塞罗斯的战斗过后不几天，给革命军当义务向导而感到厌烦了的瓦奇庞多，又回到了自己的土地。别的印第安人都还没有回来。 村社里的茅屋散落在大草原上，彼此之间相隔数百米，其间他只遇到一只饿狗跑出来，冲着他狂吠了一阵。

黄昏时分，夕阳把茅屋照得通红。等到落日的余晖一旦消逝，溟溟的寒气降落到高原上的时候，瓦奇庞多拾了些

柴草，点起了一堆篝火，坐在火边嚼起古柯叶来，什么也不想，只是一个劲地咬嚼着。

他正在星空底下嚼得起劲，突然，一个黑影遮暗了一片繁星。他抬起了头，看见他面前站着一个人，象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这是个白人，没戴帽子，因为又冷又怕，浑身发抖。远处扑突突地响了一下，似乎有人看见了他。瓦奇庞多看了这人一眼。于是，他有生以来头一回感到自己在一个白人面前是强有力的。他站了起来。

那个白人做着手势，竭力想使对方明白他的话。

“大伯，他们要杀我！你不要喊！就是你一个人吗？我给你钱，给钞票 啵！”

他从背心里面掏出一把票子。然后便把脑袋探进茅屋的黑洞洞的门里，朝里面张望了一下。

“来，大伯。”他说。

篝火的火光照进了茅屋。

“这是一千玻利维亚诺，给你这一千！你明白吗？我要你带我到奥鲁罗去，别叫人家看见。你，到奥鲁罗，我给你钱。明白吗？”

瓦奇庞多这才第一次开口：

“奥鲁罗吗？好，我带你去。”

白人于是便在几块土坯上坐下。

“吃饭，吃饭，”他说，“我给你钱。拿着。”

他把一卷钞票塞到对方的手里。

“以后，我把这些全都给你。好吗？”

印第安人从一块肮脏的烂布头里拿出几个鸡蛋，然后烧上水，又把鸡蛋放进去滚了滚，便递给那个白人。白人狼吞虎咽地吃掉了。

“你给我斗篷和头套,我们这就去奥鲁罗,行吗?”

瓦奇庞多用破布条把绊鞋系好，又找出一件破烂不堪的套头斗篷递给那个白人。白人套上以后，两个人就出发了。地上响起了他们的脚步声；这片黑茫茫的大地伸向远方，直与象一堵墙似的灿烂星空相接。他们一连走了几个小时，直到眼前的星光被一间茅屋挡住，他们才在门前对着一只朝他们狂吠的狗停了下来。瓦奇庞多走进茅屋，同几个印第安人说话。

那个白人想逃走，但是周围的黑暗使他变成了瞎子。突然，他看到身边有个黑影。

“咱们走吧?他低声下气地问。

可是，那不是瓦奇庞多了，而是另外一个印第安人。那个人没理他。接着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黑影。

“喔 我给你们钱 奥鲁罗 奥鲁罗 我的上帝啊!……”

于是，疯狂的扭打，杂沓的脚步，以及如同受伤的野兽发出的嗥叫，接着又是那些印第安人迸发出来的阿伊玛拉话,又紧张,又短促。与此同时,在天际,始终是黑沉沉的大地的上方泛起了一线青光，渐渐地，青光转成了玫瑰色，旋即又变成一片鲜红，红得好象那个被刀子砍、石头砸而粉身碎骨的白人流出的血。

就这样,塞维里诺 · 瓦奇庞多总算发了一小笔横财。他

同伙伴们分了那些钞票，把自己的那份藏在衬衣里面。如果说他从前还是每年换一件衬衣的话，现在，即使再结婚，他也不会脱掉这一件了。他在阿约阿约附近买了一块地，种些大麦和芹菜。

但是，两年之后，印第安人曾经为之出过力的政府建立起来了，白人和麦斯蒂索人便开始追捕屠杀过白人的印第安人，并且不断派出征剿的队伍。骑兵们踏平了村庄，焚烧了田园，毁掉了庄稼。

印第安人逃散了。士兵们就把妇女和儿童抓起来作人质，其中就有瓦奇庞多的女人和儿子。瓦奇庞多在山顶上看见他的茅屋被士兵点着了火，冒出了滚滚的浓烟。那些士兵也都是印第安人，由麦斯蒂索人指挥；而这些麦斯蒂索人却在为那些被石头砸死在高原上的白人复仇。那时，高原象暴风雨中的大海,竖立了起来 而现在,则又平息下去，静静地躺在那里，毫无变化，永远是那些淡淡的、不可捉摸的色彩。

瓦奇庞多沿着因基西维山岭，一直走到奥鲁罗矿区。他身上还剩下一些钱，于是便买了一群骆马，自己当了马夫，往矿上运农产品，再把矿上的矿砂包运出去，就这样，在科尔克查卡、查扬达、翁西亚和奥鲁罗之间的这片埋藏着金属的土地上来往奔波。

每当到了矿区，他就一连几天在有牧草或大麦的地方放牧那些骆马。瓦奇庞多把牲口交给帮手照管，自己便跑到山上，去寻找殖民时代报废的旧矿。这些矿早就为世世

代代的印第安人所熟悉。或者，他敲下表层的岩石，把一些光彩夺目的石块带到各村去，使那些白人看了赞叹不已。

然而，西班牙商人堂何塞 · 森特诺的那些故事却是更加光彩夺目得多。他把矿工们想马上发财的贪婪庸俗的语言变成了美妙的传说和神话，尽管丝毫不切实际，然而却更富于魅力。

他是从普拉卡约迁到奥鲁罗来的。在喝鸡尾酒的“巴塞罗那”酒吧里，奥蒙特经常碰到他。这个人个子矮小，秃顶，两鬓全白了，上唇大得出奇，给人的印象是他的嘴巴似乎是在下巴底下开口的。打从一见面，他就把奥蒙特当作一个既顺从又无知的听众加以开导。

他告诉奥蒙特说，他是一八七五年到的玻利维亚，和堂格雷戈里奥 · 帕切科一起创办了瓜达卢佩公司。“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公司。可是，有个经理，他妈的！是个拉皮条的，一点也没错，就是个这种玩意儿，跟我作对。我怕我要动手打他耳光，就索性离开了公司。当然，我和堂格雷戈里奥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从此以后，他就在矿区一带做起生意来，合法的，非法的，什么都干。

“情况是越来越不妙。”他对奥蒙特说，“现在，走私银子已经不合算了。从前可是宗好生意。一个采掘工肯出十盎斯银子换你一磅古柯叶。可是，现在公司查得太严。在普拉卡约，他们想没收我一大块纯银，说我是偷的！上帝知

道，我是从一个采掘工手里买下来的嘛！现在我宁可用烧酒去换雇工们从公司杂货店里领来的东西，再去转卖。总得找个活路啊！您知道，我家里有老婆，还有我老婆的侄女，说起来也就象我自己的女儿了。”

说到这里，瘦子乌达埃塔和塞诺维奥·洛萨博士一起走了过来。酒吧间里很冷。

“来杯兑酒的茶,要滚热的。”

“我也一样。”

“我得先来一杯纯酒……”

“回普拉卡约去吗,堂何塞？”

“不,伙计,不回去。那儿和波托西一样,都是过去的事了！”

“有一个英国工程师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应该把整座波托西山铲平，因为下面全是银子。”

“真是奇闻！”森特诺议论说，“说实在的,眼下也只剩望查卡是独一无二的了。我敢这么说，因为我已经跑遍了整个玻利维亚，是矿我都知道。科尔克查卡已经枯竭了。不过，望查卡也只不过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矿。产量超过它的，唯独只有澳大利亚的布鲁肯希尔的那个。”

“是阿甘多尼亚发现的吗？”洛萨博士问。

“不,是堂阿尼塞托·阿尔塞。”乌达埃塔回答说。

“得了,得了！”森特诺打断了他们，“发现那个矿的事太久了，早被人忘到脑后去了。你们想必知道，后来西班牙人‘发现’的矿,印第安人早就都知道了。谁都晓得,望查卡的

‘塔霍’矿脉早在十八世纪就开采了，一直到独立战争时期才停下来。以后，传说在圣克鲁斯元帅当政时期又想再开。这我就不知道了。又过了好多年，一个找矿的麦斯蒂索人，叫阿甘多尼亚，做了点什么好事，让一个印第安人感激万分。为了报答他，印第安人把这块宝地告诉了他。这本是印第安人中间世世代代父子相传的秘密。印第安人领着他穿过了可怕的波尔科荒原……那里的财宝不是人间的，而是上帝留给阿甘多尼亚的。你们想想看，不到三十年时间，从那儿开采出四千五百二十吨银子！来支烟？”

人们连忙给他递过一支，还给他点着了。

“所以啊，”这个西班牙人继续说下去，“那显然是上帝的旨意，所以阿甘多尼亚这个乡巴佬就去了一趟梵蒂冈，从那儿回来的时候就有了亲王的称号，叫做格洛列塔亲王！”

“那么，堂阿尼塞托呢？”洛萨问道。

“这就来讲讲堂阿尼塞托！这个人完全是另一码事。阿甘多尼亚自己一个人干不了，就和堂阿尼塞托搭了伙。这个人以前是矿主，当过总统，真见鬼！他又敢干，又有头脑。所以，堂阿尼塞托在一八七三年办起了望查卡公司，当时我还没有到这个国家来。我是后来才认识他的。他当时是总统，还为安托法加斯塔铁路剪了彩。他的牙床骨象猎狗，灰眼睛象石头，密密麻麻的连鬓胡子。他小时候就长得那么高，叫人看着害怕。所以人家都叫他‘独根柱子’。”

说着，他把手放到桌上一掌高的地方。

“ 谁能象阿甘多尼亚啊 !”乌达埃塔叹了口气。

他又给每个人要了一杯兑酒的茶。

一个星期天，森特诺邀请奥蒙特到他家去作客。他家也是同货栈在一起的，进门还要低一下头。黑烟和苍蝇在刷过白灰的墙上留下一块块乌黑的痕迹。森特诺请出了他的妻子，一个肥胖而又稳重的乔洛女人。他还把他的侄女也叫了出来。

“ 小安东尼亚 ,过来 ,来认识认识我的朋友奥蒙特。”

一个穿着一身黑的、梳着长辫子的姑娘从里间走了出来。外面的光线使她苍白的面孔显得很突出，上面有几颗雀斑。她额头很窄，颧骨突出，两只小眼睛紧挨着鼻根，眼梢向两鬓斜吊上去，厚厚的下嘴唇使她的嘴巴很富有肉感，薄薄的鼻梁上扑着厚厚一层香粉。

“ 安东尼亚 · 森特诺 ,敬候您的吩咐。”她说话时语调傲慢，说完就扭过了头。

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不久，安东尼亚和她的姑妈告退了。小客厅里就剩下了奥蒙特和森特诺。客厅里有几把旧扶手椅，靠墙角还有一张小桌，上面供着布拉格圣子像。

“ 这是辛蒂产的味道最醇厚的酒了。 ” 这位西班牙人一边打开一瓶比斯高酒，一边说。然后，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 您知道吗？辛蒂的酿酒业是受了波托西的影响才兴起来的。这里的西班牙人不能等着从西班牙运葡萄酒来，所

以只好就地种植，酿酒业于是就从波托西那个寒冷的地方传到了这里的山谷来。说是西班牙人，那不过是说说罢了。什么活都是印第安人干的。开矿也是这样。这个国家没有新矿。不管你走到哪儿，处处都是印加王朝的遗迹。比如淘金用的水渠，那也是印加人修的，每条长达二十里格。还有从上往下挖的竖井,到处都可以看到,窄窄的,窄极了,可是很深，是为了开采金子挖出来的。是啊，就是为了金子。抽支烟吧。”

奥蒙特点燃了一支。

“以后，”森特诺接着说下去，“真见鬼 以后就来了西班牙人，其中就有耶稣会的人，他们都象蚂蚁那样吃苦耐劳。他们让印第安人领着,找到了许多矿,开出许多巷道,然后就从下往上挖山,把山挖穿,挖得都‘通了天’,就好比用一把刀子从里往外剜，一直剜到外面。这样的山我看见过：一条很细很细的切口把山头给劈开了。不过，事情并不全是那么容易：采了金子往口袋里一装就完事大吉。印第安人有时听话，有时也会反抗。您在维拉克的河里就可以找到西班牙人射击印第安人的子弹头。在河床的凹缝里，还可以找到沉积在那里的做雷汞用的水银。至于矿井前面冶炼厂的空地上，还可以看到石头的绞架，那是象征我们的统治的，印第安人就在这上面被绞死。真是活见鬼！”

这个陶醉在自己高谈阔论里的西班牙人，想必此刻已经神游物外、超越古今了。

“当然罗，没有把印第安人全部吊死！因为，如果没有

了印第安人，那就别想在秘鲁[1] 这块土地上开采出金子，也别想开采出银子。我是个西班牙人，这有上帝担保！可我还是这么说。波托西那座山是一个印第安人发现的。您见到过它吗？”

“那个印第安人吗？从来没有……”

“唉！是山，是山！那个印第安人三百年前就死了。那座山是暗红色的，完全象个圆锥。从它的五千口井里开采出了那么多的银子，能使当地的八万居民，即使最穷的人——想一想，赛农——也有三十万到四十万比索……从一五四五年发现那个森特诺矿脉，是啊，森特诺，同我的名字一样，一直到一六六一年，西班牙国王按五抽一的比例，拿到三十二亿四千万硬比索的贡赋。这还只是那座矿山提供出来的财富当中的五分之一呢。这里还没有包括走私出去的银数，没有包括在波托西、丘基萨卡和整个玻利维亚的一些古老的家庭里和庙宇里还可以看到的打成各种餐具、银匣、镜框、银箔和圣像的银数，当然，也没有包括被偷掉的和没有入账的银数。波托西采出的银子足够用来搭一座一瓦拉宽的桥，可以把这里的西印度同西班牙连起来。我这可不是在讲神话。”

“什么印第安女人[2]？”

“赛农，这个地方过去叫西印度……一座银桥，那不成

[1] 此处应为上秘鲁，即西班牙统治时期的玻利维亚。

[2] “西印度群岛”和“印第安女人”是同一个字，只有大写小写的差别。前者是 Indias，后者是 indias。

问题。不过，并排着还可以架起一座骸骨桥，和银桥一样长，用死在矿下的印第安苦力的尸骨来搭。来，祝您健康！”

他们呷了一口香喷喷的烧酒。

“印第安人，”森特诺又说下去，“并不喜欢干这种活，按照他们的信仰，他们认为这种活是应该诅咒的。印加人开采黄金只是为了装饰他们的神庙，或者做首饰打扮自己，并不象白人那样去铸造钱币。可是，白人仗着宝剑和十字架，驱使印第安人开山打洞。您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吗？我这就告诉您有一次耶稣会的人干的好事吧！”

他把吸得只剩了一小截的烟头放在宽大的上唇下边，吸了一口，然后又讲起来。

“好多年以前，我在因基西维呆过。那里有耶稣会的人开采过的矿。有名的萨坎巴亚宝窟就藏在那儿，藏在同名的矿区那一带。耶稣会的人临到被人赶走的时候，没法运走积聚起来的巨大财富，就把它埋在那里了。一埋藏好，他们为了灭口，就把帮他们干活的印第安人统统杀掉，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奥蒙特瞪着那双半开半闭的小眼睛，吃惊地盯着这位西班牙人。这人又兴奋地接着说：

“可是，就在同一个地区，另外还有一个神秘的矿，印第安人叫它‘丘基卡卡米里’，西班牙人却叫它‘圣胡安·巴蒂斯塔’。这个矿上的土著印第安人实在忍受不了那种奴役，就在一六六六年造了反，用刀砍掉西班牙人的脑袋，用石头把他们砸死，然后把矿的痕迹全部抹掉，最后离开了那个地

方。三个世纪以来，没有任何人敢到那里去冒险，因为没有带路的印第安人，也没有路，甚至连方向都没有。这些神秘的金矿算是没啦……”

“要是能找到那就美了！是不是？”

“蠢话，那是做梦……想金子有什么用呀？想银子有什么用呀？现在都说是应该找锡了。”

从隔壁房间传来了森特诺妻子的声音：

“我的何塞呀，你要说到什么时候啊？早就是半夜三更了。堂奥蒙特明天还要上班呢……”

“喂，堂赛农，这次我总算找到了……。”

奥蒙特把瓦奇庞多拿给他看的一些晶石捧到眼前，贪婪地看着。

“在哪儿？”

“就在那儿，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地方，在圣胡安山的老矿坑里。”

“拉莫斯的矿呢？也就是我们的矿？”

“也在那儿，一边紧挨着，没错。”

奥蒙特又把那几块晶石拿到手里。

“你现在打算拿你的矿干什么？”

“我是来付六个月的特许税的。”

奥蒙特搔了搔头。

“就在我们矿的旁边，是吗？你挖啦？”

“没有。我只不过是从废渣里拣了几块。”

“挨着哪一边？”

瓦奇庞多用手比划了一下。

“你肯定知道的。我要找博特格先生说话。”

“他才不会理你呢！”

“可是，那里可能全是银子啊……”

然而，那并不是银子。多年的经验使奥蒙特的眼睛变成了极其灵敏的分光镜，专家们就是用这种分光镜来测定银子上发出的闪动的金属光泽，从而鉴别出红银、车轮矿、晶石、乌银、脆银和粗银的。而根据混合物结晶的形状和不同的颜色，则可以认出锡来。含锡的矿石，有的带紫苋纹，有的是棕黑色的，有的是红木色的，还有象金刚钻一样白色的。这一块样品是深红木色的。

“喂，堂赛农，这次我总算找到了……”

“就你一个？这次咱们一起去，你这个印第安土匪！……”

于是，奥蒙特辞去了工作，跟着瓦奇庞多，去寻找金属女神去了。

四　　瞎骡

“那位神父两次经过那里 第一次，他看到许多印第安人在欢乐地跳舞，看到魔鬼们变化成印第安人的样子，同他们围在一起 第二次，他看到那些地狱里的恶鬼全都躺在地上，好象睡着在奇查酒店门前似的。”

在奥蒙特住在奥鲁罗的这段时间里，有两个人正在普拉卡约干活，他们与奥蒙特后来的生涯瓜葛颇多：一个叫洛伦索·埃斯特拉达，另一个叫弗朗西斯科·塔华拉，为了省事也叫西斯科。

这两个人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埃斯特拉达有时当监工，有时给公司当保镖，或者当招工的工头；塔华拉只不过是个印第安人采掘工。他是在一个不愉快的场合认识埃斯特拉达的。

普拉卡约是在森特诺说的那个矿山附近，海拔四千二百公尺高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一个印第安人村落。竖着许多烟囱的矿工们的工棚就建在山谷里。在紧挨着矿棚区的山坡上层层叠叠地堆着一些破房子，虽然倾斜得都使人吃惊，但是居然奇迹似的没有倒塌下来。普拉卡约的那些乱七八

糟的小胡同陡直地落下去，好象村子遭受过地震似的。

狗在屋顶的上面吠叫。互相堆叠在一起的房屋通过石头的、砖头的台阶，或者木头的梯子同蜿蜒交错的小胡同连接在一起。破房子上的门洞好比是死人骷髅上的眼窝或嘴窝。雨水在刷着白灰的墙壁上涂出一块块无精打采的发黄的痕迹，似乎是使房子腐烂的溃疡。被侵蚀的墙壁看上去就象是土地的自然延续，而屋顶则是由苇草天然长成的。这个尘土弥漫、颜色发黄的村子，已经经历了破败凋敝的全部过程，看起来象是被人新发掘出来，让它的骨头架子、它的皤皤白发以及它的掉光了牙齿的阴森森的嘴巴，拿到光天化日之下过一过风似的。

冬天经常下雪。夏天总是刮旋风，卷起满天尘土，把一股难闻的酸味吹得到处都是。矿里含硫的气体从地下钻出来。只要风从矿的那边刮过来，它就把烟囱里的浓烟和煅烧炉里的各种气体都灌到了村子里面。

人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又肮脏、又充满了硫磺气味的环境里面，不知不觉地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好象冶炼厂的炉子里烧的是死尸，而村子和矿棚区则都是些坟地。在普拉卡约，只有寒冷才能使人感到有生的气息。此外，上下左右，到处都是洞、坑、穴。房子象阴森的矿井口，矿井口则又象恶梦里的房子。风在坟地上呼啸，夹带着金属粉尘的寒风使人变得粗糙和苍老。

前面提到的那座矿山正对着村子，矿井前面是一片平地，冶炼厂就在那里。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在那里从事各种

各样的劳动。矿山把自己腑脏里吐出来嚼得粉碎的灰里带黑的矿石从井口里喷出，堆积在山里的平地上，然后通过各种设备，经过整个消化过程，得到冶炼。这些铁木结构的，或者是灰石结构的设备，形成了一长条建筑物，顺着山坡象阶梯一样排列在翻开的土堆中间。

矿石必须经过的各道工序，沿着山坡，顺着水势，自上而下地排开。那滚滚的黄水，凭着它的各种形式的冲力，浸透磨碎了的矿砂，成为对它们进行淘汰的奇妙的因素。

塔华拉每天从矿井里出来，总是在荒山上堆存开采出来的矿石的矿场上看见那个名叫多洛雷斯的选矿女工，戴着黑帽子，裹着大红粗呢披巾，在弯腰干活。她是马里亚诺·科尔克的老婆，是个小个子的女人，长着一张焦黄的面孔，两块高高的颧骨和一双蒙古人的眼睛。她同别的女人在一起挑选矿石。有些人用锤子把石头敲碎，另外一些人就把硅石和流纹岩分出去，单凭重量和光泽把认为含金属的矿石挑拣出来。没有用的脉石就被选矿女工们用兜子运到附近的峭壁上，扔到山谷里去；矿石则背到冶炼厂。有的女人身上背着婴儿，就只好抱着矿石走。

这就是破碎和选矿工序。矿石运到冶炼厂之后，在“破碎机”里重行磨碎和碾轧，在振动筛上筛，然后放入离心水槽里进行洗矿。在冶炼厂的另外一个工段里，选矿女工们坐在一条水道旁边，用小扫帚把金属颗粒扫出来。

水洗之后，就用火炼。含硫的矿砂放到炉子里焙烧。这些炉子的高大的烟囱矗立在山上，白天冒出浓烟，夜晚喷

着烈火。马里亚诺·科尔克和另外一些在烧柴的炉子前面当炉前工的人，一个个都象鬼一样，在硫磺的烟气里操作着。这种烟气舔着人们的皮肤，它的有毒的涎水一滴在皮肤上就会引起糜烂。炉火和焙烧的矿砂所释放出来的热气也烤得人发慌。科尔克的黑皮肤上的烂疤，就好比是煤炭上面暗红的火星。

埃斯特拉达对塔华拉凿石的本事十分器重。那个印第安人对于三角学有一种直觉的了解。采掘工就是凭这种直觉，根据可见的角和岩石的结构，相当准确地计算出未知的角以及炸药能够炸下多大的一块。塔华拉只消看上一眼就等于做了几何解析，再用镐在断岩或片岩上按一定方向凿出炮眼，就能够把炸药的爆炸能力发挥到最大限度。

塔华拉在老矿底下干活。多少代人的血流遍了那座山，在山腹里汇成了一条条的血管。由于几百万年前的火山爆发，花岗岩和斑岩的沉积物互相结成了一体，金属矿脉就同杂砂岩和流纹岩一起生成在这里面。人也象巨大的火山爆发一样侵入到这些岩石里面，开出了蜂窝般的巷道。塔华拉下井干活，只能攀援着木梯子下去。梯子顶在井壁的支脚上，每十米一个，在深得令人目眩的井筒里形成许多“之”字形的曲折。

下完了梯子还没有到达井底，温度却逐渐升高。矿工们只好在一个硐室里把衣服脱光，然后再爬进一个摇摇晃晃的大吊桶，吊桶由一条缆绳系着，用滑轮吊下去。

这些光着身子的工人象没人要的东西，被抛到漆黑的深渊底下。那里，含硫的水扑哧扑哧地喷着热气。

“喂……”从底下传上来一声使人毛骨悚然的呼叫。

“嗳……”回答的声音又从上面滚下去。

按照工程师的计算，应该挖一条排水用的巷道，因为，有整整一个地段都渗水。在地下三百米的平面上，水都快要淹没膝盖了。

下面热气弥漫，温度越来越高，工人们浑身水淋淋的，不停地用手甩掉脑门上的汗水，为的是赶走瞌睡。在这个象但丁的地狱一样黑暗的地方，塔华拉和其他赤裸着身子的雇工，如同被关在高压锅里那样，喘息着，呻吟着。深渊底下的温度太高了，人们只有依靠用吊人的大桶送下来的凉水才能活着。水是从山外面用管子引来的，为的是让工人们冲洗一下，然后再回到使他们睁不开眼睛、象是把他们当鸡一样煮熟的蒸气里去干活。

普拉卡约矿井底下冒出的热气，用它变幻无形的巨手抓住塔华拉，抓搔着岩壁，窜进最底层的巷道，把它那无法控制的湿热的毒疠扩展到各处。它好比是一个隐匿在地下的恶魔，被那些赤裸的侏儒唤醒，把他们吓得要死。这些侏儒想千方百计地重新把他捉住。

埃斯特拉达是个高个子，戴着一副黄眼镜，侧影象一只鹰。矿工们觉得他无论是对自己的痛苦，还是对别人的痛苦，都没有感觉。据说他在图皮萨杀过一个人。他当包工

头，对人又粗暴，又冷酷。

塔华拉认识埃斯特拉达的方式是糟糕的。有一天下午，他随着最后一批人出来，落在了后面，已经来不及去领工资了。他找了埃斯特拉达。埃斯特拉达叫他在管理处前面等着，说他随后就去。但是，他并没有去。那天是节日，塔华拉急着要去喝酒。他穿着一身破呢衣服，脖颈上系着一条围巾，脚上穿着一双自己做的又肥又大的粗牛皮靴。他住的破房子在山上，离得很远，而且，他还想快点回去换身衣服，好再回来赶热闹。他等得不耐烦了，就沿着排硫磺污水的水沟下了山，然后跨过水沟，又沿着一条小巷，跌跌撞撞地找到了埃斯特拉达在矿棚区里的住宅。他敲了敲锌皮做的门，然后又敲了一下。

“进来。”他听见有人喊着。

他推开门，隐隐约约地看见埃斯特拉达躺在床上。

“什么事？”

“是我，老爷，你说你要给我……”

这时他看见埃斯特拉达从床上站了起来，然后一下子跳下地，从地上抄起一只大土坛子。

“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来吵醒我的？拿去！……”

眼看坛子直奔自己的脑袋飞来，来势猛得能砸死人，塔华拉就赶紧猫下腰。坛子在门轴上砸得粉碎。他连忙逃跑。

塔华拉没有错，他应该喝一喝。他已经十五天没沾到酒了。他和那些妇女孩子一样，和矿上矿下所有的人一样，

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有时为了多挣一点钱，就得连续不断地干上二十四个小时。

他应该喝一喝，同多洛雷斯·科尔克一起喝。她这会儿准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车站附近的某个酒馆里陪着她的丈夫马里亚诺呢。塔华拉到底把钱的问题解决了：他拿着矿上发的杂货店赊购证，抵押给了村里的商店，换回了两瓶烧酒。

冶炼厂里的人已经走空了。但是，在那个醉生梦死的村子里，正在热热闹闹地过节。人们如醉如痴，象一群一群万头攒动的蛆虫一样，从茅屋的破门里爬出来，或者在胡同里蠕动着，或者从山路上爬下来。到处都是醉醺醺的雇工。在门槛上，在黄砂坪上，都有睡倒的工人，手里还抓着酒瓶子。高原上炎热的太阳渐渐晒干了他们脸上的口水。

那是纵饮狂欢的第二天下午。叮咚的琴声和女人们的叫声应和着手鼓的节奏，响彻整个普拉卡约矿区。

衣服彩色缤纷的印第安人，拉着圈子不停地旋转，顺着山坡上上下下，最后都涌到村里。在阿尔塞总统大街上的一家酒馆里，有一群穿着绣花上衣的矿工和穿着大花裙子的女人，在醉醺醺地跳着舞。塔华拉在面孔板得象偶像的多洛雷斯·科尔克的耳边低声细语些什么。他们都喝了兑水的烧酒。

马里亚诺·科尔克把老婆揍了一顿。西斯科·塔华拉就要揍科尔克。可是，这个家伙已经灌饱了奇查酒，倒在墙

角的地板上打起呼噜来。这时，印第安人还在跳一种很忧伤的踢踏舞。多洛雷斯在哭着。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远处还在响着鼓声。当他们三个人走出村外，顺着上山的小路回家的时候，已经天黑了。马里亚诺·科尔克摇摇晃晃地走着，起先总是撞在胡同里的墙上，后来上山时就撞到山岩上，最后跌倒在地上又睡着了。

多洛雷斯在黑暗中摇撼他，揪住他的头发想使他站起来，可是这个印第安人只是哼哼。西斯科把印第安女人掉在地上的帽子拾了起来，给她戴上了，然后对她说：

“不要管他。咱们走吧……”

说着他抓住了她的披肩，顺着山坡上漆黑难辨的小路，把她往山上拉。这时，群山已经消失在夜色之中，而塔华拉醉眼朦胧，似乎在多洛雷斯身上看到了挑逗的魔鬼。

于是，他又去拉她的披肩，并且搂住了她。但是，印第安女人一个劲地挣扎着。

“不,不……。”

突然，多洛雷斯叫了起来：

“等一等再……你先杀了他!你先杀了他!!!”

这时，倒是她回过头来一把抓住塔华拉的衣服，拉着他往下走。塔华拉不肯。于是两个人在黑暗里你拉我推地扭作一团。多洛雷斯松了手，在地上摸到一块石头，抓起来就朝她丈夫躺倒的地方跑去。塔华拉跟着跑过去，但是绊了一下，摔倒了。他听到一声土石滚动的闷响，然后是一声惨

叫，接着他自己也就昏睡过去，一动不动，就象这座石头大山一样。

第二天，人们从山崖下面拖出了那个印第安女人的尸体。在山上的一条小路旁边，睡着马里亚诺·科尔克,再过去一点是西斯科·塔华拉。在给女人下葬的时候他们又大喝了一场，然后就被警察局拘留起来，关了十五天以后才把他们放回去。一个回到冶炼厂，一个回到矿井下面，在埃斯特拉达手下的作业班里干活。

塔华拉重新下井之前，在小教堂前面画了个十字。所谓小教堂，就是在矿井口附近的巷壁上挖的一个硐室，里面点着数不清的蜡烛，装饰着各种颜色的彩纸。当时，在圣像前面有两个瞎子正在祈祷着，他们跪在那里，一边祷告，一边嚼着古柯叶。

他们是按照他们许愿的习惯在为圣灵嚼古柯叶的，因为圣灵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矿工们就为他代劳。马里亚诺·科尔克跪在那两个瞎子旁边，请求圣灵宽恕他老婆的灵魂，因为人家说他老婆是被魔鬼推下山崖的。

塔华拉往巷道里面走去。矿井又把他抓住了，把他吸进去，把他压在黑暗之中，就象整座石头大山把它的全部重量都压到狭窄的拱形巷道上那样。

塔华拉是和另外两个架子工一起陪着埃斯特拉达从“方井”里下去的。在方井的侧壁,每隔三十米,就开一条巷道。在最底层的巷道里，空气堵在巷道的顶端，密实得象固

体一样，憋得矿工们透不过气来，使人昏昏欲睡。只有那些油灯才把最后一点人间的痕迹带到了这个闷锁在地下的死一般的梦幻中来。

“这儿太闷了。”埃斯特拉达自言自语地说着，埋怨这里的空气没法呼吸。

地下三百米深处的平巷长达两公里多，没有出口，只靠天井同其他平巷相通。在这种地方，狭窄得几乎要把矿工们夹住。正当他们在这条长得没有止境的巷道里爬的时候，遇到一个也在那里爬的半裸的人。

“圣母玛丽亚……”

“圣灵感应。”埃斯特拉达按照习惯回答他。

油灯照亮了这个石头的腑脏。他们弓着腰，在一个硕大无朋的无头魔鬼的肚子里行走；这里的阴影使人感到窒息。那边，在井底，好象是在一个遥远而隐秘的世界里，有一些蒙蒙的微光在一明一灭地闪动。

那边，也有一些生灵，他们似乎从远古以来就没有从地底下出去过。他们那瘦得皮包骨头的身躯常常整个滑倒，消失在大地底下的这个由黄石头构成的残酷无情的蜗牛体内。在这样一个奇异的地府里，那些青铜色的尸体从墓穴里又获得了再生，他们退到这个石影憧憧的冥界，扑在它粗糙的石壁上，要把它钻通。矿工们在这仅有微光的黑夜之中，在这没有生命的茫茫世界里，摸索着，缓慢地敲击着，越往里深入就越感到受压，仿佛要被岩石一口吞掉，仿佛禁止他们后退，只留给他们一条唯一的出路：就是挖下去，穿过

那座密闭的岩石森林。那座森林，在几百万年之间，枝叶交缠，盘根错节，一切声音都被闷死，它的树荫竟有三百米之厚……。

这些赤裸的行尸所到的这个阴暗的地方，是经过了千年的沉积之后才具备了现在的颜色、形状和运动，并在油灯的微光暂时驱开那无穷的黑影时方才显现出来。油灯散发出一股难闻的烟气，㳽漫了整条巷道。这巷道，长着满口参差不齐的蛀牙，碎裂的牙槽里流着血：矿物的黑血和硫磺的黄血。

“ 这儿太闷了。’埃斯特拉达又说了一遍。

塔华拉留在那下面当了六个月的采掘工。在那里呼吸是很困难的。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把骇人的、窒息人的空气压在矿工们的身上，使他们迟缓得如同在恶梦里行动一样。矿工们仿佛全然忘记了自己过去的生活，默默地、逆来顺受地用镐凿着岩石，一身肮脏焦黑的瘦骨，两只凹陷的眼睛，既不感到绝望，也没有怨恨。另外一些人把矿石堆起来，装在麻袋里背走。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凿着、搬运着这个把他们埋在地下、有几百万吨重的永久的恶梦。

这些满面尘灰的两条腿的老鼠，嘴边淌着绿色的口水，因为他们总是在嚼着古柯叶。古柯叶啊，你是矿工们梦寐以求的植物，而矿工们，则又是那阴森的地府所梦寐以求的生灵。

那些形同死尸的人们都有孩子。这些童工在巷道里，

或者推矿车，或者运工具，他们象青铜色的精灵一样从方井里飘忽而下，不是在某个地方的护板上乱抹，就是在矿渣堆上打滚。

童工们捏了许多头上有角的小泥人，象哨兵一样地放在报废地段的入口处，代表着“地乌”——一种无所不在的地下恶鬼，它成群结伙地遍布所有巷道，它崩落岩石砸碎矿工的头颅，它制造冒顶，隐匿矿脉，它晃动缆索，抓搔石壁，它还把岩石弄得千奇百怪，甚至，它还经常把熟睡的矿工的灵魂偷走，带到天上人间以外的它那个黑暗的王国里去。

在这个岩石世界里，响起了塔华拉这个该死的家伙一声叫喊。他的周围一片漆黑，油灯影影绰绰地照出他那张汗津津的面孔和破布包着的脑袋，以及沾满污泥的汗毛。碎石在他的脚底下喀喳喀喳地响着。

突然，在黑暗之中，从巷道的另一端也传来了一阵碎石的声响。塔华拉听到了。随着有节奏的、沉重的敲击声，那个声音越来越响了。塔华拉举起油灯，在灯影里面只见一张长着长耳朵的、毛茸茸黑乎乎的庞大无比的脸。他惊叫一声，拔腿便朝方井那边逃去，跌跌撞撞地，膝盖都碰到了脑袋。

“地乌 地乌！”

其他矿工一听到他喊，也都吓得魂不附体，一齐拥到方井边上，大喊大叫地央求上面放下吊罐，好让他们逃跑。工头和工程师来了，他们走进巷道。正在这个时候，走过来一个童工，他不慌不忙地说：

“这是一头瞎骡子……”

于是他们就过去寻找。果然，是一头用来拉矿车的骡子。因为年长日久地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干活，这些骡子终于瞎了眼睛，最后死在井里。

“它准是从哪个废井里钻出来的……”

可是，塔华拉再也不愿意在普拉卡约矿干下去了。

“这头瞎骡子怎么会跑到巷道头上去了呢？准是多洛雷斯的阴魂！”

他从矿里出来。井外，太阳在一碧无际的晴空照耀着，阳光泼洒在既肮脏又嘈杂的山岗、厂区和村镇上。破衣烂衫的印第安女人们，背上背着婴儿，还在矿场上挑选着石头，忍受着高山病和肺痨病给她们带来的痛苦。

五　死人的手势

“哦,我的上帝!”他哀叹道,“地狱里有多少西班牙人啊!”

“博特格先生,我又回来了。”

那个奥地利老人抬起了头。他眼镜上系着的黑带子垂下来系在衣服的翻领上。奥蒙特满脸胡子茬，颧骨和鼻子晒得焦黑，套着一件斗篷，穿着一双靴子，完全是一副矿里人的模样。

“哦,赛农,真高兴……你的信我收到了。坐,坐。你走了有不少时间啦!都跑过哪些地方了？”

“整个查扬塔地区我都跑遍了。我是从翁西亚回来的。”

“结果怎么样?”

“矿可多哩……可就是需要钱。”

“需要钱？噢，对，需要钱。你老婆怎么样？孩子呢？”

“好久没见到他们了,先生……。”

“别叫我先生。咱们是干亲。可别忘了是我给你儿子做的洗礼。好了，你还是在这里干你从前的活吧……。”

“是,堂阿诺尔多……多谢啦,孩子他教父。”

奥蒙特带着他老婆安东尼亚·森特诺，也就是堂何

塞·森特诺收养的侄女，在两间破茅屋里安了家，他又在博特格商行里干起活来。在奥鲁罗的寒冷的夜晚，奥蒙特紧贴着他老婆的身体取暖，眼睛却睁得大大的，总是在回忆着、思考着自己在亚亚瓜山区所作过的勘察，特别是那座叫做圣胡安·德尔耶尔莫的山，瓦奇庞多领他看了山上那个被人废弃的矿坑，坑里还冒着一股热气。

屋外寒风瑟瑟，屋里一团漆黑。奥蒙特仰面躺在床上，心里盘算着他需要投资多少，会不会亏损。他买偷出来的矿石，然后再高价转手。可是……他同承包商图米里合伙在阿马亚班巴开的矿花了他三百玻利维亚诺，事情没办成，全都赔了进去。

为了获得位于“基督山”矿和瓦奇庞多的那个矿之间的“天福”地块的采矿特许，他提出申请，争取批准，后来又为了划定地界，又花费了他二百玻利维亚诺。他没钱动工了，而花钱买来的“天福”地块的开采特许却有可能因此而被宣布逾期无效。必须弄钱！可是，老婆、孩子、工作……要是和承包商图米里合伙干的那件买卖有结果就好了……在黑暗之中，图米里黝黑的面孔象磷火一样在他的眼前飘忽不定，只见他嘴唇上粘着烟末，伸手把钱接了过去。随后，那张脸变了形，变成血肉模糊的一团，同时，耳边上有个含混的声音在反复地念叨着“炸药冻了！炸药冻了！”图米里被上冻了的炸药炸死以后，由于他没有和图米里签订书面合同，图米里的遗孀就继承了一切：一具支离破碎的尸体以及全部的钱。三百个玻利维亚诺也就全完了！

他还拿出了另外一百玻利维亚诺，和拉莫斯合伙申请采矿特许。可是，怎么又冒出来一个什么阿特切来呢？据波托西寄来的信上说，那个阿特切声称那块荒凉的土地是属于他的。瓦奇庞多的四公顷地倒是没有任何争议。这个印第安人的那几顷地怎么那样凑巧，偏偏就在叫奥蒙特看了最眼馋的那个地方呢？

街上吹来的冷风钻进锌皮屋顶，有节奏地敲击着屋内的粗布顶棚。奥蒙特的脑子里也象房间里一样昏黑，只见眼前浮现出一座双峰突兀的奇特的山，远看是紫色的，近看却是暗古铜色的，陡立的岩石从山脚一直铺叠到山腰，在这些巨岩丛中拔起了两个半圆形的山峰，象是两个石头的乳房。那个旧矿坑，在山顶下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朝着荒凉的群山张着嘴，犹如一个已经被人忘却了的遗迹。那就是瓦奇庞多申请开采的矿，也就是矿坑上面的四公顷的一块地方。而奥蒙特申请的五十公顷，恰恰紧挨着这块地。

他老婆动弹了一下，在睡梦中发出轻轻的呻吟。

这就是他自打离开科恰班巴以来的这些年里所得到的一切。眼下，又要添一个孩子了，而他依然还在给博特格先生站柜台，装卸矿石。应该自己开个矿……奥蒙特仿佛看见自己正带领着一帮印第安人和一群骡子在向山上爬去，他看见自己正在挖一个矿坑……不，不行。必须首先买下瓦奇庞多的地，然后再顺着那个旧矿坑往北挖过去……纷乱的思绪在黑暗的旋涡中缓缓地打转，其中最要紧的就是这个念头，似乎有股气流托着他飞跃过空间，左右着他的方

向,似乎他的头脑就是那座山。他好象已经在自己的头脑里感觉到那条金属矿脉了。对！从瓦奇庞多的矿坑下手，从南往北挖……

奥蒙特起身来到货栈。那个被人废弃的矿坑……瓦奇庞多的那块地皮……地下的金属放射出不可抗拒的磁力，吸引着找矿着迷了的人为它奔波，它也使奥蒙特坐卧不宁。这要到何时才算了结？

奥蒙特觉得，呆在博特格商行的货栈里就象是在坐牢。他断不住地要去称称那些矿石，好象矿石是他自己的。他在波托西办了申请开采“天福”矿的手续，天天磨着塞诺维奥·洛萨博士替他起草申请书，帮他把批准开采的证书弄到手。万一开采这个矿的特许权被别人抢去，那就只剩下瓦奇庞多的四公顷地皮了。可是，如今这个印第安人却不见了。

这个麦斯蒂索人的灵魂里面隐藏着一只顽固的蜗牛，别人的言语一概听不进去，却单单记住了瓦奇庞多的话。他的贫困就好比是油灯上豆大的火光，却冒出了一大团幻想的烟篆，搅得他辗转难眠。在博特格这里寄人篱下地当伙计，他已经烦透了。他把拳头捏得紧紧的，不住地捶打着柜台上的锌皮，一边打着自己的算盘。

他现在只剩下和拉莫斯合股的那二百个玻利维亚诺了……二百……博特格可以借给他五百。万一他的申请没有结果……事实上，就象板上钉钉一样，唯独最有盼头的还是瓦奇庞多的那块地。应该同这个印第安人搭伙，只让他搬运矿石。这个该死的印第安家伙钻到哪里去了呢？

“我会雇到小工的，会把炸药、口粮和钱运到那里去的。我们就在老矿坑里开一条穿脉巷道，朝北面挖过去……”想到这里他停住了，抬起头来想望一眼山峰。然而山峰并不在眼前，而是在遥远的地方，在翁西亚那边。风从货栈的门缝里钻进来，还夹带着沙土，也许就是金属的粉尘吧。“这个该死的印第安家伙钻到哪里去了呢？”

正在这个时候，塞维里诺·瓦奇庞多同另外一个印第安人在货栈的门口出现了。

他们摘掉了毡帽，头上还套着盖住耳朵的头套，头套上面还隐隐约约看得出一些阿拉伯花纹。瓦奇庞多见老了，他留起印第安人那种稀稀落落的、卷曲的胡子，胡子很黑，翘开着。

“下午好,堂赛农。”

“你什么时候到的,塞维里诺？”

“刚到。我走了整整一夜。”

“带货来了吗？”

“先是带着的，后来又扔下了。我要找堂阿诺尔多说话。”

“他不在。你先坐。你为什么把货扔下了呢？”

这个印第安人在一包土豆上坐下，奥蒙特转出柜台，也在另一包土豆上坐下。货栈里显得空荡荡的，一堆一堆的货物都堆在屋角的暗处。

“三头骆马叫雷给劈死了。”印第安人说，“都驮着货,都

变成银的了。”

“变成银的了？这是怎么回事？……”

“雷把矿石给化开了，有一头骆马就变得发亮了，好象是变成了银子做的。”

“唔……你又去看过那个矿了？”

“嗐，老爷。当然去了！”

“挖出点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这个。”

瓦奇庞多从套头斗篷下面掏出一个毡口袋，把里面的东西往地上一倒，几块石头滚了出来。奥蒙特蹲下身子，用行家的眼光估量了那些矿石。石头很重，色泽奇异，象是从一颗发黄的星球上掉下来的。

“这是锡，没错。”他说，“是你采出来的？”

“是我，还有他……”

奥蒙特看了那人一眼。

“你叫什么？”

“西斯科·塔华拉，先生。”

“你找过矿脉了吗？”

“没有。这是从石头堆里拣来的，在紧靠里边的地方。我们已经不找矿脉了。”

“为什么？”

“当时我正在挖石头堆，灯光一晃，我看见一个死人。”

“一个死人吗，塞维里诺？”

“是一个死人。我现在想把矿卖给堂阿诺尔多，因为那

个死人不得超生，他在看着矿哩。”

“你别犯傻。你跟堂阿诺尔多说过没有？”

“我现在正想找他说。我欠他二百比索。让他买下那个矿。就是那个死人召了雷来劈死骆马的。”

此刻拉莫斯不在货栈里。风卷起砂石敲打着货栈屋顶上的锌皮。奥蒙特的眼皮不住地颤动，他盯着这个印第安人，用舌头舔了舔嘴唇，沉默了好一阵子之后才换了一种腔调说：

“你准是很冷吧。来，咱们去喝一杯比斯高酒。”

奥蒙特从里面叫出一个职员，托他照看一下货栈。然后就同瓦奇庞多和塔华拉上了街。街上灰蒙蒙的，被风刮得天昏地暗，一片凄凉。一个喝醉了酒的外国佬在大街当中迎着风撒尿，一边大声地自言自语着。他们走不多远就进了一家酒馆。老板娘赶上来跟奥蒙特打招呼：

“这会子你躲到哪儿去啦，我的堂赛农？安东尼亚太太可好哇？”

“好，挺好。给我们来白兰地。”

他们找了店堂的一个角落，挨着一张矮桌在铺着毡垫的条凳上坐下。

“干！”奥蒙特先开了腔，“你欠博特格先生多少？”

“二百比索。”

“你还不起了？”

“我拿矿顶账。”

“喂，再来一杯。天气真冷。你知道吗？……堂阿诺尔

多不想要矿产。你卖给我得了。你不是说二百吗？我给你二百二十。卖不卖？他会问你要现钱的，也许还会把你送去坐牢。”

印第安人没有回答。

“来,你喝啊,干 我这就给你二十玻利维亚诺,那二百我替你付给堂阿诺尔多，这就总共二百二十。你要是作二百卖给他，那你就一个钱也捞不到了。你明白吗？喂，把矿契拿出来给我看看。”

印第安人从套头斗篷底下掏出几张裹在破布里的脏纸：全都是合乎手续的。

“再来一杯。咱们打这里出去就到我家去取钱，我给你二十，行吗？矿里有个死人，你要它干什么呢？你喝，你喝。”

“说什么也得给我三十。”

瓦奇庞多和塔华拉跟着奥蒙特出来的时候，已经全都醉了。他们冒着大风到了律师的家里。律师正在临街的事务所里，坐在面朝着门的办公桌前。

“洛萨博士，请马上把这个小合同给办了吧！这个印第安人明天就要走。”

他们在过户书上签了字。然而又忙不迭地赶到公证人事务所，那也是一间破草房。奥蒙特走得飞快，那个印第安人几乎跟不上他的步子。他边走边对印第安人说：

“你这就没事了。等我开了工，你还得带着你的骆马来帮我的忙。这个塔华拉我要带走。你可什么也不要对堂阿

诺尔多讲。钱我会付给他的。对拉莫斯也不要讲。我要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把两个矿并在一起。一个里面有死人的矿！哈，你这个印第安强盗！”

少不得给了公证人五个比索，缮写员两个比索，作为小费。

“在这儿签字。你会签吗？”

“会，他会签。”

“钱呢？”

“在这儿。这是二十比索。他欠博特格先生的二百我认下了。这不过是个小破矿罢了，看看有什么出息吧……”

塞维里诺·瓦奇庞多把那堆零钱一个个拣起来，用脏手绢包好，然后重新赶着骆马，踏上了长满苇草的红白相间的土地。在那广漠的土地上显得十分渺小的牲口队渐渐远去，终于消逝在群山环绕的高原上，而那些山峦却是那样遥远，竟与天地融为一色了。瓦奇庞多一直赶着骆马往来于翁西亚、乌尤尼和波托西之间。几年以后，他死在波托西的医院里。人们在他的枕头下面发现满满的一小袋颜色发暗的小石头块，上面有万点金星在闪烁不定。

地势渐高，群山逶迤迭起，直抵云天。紫色的山峰形势峥嵘，近看却是赤红色的。高原隐藏在群山之中，在那有如波涛起伏般的层峦叠嶂上面，浮现出那些土黄色的山脊。那些大山受到天长日久的风化，形状都彼此相同。可是，在那些沉积岩的山中，却从地里长出许多嶙峋怪石，黑森森

的，姿态千变万化。险峻的山岩从绵绵群山的呆板单调的曲线上陡然立起，直插云际，看了令人头昏目眩。青天和大地也都在这永恒的磊磊荒石中熟睡了。

风象无形的海浪，永不间歇地拍打着翁西亚的屋舍和圣胡安·德尔耶尔莫山。

奥蒙特带着五个雇工到了那里，其中一个就是西斯科·塔华拉，有两个还带着老婆。他们扛着炸药、油灯、蜡烛、导火索以及腊肉、盐、土豆粉、面粉、酒、烟和火柴等食物和用品。他们还用骆马驮着锅、十字镐、一把大镐、大钻、木柴，还有四根长木。他们的铺盖就是老羊皮。奥蒙特和工人们都一色地套着套头斗篷。

“炸药得放在怀里。”奥蒙特下着指示。

可是，这些印第安人早就知道，要防止一碰就炸的情况，就只有把炸药放在衬衣和肚皮中间，贴肉保存着。

“应该在山腰上挖个洞，好搭棚子。”奥蒙特又下了命令。

可是，这些印第安人已经在矿坑旁边挖起一个长方形的洞来，然后用石头垒墙，再架上木棍，铺上草当屋顶。这就成了他们的栖身之处了。

他们搭了两间棚屋：一间住着三个印第安人和两个女的，都睡在羊皮上；另一间住着奥蒙特和另外两个印第安人，也都睡在羊皮上。没过几天，虱子就向他们进攻了。

这个已经被废弃了几个世纪的矿坑，里面的水平巷道有二十米长。印第安人先把死人发绿的骸骨运出井外，掩

埋了以后，才开始干活。干活之前，他们举行了一个仪式，只有他们几个人参加，算是给矿施洗礼。奥蒙特看到他们在矿坑口放上一只陶盆,盛着水酒、糖果、油脂和面包,供了整整一夜，以飨矿山的神灵。

次日，他们开始清除巷道里的碎石。运到外面之后，奥蒙特就靠着眼估和手摸对碎石进行分析。有的碎块至少能含百分之十的锡。他们仰面躺在巷道里，仔细察看岩石的结构，寻找矿脉。他们还在巷道的末端钻眼，用炸药爆破。他们从碎石堆里得到了品位同样低的矿石。

“从前人家在这里找过银子。”奥蒙特想道，“可是没有找到。不过,这里有锡矿脉。”

他决定把矿石磨碎，然后淘洗，让矿砂的含锡量至少达到百分之五十。安装一个破碎机和一个洗矿槽是必不可少的。水可以从附近的溪流挖一条渠引过来。雇工们找到一块合适的岩石，从山顶上把它推下来，由一个石匠凿出形状，再把另一块两端各有一个孔洞的半圆形石头放在上面，这就组成了一个旧石器时代的工具。由两名印第安人抓住插在孔洞里的木把，推动上面那块石头，把矿石磨碎，然后再在木头的槽子里洗、筛。奥蒙特把用这种方法洗出来的矿砂运了几担到瓦努尼。他在那里结识了从普拉卡约来的洛伦索·埃斯特拉达。

“这个,一钱不值。”埃斯特拉达对他说。

“可是,这里开出来的矿含锡量有百分之十五啊!”

“可是人家有冶炼厂，一加工就能炼出含百分之六十的

精矿。喂，只好把矿石卖给冶炼厂啰。”

经埃斯特拉达的手，买卖成交了，因为他原先就同冶炼厂订了合同。但是，卖价太低廉了，只能勉强抵偿开销。奥蒙特于是就决定撇下瓦奇庞多的这个矿，而在和拉莫斯合股的那个矿上另开一条巷道。

雨季到了，雨水从山坡上冲下来，汇成许多小溪和小瀑布。傍晚时分，雨过山青，当乌云中透出一片霞光时，山峰便反射出金属的光泽。有时，白云翳翳，缭绕着山腰,如同拉上了一幅帷幕，隐去了许多景色，而在这苍茫的云海之中，横岭侧峰就更加显得千姿百态。

千万条雨丝织成的雨幕就象是一张张书页订成的书。新的矿坑正在掘进。有两个雇工到查扬塔拉劈柴和木材去了，准备给破碎机搭一个棚子。另一个病了，留在棚屋里。塔华拉在巷道里干活。奥蒙特也留在自己的棚屋里，坐在靠门口的一块石头上，望着天空等雨停。这棚屋的门楣就是那低矮的屋顶。他在这渺无人迹的高山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看着下雨。他发现数不清的水珠在黑色的山岩上和卵石上蹦跳，在苇草上飞溅，弄得苇草象成群的野人在摇晃着怒发，觉得十分有趣，便出神地看着。溪水在峥嵘的山崖上织成了一幅幅晶莹的水帘，流入山谷中雾气腾腾的深潭。这里，既不见一棵树，也不见一头动物。

在这到处是水的荒漠之中，他一边抽烟、嚼古柯叶，一边看着下雨。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只有他奥蒙特，还有就是张着嘴的矿坑和山里的滂沱大雨。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天空又是一片蔚蓝，巍巍的群山又清晰可见。新矿坑掘进了二十米，还是一无所获。高山也依然如故，沉默无语。炸药的爆炸声不断从坑口传出，如同大炮发出阵阵轰鸣。可是，从这一边几乎炸不动大山的山腹。

于是，奥蒙特又决定返回到原先挖的老矿坑那边。这次只爆破了两次，就发现一片薄薄的矿层，它的金属含量要比废矿石略高。他把这两种矿石都拿到破碎机上去磨碎，经过筛洗再送到奥鲁罗去卖。

开支越来越大，可是他还得顾着老婆，她已经在奥鲁罗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她写信时从不诉苦，而他就用铅笔写回信，指示她如何继续打那场因为占了“天福”矿而引起的官司。

从瓦奇庞多手里买来的矿产并没有争议。可是，在丈量毗邻的五十公顷地时，却冒出了一个乔洛人，他戴着一顶黑帽子，套着一件骆马呢的套头斗篷，象个管家的模样。他拿出一些文契，说明那块地早就归在阿特切先生的名下了。为此，奥蒙特不得不先在瓦奇庞多的那块地上立界标，剩下的事再找行政当局去解决。

这些火山岩的荒山变成了是非之地。一天上午，山岗上出现了几个人。当时西斯科·塔华拉已经进了巷道，两个印第安人正在推破碎机。奥蒙特盯住那些陌生人的身影，直到他们走掉为止。

下午，奥蒙特拿起十字镐，上山去察看地界。用条石和泥砌成的界标全被毁坏了。他跪下去，要把它重新砌好。正在垒石头的时候，石头上却出现了几个人的影子。他回头一看，看见从山坡上走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个大胡子。那两个人都穿着靴子和皮夹克，戴着骑手帽，腰里插着手枪。他们走过来，盯着他。满头大汗的奥蒙特站起来说：

“下午好。界标原来……”

“对,是给砸了。不过,就让它这样吧。”

听这个人说话的腔调是个智利人。

“怎么着？”

“您的界标不顶用。您不知道这是有争议的吗,先生？”

“另外一块地有,这块可没有。”

说着，他弯腰搬起一块大石头垒在界标上。那两个家伙，一个叉开着两腿，双手插腰地看着他，另一个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对他说：

“搬开！什么都不许放。我这是跟您打招呼：得把下面的矿坑让出来，打这儿走开。”

“叫我？为什么？”

“哼,因为我们来了 别装傻！”

他们又不说话了。奥蒙特用两只手抱起一块石头，一边看着他们大声说：

“我不想打架。不过,我不走。这是我的地。”

这时，他突然感到自己被打倒在地，滚出好几步远。刚

才在一边旁观的那个人，在他耳朵后面打了一拳。

“你现在还不走？”

“他妈的！你这个臭狗屎，你要是好汉就明着来！”奥蒙特破口大骂，一边站起身子，迎着大胡子往上走去。可是，脚底下的小石子往后一滑，他又扑倒在地。他倒在地上，看见那两个高大的汉子头顶蓝天，过来狠踢他的肋骨。他又往下滚了几步，这回他摸到了十字镐，便停住了。那两个陌生人一看，就朝山上逃跑，同时拔出手枪，朝他打了几枪。奥蒙特不得不握着镐往后退去。

“智利狗崽子，你们过来……他妈的！”

那两个人仗着有枪，就朝界标踹了几脚，又向奥蒙特那边朝天放了几枪。奥蒙特肿着耳朵，心跳得几乎要从嘴里蹦出来，无可奈何，只好走开了。

高原上落日的景象壮丽而又悲凉，鲜红的晚霞慢慢地变幻成铅灰色的魔影，使得奥鲁罗的千家万户更加显得丑陋和凄凉。

暮色从容地越过门槛进入室内，滞留在屋角里，覆盖住地板，吞掉了屋顶，只剩下床上一小块地方还有朦胧的光亮。那里有一个女人的影子，躺在一个孩子的身边。那影子直立起来，走近一个角落，划着一根火柴，用它点燃蜡烛，然后把蜡烛放在一个大玻璃罩前。罩子里供着圣婴，周围堆满了假花。

烛光使苍茫的暮色变成了沉沉的黑夜——又是一个不

眠的黑夜，得照料正在出天花的长子。

安东尼亚太太终于在烛光下打叠起精神，写起信来，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丈夫：

“阿诺尔多出了天花，眼下正在恢复，可我起先还以为他不会好了。可怜的小东西现在落了满脸疤，因为他出的是黑天花。感谢上帝，蒂诺没有传上，因为拉莫斯太太把他带到她家去了。不过，我还是为阿诺尔多犯愁，满脸麻子，将来怎么办呢？他简直象只癞皮老鼠。我求矿山娘娘保佑，让这个不吉利的时辰快过去吧！你一个人呆在那个倒霉的矿上，也叫我放不下心。为了凑齐二百比索，我又不得不变卖了一些东西，还把耳环都当了，为了买药，眼下已经花得只剩最后一个子儿了。所以，我想，你能不能回来，弄个市场管理员当当，这个位置眼下空着。博特格先生对我说过，说他已经晓得你和瓦奇庞多的那桩买卖了，他说这是诈骗。”

一个星期之后，她收到了丈夫的回信：

“你去告诉堂内波穆塞诺，请他把我运去的三十担精矿砂无论如何要卖到二百玻利维亚诺。你再对他说，矿的情况正在好转。这二百个玻利维亚诺，你就拿它买炸药、黄油及古柯叶，按单子上开的买。另外，再买一枝来复枪。”

等阿诺尔多一恢复健康，安东尼亚就从一个联邦革命时期的志愿兵手里买了一枝雷明顿步枪，还买了各种食物，然后坐着马车来到了马查卡马卡。

奥蒙特在那里等她。这个女人瘦多了，满脸雀斑，可

是，那丰厚的下嘴唇还是那样诱人。她骑着一头骡子，两个孩子坐在一头驴子的驮架上，奥蒙特骑着另一头骡子。其余几头驴子驮着被褥、枪枝和食物。一家人就这样离开了马查卡马卡向矿山进发。当那头小毛驴沿着山路缓缓地爬上山去的时候，那个刚刚病愈的孩子，怀着死而复生的人所特有的感受力，惊奇地注视着那些千奇百怪的巨石。在周围这个越来越高的天地中，山里的各种景象纷至沓来，使这一行人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被吸引住了，直到后来，他们才突然看见在山的高处远远地露出的几个茅草屋顶。

“看啊！就在那儿。矿坑就在那儿。你看见没有？差不多就在山尖后面，就是那儿，一个小窟窿眼。看见了吗？”

山路一拐弯，嵌在山背上的亚亚瓜村就出现在眼前了。远远地望去，村子象个小小的瘤子，象是大自然的作品，而不是人类的。村里的茅屋，就仿佛是一群群的小毛驴。

又绕过几座山，就到了翁西亚村。他们又从翁西亚翻上山,到矿区去。

到矿上的头一件事就是把那间石头垒的棚屋扩建。安东尼亚在露天安了锅灶，给丈夫和儿子做饭。此外，她还负责给雇工分发古柯叶和食物。大儿子光着脚也不觉得冷，就在矿坑和棚屋之间跑来跑去。另一个还不会走路，由他母亲背着，就象印第安女人那种样子，要不然，他就被放在面粉袋和炸药箱中间睡觉。

他们在屋子里面总得猫着腰，因为石头垒的墙无法垒

得很高。矿还在继续挖着，也还是沿着水平方向挖。往下挖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绞车运土。一个采掘工管打眼，然后就通知工头和奥蒙特，奥蒙特便走进巷道，把定量的炸药递给他们。于是，所有的人都退出来，在外面提心吊胆地等着。

一声巨响之后，奥蒙特就冲进去，趴在地上，把炸碎的岩石装进麻袋，然后拖到井外，在阳光下面一块一块地仔细看着。

“还是那样，老爷。’塔华拉对他说，同时拿着一些碎块让他看。

他拿着碎石在手里翻过来翻过去，又用锤子敲碎，一忽儿掂掂分量，一忽儿察看光泽。

“老样子。最多含百分之十。”

他又一次陷入了失望。失望的心情促使他又跑遍了山头，重新钻进另外那个矿坑，端着油灯仔细察看。那沉默不语的大山把它的忧郁和孤独也传给了他。他的又粗又硬的头发看上去象石头的茬口，稀疏的胡子象野草，被风吹得发红的鼻子和皲裂的两颊则象山上的砂岩。

所有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在背阴的地方冻得发僵，一到太阳底下就又烤得发烫。阿诺尔多那张被天花弄得红通通的面孔，此时已被山风吹得脱了一层皮，完全变黑了。蒂诺在咳嗽，他母亲就用油擦他的胸口来给他治病，还用古柯叶煎水当作唯一的药物来喂他。

他们成天除了打眼就是放炮。最后购买的一批食物和

炸药把所有的钱全花进去了。矿坑里崩落下的矿石不多，雇工们依次从里面出来，脸色阴沉而又沮丧。

“西斯科,矿脉见好吗?”

“没有，老爷。死人把矿脉给藏起来了……”

“要是接着挖那个坑呢？……”

“不,老爷。矿脉是在这儿。”

白昼已经消逝，灰蒙蒙有如风砂的落日余晖把昏暗的山景渲染得格外凄凉。

“雇工走了两个。炸药还剩下三包。往后怎么办？那几个气势汹汹的家伙又在山上露面了。不过，现在可不一样了。老婆孩子都在这里，还有一枝枪。可是，小的这个怎么不吃奶,老是哭个没完呢?”

奥蒙特坐在屋门前一块石头上，痴望着对面的群山渐渐消失在暝色之中。自打太阳落山以后，凛冽的寒风就呼号而起，浩浩荡荡地冲进山坳，掠过群峰。女人已经睡下了。夜色渐浓。在这把呼啸的群山融成浑然一块的黑暗中，吼叫着的狂风淹没了那孩子已经嘶哑了的哭声。

次日午后两点钟的光景，山崖在蔚蓝的晴空下熠熠生辉，只有峡谷中间还残留着几丝阴影。在远处的一座山上，覆盖着一片云影，把山峰染成了紫色，其余部分则还是土黄的颜色，仿佛它有一半是画在天空的蓝湛湛的底子上的。

塔华拉上午已经在巷道尽头凿好两个连在一起的炮眼。他走到外面，要去请求奥蒙特准许他使用炸药，因为此

刻炸药需要异乎寻常的节约。但是，奥蒙特正在下面二百来米远的地方，在山谷边上翻拣着一百年前洗过的矿石。塔华拉站在挖开矿坑的山峰下面的小路上，大声喊叫，并且还打着手势。可是，无论是奥蒙特，还是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印第安人,都伛着身子,谁都没有抬头。

塔华拉走了几步，便在阳光底下坐下来；可是，过了不久，他又返回矿坑，走进去几米之后便躺下休息了。他仰面躺在半明半暗的地方，目光扫过巷顶突出的部位。外面的光线照到这里，一闪一闪地折射出去，把突出部位的轮廓照得格外清晰。在矿脉右边的一个点上，岩石的颜色显得更深。好比在太阳的光谱上，这个深沉的色调是集中在一个很明确的区域里的。塔华拉每天都从这里进矿，然而现在，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终于能够盯住一个过去从未注意过的特别的地方。几步之外放着一盏油灯。他把灯点燃了，然后把它移近拱顶和坑壁，开始象医生检查伤口那样仔细地察看起来。他跪在地上用锤子敲着，锤击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震动，从他的手臂一直传到大脑。他再敲；可是，他没能把岩石敲碎。于是他拿起钻子，斜顶住一个平面，开始钻眼。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在操作。岩石里面有一道裂缝，使他打眼很不费力。他已经不再想到奥蒙特了。他从衬衣底下贴着肚子的地方掏出一筒炸药。他拿住雷管，把导火索塞进去，再用牙咬住导火索，把雷管插到炸药筒里，一切都极迅速。然后，炸药放到了洞里，又用木棍把它往里塞了塞，于是，再用碎石填实，把眼封死。导火索露

在外面，象是植物的根。他用刚才垫在身下的套头斗篷把锤子和油灯都包了起来，连同钻子一起拿到坑外。然后，又返进去，点燃了导火索，再猫着腰，一溜烟地往外跑出去。

阳光使他一时之间看不见东西。随即他便看见了下面土堆中间奥蒙特和那个印第安人的渺小的身影。那边有两块石头象闪电刺破长空一样地射出光芒。他靠在离坑口几米远的山上等着爆炸。

几秒钟过去了。突然，一声喑哑的怒吼从矿坑里冲出，黑烟玷污了明净的天空，爆炸的声响在巍然的群山之间滚动，象霹雳一样落到了奥蒙特的头上，使他抬起了脑袋。

“出事了!”这突如其来的爆炸使奥蒙特立刻想到这点。他赶紧手脚并用地爬到那条小路上。后面跟着那个印第安人。

“怎么了?”他大声问。

塔华拉没有回答便钻进了矿坑。另一个雇工也在旁边出现了。奥蒙特的女人和两个孩子也走出了棚屋。所有的人都莫名其妙。

“怎么了?”他又问了一遍。

他终于到了矿坑口。等烟尘散落之后，他进到里面便大吃一惊。塔华拉正在油灯下拾着炸下来的碎石。

“矿脉,老爷,矿脉……”他喃喃地说道。

奥蒙特一句话也不说，拣起几块矿石，拿到外边。乌黑晶亮的矿石在太阳底下熠熠放光。他激动万分，又去取出几块。微笑和恐惧使他咧开了嘴巴，使他透不过气来。所

有炸下来的碎石都有一种难以捉摸的乌黑的色泽，象星辰一样闪闪发光，一块比一块重，流星似地在烧灼着，它们在奥蒙特的手上，就象刚出世的婴儿，使他确信：印第安人西斯科·塔华拉找到了世界上最富的锡矿。

六　　矿脉

> “一五四六年。这一年，小镇在继续建设，大山里富饶的金属矿藏在继续开采……它的名声传遍了整个秘鲁王国……这宗巨大的宝藏开始使人们富裕起来。”

这个女神是金的，是银的，还是锡的？

她是土的，其中含有百分之七十五的锡。

奥蒙特把矿指给埃斯特拉达看。他弯腰拾起一块雇工们从矿坑里挖出来的矿石。

“这块含百分之四十。不过，在主矿脉里，能达到百分之七十五。这里可以当场装麻袋。其余的不用选矿，只要破碎一下就可以达到百分之四十到六十。”

“我不信！”

“我带到奥鲁罗去的，全都是这个品位。”

“矿脉宽吗？”

“宽吗？哈哈……一瓦拉又四分之一宽！来看看吧。”

他们走进矿里。埃斯特拉达戴着黄眼镜，借着提灯的光亮察看着凿开的岩石。

“看见没有？它不是一大片，而是伸得很远很远，没有

头。原先我们曾经顺着走的那条倒霉的矿脉，几乎同它平行。”

他们从矿坑里出来，继续交谈着。

“风声已经传开了。眼下该办的事是组织运输和等着打官司。那个阿特切肯定会认为超过一瓦拉宽的矿脉就当然是属于他的：这是明摆着的。咱们得守住这个矿。我在奥鲁罗,您在这儿。”

“在这儿就得动枪。”

“说得对。森特诺把您推荐给我，为的就是这个。咱们就豁出去干。明天，有人给我送六支军用步枪来。”

“多少钱一支?”

“贵极了……五十比索一支。”

“我也有一支雷明顿来复枪。”

埃斯特拉达留在矿上当了监督。安东尼亚和孩子们在翁西亚住下。奥蒙特则到奥鲁罗去了。矿上顿时忙碌起来。从查扬塔雇来了采掘工和选矿女工，一方面答应给他们一些好处，另一方面又强使他们接受埃斯特拉达的条件，他要他们再为矿上去招徕别的工人。

又盖起了一些棚屋。在其中最宽敞的一间里面办起了杂货店，里面有：一台磅秤，整袋的面粉和大米，一瓶瓶的酒,淀粉和玉米,沙丁鱼罐头,古柯叶,炸药和香烟。

矿石的含量非常丰富，果真是一开采出来就可以“当场装麻袋”。含量较低的矿石就送到昼夜开工的破碎机上磨碎,然后也能立刻装包。麻包成了问题。但是,奥蒙特发现富

矿的消息已经使他在奥鲁罗恢复了信誉，所以，他也就能够为矿上提供一切必需的东西了。

矿上开始开凿一条新渠，为的是引来更大量的水。有一天，挖渠的雇工被人打了，跑回来说：

“外国佬揍了我们,老爷,在那边山上。”

从这时起，埃斯特拉达就带着枪监督着挖渠的工程。只要爬上一座山峰，就可以看到，山后面靠西边的地方也建起了一小片矿棚，工人们的身影在那里晃动着。

又有一天，埃斯特拉达正在翁西亚的一个乔洛女人家里喝酒，一个印第安人跑来报告：

“人家把老矿坑给占了。”

一小时后，埃斯特拉达赶到了那个矿坑。几个月前，奥蒙特把那里的工作停下了。此刻，有几个人正在那里。埃斯特拉达冲着他们问道：

“怎么回事？”

这时，那个大胡子智利人和一个大腹便便的外国佬站出来了。外国佬腰带上佩着一把带套的手枪。

“这是属于‘开发,公司的。”

“能跟你们哪位在这儿谈谈？跟这位（他指着大胡子）？还是跟您？埃斯特拉达问。

“跟我。’外国佬回答说。

“好,就跟您谈。把您的枪掏出来,放吧 要不然,我就掏啦！一,二,三！”

外国佬没有拔枪。于是，埃斯特拉达逼上去，手里亮出

一支柯尔特手枪，直戳外国佬的眉心。

“听着，”他说，“我不喜欢雇工们互相残杀。是好汉就跟我较量，怎么样？……”

他把那几个印第安人踢了几脚。这时，一群“天福”矿的雇工带着枪、十字镐和大镐，从小路上赶来。“开发”公司派来的人只好退走了。

几天以后，有一批矿砂在路上遭到拦劫。好些身份不明的人把赶骡子的印第安人打散。

“这些矿砂是你们偷的，因为矿是阿特切先生的！”

奥蒙特回到矿上，带来了两个来历不明的科恰班巴人，都是曾经因为在克利萨杀了人而坐过牢的。他们是在普拉卡约被森特诺雇来的。森特诺在介绍他们的时候三言两语地夸奖了几句：

“都是好样的，就是扣枪机的那个手指头总是不安生。另外，其它几个指头也总是发痒…… 总想把人家的东西弄到手。”

由于矿砂被抢，奥蒙特不得不再返回奥鲁罗，向当局控告肇事人阿特切。发现富矿的消息早就在奥鲁罗传开了，而且详细得出奇，这就促使阿特切进行种种交涉，要求收回他对‘天福’矿五十公顷土地的产权，此外，还企图用说明产业位置的办法，对瓦奇庞多的四公顷土地提出要求。

阿特切是个白人，在当局面前颇有影响，他终于得到一个把矿交给一位调停人处理的裁决。奥蒙特正在酒吧间和一帮朋友喝酒，突然来了一个法警，当着众人的面，把法院

通知书递给他。他拒绝签字。

“真他妈的混账！这个阿特切使钱买通法官。不过，咱们走着瞧！……”

就在这个酒吧间里，有人向他通风报信：

“您得当心。他说要用武力叫您把矿让出来。还说，凡是您挖出来的东西都是属于他的。”

“属于他的？谁象我那样用手把山头都挖遍了？如今找到了富矿，这又成了他的了？成了堂阿特切的了？他妈的，就叫他来好了！”

奥蒙特当着和他说话的人的面大发雷霆，好象企图夺走他的矿的就是他们。他借着酒意，说着威吓的话。

阿特切拿着法院的判决，带了奥蒙特缺席时指定的调停人、自己的代理人、四名穿制服的宪兵，以及在查扬塔和翁西亚雇来的三十个人，全体都骑着骡子，冒着凌晨三时的严寒，从翁西亚出发远征。在进山之前，他们把骡子交给雇工们看管。日出时，这群带着武器的人登上了圣胡安·德尔耶尔莫山，缓缓地向矿山走去。

“他们上来啦！他们上来啦！”

可是，矿上早有戒备。埃斯特拉达命令那两个克利萨人：

“你们带上两个工人。只要他们拐过小路，你们就开枪。”

另外有一队人守候在山顶上。埃斯特拉达和奥蒙特留守矿棚区。他们躲在几块大岩石后面，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山坡。他们等着来犯者，可是，只过来了四个人：法官指

定的调停人、阿特切的代理人，以及两名穿制服的宪兵。他们战战兢兢地说：

“我们是来执行判决的。”

奥蒙特接过文书，小眼睛眨巴着，脸上一阵灰白。

“这还是件悬案哩，我的律师已经到波托西上诉了。你们这纯粹是抢劫！”

“听着！”埃斯特拉达插进来说，“调停人在哪儿？派他来的混蛋在哪儿？叫他们来！”

“我通知你们，”那个充当调停人的讼棍说，“有命令，法院的裁决要强制执行。”

“那好，”埃斯特拉达说，“告诉那个阿特切，叫他自己来，用不着打发拉皮条的来。”

这四个人走了。不多一会儿，喊声大作。进攻的人酒气熏天地朝上冲。防守的人也都是喝得醉醺醺的。霎时间双方就对射起来。子弹如穿梭一般，呼啸着打到石头上，乒乒乓乓地响着。一筒炸药落在矿棚区里爆炸了。

“他们用弹弓弹的。”埃斯特拉达说，“非得撂倒个把人才行，叫他们知道这可不是在闹着玩。”

他顺着山坡一直跑到一座峭壁跟前，把枪斜背在身上，纵身爬了上去。跟在后面的三名雇工，不知道是应该丢下枪呢，还是应该丢下酒瓶子。埃斯特拉达在峭壁上面平坦的地方趴了下来，还给那几个雇工留了位置。

他们探出头去，发现在二百米远的地方有几个人在岩石中间跳来跳去，一边向另一些人打手势。

“ 瞄准 !”他发出命令“: 一……二……打 !”

接连着三次射击，撂倒了好几个人。埃斯特拉达站立起来,用手一指,喊道：

“ 现在全都给我出来！打！打！ ”

那两个克利萨亡命徒带着另一伙人跳了出来，沿着小路象雪崩似地冲下去，时而立射，时而跪射。进犯的敌人好比被雷电轰散的羊群，朝山下狂奔。有几个人被抓住，饱受了一顿枪托和耳光。

奥蒙特还在发疯似地朝那些渐渐消失在山谷那边远处山坡上的黑点射击。

“ 你们领教过了吧！想得倒好,以为我们会投降呢 !”

他的一只耳朵在淌血。

“ 没关系。”他边说边用手揩掉血“; 是子弹打在石头上把石头崩起了一块。 ”

进犯的人有一个死在山谷里了。他们把受伤的都收容下来，其中一个当晚在山洞里死去了。

奥蒙特和埃斯特拉达很久都没有再去奥鲁罗， 因为阿特切到法院控告他们犯了刑事罪,说他们蓄意谋杀雇工,抗拒法院判决，强占他人矿产。阿特切还促使法院下达了逮捕他们的命令。但是，两个月之后，含百分之七十锡的矿石源源不断地从矿山里涌流出来，好象矿山的大动脉被割断了似的。这一情况使法院收回了成命。不仅如此，它还帮助奥蒙特侵吞了阿特切的地产，反过来控告阿特切拦劫矿砂和使用武力夺地。

埃斯特拉达戴着黄眼镜，站在一块危岩顶上，侧影活象一只兀鹰，一动也不动地注视着正在安装大磨的雇工们。磨盘是一块扁平的大石头，上面有两个包着铁皮、用横轴连接起来的石碾，由两匹骡子拉着，碾子在磨盘上转小圈，骡子在磨盘旁边转大圈。人们把这个装置叫做“智利磨”。

齐着矿坑口——奥蒙特曾在那里搭起第一间棚屋——盖起了一所有三间房间的土坯房子，起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名称：“管理处”。埃斯特拉达住在那里。奥蒙特从奥鲁罗回来时,也住在那里。

再往下靠前面一点的地方，是一片盖着茅草屋顶的土坯房子，那就是杂货店和一百来个雇工居住的矿棚区。

主矿脉里矿石的含锡量是百分之七十。其余含量稍低的矿石都在厂房里进行汰洗。安装在茅草棚里的五部人力破碎机，沿着山坡呈阶梯形地排列着。磨碎的矿石，用铁锹铲到斜立着的长方形大筛子上过筛。筛下来的，送进沉淀槽；重量大的矿石就沉下来了，余下的再送到圆形的旋转淘汰盘里再洗；淘汰盘的外形略呈圆锥形。磨碎的颗粒落在淘汰盘的中间，顺着一条渠道被水带走；同时，密度和重量各不相同的矿砂就分离开来，纷纷落在从淘汰盘中心到边缘的各个区域里。废渣就往下排到水渠里，用小扫帚扫掉泥土,留下金属粉末。

整个操作过程由几个从波托西来的经验丰富的当地老师傅掌管。他们通晓各种传统的洗矿方法，能够一眼看出

洗出的矿石的品位和质量。此外，他们还负责评定计件工资。按照惯例，矿上的工资制度是一种介乎计件工资与计日工资、货币工资与实物工资之间的混合工资制。

采掘工、搬运工、童工和选矿女工，都在杂货店里领取工资。他们每人每天领到的钱和实物的总额，从二十生太伏到一比索，各各不等。

洗过的矿砂，积存到一定数量就装包，用骆马运到铁路上。

管理人员增加了。从奥鲁罗来了一位瑞士工程师，同埃斯特拉达配合工作。他察看了所有的矿脉，进行了测量，并且设计了那个老矿坑里打的一口竖井，把那条老巷道伸长一百多米，并向它的四周开挖一些穿脉巷道。

在奥鲁罗的一所房子的门楣上，挂着一块木框子的布招牌，上面用油漆写着"奥蒙特矿务所"。办公室和仓库都在这里。办公室经管招工和诉讼：跟阿特切争那块五十公顷土地的官司和跟拉莫斯的新官司。因为拉莫斯向奥蒙特提出了他那部分矿产权的要求，奥蒙特一直避而不见，拉莫斯最后到法院告了他。

起初"奥蒙特矿务所"把矿砂卖给中间商，含百分之六十锡的矿砂每担卖价是二十玻利维亚诺，后来涨到四十玻利维亚诺。以后，矿务所就直接同安托法加斯塔的几家收购公司订了合同，每月向它们提供八千担矿砂，其中四千担是开出来就含量百分之七十五的，可以直接装包，无须进行

任何提纯的加工。

锡价不断上涨。据那位瑞士工程师说，十年之间，锡价的行情从原来的六十三英镑一担涨到了二百英镑一担——这是一九〇六年的价格，也就是奥蒙特发现锡矿的那一年。

奥蒙特现在的衣著非常讲究。他戴着大礼帽，穿着硬领衬衫、深色的茄克和英国呢的裤子，脚上套着漆皮鞋，上了浆的衬衫袖口上露着英镑钮扣。每当收到汇票，他就小心翼翼地签字，然后拿着去兑换黄金。

锡有什么用处呢？工程师说：外国佬们是从英国和德国跑来买锡的。拿它做军用钢盔呢，还是制造机器？那些机器现在正不断地从铁路上运来，制造机器的钢、铜或铁里面是不是也有锡的成份？

按照工程师的说法，要换走这里的几担锡，就要从欧洲运来一条单股缆索。单股缆索究竟是什么玩意儿？是铁做的，还是锡做的？

全是瞎扯蛋……奥蒙特还有别的事情要操心：给西班牙人森特诺的坟墓做一块带银钉的墓碑啦，给自己的第三个孩子——一位千金——施洗礼啦。教父可以是共和国的总统，怎么不可以呢？施洗礼的那天，香槟酒要象瀑布一样哗哗地流，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一尿盆一尿盆地舍钱。

在圣胡安·德尔耶尔莫山的另一侧，一家英国一智利公司开始在原属萨恩兹的名叫“开发”的地产上动手开起

矿来。

这家公司雇了一百名工人。工人们搭起了棚屋。在棚屋当中，工程师们住的房子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锌皮的屋顶闪闪发光,它的光芒刺破了明净的蓝天,一直照射到‘天福”矿所在的山峰。探井挖好了，不久之后，冶炼厂的顶棚也象阶梯一样在山坡上排开了。

两个矿都到对方的矿上去‘诱拐’工人,于是,在彼此之间就发生了纠纷。以前，矿上为了留住工人，就让杂货店预支给他们工资。可是，自从有了另外一个矿，欠债的雇工就可以逃到那边去，让公司蒙受损失。同样，那边的人也逃往这边来。

又过了一些时候，双方在往奥鲁罗运矿砂的时候发生过几起冲突。英一智公司用收购奥蒙特矿的雇工从矿上偷出来的成袋矿砂的办法，鼓励这种偷盗。与此同时，还在暗地里设置了流动收购站，以掩护盗窃行为。两边经常动手，甚至动枪。有一次就一枪打死了一匹骆马。

后来，“开发”的人在通往两个矿的十字路口靠自己一边的地皮上，开办了一家杂货店，交给一个服过苦役的法国人经营，以便宜得出奇的价格卖酒，以此吸引奥蒙特的工人。那些工人为了喝酒，就去偷木柴，甚至连矿棚区的木料和屋顶上的锌皮都拿去卖给那个法国佬。

埃斯特拉达赶到奥鲁罗，把这些情况报告给奥蒙特。

“我们已经警告过他了。可是，他发誓说，就是拿炸药炸,他也不走。”

“就是把他炸上天他也不走，对吗？…… 多么好的主意！那个家伙从来不离开店吗？”

“不清楚。我去派人侦察一下。”

奥蒙特缩着头，撅着下嘴唇，想了一会，说：

“不。应该派个印第安人去，以外国佬的名义去叫他。只要他一出来，你们就给我把店炸掉！”

圈套设好了。然而，法国人觉察出其中有诈。这时，和那两个克利萨人一起躲在杂货店附近的埃斯特拉达等得不耐烦了，就闯进店里，撞见了正在里面喝酒的四个印第安人。

“哈！你这个印第安无赖！”他冲着其中一个喊道，“你是我雇的。你这就给我滚回去！他妈的！还有你们，也滚回去！”

他踢那些印第安人。这时，法国人已经被克利萨人架了出去。但是，又被他挣脱了。埃斯特拉达连放两枪，烧着了他秃头上仅有的一撮头发。法国人连忙逃走，在离得很远的地方又喊又骂。

这时，那两个克利萨人就叫印第安人把东西背走，能背多少就背多少。接着，就在整个店铺里，甚至在法国佬的床上，都浇上酒精和煤油。他们在地上掘了一个坑，放进两筒炸药，又把拿不走的货物堆在上面。点燃导火索之后，他们就从小路飞奔上山。刚跑出一百米，大地就猛然震动了一下，杂货店的屋顶象草帽似的飞上了天，废墟上烧起了熊熊大火。

埃斯特拉达和克利萨人回到了“天福”矿，后面带着四个“重新雇来”的印第安人。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在奥鲁罗住所的大客厅里，奥蒙特正来回地踱着，等候洛萨博士的来到。客厅里靠墙放着几把椅子，另外还有几张大理石桌面的茶几和几面发乌的镜子。在一个角落里，用玻璃罩罩着圣婴的塑像。

他已经接到法院的通知书，通知他“开发”公司控告他在开矿时超过地界。

小律师塞诺维奥·洛萨是个非常怕冷的人，他的小脑袋黑得象咖啡。此刻，他搓着手走进来，把油光光的小礼帽往椅子上一放，就读起通知书来：

“过户给奥蒙特先生的塞维里诺·瓦奇庞多租地，其北缘应以如下假想线为界，即以奥尔科一松蒂尼亚峰峰顶垂直线一百米处的界标为起点，向东北方向……”

“啊哟！”他说，“他们要求派专家审查，并且下令停止开采。总而言之，他们是想把人缠得毫无办法，最后只好让他们入股。八成是这样……”

“找他奶奶去入股吧！就是油炸了我，我也不干！这些混蛋，现在想凭他们那几个臭钱就把全国的矿都抓到手。作梦！”

洛萨把两个大拇指插在背心的斜襟里，说：

“只要有钱，就用不着担这份心。我们可以把这场官司拖上二十年。不过，这些恶棍也是会使钱的。听说，有位外

国的公使也在这家公司里插了一手。”

“您瞧,我可碰上好对手了!”

“是啊，办矿不能光靠锹呀镐呀的，还得有钱有势才行。‘开发’公司以拉巴斯的外国佬做后台,有势力啊!”

“他妈的 咱们怎么办 ?”

洛萨点着了插在长烟嘴上的香烟。

“很简单：必须跟政府搞好关系。您要支持参议院的候选人，还得有一个自己的众议员……您得带着雇工到翁西亚去投票。您还得向竞选人提供贷款。”

奥蒙特搔了搔鼻子，又打了一个唿哨。

“您也以为我是泡在钱里面的吗？您不晓得矿上有多大的开销。您看看工程师的那些计划吧：要办几台金属破碎机,要买蒸汽机、车床、西门子电钻——西门子,我想是个法国工厂吧。此外，还要架设二千米的单股缆索。得大笔的钱哪!”

“好家伙! 可是，跟这么大的开销比起来，为了确保自己没有后顾之忧，花那么几个比索又算得了什么呢！”

“好吧。您要当那个众议员，是不是？不过，万一反对派赢了呢？”

洛萨博士斩钉截铁地说：

“矿上有那么多矿工投我们的票，就是西蒙·博利瓦尔也赢不了！”

在选举的头几天，翁西亚成立了一个政治性的“俱乐

部”。塞诺维奥·洛萨博士在那里发表了一通演说，宣布工业家奥蒙特十分赞赏自由党的进步纲领，已决定与该党合作，全力支持。他于是受到热烈的喝采。

参议员候选人伊图里萨博士来到的时候，奥蒙特设了家宴招待他。对这位曾经远征过阿克列①、长年为国家效劳而两鬓苍白的元老，奥蒙特不敢贸然提出资助。然而，这位元老却直言不讳地向奥蒙特借钱。于是，他便得到了一笔一千比索的无保无息贷款。

到了举行选举的那个星期日，经埃斯特拉达事先训导过的一百名雇工从矿上下到了翁西亚村里。这些人从清早起就一直在喝酒。

“蒙特斯将军②万岁!”

有几次他们喊错了，喊成：

“奥蒙特将军万岁!”

验票的时候，选民们一群一群地聚集在广场上的几张桌子面前。在每张桌子周围，不时发出一阵高过一阵的喧哗。但是，有时也会突然安静下来，这时就可以听到有人在大声发表意见：

“这张票应该作废!”

于是，同一派的人也就齐声起哄：

“作废!”

①阿克列，南美洲河流，发源秘鲁，流入巴西阿克列州的普罗斯河。

②蒙特斯将军（1861—1933年），玻利维亚政治家，1904—09，1914—17两度任玻利维亚总统。

接着，又响起一片喧嚣。

头两张桌子点票的结果是：政府派险胜。至于第三张桌子，由于吵得不可开交，唱票给耽误了。政府派对第三张桌子的情况没有把握，因为反对派为了确保这张桌子的胜利，就让它的拥护者全都在那里登记投票，以补救前两张桌子上的失败。

第三张桌子正要点票，在一所小房子里喝比斯高酒的二十来个矿工拥到了广场上。领头的是那两个腰圆膀粗的克利萨人中的一个，他戴着大沿帽，面孔喝得通红，跛着脚，拄着棍子，右手攥着手枪。从小房子到那张桌子，也就只有五十步远。他们一边走一边喊：

“蒙特斯万岁！打倒孬种！”

“打倒！”一阵嘶哑的喊声呼应着。喊的人嘴里喷着酒气，粗犷的脸上杀气腾腾。

围着桌子的人都转过脸来看这群人。这群人当中那个喝红了脸的家伙离得更近了，他又大喊一声：

“打倒孬种！矿工们，上啊！”

他边喊边走，同时，若无其事地朝人群的头上放了五枪。矿工们便扑向那些反对派。那些人阵脚大乱，遭到痛打之后，纷纷地从桌子周围逃散，连掉在地上的帽子都顾不得拣起来。杂乱的人群、惊慌的喊声、尖厉的唿哨以及飞扬的尘土，都搅在一起，象是卷起了一阵旋风，把选票吹得漫天飞舞，把票箱抛到地上，被人们踩得粉碎。

又有许多矿工跑来，使这边更加人多势众。他们排成

队，在广场上兜了一圈，有节奏地喊着：

“胜—— 利—— 万—— 岁！”

反对派被打得七零八落，头破血流地跑回家里躲了起来。政府派趁机修好票箱，并且把它妥善地封好。矿工们在街上东游西逛，一边喝酒，一边狂呼乱叫。有的还点燃炸药筒往空中乱扔。

在一家酒店的门外，发生了一场骚乱，喊声大作。

“哎哟哟！”女人们大叫大喊着，“他的手整个儿炸没啦！”

是一筒炸药在一个矿工的手里爆炸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下午五时，在一个被墙荫和阳光分成黑白两半的庭院里，有人在用啤酒和比斯高酒为欢庆胜利而干杯。奥蒙特的来临引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欢呼。那位当选的参议员挤过这群古铜色的人，拥抱了他，并且致了欢迎词：

“奥蒙特先生知道我也是矿工。”他高声地说，而他的耳朵却冻得发紫。“为我们这位伟大的实业家干杯！”

周围的乔洛人此刻还不能象那位当选的议员那样，有上前拥抱的荣幸，就在一旁欢呼，说出美好的祝愿：

“我们的众议员洛萨博士万岁！未来的参议员奥蒙特博士万岁！”

当晚，奥蒙特踌躇满志，一路上用脚拍着点子回到家里，把他老婆叫醒，对她说：

“咱们用不着卖矿了。”

女人刚一坐起来，煤油灯的灯光就把她鹰钩鼻子的影子投射到了墙上。

“咱们不在科恰班巴买一座庄园了吗？”

“庄园是要买的，以后再说吧…… 一年之后，咱们再把矿卖掉。”

“上帝保佑……”

“你知道吗？共和国的总统非常感谢我呐！”

奥蒙特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眺望着奥鲁罗的景色，其神态俨然就象一个征服者。他家前面的广场被风扫得干干净净。

凡是打那里走过的人，都要看上他一眼。“百万富翁”，他们说出这个字眼，同时玩味着它的魅力。他改变得很厉害：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说起话来猜忌多疑。他什么都有了：房子是最好的，客厅里铺着厚厚的地毯，摆着两架钢琴，一架是黑色的，另一架他叫人涂成了金色，为的是跟家具的颜色相配；那里还挂着大人物们的照片，其中有几张是几位总统竞选人的，上面都有“赠给勤恳的实业家”诸如此类的题词。

他有一大群印第安男女仆役供他驱使，他们由一名科恰班巴男领班统管。此人说话带智利口音，因为他曾在那里沿海的几家旅馆干过好多年。

安东尼亚太太现在经常坐车出去散心，车由两匹长鬃的骏马拉着。她身穿黑色衣裙，被一帮突然冒出来的亲戚簇拥着，他们是来使她生活得更加愉快的。

大儿子阿诺尔多还没有上学。他穿一条齐着小腿肚的灯笼裤和一件硬领衬衫，硬领把他那个又黑又麻的小脑袋卡得难受。他经常当着客人的面缠着他的母亲要钱。小儿子按当时的风气打扮，穿长服，留长发。女儿还小，由印第安女仆照看着。

这位百万富翁在财富的重负之下，总是忧心忡忡，唯恐有朝一日又重新失掉它。

他有两个宿仇：阿特切和内波穆塞诺·拉莫斯。这个阿特切，不仅到法院去告他，还要在报纸上登文章、出小册子来攻击他，弄得奥蒙特不得不出钱去应付。至于拉莫斯，他同一个外国佬搭了伙。外国佬名叫皮奇，是奥鲁罗的商人，也做倒卖矿砂的生意。他出钱叫拉莫斯把同奥蒙特的官司继续打下去。

奥蒙特不得不聘请了两位最有名望的律师：一位是拉巴斯的克劳迪奥·达瓦洛斯博士，另一位是奥鲁罗的巴伦廷·巴斯孔博士。后者关闭了自己的事务所，专事奥蒙特。这两个律师认为有必要研究一下法律条款和地形图，制订一项战略部署，然后发动一场法律攻势。他们同洛萨博士一道，仔细研究了测量专家绘制的矿区平面图。他们先从与阿特切租地毗邻的“基督山”下手。这块一百公顷的土地，最先是内波穆塞诺·拉莫斯申请到的，他当时同奥蒙特合伙。奥蒙特就以两个人的共同名义占有了这块地，后来他却违背先约，拒不接受拉莫斯在‘天福’矿入股。

“赛农先生，当初有文字协议吗？”达瓦洛斯问道。

“没有。只不过是口头订的。”

“那就不算数。”

同时进行的是：奥蒙特向当局提出申请，要求租用这块地皮，并给它起名叫“阿苏尔”，仿佛它还是块无主土地。他在着手办理申请手续之后，就托人向拉莫斯提出建议，劝他把这块地的地产权转让给奥蒙特。但是，遭到了拉莫斯的断然拒绝。

“现在，我要从这儿，”拉莫斯指着胸前说，“往那儿去了。”说着，他又指了指奥鲁罗的山峰。

洛萨博士几度夜访州府秘书、矿务公证人和州长等人的家，进去时还挟着报纸裹着的小包，出来时就两手空空了。于是，跟着就产生了一项有利于奥蒙特的裁决。拉莫斯只好上诉。奥蒙特矿已到手，就再次建议他出卖产权。

“要买吗？”拉莫斯说，“可以。一百万英镑！”

还价是五万玻利维亚诺。拉莫斯便继续打官司，把他最后那点钱都扔到办事处、事务所和法院那些地方去了。

当他明确地知道他的上诉手续要拖上一年多才能办妥，联想到奥蒙特竟能如此神速地搞到了有利的裁决时，气得胡子都发抖了。

他在奥鲁罗的酒馆里大喊大叫着：

“他们想这样地来抢我的；抢我，办不到！我指着这个十字发誓：就算他奥蒙特是总统的把兄弟，我也得给他五枪！”

然而，奥蒙特此刻却远在智利。他由一个专家陪着，正

忙于在安托法加斯塔设立一个专门经办矿砂装船事宜的办事处。

他从智利回来后，便着手实施战略部署的第二步，即对“基督山”租地边界的起点提出异议。该租地原本始于“天福’和‘开发’两矿之间的十字路口。奥蒙特公司争辩说 :他们的‘阿苏尔’租地,也就是‘基督山’租地,应该沿东北十五度的方向划出边线。这样一来，“阿苏尔”的位置就越过了原来的边界线，正好落到阿特切企图弄到手的“奥尔科一松蒂尼亚’地产上面。

法官们接受了他们的说法，驳回了阿特切和拉莫斯的律师们提出的要求。那些律师们提出 :如果‘阿苏尔’往‘奥尔科—松蒂尼亚’的地面上移过去,那么,“基督山’租地属于拉莫斯的那部分地皮就重新空出来了，那正是拉莫斯同奥蒙特争执不下的地皮。

奇妙的“阿苏尔”租地真是变幻无穷！它既能移到别处，又能同时留在原地；它能越过边界向四周延伸，伸到哪里，就把那里的所有权一笔勾销，使那里变成奥蒙特的领地。

在这以后，洛萨博士告诉奥蒙特：

“现在,在已经并入‘阿苏尔’的‘奥尔科一松蒂尼亚’和‘天福’之间,还剩下几块零星的无主地块,阿特切要求归他所有。”

“这家伙野心不小,要想点办法,不让他挤在当中。”

“已经有了。我们可以提出理由，说这些地块是在‘天

福 ’ 的边上，所以，相邻的地产主应有优先占有这些地块的权利。”

“ 谁是相邻的地产主 ?”

“ 您自己啊 您不是 ‘ 天福,的主人吗 ?”

于是,奥蒙特又‘ 舍 ’出了一万玻利维亚诺,给了州长和当事的法官。

“ 看他们现在怎么说吧。’他说道。

阿特切又出了一本小册子。而拉莫斯则迥然不同，当他知道了他的‘ 基督山 ’租地变成了‘ 阿苏尔 ’之后,不但被奥蒙特巧加利用，从法律和地形上大做文章，挤走了阿特切，而且，那里又发现了品位极高的富矿，奥蒙特已经动手开采,他便再次发誓,说要打死奥蒙特。然而,谈何容易。因为，那时正有一轮幸运的金色华盖在护卫着赛农 · 奥蒙特哩。

锡啊……它变成了金子，使玻利维亚的银行都容纳不下了。奥蒙特开始把钱存到智利、巴黎和伦敦的银行里去。他脑后的肉越发地往下垂了，由于发福而更显得神气十足，并且，总是带着傲慢而嘲讽的目光读着共和国总统和部长们的来信。

他又到智利走了一趟。回来的时候，更加自负，更好猜忌了。他带回来几匹纯种马，一匹赠给了总统，其余的全都死在奥鲁罗了。

他还带回来一个女人，修长的身材，棕色的皮肤，长着一双碧眼，可是，跟这位矿主从前玩过的那些当地最负盛名

的乔洛娘儿们相比，她就显得文弱了。

堂娜安东尼亚主持一个团体，准备创办医院。奥蒙特鉴于玻利维亚中断了同阿根廷和秘鲁的外交关系，表示要为军队购买二百匹战马。所幸的是冲突解决，他的许诺也就无须兑现。

金属女神对他是忠贞不渝的，她那石头的双乳，也就是圣胡安·德尔耶尔莫山上那两座圆形山峰，对他越来越慷慨大方了。

七　恋乡

“……他是一只嗜财的恶狼。”

回到科恰班巴，百万富翁又再度呼吸到他早年所熟悉的香气。他到乡下去看一座人家要卖给他的庄园。车子在铺满柳荫的土路上停下来，奥蒙特、达瓦洛斯博士、银行律师以及庄园的主人，都下了车，顺着麦田里的小路走进去。上午十一点钟的太阳直照着金黄色的田野，使得无花果树的影子和这些穿黑衣服的人的身影显得格外分明。在路边上的一棵大树底下，有一个印第安人正在休息。当这一行人走过的时候，他就致敬道：

“您好，老爷。您好，老爷。”

天气十分炎热。往前不远，小路便拐进一座青葱的胡椒树的老树林，树荫下面是一片茂密而又奇妙的草地。静悄悄的，到处都是浓荫。涓涓的溪水流过草地，从那里逸出一股田野的清香，一股幽闭在树盖底下、由树荫和叶子的气息合成的香气。

那是薄荷草和野茉莉的香气！是文托和卡拉卡拉的神秘的植物化学的香气……

嗅到这股气息，奥蒙特顿时激动起来，往昔乡居的生活

又奇妙地回来了，过去的事情又出现在眼前。哦，在桃林里游荡……哦，在罗查河里洗澡……

然而，这只是一瞬间的事。

“这是薄荷草,是吗?”他问。

“是的,先生,是薄荷草。”大家齐声回答他。

他用手帕揩干了脖子里的汗，又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庄园的房子那里。从那里可以眺望山谷里绿油油的田地。

“只要您肯减五千玻利维亚诺,”他说,“我就买下这座庄园。”

在科恰班巴，他暂住在一幢两层楼的大房子里。这幢房子有一个院子，院子四周环绕着铺了地毯的回廊，回廊的一面有通往客厅的几扇门。客厅里光线阴暗，四角陈设着大理石的角桌，墙上的镜子都镶嵌在巴罗克式的金框子里。

客厅直通卧室，卧室里放着一张高脚床，尽管天热，床上仍然铺着垂过床沿的骆马毛呢毯，毯子下面还露出了缀着绣花荷叶边的床单。

领略过早年熟悉的气息之后，再回到城里这所豪华的房子里来住，这对奥蒙特来说真有点受罪。这所房子里的卫生设施,除了露天的畜栏之外,只有一个厕所。所谓厕所，无非是在一个深坑上放着一张空心的木凳，尽管在坑里撒了灰，还是有一股恶臭冲上来。

夜里，床底下放着一把大瓷便壶供他使用，在烧釉的便壶盖上，画着一个天蓝色的花环。这把便壶，同放在大理石盥洗台上的水罐和脸盆配成了一套。

街面上活络的石板好象是翘翘板。有一次，奥蒙特先生由主教陪同，领着一群穿茄克衫的人，去为一所他捐过五百玻利维亚诺的学校举行落成典礼，一脚踩到了人行道上一块活动的石板，泥水就象一股喷泉冷不防地飞溅起来。

市长、自由党的首脑和主教便赶紧掏出手帕，争先恐后地要给奥蒙特揩干净裤子。

几天以后，百万富翁才明白：即使太阳晒着街道，街上不象雨天那么湿，可也干不了，因为那些印第安女人都是在大街上若无其事地随地方便的。

他的兄弟华金到文托车站来迎接他。他和奥蒙特长得一模一样，都是胖胖的红脸蛋和刚鬃般的头发，不同的是他没有百万富翁那种过分粗壮的脖子和让人看了讨厌的眼睛。

“你要知道，赛农，”他解释说，“我们原想把你接到家里去。可是……可是我们力不从心。明天，我的女人和孩子们一准来看你。”

“好，好。我很高兴。你几个孩子了？”

“五个，赛农。上帝在这方面倒是很慷慨，不过，也仅仅是在这方面慷慨而已。去年，我给你写了一封信，可是你在回信中冲我发了一通脾气，到现在我都摸不着头脑。”

“你这是不知道，”奥蒙特以一种包含着优越感的语气回答他，“有些事情是不应该在信里谈的，因为看信的是那些秘书。要是都由我自己看，那就没有时间干任何别的事

了。不过，我会为你们做点什么的。你的女孩子里有一个是我的干女儿,是吗？”

“两个都是你的干女儿,赛农。”

奥蒙特吩咐银行免掉华金一笔四千玻利维亚诺债务的复利，并且还把这位兄弟安插在他买下三分之一股票的电灯公司当会计。

另一个兄弟何塞一贝贝，第二天来找他。他两颊塌陷，面孔象只吉他，笑起来很响，露出满口牙齿，说话时嗓音嘶哑。他拥抱了奥蒙特，然后对他说：

“我刚从乡下赶到。亲爱的,你怎么不先打个招呼呢？你好胖哟,亲爱的。一发财你就大变样了。”

奥蒙特闻到他身上发出一股刺鼻子的奇查酒味，还发现他长得和莫拉托神父很象。

“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庄园还不错？”

“好极了！你得去看看。跟尼卡西奥叔叔那时候大不一样了,你准认不出它来了。真是了不起！不过,老弟,你才真叫了不起呐！怎么不把安东尼亚和小家伙们带来？你想把孩子们送到欧洲去受受教育，是不是啊？我敢说是的。能不能给庄园物色几个外国移民来？那些印第安人什么用场也派不了。我想同一个有点神气活现的意大利人一起搞一个桑园养蚕。呃,你怎么不到这儿来住下呢？”

“这也是我的心愿。不过，生意嘛……还有,孩子的教育。”

“人有了钱，还要什么屁教育！不识字又怎么样，亲爱

的。你告诉我你有多少钱，我就对你说你是什么人。这里的人老是在说你的闲话,说你是个‘吝啬鬼’,给奥蒙特学校只捐了五百玻利维亚诺这么一点点钱。他们自己倒装得盛气凌人。穿着破裤子，神气个屁！他们还说非得要让你‘丢脸,不可。哈,哈,哈,哈。’他象狗叫一样地笑起来。“不过，说是那么说，他们对我还是照样拍马屁，因为我是奥蒙特的兄弟嘛。他们还想让我当议员呢！你喝了奇查酒了没有？”

“喝了,喝了,味道还是那么好。”

“没有哪一种香槟能比得上好奇查酒，这是千真万确的。”

百万富翁撅起嘴，吐露出内心的不满：

“是啊。他们说我什么事也没给科恰班巴办。他们要求……”

“好象你就是丰饶角①似的。”何塞一贝贝补全了他的话。

“他们要求修公路,修铁路,要移民,要水利灌溉，好象只要嘴皮一动就万事大吉了。我也会说：修一条通到查帕雷的公路吧。”

“那可是了不起的事，亲爱的。修起了这条公路，我们就可以笑话那些拉巴斯人了……”

“是了不起，我早想干了。不过，我一提出要修路就得给我地的时候，他们就叽哩呱啦地反对我。怎么才能满足这些科恰班巴人呢？”

①希腊神话中象征丰饶的羊角。

堂何塞一贝贝意味深长地说：

“兄弟，你就在他们身上撒泡尿吧。你就修路，不要土地算了。”

“这不行。修公路要花费一千万……”

“一千万？简直不得了！那就别修了。让他们在尿里泡着吧。”

“好吧，”奥蒙特最后说，“我们没法再找时间谈吧。对我说，你想要的是什么。”

何塞一贝贝严肃起来。

“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亲爱的。谢谢你。我很好。”

“不过，”奥蒙特坚持着，“我本想带你到欧洲去。应该去见识一下那个地方！你去见识见识，同时又是陪着我，因为我身边都是些无赖。”

“我，上欧洲？乖乖，这是叫驴子上房。我怎么扔得下这些拖累呢？我会难受死的。”

“可是，我要买几座庄园。我想把它们交给信得过的人，不拐骗我的人。你要是能管理这些庄园，那可就帮了我的忙啦……”

何塞一贝贝又狗叫般地笑起来，使人想起了莫拉托神父的笑声。

“这就是了，正象俗话说的 扯到我的老本行了。何塞一贝贝 · 莫拉托给奥蒙特帮忙，哈，哈，哈！”

次日，奥蒙特征得他的律师的同意，并且同达瓦洛斯博士磋商了一番，买下了几座庄园，就交给这位兄弟管理。

“在俱乐部为奥蒙特开欢迎会？我们不能答应…… 他不是会友！……”

“这个家伙，以为有钱就能体面光采了。”

这些“穿破裤子”的科恰班巴绅士，坚决抵制奥蒙特的律师们以及主教大人——他因为得到一幅赠给教堂的圣伊西德罗·拉布拉多画像而感激不尽——为那位阔佬准备的欢迎活动。因此，宴会只好在卡拉卡拉的一幢别墅里举行。参加的人有电灯公司的职员、市长、州长、自由党的政客、银行的职员和几个债务人。

在果园里的一棵大合欢树底下，在一片紫苜蓿旁边，大家在一张长桌周围坐下。雪白的桌布上，琳琅满目地摆满盛着黄澄澄的奇查酒的玻璃耳瓶，以及盛着红通通的和古铜色的辣椒的碟子。奥蒙特身穿黑色礼服和浅颜色的背心，坐在首席。他那颗剪着平头的大脑袋使人肃然起敬。可是，他的因为充血而红得象火烧一样的肥胖的两颊，却和那些被奇查酒和辣椒弄得满脸通红的人十分相象。

在大家狼吞虎咽吃烤肉的时候，起初只听到叮当的刀叉声。随后，刀叉的声音就不断被桌子两边的祝酒声打断：

“祝您健康!”

“祝您健康!”

再过一会，谈话的声音多了起来。但是，当抵押贷款银行的律师站起来讲话的时候，大家又鸦雀无声了。律师连说带比划，手势那么激烈，看起来仿佛是在严厉地教训那位

被欢迎的对象。

“我们，在这个盛会上聚集一堂的全体人士，都满怀着爱国的自豪感在注视着您，我们故乡的骄子。我们的故乡，有赖于您天才的能力，必将成为同古老的法兰西一样的文化之邦，从而使得科恰班巴这个名字誉满海外，广为流传。凡是艺术、科学和法律把颂歌奉献给文明女神的地方，都会广为流传。科恰班巴的一个儿子，如今能够同南美所有的权贵们争魁夺冠，这是科恰班巴的无上光荣！（鼓掌）那些伪君子们所不愿意承认的这一功绩，就象我们国徽上的美丽的太阳那样光辉灿烂，就象这块富饶而又广阔、英雄而又勤劳的土地上的一颗科恰班巴人的心那样光辉灿烂。这块土地,为哺育出一位奥蒙特而感到无比自豪!”

散席之后，主教首先告辞。其他人就三三两两地交谈起来。几个要人团团围住了这位显贵，他们虽然喝了许多奇查酒，但是在同他谈话时仍然有点胆怯，仿佛有一层水晶玻璃把他们彼此隔开。这时，从树丛里钻出来一个名叫卡迪马的人,他满头大汗,身体肥胖,鼻子象萝卜,留着两撇灰白的大胡子，活象一个本地的牧羊神。他手里抓着帽子，大声嚷嚷地闯过来，拥抱了奥蒙特，一边你呀您呀地乱叫。

“赛农,我的小宝贝儿,那么说,你到底还是回来了。你还记得制革厂的内梅西奥·卡迪马吧？那是你还跟堂尼卡西奥一起过的时候吧？你还记得你那次刑事官司的事吗？”

“记得,我记得。”百万富翁一想起在图斯东西基酒馆里殴斗的那天夜里，卡迪马曾经帮他躲过了警察的追捕，不

由得紧张起来。“你一向好吗？”

“还是老样子！糟透了！见到您总觉得你是个了不起的角色，而且，你始终是个科恰班巴人，就更了不起了。您说，是吧！”

“是，是，始终是科恰班巴人。来啊，给内梅西奥端一杯酒来。”

“祝你健康，我的小宝贝儿，我的小赛农！朋友们也都在这儿。不在的也有，不过，都是够讲义气的。咱们头一个伟大的百万富翁奥蒙特万岁！”

人们不露声色地把他拉到一边。但是，卡迪马满不在乎，开始在一群职员中吹嘘起他同奥蒙特的交情。

“那么说，大家说的什么百万富翁就在那儿了。这就是命。我是在他给莫拉托博士当小伙计、光着脚在佩拉斯街上跑的时候就认识他的。所以，我都知道！我，谁也别想小看我们。那边那个乔洛人，‘破罐子’，也是装满了钱的。可我从前用脚踢着耍他们哩。”

“踢谁？”有人问。

“踢谁……还会是哪个？……就是踢我说的那个呗！从打赛农给驿站的马车扛行李那时候起，我们就是哥儿们了。这难道不是命吗，我的小博士？”

宾客们怕自己牵连到这些隐情里去，都纷纷避开了内梅西奥。银行经理气乎乎地说：

“这个乔洛人是怎么闯进来的？把他轰出去！”

“谁轰他？这是个亡命之徒，连堂赛农他都敢骂。”

“那就多灌他几杯酒。”

卡迪马还在没完没了地翻老账，堂何塞一贝贝就把他叫过去，往他手里塞了一张二十玻利维亚诺的钞票，打发他出去。

“堂赛农说,叫你替他请你的哥儿们喝一杯。”

说着，他把卡迪马朝临街的大门外推出去。这个家伙到了街上还在嚷嚷，意思是说奥蒙特当初是怎么穷，赏的钱又是怎么少。

由一名戴着黑眼镜坐在风琴后面的风琴师，两名吉他手和两名手风琴手组成的乐队，在不断地演奏着进行曲、圆舞曲和华依诺舞曲，只有在他们从瓷坛子里倒奇查酒喝的时候,才停歇片刻。

黄昏时分，西方的天空一片金光，光束从侧面透过果园的树木，张起了一个金光四射的蜘蛛网，把那些从树荫下走出来的穿黑礼服的人的身影都罩进里面。

大杯大杯的奇查酒把奥蒙特的心浮起来了。

“我吃尽了千辛万苦，这里很少有人知道。要是说我有了点什么，那也是为了我的孩子，当然，也是为了我的故乡！”

金色的网在合欢树的树荫里消失了。鸟雀的喧闹声升到泛着红光的天空，天空象一个水晶罩子，它的色采同奇查酒杯里飘浮着的果子一样。大地缓缓地舒了一口气，仿佛是大自然终于摆脱了鲁莽的太阳，脱去了衣裳，袒露出绿色的皮肤，承受大气的抚摸。大地的气息混和着当地的特产奇

查酒，一起沁入了这个科恰班巴矿主的心脾。美酒在他的血液里燃起了思恋乡土的猛烈而又疯狂的欲念，它真是一服使人忘忧的妙药。

“一切都是为了我的故乡!’他端着酒杯,嗓音嘶哑地又说了一遍。“我还要把我这副骨头留在这里呢！不过，你们得承认：所有这一切，都是凭我的两只手干出来的。在别的地方，人家都尊敬我。可就在自己的本乡本土，还叫我乔洛人……嗬，嗬嗬……总有一天这些人会后悔的……”

夜幕使人看不清奥蒙特先生眼睛里噙着的两小滴颜色和奇查酒一样的泪珠。自由党的领袖听了不胜惊愕，连忙安慰他道：

“奥蒙特博士，这都是此地人的胡说八道。这里也还是有人十分敬重您的……”

次日，有几位没去参加宴会的绅士，在广场上的一棵笃耨香树的树荫里议论着奥蒙特。

“有人说他从前是个跑腿的……”

“他们到奥索太太的酒店里去了。把门一关，不让别人进去。”

“奥蒙特在那儿请客喝香槟……”

“也不过是半打……人家又上半打的时候，奥蒙特就装睡，人家只好把酒退回去……”

突然之间，谁都不吭声了。他们扭过脸，看见穿着茄克衫的百万富翁率领着他那帮人正从廊子底下走过。

“他是去料理银行的事……”

确实，有一批欠银行债务的地主正在他的住处等着他，因为银行威胁说要同他们法律解决。

其中就有小奥万多先生。他脸上的皱纹就象风箱上的褶子。尽管他裤子的臀部、上衣的肩背和肘部都已经磨得发亮了，衣著倒也还是干干净净的。奥蒙特凭着大象般的记性，一眼就认出这个人正是二十年前对他拳打脚踢地追赶、惩罚他勾引赫苏西塔的那个家伙。

“奥蒙特博士，您要知道，您回到故乡，我们有多么高兴……抵押贷款银行的政策是在把科恰班巴勒死，可您是它的大股东。我们这些地主弄不出来钱还债，处境很危急，得把我们的庄园白白地让给人家了。他们拒绝给我们新的贷款,收成坏透了,成本却很高。”

百万富翁上一夜喝的奇查酒这会儿都变成汗水发了出来。他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表示可以对其他股东施加影响，争取延长还债的期限。

这些人走后，他问律师：

“这个奥万多的庄园是哪个？他欠多少？”

“是迈卡庄园，有二百法格纳①的土地。他欠一万二千玻利维亚诺。”

“这里的人应该学会干活。都是些靠借钱过日子的懒鬼。纯粹是耍滑头！好让我奥蒙特以后再来，来了结这桩

①一法格纳约等于9.54亩,或等于1.59英亩。

事情。我可不是那么蠢的。非得让他们拍卖不可，尤其是奥万多的那座破庄园……达瓦洛斯博士会给你们指示的。”

指示是这样的：拍卖时不要喊价，因为这里没有人有钱，等到地皮的价格降低二成的时候，再通过中间人把那些庄园买下来。

奥万多的庄园于是就落到了奥蒙特手里。和这座庄园一起落到他手里的，还有分别在塞尔卡多、基利亚科略和巴列等省的八处产业。

然而，奥蒙特并没有看到这些，因为他已经坐上马车回奥鲁罗了。在蓝色的图纳里山下，一片片绿野在车窗外面一掠而过。

八　灯火辉煌的巴黎

南美人啊，到巴黎去吧！诗人、报刊评论家、政治家，还有，冒充阔佬的人，都在这样劝说，他们还从那里寄来印着掀起康康舞裙子的舞女的明信片。

在一九一二年的南美人的视野里，巴黎是一颗灿烂的明星。其它国家的首都不过是些集市上的新奇玩意儿：伦敦，那些信奉英国国教的暮气沉沉英国男人和那些缺乏性感的英国女人，都使人不堪忍受；柏林，只有啤酒店和放肆的德国女人；纽约，只有“五十层的楼房和几百万犹太人”。然而，巴黎却集中了“拉丁化”了的南美野人可以追求的理想，这种理想对他们来说，是合乎逻辑的，可以理解的。

到巴黎去吧！渴望激情和向往无限光明的诗人们和作家们！

到巴黎去吧！下野的总统们！去作一次镀金的流亡，从那儿写写信，好使你们的党徒可以宣传你们正在研究欧洲的重大问题，虽则实际上你们是在寻欢作乐，追逐时装店年青的女店员。

到巴黎去吧！“小康”的先生们！带上你们箱子里生锈的钱。你们的箱子里珍藏着葡萄牙银币、英国金镑、珍珠耳

坠、翡翠耳环，还有各种抵押票据。

而你们，玻利维亚的矿主们，阿甘多尼亚们、帕切科们、阿拉马约们、帕蒂尼奥们，出来吧，从你们那些用土坯和石灰建成的，或者外面砌着用银穿钉固定的古老石块的印第安—西班牙式的穷山村里出来吧！那里，晚上无处可去，百无聊赖，除了偶尔有一条狗或者一个醉汉穿过街口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生灵，唯有的一点光亮便是从一扇门里射出来的一丝光线，照在黑魆魆的石子路上；如果村子在山谷里，石子之间还长着杂草；如果在高原，路面上就结满了白霜。

保罗·福尔① 在写诗，穆内一絮莉 ② 在圣马丹门的舞台上咆哮如雷，雷雅纳③ 在大声朗诵伯恩斯坦④ 的大作,巴黎人在《尚特克莱》一剧初演时用手杖大打出手。可是，请你们去的目的，不是为了看那些东西，而是既为了教育你们的子女，也为了使你们自己逐渐摆脱城里的殖民思想。在城里，婚姻是严肃的事情，而且，城里的那种修道院似的安宁还压制着你们麦斯蒂索人的强烈的欲望。

到巴黎去吧！这是一张医治灵魂和肉体的妙方。法国首都无可争辩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纵欲场所。到巴黎去见识一下外国佬们同魔鬼合谋而造出来的壮丽景物：埃菲尔

① 保罗·福尔(1872—1960)，法国诗人。

② 穆内一絮莉（1856—1920），法国著名女喜剧演员。

③ 雷雅纳（1841—1916)，法国著名悲剧演员。

④ 伯恩斯坦（1876—1953），法国著名剧作家。

铁塔、工厂、银行、夜总会。在夜总会里，娇美艳丽的白种女人们，浑身一丝不挂，头上只插一根羽毛，在那里翩翩起舞，撩拨人们去进行火热的冒险。

一九一二年到巴黎去，等于是上仙山琼阁，是脱胎换骨，把自己变成一个超时代的人物，比起那个土地辽阔、森林无法穿越、草原无边无涯、矿藏丰富得惊人的殖民地美洲，要先进一个世纪。

“我们已经到了巴黎,赛农……”

是的，已经到了。这一家 nouveaux riches① 在林荫大道的廊檐下面，一边游逛，一边观赏着玻璃橱窗、百货商店、树木、公共汽车,以及骑自行车的人。

奥蒙特肥胖而又蹒跚，由于充血，鼻翼和颧骨都胀得通红。他的声音更嘶哑了，粗脖颈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他胸前的领带上别着一颗闪闪发光的大钻石，手里拿着一根金柄的手杖。天气有点热，他就用呢帽给自己扇风。他的前额上有几根白发，夹在一头硬发中间，很显眼。头发的式样是当时理发师推行的时髦的“对分式”，这种式样对于他大脑袋上向四面竖起来的刚鬃无疑是最合适的了，长满肉疣的颈背和筋肉发达的两鬓都刮得光光的。在那双没有眉毛、似乎也没有睫毛的浅褐色小眼睛上，眼泡浮肿，周围布满了皱纹。

①法语：暴发户。

安东尼亚太太走在他的身边。在她坚硬的没有任何表情的两颊中间是一个鹰钩鼻子，两只灵活的小眼睛滴溜溜地转着，不停地朝一切使她好奇的东西转过去，同时立刻加以评论。

前面是女孩和保姆，旁边是手拉手的小哥儿俩。他们在粉红色的林荫大道上显得越发黑了。在这群旅游者中间，唯独少了西西利亚。她的反复无常的举止，对于要在欧洲尽情享乐的这一家人来说，简直成了一块压在心头的乌云。

堂娜安东尼亚也是一时糊涂，本想得到尽心的侍候，就把在奥鲁罗家里养大的印第安姑娘，也是她的爱仆西西利亚,带到了巴黎。

“我原先总是信不过外国佣人，可是现在这个丫头倒成了外国人了。”这个土生土长的姑娘对文明世界格格不入，堂娜安东尼亚做了这样的解释。

自从要这个姑娘脱下本族的服装，换上欧式的衣着以后，她的性格就更加沉闷向内了，以至于对无论什么都粗暴地加以拒绝。她既不说话，也不想做任何事情。在轮船的二等舱里，因为坚决不进餐室，不让侍者为她上菜，她差点饿死，人家不得不把这件事报告给奥蒙特夫妇，安东尼亚太太只好把三明治和馅饼亲自送到她的房舱里去。

西西利亚穿着欧式的服装象个怪物。她看着周围的一切都觉得惊愕、难受和苦闷。她一刻也不愿意离开孩子们，特别是对最小的图卡，就象母亲一样地慈爱。

在香榭丽榭的大房子里，她感到自己被人撇在一边，受着欧洲仆人的歧视，因此就躲在她那间垃圾成堆的房间里不出来，一声不响地在地板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只有人家把小女孩交给她的时候，她才活过来。这时，一片红晕泛上了她黝黑的面孔，她便抱着小女孩在宽敞的卧室里走来走去，或者到花园里去散散步。那里，暗褐色的蓓蕾正在绽开,宣告春天来临。

有一天，堂娜安东尼亚把她拉出来，和孩子们一起乘车出去‘活动活动’,爬一爬埃菲尔铁塔。但是,到了那里,西西利亚硬是不肯上去。正当他们拿着门票，由车夫带领着往电梯那边走过去的时候，西西利亚站住不走了。

“你怎么啦?不想上去看一看?”

“不,太太。我一辈子也不去!”说着她就把头低到胸口上。这个场面开始招人注意起来。堂娜安东尼亚满脸羞红，可是,她又不能扔下西西利亚不管,没办法,只好打道回府。回到家里，趁没人看见的时候，她连推带搡地把姑娘推进她自己的房间。

“蠢丫头，我让你穿戴得体体面面的，难道是叫你干这种事？你就一辈子当你的印第安人吧。我这会儿就叫你穿你的‘裙子,!”

堂娜安东尼亚带着孩子们坐上敞篷四轮马车重新出门了。赶车的是一个西班牙车夫。树木、橱窗、人群、春天,这一切使气氛变得十分轻松愉快。孩子们欢呼着，随时叫车子停下来，央求母亲买东西。进了和平大街，他们在那里买了

手表；听了西班牙车夫的建议，他们又到廉价市场逗留了一个小时。他们于是大包小包的满载而归。堂娜安东尼亚当着丈夫的面一件一件打开，并且满意地谈论着价钱。

“这串项链，在‘布达，手饰店买的，一万二千法郎。这件胸衣，在廉价市场买的，二十法郎。便宜极了，是吗？这些东西在玻利维亚要贵一倍呢，一倍还得多。”

“不过，’奥蒙特搔着后脑勺说“可得要当心点，这里的人都滑头得很。”

“对，都滑头得很。’车夫附和着，他又从车上搬下来更多的包包。

“您是西班牙人，是不是？’

“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madame①。”

“我也是的……我父亲是西班牙人。”

于是，她赏了他小费，就象赏给出租马车的车夫一样。

奥蒙特数百万家财的名声把一些人聚集到他在香榭丽榭林荫路上租下的府邸周围，其中有：一位巴西富豪，咖啡豆在他猩猩般的手里都变成了钻石；一位阿根廷牧主——伊图布鲁博士的一家，他拥有的羊群能够盖满邦巴斯大草原，仿佛草原上长的不是草而是羊犄角；一位古巴糖主，他说他即使骑着马，在他的产业——沙沙作响的甘蔗田—

①法语：太太。

上跑二十四小时也跑不到头；还有一个委内瑞拉的将军，他总是回忆往事，说他在国内时，腰上除了挂着一把军刀之外，旁边还系着一个装金币的钱袋，那是为了在热带的狂欢节上向木琴手施舍用的，可是，在巴黎的夜总会里，他却从来也没有重复过这种豪举。

同这些人混在一起的，还有几个住在巴黎简陋公寓里的玻利维亚小富翁。他们在剧院最后面的楼座上看戏，在廉价的饭馆里就餐，受到某个出生在玻利维亚的货真价实的百万富翁的蔑视。他们一心一意要把子女送到牛津去受教育，并且自认为是英国人。

有一个侨居巴黎的玻利维亚人，名叫堂潘塔莱昂·乌库略。他的一头几乎全白了的头发把那张光滑的面孔和两道漆黑漆黑的眉毛衬托得格外年青。他总是绑着白裹腿，穿着葵色的背心。他是那位百万富翁的朋友。奥蒙特是在一天晚上请他吃饭时才了解到这一点的。

“真不凑巧，奥蒙特先生。”乌库略回答他说，“正好是今天晚上人家请我在堂费利克斯·阿维利诺·阿拉马约的包厢里听歌剧。他难得到巴黎，这次么……我不能撇下他。”

在另外一个日子里，乌库略才有空和几位玻利维亚人士以及他们的夫人一起，应奥蒙特的邀请，到里伏利大街一家豪华的饭店赴宴。

乌库略用尖刻的语言把玻利维亚驻法国的外交代表机构攻击得体无完肤。几年前他做过公使馆的秘书。

“现在，”他说，“公使馆就象圣洛克区的一个圆形杂货

摊。哦，阿甘多尼亚出任公使的那会儿是个什么气概啊！……”

席上，有彬彬有礼、穿着华丽的侍者，有头等的菜肴，有乐队，有名酒。女士们袒胸露背，男人们穿着胸前浆得硬梆梆的雪白的衬衣。奥蒙特先生很得体地打了一下嗝，接着叼着牙签在嘴唇上玩弄了一会。账单来了，他伸手去摸钱包。乌库略却也在同一个时候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您要付账吗？”奥蒙特用嘲弄的口气说道。

“不，如果您付的话……”

“多少钱？”

“三百四十五法郎，monsieur①。”

“什么？”

奥蒙特拿过账单看了一下，随即抽出三张一百法郎和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递了过去。钱找回来了，他就把找头留作小费。他根本没有觉察出侍者轻蔑的表示。可是，乌库略却插进来说：

“等一等，既然我已经把钱包掏出来了……”

说着，他便在托盘里放了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

侍者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而奥蒙特的脸色却阴沉了下来。

“喂，过来。”他咕噜了一声，声音很嘶哑，并且当着惊呆了的客人的面，抽出一张五百法郎的票子给了那个侍者。

①法语：先生。

大家纷纷走了出去。在街上，乌库略拦住奥蒙特，说：

“请您原谅我，尊敬的同胞。不过，您刚到此地……这里的人对小费是非常计较的。小费就是法国精神的奥秘。不过,您大可不必给那个跑堂这么一笔钱。”

为了奥蒙特夫妇要举办一次家庭的 lunch①，请索洛萨诺夫妇、安特克拉夫妇、伊图布鲁博士的小姨子——一位老处女，和那位委内瑞拉将军来品尝一下玻利维亚的辣菜，于是,全府上下,府上所有的玻璃器皿、餐具以及全体仆人，都叮叮当当地乱作一团。

从一清早就开始大忙起来。堂娜安东尼亚有西西利亚出谋划策，亲自掌勺，用从玻利维亚带来的辣椒做调料，烹调出各种克里奥略的风味菜。她有一件华丽的 déshabillé②,为了炫耀一下，便借口全体宾客都是“至交”,于是就穿着它接待客人。她还在耳朵、脖子和手指上戴满了珠光宝气的首饰。那位委内瑞拉将军把大理石桌子上的一瓶拿破仑牌白兰地独自霸占了，并且不动声色地把它喝得精光。

大家入了席。当端上那盆鲜红的鸡块土豆杂烩的时候，引起了一阵欢呼。

“它真叫人馋得要啜手指头……”

“请放心地吃吧。这是要用手抓着吃的,没法用叉子。”

不大功夫，所有的餐巾上都沾满了红色的油渍。

①英语：午餐或便饭。

②法语：内室穿的便衣。

“葡萄酒……这菜本该是就奇查酒吃的，不过办不到。莱茵的葡萄酒也还不坏吧。”奥蒙特说。

总管和男女仆人们在厨房里纷纷议论。

“莱茵葡萄酒……他们也能品得出来？把给苦力喝的酒给他们送去……”

仆人们在保存着的名牌酒的空瓶里灌满了三等葡萄酒，就这样送到了奥蒙特的宴会桌上。

“他们都吃些什么？”

厨师答道：“吓人的东西，一种墨西哥印第安人吃的饭食，鬼知道是什么味道，简直是野人吃的！”

总管说：“都是些野人，可就是有钱。”

内室仆人把拇指和食指象钳子那样捏着鼻子，说：“老爷睡觉时总是当当心心地把袜子放在鞋里，第二天反而问我要。他只愿意穿着背心裤衩睡觉。”

车夫说：“他们买下的那些黄颜色汽车简直怕人！……”

女仆说：“他们还不愿意洗澡，不愿意……”

在餐厅里，安东尼亚太太装作似乎无心的样子，透露出一些她财产的细节。

“我们要在于伊斯芒斯大街买幢房子。”

“不过，我可要说，那儿不是贵族区。”索洛萨诺夫人提醒道。

“怎么不是？不远就是德·雷特莱勒侯爵的别墅。再往回走过一个街区，就有一个大使馆，我想是葡萄牙的吧。那天晚上，我在……我和赛农在玻利维亚公使的宴会上，公使

的兄弟还对我们说,我们会和他做邻居的。”

“噢…… ”

“是的，没错儿。人家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房子。上星期还要把一座亲王府卖给我们哩……赛农出了八十四万法郎，可是人家要八十五万。我叫他不要迁就，倒不是因为多一万法郎，为的是不让人家在这里敲我们的竹杠……”

她一看见她丈夫那个须发稀疏的内室仆人，便突然停下不说了。在扎白头巾的女仆、法国保姆、大胡子总管和所有的外国仆人面前，堂娜安东尼亚总是本能地感到他们在嘲笑她讲的话。

“有许多非常漂亮的房子可以挑选。”

“哦,巴黎 跟玻利维亚一比,可太不一样了,是不是？”

“您不要……”有一天乌库略曾经对奥蒙特说：“……再和这些玻利维亚侨民交往过密了，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他们在玻利维亚象个大老爷，可是在这儿，他们是第三等人,排在狗的后面。他们什么人都不认识。我知道,有个晚上，索洛萨诺和安特克拉把您带到加隆酒店去了，由您付款把他们无底洞的肚子填得饱饱的，还让您为几个舞女开销了好大一笔钱。那怎么行！您得要好的，上好的！我这就让您见识见识上品的东西。您认识 Monsieur 德·布罗第一勒鲁瓦吗？他是个大社交家，见多识广，还是个新闻记者。我一定让您和他认识。”

奥蒙特同 Monsieur 德·布罗第一勒鲁瓦和乌库略先生

一道，都穿着燕尾服，去拜访了一家人家。一个穿号衣的看门人接待了他们，把他们让进一间铺着蓝色厚地毯、挂着白色帷幔、被巴加拉水晶玻璃大吊灯照得通明的大厅里。随着一阵天鹅绒的窸窣声和项链的颤动，出来一位略嫌丰腴的夫人，举止娴雅，仪态万方，有大公爵夫人的风度。随她出来的，是几位更为年青的小姐，一个个都是金发蜂腰，袅娜轻盈，一张张小嘴吐的都是法语；还有几位女郎，黑眼褐发，两边的鬓发象两个问号弯到脸颊上，小嘴里说的是地道的西班牙话，“c ”字全发咬舌音。

他们喝了香槟酒。

“ 您喜欢哪一个,奥蒙特 ?”

奥蒙特一边用色迷迷的小眼睛打量着这些娘儿们，一边在盘算：那些深褐色头发的女人讲西班牙话，他能够和她们谈得通；不过，那个鼻子边上有一颗黑痣的小法国女人……

“ 那个金头发的。”他说。

于是，那位金发女郎就立刻一心一意地抚摸起他那又粗又硬的头发来，那是连理发馆的发蜡都弄不服贴的。她对他说法语。他呢，一声不响，笑眯眯地盯着这个坐在他膝头上的女人。此时此刻，他已经认不出自己来了，仿佛法国女郎的光艳一照到他身上，就把他身上麦斯蒂索人的禀性消除殆尽，魔术般地使他变成了一个有资格同她匹配的人。

天仙般的姑娘们在他们出了一笔巨款之后，便脱了衣裙，在一间内室里做出种种扭来扭去的表演。

“她们全都是处女。”乌库略评论道，“不过，她们在学校里已经学会读阿雷蒂诺①的作品了。”

大儿子在家里一间从阳台上可以看到林荫路的房间里，跟着一位教授上课。教授挂好他的帽子和旧大衣之后，就去关上百叶窗，以免孩子分心。于是，这个小脸被天花破了相、小眼睛就好比多了两粒麻点的阿诺尔多，就只好用眼光瞄着一张和家具一起租下来的、挂在墙上的阿方索十三世的巨幅肖像，一个细部一个细部地看过来，作为消遣。同时，他感到十分奇怪：世界上居然会有一位大人能够佩带那么多的勋章，并且还长着那么大的下巴。

二儿子蒂诺不念书，因为经常卧病在床，要不然，就象一个贫血的幽灵，专门跟在女仆们后面转。小女儿图卡还太小，只愿意找西西利亚，而不要德国保姆。

堂娜安东尼亚在帝制时代风尚的客厅里，和孩子们一起上课，耐着性子、不屈不挠地努力学习法语。她在那里总是穿着天鹅绒衣服，灵巧地走来走去。

但是，奥蒙特却没有这种耐性。在巴黎定居后不久，他雇了一位穿一身破礼服的白胡子老头做法语教师。这个人使他感到讨厌，因此就吩咐他去教他的夫人和孩子。

他又另外找了一个，是一位留着火枪手式的小胡子、有悲剧演员技巧的 Monsieur 里歇。他对奥蒙特发不好小舌

① 阿雷蒂诺（1492—1556），意大利作家，其作品下流庸俗。

颤音很搔头：

“不,不,不…… Derrière ,发‘代希也尔’……这样发：‘代—— 吉也尔’。”

“‘代里也’……”

“哦,不不……‘代吉吉也尔’,这样发。”

结果，弄得奥蒙特先生发火了：

“您听着，什么这样那样的！您什么也不会教。领了您的薪水给我滚蛋吧！”

他怒气冲冲地径自走了出去。“不管怎么着，谁想找我谈话，就让他学西班牙语吧……”

他雇了一个译员和一个法国和西班牙血统的秘书。他即使睡得很迟，也得一清早就同这位秘书一道开始工作。从玻利维亚、从智利办事处发来的报告啦，对矿上关于订购机器向他征询意见的批准书啦，在奥鲁罗设立一家私人银行的计划啦……

“喂，把购买普拉卡约的废铁那部分再读一遍。批准，叫他们买下。”

“这是什么？五千法郎一个手镯？另一个同样的，上个月，也是那个地方，只卖四千五百法郎。这是首饰匠和那个什么 madame 在合伙骗我。我要亲自调查……”

“关于圣地亚哥的英国一智利公司股票的这段，我看表达得不好。叫他们重来，要非常明确……现在，写信给埃斯特拉达，叫他提高杂货店的香槟酒、外国鞋子和丝质衬衫的价格。法国货在那里卖的价钱和这里一样，那还了得！这样

干法我们就得破产了。再给埃斯特拉达写封信：关于福利，不要再向雇工配给烧酒了，给酒精就行。他们拿着我的钱在那里摆阔气！……告诉洛萨：拉莫斯提出二十万玻利维亚诺的交易，纯粹是开玩笑。当时，那个无赖没给矿上铲过一锹土。叫他们给他二万，那他就会对我叩头的。”

他坐在壁炉前面，炉里的火光照不到他那双窝在高大的颧骨上面的小眼睛。他一边搓着手，一边说：

“我认为工程师要把新矿脉往东开下去是错误的。告诉他，我记得有过一条支脉是顺着同一个方向走的。所以，要开采新矿脉，就该拐一个弯。也就是说，还要往右边一点。明白吗？当然您不明白。我自己来写这封信，当然啰，好叫他们不要弄错。”

他从那些信件里拿起了另一封信。他眨了眨眼睛，然后拿信拍打着写字台。

“这个无赖……请您拍个海底电报给埃斯特拉达，告诉他：马上取消同那个胡安乔·卡拉马签订的马车合同。你们看看！居然说找矿没有给过钱！他大概是喝醉了……管他醉不醉，总之，叫他们取消合同。”

百万富翁过生日那天，在他府邸的大厅里挂起了一幅三米高、两米宽的画像。这是塞西利奥·普拉的手笔。厄瓜多尔和危地马拉的公使，那些玻利维亚常客，一位古巴记者，西班牙的领事，巴西咖啡园主，以及他们的夫人，都欣赏了画家笔下准确的线条，精美鲜洁的新装，以及柔和协调的

色采。画面上的奥蒙特戴着手套，坐在路易十五时代式样的靠背椅上，倚着左面的扶手，正视着前方，目光既庄重又慈祥。精心修饰过的小胡子，还有，背心开衩的地方露出的白绸衬衫领子——它使人一眼就看到别在胸前的一颗光芒四射的钻石，所有这些都使他变得时髦起来。他身边站着堂娜安东尼亚，身穿普鲁士蓝的天鹅绒衣裙，脸上露着笑容，一只戴满戒指的手垂在身旁，另一只手微微托住穿成三圈、挂在胸口的珍珠项链。

“就差让他们说话了……太妙了！”

画家显示出彩色摄影师、裁缝、甚至是擦皮鞋的才干，因为画像上奥蒙特的皮鞋油光可鉴。即使是一贯好挑剔挖苦人的乌库略，也诚心诚意地称赞了这幅画：“真是雍容华贵，简直象一位骑士……”

那天下午，在他家里举行的招待会上，灯火辉煌，鱼子酱和香槟酒不计其数。委内瑞拉将军尽情畅饮，要多少瓶就有多少瓶拿破仑牌的白兰地。也正是他，晚上又提议全体都到一家夜总会去。这个提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有的坐马车，有的坐奥蒙特的汽车，也有坐出租车的。车队在巴黎的灯光照耀下来到了蒙马特尔区的“卢赛娜”。在那里，一排彩色的聚光灯上上下下地照着夜总会的大门。

这一大群讲着西班牙语的人拥进了大门，顺着铺地毯的大台阶走下去。领班正站在最下面的一个台阶上，矜持而有礼貌地说：已经没有空桌子了。

“那张呢？”

“哦，monsieur，已经预订出去了。”

“那，包厢呢？”

“都预订出去了……。”

“请您告诉他，”奥蒙特对委内瑞拉将军说，“要多少钱我付多少钱。”

这些话用另一种语言说给那个不动声色的领班听了。

“不是钱的事……没地方啊。”

“怎么没地方！”堂娜安东尼亚说，“乌库略，您说叫老板来。他们都以为自己是什么人了！”

附近桌子上的顾客都在一旁看热闹。从一间房间里出现了一群吵吵嚷嚷的男人和半裸的女人。

“老板在哪里？”

“我代表老板。”

“我们要找他讲话……”

“等明天吧，先生，等他起了床……”

“明天？”奥蒙特咆哮道，“您告诉这个混蛋，明天他和老板会来找我下跪的……”

次日，这家夜总会连同它的仆役们、女出纳员们、餐桌、乐队、保镖、号衣、灯具、大台阶和雅座房间，全部由奥蒙特的秘书买了下来，归他所有了。奥蒙特下令开除那个领班。当领班赶来向他赔罪的时候，他差人传话说：那个家伙敢来见他，他就要“把他踢出去”。

乌库略趁着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提出向他借五千法郎，可是奥蒙特却吩咐给他五百。

“真是个不可救药的吝啬鬼！”乌库略一边数钞票，心里这样说。

玻利维亚的生意十分错综复杂，就象中国的七巧板。他旅行到意大利，然后又到了德国。在德国的时候，他被紧急叫回了巴黎。

“你的事太多了。”他妻子对他说，“你那些只会偷懒的职员都在干些什么？”

“凡事都得亲自过问。要不然，他们就骗你的钱。你钱越多，他们就越好骗。”

为此，他总是翻来复去地读汇报，推测人家瞒着他的事，口授批驳的命令，就这样严厉地对付他的雇员们。他工作做得很多。可是，就在一九一四年七月的那个夜晚，他一动不动地呆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式样的办公桌前，正被两种心情所左右：最近发生的那件事，象一场雨一样落到了他的家里：那个思恋故乡群山的西西利亚在“慈悲”医院里死去了。安东尼亚和孩子们都很伤心。这种人之常情在他看来有点庸俗，因为是个愚蠢的印第安女人引起的。此外，他又添上了一种微妙的、令人烦闷的隐衷。那是他发现了那个人称“马德里女郎”、身体象个白雪女妖的意大利女人骗了他。她用奥蒙特给她的钱供养着一个souteneur①。她曾经对他发过誓说并无此事。但是，奥蒙特通过私人侦探，把事情

①法语：靠妓女养活的人。

真相调查清楚了。

他一想起那个在证据面前无可抵赖的女人粗野地用意大利话骂他，把他轰出她的香窠，还把他的帽子扔出门外，就觉得心里隐隐作痛，产生一种混杂着柔情和屈辱的感觉。一想起这件事，就使他在办公室里呆不下去。于是，他把秘书——他刚刚问他要过一些文件——从那里打发走,说：

“您拿这些文件做什么？我就不能休息一下？我用不着您。”

奥蒙特走了出去，又打发开司机，顺着林荫大道缓缓地走去,一边晃动着宽阔的肩膀,一边用手杖点着地,同时,看着来往车辆上的灯光。

镀金的转马使他头晕，他坐在上面和素不相识的人一起转圈。到处都是陌生人：在柏林找他买锡的德国商人是陌生人；为了劝说他答应把全部的锡卖给他们而请他吃饭的英国锡厂主也是陌生人。锡，总是锡……他们就不能谈点别的了？话又说回来，他本人不就是只会谈锡吗？

巴黎的夜晚洋溢着夏季的芬芳。林荫大道上，一对对情侣占满了人行道露天咖啡馆的桌子。他注视着象是灯光鱼缸那样的橱窗。成双成对的男女从橱窗前面走过，在一瞬之间全身都沐浴着灯光，随即又消失在树荫里面。

当然，并非世间一切都能用金钱买到。家世，不能，荣誉勋位,也不能 就连那些亲王们——他们和乌库略的那位朋友，也就是那位长相象克丘阿族印第安人的盎格鲁一玻利维亚百万富翁，常在许多报纸上一道出现——的友谊,也

买不到。留给他的，无非是一种暧昧的名声，那是漂亮的“马德里女郎”给他带来的。他是继那位疯狂热恋着克莱奥·德·梅罗德的莱奥波尔多王之后占有了她的。但是，当报纸在披露贵族阔人与下层女人的情史，讲到“马德里女郎”时，也只不过是含沙射影地提了一下“某位阿根廷百万富翁”而已。

他挥金如土的豪举却没有广为传播出去，即便在他买下了一部凯撒用的那种类型的汽车时，也还是没用。他的豪举，只不过对几个薪俸经常拖欠的南美国家的公使，对那些直把他送到大门口并对他鞠躬道别的巴黎银行家，亲自到车站去迎接他的旅馆经理们，为他在夜总会里保留桌子的领班们以及身价最高的应召女郎们，才留下了深刻印象。

除了乌库略之外，玻利维亚侨民中的大老爷们都成了目空一切的人，在巴黎也和在玻利维亚一样，保持着那些森严的等级界限。

他走不动了。他在橱窗的镜子里照了照自己，看见自己又胖又笨。受到灯光照耀而树影成行的栗子树，把光线反射出来，投到了在暖和的夜晚、在巴黎的林荫路上走着的奥蒙特的脸上，同时还给他送来一阵阵从前十分熟悉而后来却忘怀了的草木的芬芳。

这个所谓的“从前”，要回溯到那个时期，那时，他梦想得到五千比索。他得到了。以后当他发现了矿脉，他的最高目标是五十万，那是他那个矿的售价。然而，那五十万，好比火车不停就驶过了车站，他几乎没有看清就过去了。于

是，他又渴望得到一百万，为的是在科恰班巴买下一座庄园，以便靠年金生活。可是，金属洪流的闸门一旦打开，金钱就按几何级数积累起来。再也不可能停下来了。

不可能吗？让欧洲见鬼去吧！在那里，几百万金钱取代了他本人的存在，好比中奖的赛马排除了它的主人！

他突然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逃出巴黎这个人造灯光的旋涡，去迎接科恰班巴灿烂的阳光。那里，将有一座有着欧洲公园的布局、在图纳里山的山坡上放牧着畜群的美丽庄园，正中央要建造一所有许多塔楼和玻璃窗的别墅，别墅面对一个湖，象眼下蒂列里公园里那样的湖：粼粼的波光就象张开双臂、披散着水珠晶莹的长发、在菩提树的树荫里跳着舞的绿色仙女。

他在那仲夏之夜，在灯火辉煌的巴黎，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了。他觉得累了，于是，跳上一辆出租汽车回了家。

人群顺着星形广场的街道和林荫路涌去，在协和广场的旗海下面汇集起来。马赛曲的鼓点在街上回荡。战争开始了。奥蒙特先生差一点被裹进这股汹涌澎湃的人流之中，幸亏他抓住一棵树才没被卷走。

然而，他却无法摆脱那些为了向战争提供锡而一定要把他拉在身边的一群一群的企业家、金融家和公使们。奥蒙特忘却了那个平静的夜晚在香榭丽榭林荫路上孤独而又伤感地散步时所产生的那些恼人的思想。他把那个曾经对数百万金钱具有猎取声望和荣名的威力怀疑过的怯懦的乔

洛人，深深地埋藏在灵魂深处里了。

《泰晤士》报,正是伦敦的《泰晤士》报，刊出一幅照片和一篇述评。

> 这种宝贵金属的供应，不但有我们的殖民地的生产做保障，而且有南美巨头堂赛农和冶金工业家们刚刚签订的合同做保障。合同要求每月提供三千公吨锡，由我们的商船队负责运输，并由军舰护航，以打破对于这一保卫文明和权力所必不可少的供应势必进行阻挠的德国的封锁。

由于那些用工业来进行这场破坏的白人的祈求，这位麦斯蒂索人的白色血液流得更快了，这就给他带来了一股要在金融界里爬得更高的疯狂的动力。在极度的荣誉和对邓南遮① 式俯冲的恐惧之间，奥蒙特被荣誉抛进了钞票的旋风。

这股旋风把他刮到伦敦。从他抵达的那天起，银行家、金融家、冶炼厂厂主以及 Foreign Office ② 的代表们川流不息地来到他的旅馆，以便把供应锡的合同签订得尽善尽美。

锡！赛农·奥蒙特终于在威廉斯·哈维冶炼厂里见识到他的矿产所经过的最保密、也是最后的几道工序。他看到矿石在烧煤的鼓风炉里在不同的温度下熔化，进行精炼，

① 邓南遮(1864—1938)，意大利诗人和小说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以飞行员著名。

②英语：外交部。

然后再装进印有他姓名开头两个字母“赛·奥”的小麻袋里，便感到踌躇满志。采访的记者和技术人员们跟着他，一边向他解释——有一个人会讲西班牙话——各种不同的提炼方法，以至于能够获得含量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高纯度锡。奥蒙特一看见熔化的矿石，就想起了瓦奇庞多在十年前告诉过他闪电曾经把驮着矿石的骆马“镀”成银子的事。

在水泥墙、砖烟囱和火道中间，许多金黄头发的工人带着皮手套在操作。走到这里，技师发起议论来。

“造机关枪、大炮和卡车，只要用少量的锡。但是，要造的卡车、大炮和机关枪的数量很大。马口铁厂要为一千万士兵生产罐头盒。和平工业所需要的减摩金属不能用别的东西来代替……”

锡！锡！锡！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矿都处在战火之下，德国潜艇会把运输的船只击沉。然而，出生在一个得天独厚的国家里的Mr.[1]奥蒙特就在这里，他的国家被上帝从众多的美洲国家中选中，为保卫权利和文明而把锡埋藏在那里。多给些锡吧，Mr.奥蒙特！得有锡的储备啊！各国的政府、工厂、船队，以及价格，都要听命于他。

奥蒙特留在伦敦，他从那里叫人给玻利维亚送去了这样一个苦难：“矿山要昼夜开工。”

现在，德国人把大西洋也封锁了。为了防备断锡，美国

① 英语Mister的缩写，即：先生。

将在纽约建立第一批冶炼厂，来提炼奥蒙特的矿石。有人建议他买进冶炼厂的股票。于是，海底电报往复频繁，发到巴黎、纽约、智利圣地亚哥，发到奥鲁罗：“美国工程师将到‘奥尔科一松蒂尼亚’矿脉重新核查”。“在瓦努尼勘探钨矿矿脉”。

奥蒙特每天都要工作十个小时，一则因为他要了解一切情况，二则是他读翻译的文件和西班牙文的报告都非常缓慢。六个月之后，他又回到巴黎去住了。

在百万富翁的身边组成了一套顾问、律师和秘书的班子。同他们全体人员一道在香榭丽榭大街的房子里工作，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就在埃尔台儿大街的一幢大楼里租了一层，把办公室设在那里，门口挂上一块漂亮的铜牌，上面写着：

赛农·奥蒙特

巴黎——伦敦——纽约——圣地亚哥

那些爱国捐献的宣传就象火舌舐噬绢纸，迅速传开，深入人心。于是，奥蒙特的肖像就出现在《泰晤士》报、《晨》报和各种杂志上，让人们看到他那臃肿的面孔，德国式样的短发，硬领，垂到领口的下巴肉，以及上面挂着一条金链子的惊人的大肚子。那双蒙古人的眼睛使读者以为他是一位颇有异国情调的亚洲盟友。但是，文字说明使他们知道照片上的先生是一位曾经赠送给法国军队一节医疗车厢和两架

飞机的拉美百万富翁。

有一个来访的人，在门厅里等候了一个星期之后，终于进了他的办公室。此人蓄着黑胡子，嗓门很大，可是却长着一双明亮温柔的眼睛，他把赞扬奥蒙特在政界和上层社会里产生反响的几期十分精美的杂志拿给他看，最后建议在杂志上发表他的小传和他夫人、女儿的照片，把这一期编成关于玻利维亚锡业的专刊（记者还以为玻利维亚是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个岛国哩）。此项建议转到了那位比利时秘书的手里，秘书提供了所需的资料。于是，这本杂志就被奥蒙特先生的圣像似的照片以及他在巴黎的私邸和在比亚里兹的别墅等照片装璜得更加精美。那里面说，赛农·奥蒙特是曾经在十六世纪征服过秘鲁的西班牙贵族奥蒙特家族的后裔。

在别墅的照片下面，注明这位玻利维亚大亨已把别墅捐献给法国政府，作为治疗所谓“恐战病”的医院。比利时秘书向玻利维亚公使馆要几张该国风光的照片。可是，公使馆只有一张明信片，人家已经在背面写了致公使馆的信，正面印着拉巴斯政府大厦，但是尺寸太小。这种照片还是不交给出版社为好。编者得到了五千法郎的润笔。他们还买了他五百份那一期的杂志。

战争结束后，奥蒙特的律师兼财政顾问和总代理人克劳迪奥·达瓦洛斯博士从玻利维亚赶来。奥蒙特在府里为他举行了小型的家宴，只有堂娜安东尼亚、奥蒙特和这位客人

参加。有许多事情要私下谈一谈。

达瓦洛斯灰里泛黄的头发把他那张长着厚嘴唇、小眼睛的烟色瘦脸衬托得更加黯淡，他眼皮一皱，就把眼白遮住，露出来的只是象沼泽表面被搅动过似的一片浑浊，几根发黄的胡须挂在嘴唇上，中间露出一大块空白。

夫人装出威风凛凛的架势，浑身珠光宝气，满脸雀斑，眼神严厉粗暴，冷冷地给仆人下着命令。脂粉也不能完全遮住她的雀斑，而且，从过分匀称的线条上也可以使人看出她有修额发的习惯。

她在谈起自己的种种疾病时，竭力显得温和一些。

“我身体不好。赛农也是。总是心脏不好。这些累人的事……”

但是，同时她又竭力说一些与一般病人不同的，精心挑选的，人所陌生的，并且也只有付得起钱的人才生的病。

“您好吗，博士？您想必觉得很冷吧……”

“冷得出奇，我的堂娜安东尼亚太太。这场大雪……”

“不过,这里倒不觉得……我是说,在家里。”

“那怎么会觉得呢！……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舒服……除了气候以外，这里才叫享福呢！玻利维亚一向落后。您想想看，太太，拉巴斯最近才快要有一幢四层楼的楼房，还要看它能不能竣工……共和党人的政策一天比一天激烈。他们豁出去了，不光把我们说成是杀害潘多的凶手，还说《理智》报骂参议院是一群老骡子。另外，还闹了一阵吓人的流感时疫，可是没有医院。政府已经开始在富人当中募

捐了。当然啰,公司不得不拿出一万玻利维亚诺。那是您批准了的，我的堂赛农……”

“是啊,是啊。”

“可是，不光是这件事。政府想买一架飞机，又向公众摊派。它不想办法叫那么多游手好闲的人去干活，而是已经习惯靠要饭过日子了。”

“唉,上帝!”堂娜安东尼亚打断了他的话,“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可怜的国家能象个样子，叫我们谈起它的时候不再脸红呢?”

仆人们在暗处移动着，静悄悄地，仿佛是镜子里面照出来的穿着礼服的影子一样。

吃完了饭，夫人退席走了。奥蒙特和达瓦洛斯走到办公室里，舒舒服服地坐在宽大的扶手椅上。奥蒙特嘴里叼着牙签，活象一头野猪，而达瓦洛斯则象一只模仿他的老猴子。

“政治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啦?”

“我们在参院总算走运，脱了一次大险。他们本来是九席,我们八席。”

“你们怎么说服奎利亚尔博士的?”

“我们把他欠银行五千玻利维亚诺的债据销掉后给他送到家里去了，还请他负责拉巴斯的律师事务。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九席，他们成了八席。我们就把内阁推翻了。”

“不过，这件丑事……人家到底还是说到我的头上来

了。”

达瓦洛斯听任烟灰落到他的外套上，解释说：

“那个野心勃勃的特列斯·卡斯特罗……我找了他，对他说：‘丑话咱们关起门来说。家丑不可外扬嘛。’可是，他还有他老丈人的利益，并且……他已经说走了嘴。他在参院当着大庭广众说，奥蒙特矿山的酒精才是引起质询的真正原因，还说，他在保卫国库，对抗多数派，这个多数派是受一个远在巴黎的有野心的穆拉托人①操纵的，是由他训练出来的……他就是这样说我的……还说，那个穆拉托人想当共和国总统。年青的参议员马丁·瓜曼是个口若悬河的家伙，回答他说特列斯·卡斯特罗既是部长，又是企业家的女婿，按他的情况来说，他更是一个穆拉托人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议长一手造成的，他把我们挑了起来……反对派鼓掌称快，说这是一场自相残杀。眼下必须做的事，我的堂赛农先生，是在以后的选举中保证在参院得到绝对多数。要不是奎利亚尔欠银行五千比索债，他们就把我们打垮啦……”

奥蒙特咳嗽起来。壁炉里的火苗越来越小。他把内室仆人叫了来。

“再拿些柴来……还有，白兰地。”

这个仆人又叫了另一个仆人来，他一边往壁炉里添柴，一边用法语把奥蒙特的吩咐传达给那一个。

①黑白混血种人

奥蒙特和达瓦洛斯在这种外国话面前感到有点贬低了身份。仆人们退出后，他们继续谈下去。

“我们应该创办一份大报……公司的大报。伊图里萨博士有这样的计划。”

“又得一大笔钱。”奥蒙特嘟囔着，“报纸，参议员，一切都得奥蒙特付钱，为的是叫人家让奥蒙特开他的小矿山。这个参议院得要我们花多少钱？”

“哦……五、六万玻利维亚诺。但是，我们得到的保证是：反对派的众院不要我们缴几百万的税。是得慎重些，因为，在玻利维亚，人们都在说公司不但靠锡，而且也靠钨来牟取暴利。”

“嗯……出售钨矿石的合同，您觉得怎么样？”

“来的时候，我在智利和美国同技术人员谈过。他们都说应该签字，因为战争就要结束。手里有了合同，就能够买下卡米和瓦努尼，因为那里的钨矿会找不到买主的。还必须把铁路修完……”

“又得要一百万英镑。还要改组矿山。都是些开销。”

说到这里，奥蒙特想起了埃斯特拉达。他远远地看到了这个人的鹰一样的侧影。

“他干得很好。所有的要求他都满足了。”

“我老实对您说吧，我的堂赛农。那不是他，而是多亏那些外国佬。他谈起公司时，总是有点瞧不起。必须安插一个外国经理，懂得科学办事的。”

“是啊，是啊。”百万富翁连声答道，“那些外国人真是没

比的。那些美国佬，那些德国人，都是了不起的。唯有律师必须是玻利维亚人。”

“还有共和国总统，也得是。说到这个嘛……”

奥蒙特露出下牙，笑了笑，用他那双诡谲的小眼睛看了看达瓦洛斯。

“我们是要谈一谈的，不过，明天吧。我们还得早起呢。”

在大厅里雕像的背脊上面，玻璃柜橱和灯的上面，回荡着一阵哀号：

“哎哟哟……!”

四面八方的门都打开了，管家、听差、看门的、男仆们，他们杂沓的脚步声把大理石雕像和楼梯上的地毯都给吵醒了。

堂娜安东尼亚喊着：

“蒂诺!蒂诺!”

奥蒙特先生从他办公室的那层楼上下来，在大厅里望着那群围着他儿子身体的仆人。

“叫大夫!上帝啊,叫大夫!”夫人喊道。

仆人们乱作一团，打电话的打电话，出去的出去，另一些把孩子抱到了卧室里。从他的没有血色的嘴唇里淌出一缕血丝。

“博士,他这是第二次发生这种情形了。”安东尼亚太太对那位大胡子医生说。

翻译重复了这句话：

"C'est la deuxième fois··"①

医生听诊了一番，翻看了蒂诺的眼皮。然后给他打了一针。孩子终于睡着了。

玻利维亚医生梅嫩德斯博士到得稍晚，他受到奥蒙特的好一顿训斥：

"为什么用得着您的时候您倒不见了！一个人花了那么多钱，还可能死在这儿没人管！必须把孩子送到拉马尔梅松疗养院去！"

过了一个星期，蒂诺病愈了，又象猴子一样一刻不停地在家里乱跑乱窜，眼睛眨个不停，一天到晚对女仆们做鬼脸寻开心。不仅对女仆这样，连堂娜安东尼亚在点着棱形的玻璃大吊灯的蓝色客厅里会客时，蒂诺也从门外向里探头探脑，对客人们吐舌头。

府里的镜子里，不时闪过蒂诺那张贫血的黑面孔和他那头永远是乱蓬蓬的硬头发。有时，他在一面镜子面前会一连呆上整整几个小时，总是哆哆嗦嗦地象水银一样，大扮其鬼脸。他十三岁了。

儿科医生拉一尚特尔博士、营养学专家瓦利安、精神病学家科歇、运动疗法专家马尔加尼昂，以及理疗专家鲁利埃,这些名医你推荐我,我推荐你,一起研究了病情,驳斥了玻利维亚医生提出的把孩子送回高原上去的建议。

"您孩子的情况，奥蒙特先生，使我们想起拜纳尔土邦

①法语："这是第二次……"

主的王子的情况。我们的英国同行曾经坚决反对他的父亲把他带出那个岛国，人家终于没有听他们的。把孩子带到我们这里的时候，那位王子能否保住智力已经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事了。可是您瞧，现在他正在那里治理着他的臣民。您把孩子交给我们吧。用电离疗法，用腺素来调理某些生长的紊乱，再用我们的温泉水……”

乌库略先生听了那些诊断之后，私下里对梅嫩德斯博士也谈出了他的看法：

“什么运动疗法，电离疗法！他得的是(他压低了声音)，是……遗传性梅毒……您还记得吗，亲爱的，记得奥蒙特在智利圣地亚哥的那个牙科医生控告的那回事吗？他说奥蒙特把他全套器械都给污染了。”

“可那是讹诈呀。牙科医生包两只槽牙就要五万比索，所以才找了那么个不象话的理由来证明要价是公道的，因为奥蒙特先生要打官司嘛。当然，他也不得不验了血……”

“结果呢？”

“是阴性反应，哦，阴性反应！……”

乌库略把插在长烟嘴里的香烟点燃了，吸了一口，然后仰面把烟喷了出去。

“对，亲爱的博士，我不是医生。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没法理解：一个新的、强壮的品种结出来的果实，怎么会带着许多……贵族的毛病。活见鬼！全是那几百万的钱在作怪！想想看吧，一个麦斯蒂索人的儿子，这个小蛮子竟得了王子的病症……”

九　酒精政策

那时候，玻利维亚正处在类似传染病的活动时期，它的病灶是矿山，人们就象细菌，聚集在那里。

矿藏的磁力吸引着人们来到矿山：从地下一直到山头。成千上万的印第安农民，趁着收获和播种之间的闲暇，撇下了土地，被召来当雇工；成千上万的城市工匠，撇下了作坊，来把手艺贡献给矿山；还有数以百计的中产阶级的青壮年，从工作缺乏、物价飞涨的城市里跑出来，盲目地流入矿山，只要是工作就干：从采掘工到守夜，从会计助理到带班的，什么都行。

麦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总是全家跟着一起来，而白人则往往是自己先来，摸清了工作条件之后，再确定以后能不能把妻子接来。也有一些干事业的女人是单身来的。她们在矿山附近的村子里，或者在矿棚区里，开设起商店、酒馆，或客店。作为公司支柱的两种人混杂地居住在矿棚区里：仿佛是封建领主似的公司管理人员，以及象贱民一样给公司干各种活计的矿工和冒险家。

传染的过程使那些微生物大量繁殖，侵入巨大的山包，于是地温成倍升高，以至形成了矿山热。得了矿山热的人

是 商人、运输商、倒卖矿石的私商、承包商、矿工、工程师、乔洛女人、外国佬、娼妓。这种由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阶级的各类细菌造成的矿山热，附着在赤裸裸的山脊上。那里，在紧挨着天空的地方，在大自然的从未被触动过的壮观的巨石丛中，建起了工厂，修起了道路，翻滚着冶炼厂的浓烟和家家户户的炊烟。

远离这个病灶的玻利维亚政治寡头们，好象没有看到这种现象。直到酒精事件燃起了熊熊大火，这件丑闻才在这个愚蠢透顶的领导层的圈子里出现一星半点的火光。

在这个愚蠢的圈子以外的人，都同自由开采、自由出口以及拿玻利维亚的矿砂随意投机有瓜葛。他们或者为奥蒙特先生或者为别的企业效劳，拿着高额的薪水，或者得到他们在金融上的间接合作。

奥蒙特公司需要一个支持它的参议院，以便组成最高法院，来处理由于工业中出现的纠葛而引起的与私人之间或与国家之间的诉讼。酒精事件即是其中之一。奥蒙特公司早就获得了为期三年的酒精进口专利的许可，以便直接供给它的矿山，多余的数量则向公众销售。

酒精贸易和矿业一样。政府派办起一个本国公司来参与竞争，企图从奥蒙特的手里夺过专卖权。然而，奥蒙特公司把那些本国酒商大大地捉弄了一番：它在专利权到期时已经进口了的酒精，足够再毒害国内的印第安人三年。

一场大规模的官司就此开场。那些本国的贩毒者和作为他们合伙人的财政部长一道，通过行政手段，争取到把后

来一批为数八万桶的酒精宣布为非法，拒绝了奥蒙特公司提出的免税要求。

可是，奥蒙特公司的律师控制着最高法院。他们开辟了两条战线：一是在司法行政方面，他们在这条战线上争取到一项明智的判决，对新的酒商集团很不利；二是在政治方面，只要他们一旦收买了那位受人尊敬的保持中立的元老古斯塔沃·奎利亚尔博士，他们就能够掌握九席参议员的多数而压倒支持财政部长决定的八席，从而打倒那些参与竞争的部长们。

受质问的人不是财政部长，而是内阁部长；受质问的原因不是酒精问题，而是事先不通知就缺席议会开幕式而有失礼仪的问题。

但是，一位政府高级人士，即著名演说家和善良的清教徒贝拉斯克斯先生认为：这一质问触及一些神圣的原则，即三权分立的原则，这是政府从来也没有想要去损害过的。他不管这场冲突的幕后原因，只是向全体部长呼吁团结。于是，参议院的多数和内阁之间在议会上争吵了起来。

“我们共和国的生命是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只有梅尔加雷霍之流的独裁者才不承认！”

“您把它抛到街上烂泥里的这张纸，部长先生，是宪法，是我们的旗帜！”

“和罗马的元老一样，罩在我们身上的白袍就是答辩的法规！行政机构的先生们，请朝着我们这些国家元勋的头上开火吧！！！”

三天当中，所有这些装腔作势的辞令都只是为了酒精这件事。但是，激动起来的特列斯·卡斯特罗部长在这个一触即发的问题上放了一把火：

“那些提出质问的可敬的参议员们说什么他们保卫的是议会的权力。事实是：他们所保卫的是奥蒙特公司的八万桶酒精，为的是不让政府抽税……”

内阁于是遭到谴责。对于这出同伙内讧的好戏拍手称快的反对派，便要求组织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

在参议员中间，由于没有参加任何党派而在国内最孚众望的，是大金融家奎利亚尔博士。他出任了财政部长。他以这个身份宣布：一贯尊重三权分立原则的行政机构，遵从最高法院维护奥蒙特公司酒精专利的最后判决。议长马丁·瓜曼博士也当了铁道部长。

于是,天下太平，但是，为时不长。

玻利维亚通讯社，即政府的，或者说是反对派的大通讯社，异口同声地赞扬进步人士奥蒙特是：

给玻利维亚带来荣誉的工业家

“我国的高级代表新近从智利回国，他向我们表示：工业家赛农·奥蒙特先生正在研究再买一些玻利维亚的锡矿和钨矿。对巴黎慈善机构慷慨捐赠而使我国在当地享有崇高名声的奥蒙特先生，也许已经作出这样一个有利于那些缺乏大宗资金、正处于停工状态的小矿山企业的决定。奥蒙特先生买这些小矿，是颇担风险的举动。这是因为，尽管

锡在过去某个时期的确展示出了诱人的前景，但是，由于它要取决于战争的偶然性，所以，现在就不再是一宗吸引人的生意了。可是，这位伟大的玻利维亚工业家的爱国精神在这些风险面前毫无畏葸不前之意，他把资金投入并不可靠的企业。如此豪举，令人钦佩。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一个民族变得伟大……”

有一家报纸的调子就低得多了：

出口越多，国库越穷

“我们的锡产量逐日增加，每月出口数千吨。钨的开价亦颇为可观，并且也已大量出口。然而，除了那些福星高照的矿主——他们的合法利润勿庸置疑——之外，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任何实际改善。恰恰相反，生活昂贵，不胜负担。政府也还没有废除那项降低行政人员薪金百分之三十以及以同样比例压缩公共事业和军队开支的紧急法令。

“颁布该项法令的理由是欧战引起了经济危机。然而，给我国经济带来莫大好处，使我国的出口得到其它南美诸国所望尘莫及的增长的，不正是这场欧战吗?!

“我们无法解释这种咄咄怪事。但是，我们想：为了改善预算，议会完全可以设立某种税收或者专利，从而在矿业家们拿大批矿石运出玻利维亚，卖给外国而换来的利润中，取出极小的一部分，留给国家。”

而公司的矿业财务人员所作的反驳是非常冠冕堂皇的。他们说 不了解各种统计、各种计算、各种行情，尤其是

不了解矿业企业的“成本”，而要对国际贸易和国内预算等问题说长道短，抛出一些“只有对财经方面敢于胡说八道的无赖和饶舌者”才能接受的主张，这是荒谬的。

谁也没有注意这家无名小报的建议。酒精问题发出的光焰熄灭了，全国的注意力便集中到反对派的主要人物对内阁提出的“贪污公款及预算超支”这一质问上面。

所谓贪污，无非就是买了一辆汽车供共和国总统使用，因为他到那时为止一直是以搭乘电车代步的。再有，就是为政府大厦的会客厅购置了一些新的窗帘。内阁为此遭到都位又枯瘦又严厉的反对派领袖的猛烈抨击。他在议会上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小时，发表了一个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最精采的演说，把他的全部法律知识、财经知识和讽刺才能都一古脑地用到了辩论上。

“首先,我们得承认,诸位部长先生!'他嗓音喑哑,语调缓慢，面对着半圆形大厅和廊子里贪婪地听他说话的人们讲道;'在玻利维亚发生的数不清的咄咄怪事,毫无疑问,只能是在某个探险家的海外奇谈里，而不是在一个国家的历史里，才会出现。就在前几天，一位反对派的众议员在深夜时分被拘留在警察局里了。这位在伦敦受过教育的众议员——在伦敦，不仅是议员，甚至连普通公民的人身，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崇高的——这位众议员以为只不过是因为闹了误会才侵犯了他的人权，于是，他要求同警官谈话，就是那个下令逮捕他并把他关进自己的办公室的警官。过了一个小时,警官来了，就问他：您有什么事？

“这时，可敬的众议员便提出自己不受侵犯的身份，并且说：‘宪法保障我的豁免权……。’可是，回答竟是什么呢？诸位自由党部长们，那位代表你们政府的警官回答了什么呢？他厚颜无耻地回答说：

“‘半夜十二点钟的豁免权吗？你们给我把他扔到跳蚤房① 里去！’（听众哗然。）

“情况是一模一样的，”这位领袖继续说下去，“就好比一旦染上了一种恶习，就会在整个机体上蔓延开来，从而造成一连串的恶行，在人身方面违犯了宪法的自由党政府，在预算方面也同样违犯了宪法。欧战造成的经济危机把玻利维亚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要求采取强有力的紧缩财政和限制开支的措施。我们是个穷国，诸位部长先生，我们就应该穷日子穷过！（热烈的鼓掌声和欢呼声。）然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一言以蔽之，政府无视预算制度，无视它自己颁布的那个节约百分之三十的规定，而动用国库的一大笔款项去购买什么窗帘啊、汽车啊，似乎它在用和那个违法乱纪的警官同样无耻的态度向全国回答，似乎它回答说：这个时候还节约？给我买辆汽车去吧！”（无法形容的鼓掌声和欢呼声。）

这个演说促使内阁在道义上垮了台。但是，议会中的政府多数派竭诚团结，保护部长们，同意了那笔开销。这个态度造成的恶劣影响，被反对派领袖巧妙地搞得更加臭不

①由于肮脏，人们给警察署的牢房起的别名。

可闻。这位反对派领袖于是一反往常稳重的态度，发表了一项宣言，号召革命：

“正当欧战引起的财政崩溃紧迫眉睫之际，拿着我们有限的财源恣意挥霍的政府和多数派，只配用扫帚扫掉！”

十　矿山病

“……往昔，他们是如此大手大脚，任意挥霍，以至于星期日早晨刚领到钱，到了晚上就不得不想办法为吃顿晚饭去借四个法郎。而今，人们拿着这份所得甚微的收入，却依然如故地挥霍着。许多人认为，这就是矿工们的不幸,或者说,是他们的灾难。”

开足最大马力生产的命令下达到了各个矿山。

矿山附近的那些城市：奥鲁罗、乌尤尼、波托西、翁西亚，都沸腾起来，成为矿产贸易、招工和娱乐的中心。堂内波穆塞诺·拉莫斯的儿子塞尔索·拉莫斯，这位在矿业学院中途辍学的大学生，正是在奥鲁罗这个地方开始了他的矿山生涯。

他在奥鲁罗学习的费用由当时在“黑亭子”矿山工作的堂内波穆塞诺供给。在头两年，他顺顺当当地过来了。但是，从第三年一开始，在妓院里反映出来的那种矿业繁荣，却点燃了他炽烈的欲火。

华灯耀眼的奥琳达妓院是“铁路街”上最突出的一家妓院。进到里面，是一间方形的大厅，地上铺着地毯，墙上挂

着许多大镜子，天花板上画着好些奇形怪状的小爱神正在给比例失调的维纳斯脱衣裳。那些奥地利人、南斯拉夫人、智利人、土耳其人和玻利维亚人，那些承包商、批发商、收购商、技术员、公证人和发了财的矿主们，天天晚上在那里纵酒狂欢，一跳起舞来，他们的靴子就和女人的舞鞋杂沓地交错在一起。

一个周末的晚上，两个身材魁伟、穿着皮上衣和靴子的奥地利人吩咐给全体在场的人上香槟酒。

“他们在品位上耍花招，骗了我们……一车皮百分之六十八的，分析说是百分之五十，正好……”

可是，虽说他们受了收购站的欺骗，却仍然有钱，照样挥金如土。袒胸露背、穿着大花裙子的女人们，手里托着盘子，依次在蓬头垢面、喝得醉醺醺的男人中间穿来穿去，转遍大厅。

“音乐钱，我的宝贝儿……”

于是，钞票和金币，伴随着打情骂俏。收完钱，托盘就在钢琴的琴盖后面倒空。钢琴就和两把小提琴、一根笛子、一只鼓和一张竖琴一起鸣奏起来。

“现在该你啦，玛尔塔。”浑身珠光宝气、满脸浓涂艳抹的奥琳达，象歌剧里的男高音一样命令说。

智利女人玛尔塔，黑漆般的短短的散发贴在额头，向两侧分开，乌黑的眼睛描了眼圈，小嘴红得象一块火漆的印记，身材虽然略嫌丰满，但是还算苗条，她拿起托盘，一边顾盼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倩影，一边象一个女驯兽师那样在大

厅里的一群大猩猩中间绕了一圈。塞尔索·拉莫斯背靠柜台，正在同一位奥鲁罗的足球明星喝酒谈天。旁边，一个背朝着他的喝醉了的南斯拉夫人，戴着帽子，长着一对绿眼睛，在一群由他惠钞喝酒的人当中大声笑着，叫喊着。

“音乐钱……”

这个外国佬掏出了一大把钞票。

“哦，当然！全拿去，不过不放在盘子里，放在这儿……”

他一把抓住玛尔塔的脖颈，想把钱塞进她的胸前。玛尔塔一挣扎，就把托盘摔了。她的黑眼睛忽倏忽倏地闪着。

“放开我 您看,奥琳达,盘子打翻在地上了!”

“不要紧 这里还有。”

当外国佬又捉住了玛尔塔的手臂时，她就转过身，凑近拉莫斯。他们扭来扭去，一下子把拉莫斯撞到柜台上，打翻了酒杯。于是，他用力地抓住外国佬的手臂。

“听着,别发浑,别捣乱了……”

人们都拥到了一块，指手划脚，推推搡搡。外国佬把伸开的那只手放到青年的胸口，猛烈地把他推开。足球明星也把他的手放到外国佬的胸口上。就在这个当儿，玛尔塔扔出一个酒杯，但却打到了大学生的头上，打肿了一块。

肇事者被人们拉到大厅的另一头。但是，他挣脱开，走过来陪礼。

“来半打香槟 我请这位先生原谅!”

于是，乐队又演奏起来，狂欢继续下去。玛尔塔把手帕

浸在威斯忌酒里，然后把它按在伤处。

“没什么,没事……我们还是跳舞吧。”

“奎卡,奎卡对啊!来个奎卡!来个奎卡!”

乐队改奏起奎卡舞的序曲。玛尔塔举起一只手臂，舞动着手帕站到塞尔索面前。他们随着乐曲强烈的节奏象触电一样跳起了那个奇特的舞蹈，扭动着身体，时而贴近，时而分开。在胭脂红的绸裙下面，露出了玛尔塔的颤动着的双腿。那些镜子，由于女人们的齐声尖叫和男人们的大声吼叫,在振动不已。

“来一个!!!”

但是，玛尔塔走开了，去坐下了。

“不能再跳了。我对高原还不习惯。我累了，我的宝贝儿。”

她手按着胸脯，喝了一杯香槟酒。

“您到此地不久吧?”

“不久，是从瓦尔帕拉依索来的……”

“您喜欢这个,这个国家吗?”

“嗯……我不知道……”

她又听到那些奥地利人在狂呼乱喊，把香槟酒的软木塞朝正在跳舞和笑闹着的女人们那边崩过去，便说：

“这些讨厌的外国佬……那个,是这个,他恨我,因为我刚到这里的那天晚上他就想闯到我的房间里来。我把他出去了。呸！昨天晚上也是这样。他想得倒好！”

塞尔索微微一笑。

“所有的人您都轰走吗?”

玛尔塔也微微一笑。

“看情况,我的宝贝儿……”

起初，他只不过是每个周末的晚上去。他一边跳舞喝酒，一边等着在那里当“姑娘”的玛尔塔在大厅里服务完毕；那时是凌晨三点。一到那个钟点，玛尔塔就穿上大衣，俏骂着躲开那些追逐她的人，穿过寒冷的院子，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在这之前，已经从大厅里悄悄走掉的拉莫斯，正躺在房间里静候着她。

拉莫斯一心只想着这个妓女裸体时的模样，终于弄到不可能再学习下去的地步，而且，每当想到她在妓院里可能会欺骗他，他就心烦意乱，于是就连夜离开学院。

有一回，恰好是在一个奥地利血统的奥鲁罗人把玛尔塔抱在自己膝头上坐着的当儿，他突如其来地出现了。尽管那个奥地利血统的玻利维亚人身强力壮，拉莫斯仍然向他寻衅斗殴，并且巧妙地一脚踢去，打败了他。

“你要放明白点！你要放明白点：他和别人一样，是付钱的！可你呢?……”奥琳达怒冲冲地对他说。

以后的几个晚上，他没有在妓院里碰到那个智利女人。奥琳达已经把她借出去参加奥蒙特公司的高级职员们举办的一个私人舞会了。

塞尔索发誓不再去了。于是又重新埋头学业。然而，两个星期六还没有过完，他就再也忍耐不住。他去的时候

装得很傲慢，可是，一到黎明时分，就倒在这女人的怀里投降了。

三个月以后，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麻烦。他们在黑暗中躺着，乐队在大厅里演奏奎卡舞曲，跳舞的人跺着脚，吵得他们睡不着觉。忽然，玛尔塔小声地说：

“你知道吗,我的宝贝儿,我要离开这家妓院。”

虽说这正是他所热切希望的事，然而，这个主意毕竟有点叫这位大学生害怕。

“好极了……再好也不过了。”

“奥琳达恨咱们。她说你不让我做生意。”

“这跟她有什么关系？”

“她说你把我的朋友都吓跑了，还说我不能在舞厅里叫人多花钱。可是你想想看，我每天晚上交给她好几千比索的酒钱。没有一个‘姑娘’,连那个法国‘姑娘’也在内,能从那些‘粗坯’身上掏出更多的酒钱了。她叫我甩掉你。”

塞尔索猛然从床上坐起来。

“管她这个臭婊子说什么！咱们走。明天咱们就搬到公寓里去住。”

“可我欠着她钱呢。”

“你欠她？为什么？”

“从智利来的旅费,她给我买的衣服,饭钱……”

“可是,她靠你赚来的钱呢？”

“对她来说，那不算数。呸！她想这样把我拴住。另外……还有件事。”

“ 什么事 ?”

“ 唉 ,小心肝儿 ,我想我是有啦…… ”

塞尔索仿佛发现了什么欺诈行为，心里感到有点不愉快。

“ 那太可怕了 !”

“ 是啊。不过，我会叫人打掉的。一个在妓院里弄出来的儿子 ,绝对不行 !”

第二天，年轻人接到家里给他寄来的钱。下午他就到“ 巴塞罗那 ”酒吧间去找那帮玩骰子的人。他毅然拿起摇骰子的杯子，一个小时之内他赢了一千五百个玻利维亚诺。当晚他就把这笔钱交给了他的情妇。

“ 付给那个臭婊子去 ,咱们走。”

奥琳达闹了一通。可是，他们还是搬到一家公寓里去住了。玛尔塔不再去妓院当‘ 姑娘 ’了 ,塞尔索也不再是学矿业的大学生。

几个月之后，在奥鲁罗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有几个性情暴躁的人在桌子上一声不吭地玩着骰子。拉莫斯老是输。他掷着骰子 ,顷刻之间输得精光:“ 简直没办法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啦。”他输掉了钱、一只钻石戒指和一把手枪。

凌晨两点钟，他才罢手，来到寒风凛冽的街上。他翻起羊毛上衣的领子，两手插在口袋里，朝他暂住的旅馆走去。他已经是单独一个人住在那里了，因为玛尔塔已经抛弃了他。

他默想着打从那个智利女人堕胎以来开始发生的一连串倒霉的事。从那时起，“厄运”就找上了他。他借债累累，而且一赌就输。他竟假冒他父亲的签字写信向一位奥鲁罗的亲戚借钱。然而，这笔钱他也照样输掉了。

后来，玛尔塔康复之后开始很晚才回寓所。一天晚上，她烂醉而归。塞尔索的眼睛象金属片一样地射出寒光，问她：

“你到哪儿去了？”

玛尔塔一副淫荡的样子，头发蓬散着，一绺额发垂到一只眼睛上，想微笑一下。看到微笑对他不起作用，就索性涎皮赖脸地回骂了一句。他一记耳光把她打昏，使她跌倒在床上。

次日，智利女人走了。塞尔索知道她又回到奥琳达的妓院里去了，并受到了一致的欢迎。他再也没有踏进那个地方，连门口都不过。他听说，一个喝起酒来象一头大象的南斯拉夫承包商哈拉西克同玛尔塔勾搭上了。

但是，这个女人，在第一阵发作过去之后，又盼着那个青年在大厅里重新露面。每天晚上，她一边同男人们跳着舞，一边无时无刻不在盯着大门。但是，他一直没有回来。于是，这个女人开始酗酒了，常常拿着酒瓶子跟男人们和女人们打架。

那天晚上他回到旅馆之后，人家讲给他听的这些事在他的脑海里翻腾起来。他觉得，他堕入了一条无限悲哀的长河，被它卷走，因为他再也不可能返回到学生生活的河岸

上去了。他抬起头，只见奥琳达妓院的红灯在远处熠熠放光，便登时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愿望，一股将他的傲气打得粉碎的需要玛尔塔的愿望。于是，他迈开脚步往那边走去。

象往常一样，象每天晚上一样，大厅里的钢琴和打击乐器发出刺耳的声响。她没有在大厅里。塞尔索装出若无其事的神态停住了，在一旁观看跳舞的人们。

“哦！失踪的人！大家都来看看是谁在这儿啊！塞尔索，小塞尔索！你没有死啊？”

奥琳达从柜台后面挺直她那肥胖的身躯，向他打招呼。

“你好长时间不见了，心肝儿！你好瘦哇，我的宝贝儿。可真有时间没看见你了。来一杯混合酒吗？”

“那当然，你也来一杯。”

“玛尔塔呢？”

“玛尔塔？”塞尔索重复说，“我正要问你呢。”

“可是，你真不知道吗？……”

奥琳达把混合酒倒进肚里，从柜台上探过胸脯对他说：

“有一天晚上她走了，说要去向你告别，因为她要到矿上去。哈拉西克给她钱叫她到那边去。那时候她说她先得跟你谈谈，如果你还想跟她在一起，那她就留下来。否则，她就走。结果她走了，呸！……”

一股金属般的凉气，象一滴水银穿过食道，一直落到他的胃里。

“两杯威斯忌，”他喃喃地说，“一杯给你。那……她什

么时候走的？”

“大概有十五天了吧，呸！祝你健康。你往后可得勤来着点，心肝儿……”

这种狂欢滥饮简直是胡闹！矿工们搂着醉醺醺的女人，胡乱地跳着踢踏舞。四壁的镜子映照出女人们色彩粗俗的衣裙。

塞尔索同两个从亚亚瓜来的承包商和两个女人一起，一直喝到清晨六点钟。当其中一个女人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睡觉的时候，他已经烂醉如泥了。

赛农·奥蒙特锡业公司

今需一千名井下工人，生手亦可录用。雇工、风钻手、选矿女工均用。工资优厚。另需职员。请到本公司设在奥鲁罗的办事处登记，或直接到翁西亚办事处报到亦可。

“我去。’塞尔索·拉莫斯自言自语道。

他在奥鲁罗办事处登记之后，坐上开往马查卡马卡的火车。在火车上，他在餐车的饭桌上结识了出生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四十二岁的工程师威廉斯·麦克·诺甘以及他的在达拉斯出生的墨西哥血统的妻子玛鲁莎。

到达马查卡马卡后，这对夫妇占据了卡车的驾驶室。塞尔索和几个雇来的印第安人只好坐在卡车装货的地方。在这几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胡安·德·拉·克卢斯·瓦奇庞多，也就是那个“天福”矿的发现人塞维利诺的儿子。他

父亲在出征高原时撇下了他，因此，胡安·德·拉·克卢斯就在高原地区长大，直到为了躲避旱灾才来到矿上。

一到翁西亚，他们就各自东西了。拉莫斯在座落在村边的管理处找到洛伦索·埃斯特拉达。这位监督打发他去找杂货店掌柜。那人便指定他在一间小破屋子里住下，同另一个职员合住。他叫一个印第安人把他的箱子扛到那里。房间里光线晦暗，他影影绰绰地看到一个人睡在里面。那人醒了，对他说：

“进来……”

“下午好……啊,是你啊,亲爱的!”

那人原来也是个学生，名叫何塞莫·洛瓦顿,是他学校里的老同学。洛瓦顿帮他把东西安置好，用茶水招待他，然后，穿上衣服，邀他出去散散步。他们出了门，从渣堆中间顺路走下去。厂房的锌皮屋顶在一面山坡上排列得象楼梯。

“公司分三个工段:‘天福’,就是这个……‘奥尔科一松蒂尼亚’，那个，就是几年来一直和一个叫阿特切的人打官司的那个。再就是‘阿苏尔’矿,矿石就从那里开采出来。还有几个矿棚区……那是中央矿棚区……那边是经理处……我们下到村子里去看看吧。实际上，整个村子都是公司的。”

翁西亚村的狭窄的小巷都是陡直的坡。上面吊着缆车的钢缆大弧度地弯垂着，从厂房一直伸到矿井口。人们熙熙攘攘。

“那边,在山的另一侧,在亚亚瓜上面,是英一智公司的‘开发’矿。”

洛瓦顿不停地介绍。他说他在会计室工作。

“这里的会计室很特殊：公司强迫我们对工人和承包商造假账。我们必须扣掉百分之十的工时和百分之二十的掘进尺度。也就是说，简直是明抢。你呢，在哪里工作？”

“在杂货店。是埃斯特拉达先生对我说的。”

“要是他对你说的，那就算定了。他在这里是主人。杂货店也是一团糟。公司这方面把雇工们的账目弄乱。而雇工们则要找外快，他们把供应的东西转手，卖到村子里去。他们干活就靠那么点古柯叶，而一到星期六，就把整个星期的工资全都喝光。他们都是些最糟糕的人。”

采掘工‘上帝的胡安’瓦奇庞多①就加入到这伙最糟糕的人当中去了。矿棚区的总管把他安排在路边的一间屋子里，屋门非常低。一排一排的屋子就象是一排排的鸟窠。风可以从屋顶里灌进来。地上全是泥、土豆皮、洋葱芽，以及在屋子里烧饭后扔掉的其它垃圾。房间里积着一层烟炱。土坯台子就是床，上面铺着一张羊皮。这张床，由于缺少宿舍，瓦奇庞多只能在晚上占有它，白天则归另一名工人。

在矿棚区，在那些一有风吹就呼呼作响的茅草屋顶下

① 胡安·德·拉·克卢斯·瓦奇庞多的名字中“德·拉·克卢斯”(de la Cruz)是“十字架的”之意，故作者又把他叫做：胡安·德·迪奥斯·瓦奇庞多，即“上帝的胡安”瓦奇庞多。

面，衣衫褴褛的人们过着忙乱的有失体面的生活，印第安小孩半裸着肮脏的身子在垃圾堆里玩耍，女人们在做饭，到处都是吵吵嚷嚷的。

早晨五点钟，瓦奇庞多踏上通往“天福”矿矿坑的道路，六点钟到达那里。阳光照耀着山峰，山后拖下一条寒冷的阴影。那些怕冷的、变得黝黑的工人，以及工头、工程师、采掘工、童工、推车工、架子工和车工，都从设在矿坑口的办公室小窗口前面走过，把自己的工牌存在那里。

每个矿井的入口处都有数百名工人排着队进去：数百人进入“天福”矿，数百人进入“阿苏尔”矿，数百人进入“奥尔科—松蒂尼亚”矿。

瓦奇庞多也往里面走。那张同他父亲一模一样的面孔，走进了这个已经挖深并且又开出许多条长达数公里的巷道的老矿坑里面。这段路程是从乘坐电动车开始的。井口的光亮越离越远，渐渐成了一个小亮点，但它仍然照亮着铁轨。矿工们点亮矿灯。走完这段水平的路，便是一个方形的竖井。挂在钢缆上的木吊罐就从这里下去。这个装置把人、矿灯和工具送下去。下降时，只见岩石上的纹理和断痕从眼前升上去。干了一整夜的工人都聚集在各条沿水平方向开凿的坑道口，等候着吊罐带来黎明的消息。

竖井四周的坑道口和许多直立着的黑影都飞快地向上掠去，同时吊罐越来越朝下降落，一直降到地面以下五百米的最底层。最后一批人走出吊罐，踏上实地之后，再打铃叫上面提升吊罐，把夜班工人送出去。

诺甘走进管理处的办公室。埃斯特拉达穿着黑色的服装，脖领上系一条浅褐色骆马呢的领带，背靠一扇玻璃上积满灰尘的肮脏的大窗子，正坐着等候他。他让诺甘坐下。

“我接到命令，要我们每月至少生产五万担。除了承包商招来的合同工之外，我在矿上又增加了五百人。您需要了解一下这里在开采上的某些习惯做法。大部分工作都由管理处直接掌管。但是，眼下有十条巷道高价承包出去了。”

诺甘手里拿着记事本，仔细地听着，边记边点头。

“对承包商，有些根据掘进尺度付款，有些按采出的矿石量付款。承包商愿意怎么干，就随他们的便。他们把各种工作委托给一个矿工长，也就是一个工头去管理，而工长就让采掘工们顺着矿脉的走向往下、往上地乱挖一气。挖下整块的大石头，既不竖立柱，也不架顶梁。公司现在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必须尽可能把全部矿石挖出来，同时，又必须保养好矿山……这是您的事了。另外，冶炼厂的一半人掌握在承包商手里。另一半人只顾偷东西。雇工们都是贼。”

诺甘扶了扶眼镜，开始看图纸。埃斯特拉达拦住他说：

“我不懂图纸。这些，我会在矿里面指给您看的。我们到‘孔塔托’那个地段去吧,那儿有个无赖,叫哈拉西克,用炸药炸坏了几根顶梁，现在必须把它们重新架起来。那些承包商都是贼。公司按每掘进一米付一百个玻利维亚诺给

他们。可他们只付五十个给工头，而工头只付十个给采掘工,付一个给雇工。咱们到矿上去吧。”

他们走出办公室。诺甘一头金黄的头发，戴着一副精致发亮的眼镜，脸刮得很干净，还很年轻。埃斯特拉达戴着黄眼镜，两天没有刮胡子了，似乎显得很老。但是，诺甘却跟不上他的大步子。

他们从坑道口进去，乘吊罐下到四百米的地方，顺着一条巷道往里走。巷壁突出的地方在电石灯的照耀下，露出狰狞尖利的牙齿，威胁着人们。岩石上有一层阴森可怖的胆汁似的绿斑斑的颜色。那边开着一个“天井”。这个地下世界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电石灯。这些星星，在石头的宇宙中时隐时现，在这个由无边无涯的花岗石筑成的漫漫黑夜里自生自灭。在如此长夜中，人们则拥挤着，在石头缝间穿行，就仿佛一滴滴的血缓慢地流过毛细管，穿过岩体，渗入山内。在那些黑暗而寂静的巷道顶端，雇工们放好矿灯。于是，便有一片人造星云出现在地球内心的天幕上。

给风钻输送压缩空气的管道一直通到那里。形状象铣刀的风钻钻头一钻进岩石，便发出使人难受的猛烈的爆裂声。巷道里面弥漫着由金属粉尘、炸起的硅石和花岗岩的粉末混合成的烟雾。风钻一触到岩石上，岩石就变成小小的火山,喷出尘埃,隐没了人们的面孔。

瓦奇庞多就在那里干活。粉尘给他的面孔套上了一个灰色的面罩，在他锁骨凹陷的地方积存起来，把他的头发染白，甚至还透过仿佛口衔一样扎在嘴上的手帕一直钻进他

的喉咙里。汗水把这种粉尘粘在他的身上，使他从里到外地变成了“矿石人”。

诺甘工程师瞅了他一眼：宽阔的胸脯淌着汗水，手臂象是缆索，在拿起风钻钻岩石的时候，就随着风钻的振动而颤抖着。至于这个人的腿，他觉得仿佛是同那坚实的灰黑色的地面铸成一体的。在烟尘之中，只听得见风钻的震颤和工人们的咳嗽。

那些天，哈拉西克走到哪里就醉到哪里。他在村子外面开翻了他的小汽车；在亚亚瓜烧了一架钢琴，赔了现款；跑遍了本村和翁西亚村的酒吧间和小酒店，大喝其威斯忌和香槟。凭着他的身量和满脸横肉，再加上一顶宽檐帽，就已经够吓人的了，何况他还带着枪，对着镜子和灯开火。

他一来到翁西亚旅馆的酒吧间，便围过来许多听众，塞尔索·拉莫斯和洛瓦顿也在其中。

“公司想要坑我……说我破坏矿山。光凭我的两只手就能破坏吗？……这个埃斯特拉达……这里的人都怕他，不是吗？……统统都是胆小鬼。”

他的铁一样的腭骨中间是瘪下去的薄嘴唇，嘴里叼着一枝雪茄，他边吸边用那只长着金黄色汗毛的大手拍着桌子。

“我把埃斯特拉达，这样……把他揍扁。再来香槟！大家喝吧！这儿有钱！本来，只要在巷道里放上点木头，这样……就全完事啦。”

他抓起一把火柴，想用它们搭起一个架子。

“就这样……我说是印第安人破坏了矿山……不是我。这些小包工们都是无赖。我已经揍了一下……不重，不是吗？……轻轻地……就这么一下子，这样，不是吗？……可他就完了，哈哈哈……”

盛着香槟酒和威斯忌酒的托盘转来转去，人们都围聚在这个巨人的周围。拉莫斯听得不耐烦，便对他的朋友打了个手势，两个人就溜出去，步行回家了。

“喂，”洛瓦顿说，“这个外国佬是个亡命徒，一拳能把人的脑袋揍下来。他一只手就能提起一担锡。不过，他在老埃斯特拉达旁边就成了个弱不禁风的小姐啦。一天晚上，他去敲埃斯特拉达的一个乔洛女人的门。一听里面是堂洛伦索在说：‘请等我一会，我穿好衣服就出来……’他的酒就完全吓醒了。你知道不知道英一智公司的人和我们的人在‘孔塔托，巷道里碰上时堂洛伦索干的事吗？他跑到亚亚瓜，在人家经理办公室里一把抓住了那个经理，对他说：这件事得在经理和经理之间用子弹解决。说着就递给他一把手枪。”

“好家伙！”

“当时，因为那个人胆怯了，埃斯特拉达就说他懒得走大路，就从他们的矿里钻进去，从我们这头出来了。”

“真有两下子！你要睡觉吗？”

“当然……那你呢？”

“我去看玛尔塔。”

塞尔索·拉莫斯到达翁西亚后不几天，就找到了玛尔塔。她在村子里的一条小巷租了一所房子，同一个乔洛女佣人住在一起。

他才敲过门，她就出现了：乌黑的眼睛，两道箭眉射向鬓角。他们非常严肃地对视着。

“您好吗？……”

“好，您呢？……”

接着，便疯了似的拥抱在一起。

玛尔塔告诉他，她甩掉了哈拉西克，现在同英一智公司的经理来往，那是一个结了婚的美国人，只是在周末的时候才到翁西亚来。因此，整个星期，玛尔塔就做她的酒店女老板的生意，穿着袒胸露背的紧身天鹅绒衣裳，在顾客中间周旋，表情冷漠，那张圆圆的小嘴里满口是带着智利口音的不连贯的粗话。她的家并不是对任何人都开放的，她对想进去的人保留着选择的权利。即便是有些非常有钱的矿主去敲她家的门，只要是“粗坯”，她就站在半掩半开的门背后，拿一只酒瓶当武器，不许他们进去，一边用瞧不起人的话把他们赶走。

一旦同玛尔塔恢复了关系，拉莫斯就感到他的工资不够用了。

“你看，我的宝贝儿，”她曾经对他这样说，“我想回智利，在瓦尔帕拉依索给我的母亲买一所房子。所以我才来这里，所以我才忍着去应付那个倒霉的外国佬。”

塞尔索开始同杂货店做生意，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弄到烧酒、罐头和布匹等货物，再拿到翁西亚和亚亚瓜去倒卖。

后来，他把收购矿石再偷运出去的买卖研究了一番之后，就抛开了杂货店。他囤积矿石，高价出售给收购商。收购商再把矿石运到奥鲁罗，卖给一家外国商号。这家商号在大战期间把玻利维亚的锡，通过智利供应给德国人，因而大发其财。

然而，拉莫斯这样赚来的大笔收入，都被他在赌场里挥霍掉了,都输给象哈拉西克之流的‘强手’了。

那天晚上，玛尔塔家里十分安静。只有公司的三个职员在很有节制地喝着酒。塞尔索用他的低沉的嗓音唱着歌，熟练地弹着吉他给自己伴奏。当他唱完歌，玛尔塔深情地看着他的时候，他那张阴郁的面孔才顿时露出了微笑。

威廉斯·麦克·诺甘,金黄的头发,整洁的衣着,长着一张早熟的孩子面孔，戴着一副眼镜，住在职员们居住的那条大街上的一幢绿漆房子里。每天下午，他那位墨西哥血统的美国妻子玛鲁莎给他准备好洗澡用的东西，和一份《星期六晚邮报》，留声机里放着麦奇的华尔兹舞曲，自己则张着一双多情的灰眼睛在等待着他。

他们躲在小房子里，就象躲在沙漠的绿洲里一样，永远是干干净净的窗帘把他们同沙漠隔开。他们用村庄和壁炉的图片，以及各种照片，仿造出一个从远方移植来

的 home[1]，保持着在美国时一样的家庭习惯，用这种办法把这个荒山野岭的现实掩饰起来。

每逢星期日，男男女女的外国佬便穿上皮大衣，长裤或白色裙子，来到“开发”矿的网球场。球场是在山后的一块平地上开辟出来的，没有树木，也没有阴影。场地四周的铁丝网仿佛把它同无限的世界隔绝了。

网球跳起来，在空中飞着。

“Just！”[2]

“Game！”[3]

这些喊声被那广漠无垠的空间吞噬了；而球场就仿佛是一块悬在寒空中的铁片。

“Game玛鲁莎输球！”

“不，不是我。是比利亚先生没打中。”

比利亚先生是牙科医生，他和玛鲁莎在比赛中是一方，对手是诺甘和副经理的妻子斯廷松太太。副经理本人因为年迈没有参加比赛。

贝贝·比利亚有一双漆黑漆黑的眼睛，侧影的线条明快有力。这个皮肤黝黑的麦斯蒂索美男子，平时沉默寡言，谨小慎微，暗地里发着狠劲，处处模仿外国佬们的习惯。他讲英语时总是带着满口的拉美土音，他跳舞跳得好极了，笑起来露出一嘴洁白的牙齿。只有在他打网球时他的长头发

① 英语：家。
② 英语：正好。
③ 英语：一局。

披到脸上，玛鲁莎才觉察出他是印第安人。可是，等到用手把头发理上去，比利亚就恢复了他的魅力。

“Thirty-forty！”①

“Just！”

这些喊声引起了回响，随后，便象夜游的鸟儿一样，在忧郁的黄昏里消失在悄然无声的群山之间。

打完球，他们坐上经理办公室的旧汽车，回到诺甘的家里去喝茶，或者喝鸡尾酒。他们都住在“阿苏尔”矿附近的中央矿棚区。在回去的路上，他们经过亚亚瓜村，顺路下去，又经过翁西亚。每逢星期日，到处都在狂欢滥饮。各家各户、各种作坊、卖吃食和卖成衣的小摊子，还有露天演出场，都变成了酒店。那些地方，简直象留声机的喇叭，不停地发出叫喊声，吵架声，以及用五弦琴和吉他伴奏的歌唱声。矿工们成群结队地从街上下来。在酒吧间和奇查酒店里，承包商、收购商、税务员、政府官员，闹闹嚷嚷地乱作一团。他们戴着旧帽子，脖颈上围着围巾，脚上穿着靴子，肮脏的面孔由于在山腹里开矿而更加发黑。

“他们整个星期都象畜牲一样地干活，然后就把所有的钱用来买酒喝光。”Mr.诺甘说。

“不光是星期日，星期一也是一样。”比利亚添上一句。

“矿山就是因此而受损失的。现在必须开足马力生产！”

① 英语：三十比四十。

“他们唱的歌都太忧伤了!”比利亚议论着。

“不知道为什么，我倒是挺喜欢这些歌。”玛鲁莎回答说。

“这种音乐很粗野。这里的人是一边哭一边乐的。”斯廷松太太接着说。

刹车发出刺耳的声响。

“该死的!怎么睡在马路当中!”

麦克·诺甘没有认出瓦奇庞多，他靠着一根电线杆子，半躺半坐着，脑袋耷拉在胸前，象一个被枪毙了的人。头发盖住了他那张正做着恶梦的面孔，酒瓶扔在身边，两腿伸开，裤裆敞着口。

他们驶过矿棚区。甚至在那些小茅屋里都是一派纵酒行乐的景象。在有些场院里，男男女女的印第安人不是坐在那里喝酒，就是转着圈跳舞，那些绿色的、黄色的和红色的裙子团团地旋转着。那些一反常态的矿工们，由于黄昏痉挛发作,从矿里出来,麇集在街道上、矿棚区的棚屋里、山洞里和山间小路上，仿佛是醉醺醺的蛆虫，突然出现在斯芬克斯的面孔和头饰上，在那里爬来爬去。巨大的山峦庄严地耸立着，如同神在接受那些象虱子一般布满山坡的矿工们按本地习俗举行的酒祭。

矿山的三个工段，都是原始的生产系统，再加上一些现代化的改造。现在有了垂直的方井和竖井，从主巷道两侧进行采掘的穿脉巷道,天井,盲井,溜子和通风管道。在‘孔

塔托”地段，杂砂岩中间开出的天井仿佛象个小教堂，它是用来开采同巷道平面成垂直角度生成的矿脉的。在高处，工人们在岩石里钉进木橛，或者使用梯子，站在上面向黑暗的地方凿着。天井太大了，麦克·诺甘下令填掉。于是，只好从矿外运进石头或脉石。

在这个地段，取消了承包商制度。从前，这里采矿，都是支起简陋的支架，挖出极其狭窄的弯弯曲曲象迷宫一样的小坑道，只是在矿脉较宽的地方才开出一个口袋形状的掌子面。奇形怪状的岩石，回肠九曲的拱道，油亮油亮的玉石，采掘后留下来的凿痕，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黑魆魆的蜂窝。

某些巷道的拱顶上不断地往下掉石头。坍塌的事故不断发生。但是，生产不能停止，只好用木材胡乱地支撑一下，因为有立即恢复生产的命令。吊罐的框架上缺少门，溜子和竖井上缺少栅栏，公司也不在可能发生意外事故的地方提供矿灯照明。

必须夜以继日地生产。为了从这棵生长在大山腹中由隧道组成的、盘根错节的大树上摘下金属果实，矿山在一阵疯狂的黑色旋风的袭击下，被搅得天翻地覆。钻岩石，把矿石运上去，把工人运下来，滚动料车，引爆炸药，架电缆，敷水管，设通风管道，掘天井，粉碎岩石，回填石块，支顶，清底等等，都是人们在地底进行殊死搏斗的方式。然而，这个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的家伙也在寻找阴险的复仇手段：砸伤脚，碰瞎眼睛，折断腿，压坏腰，要不然，就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慢慢地，不声不响地把金属粉或矽尘的毒素渗透到人们

的胸膛里去。

“上帝的胡安’瓦奇庞多在麦克·诺甘负责的工段上的一个作业班里干活。

“喂,工程师先生,真累人啊……”

风钻一抵到岩石上，岩石就暴跳如雷，直立起来，象一头被拴住的烈性畜牲，把钢钻甩出去，把它的狂怒般的振动传到持钻者的手臂和胸口上，叫他颤动不已，似乎岩石在敲打他，在研磨他的心。风钻手同大山搏斗，顶多只能坚持两个小时。

起初，瓦奇庞多能用他那钢缆一般强壮有力的胳膊坚持三个小时。他象一只蛾子贴在墙上，裹在狂喷出来的粉尘之中，双手紧紧抓住风钻的两只手把，用胸膛顶住，啃噬着岩石。而岩石则用频繁的撞击来捣他的胸腔，用喷出的火星来对他轰击。

点燃炸药的引线之后，全班就撤出去。黑乎乎的庞然大物分崩离析了。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就象狂怒的野兽在咆哮，把所有的巷道都震得发抖。回声在巷道里滚动，似乎是在愤怒地寻找着出口。

瓦奇庞多离得远远的，趁这会儿休息，斜靠着嚼古柯叶，一边瞅着头上摇摇欲坠的拱顶的吓人凶相。

全班回到了天井里。炸下来的矿石堆积在巷道里，再通过一条溜子抛到下面去。下面有推车工把矿石装进料车，运到吊罐那边。吊罐再把矿石提升到第一层，再从那里用电动车送到厂房去。

矿工们坐在矿石上随车出来。同时，另外一些矿工却进入了无数的深渊，他们在深渊里分成班组，由“班头”带领，补充到这个庞大的黑暗地狱的各条脆弱的动脉里去。

必须夜以继日地生产。说是这么说。可是，瓦奇庞多作为一个优秀的采掘工，一个星期也只干四天，其余的日子就去寻欢作乐。每当他回去干活，他就觉得巷道的空气里充满着看不见的小细毛，一呼吸就使他的嗓子感到刺痒难熬。因此，他就用一块围巾扎在嘴上，以便风钻扬起粉尘时，他可以用围巾掩着嘴巴咳嗽。

麦克·诺甘一肚子的不满意，对玛鲁莎说：

“你看，刚派我去卡米鉴定了钨锰矿，又要我下个星期去阿马雅班帕去。”

这是老一套了。玛鲁莎用她明亮的灰眼睛面对面地看着他，撒着娇象要勒死他一样替他扯好了领带，同时喁喁低语着：

“哦，韦利①，我多么想你啊，每次……这些可怕的矿山。”

“这些可怕的矿山，每一座就给奥蒙特锡业公司带来一千万镑收入。公司从美国叫来的专家说是值这么多……但是，奥蒙特还想叫瓦努尼的那位工程师和我再计算一下价值。”

①威廉斯的爱称。

“可你能赶回来参加去水库的远足吗？”

“不可能了……所以我才心里烦得慌。你只好自己跟朋友们一起去了。”

“哦，亲爱的，我感到太遗憾了……”

麦克·诺甘到阿马雅班帕去考察那个价值千万的矿山里面所隐藏的奥秘去了。星期日那天，斯廷松夫妇，贝贝·比利亚，玛鲁莎，以及两个从奥鲁罗请来的外国人，到距离矿棚区十二公里远的群山环抱之中的一个碧波荡漾的水库里泛舟，欢乐了一整天。电动机的动力就是从那边引过来的。

一个星期后，工程师回来了。

“想要叫那座矿值到一千万，”他说，“除非在那座矿的哪个矿坑里埋下那么笔钱才行。”

他于是享受了二十天的家庭生活：围着温暖的壁炉，阅读英文书刊，夜里搂着玛鲁莎。然而，不久他又接到命令，要他指导安装一部载重量为二吨、提升高度为六百米的中央大升降机，此外，还把‘夜班’的管理工作分配给了他。

“哦，darling①，我一个人留下多么孤单呀！……”

麦克·诺甘把自己的烦恼掩饰起来，为的是不让玛鲁莎感到她自己被埋葬在荒凉的矿石堆里。他晚上十点钟进矿。矿坑口黑压压的人群如同是一批准备送进一个偶像嘴里的牺牲。他早晨六点钟走出矿井，蹑手蹑脚地回到卧室

①英语：亲爱的。

里，白天就睡觉。

下午二点钟，他醒了。他从床上第一眼望到的就是玛鲁莎：她背着身子，站在挂着窗帘的窗口，正注视着外面。

卧室里半明半暗，透进窗口的光线把玛鲁莎的头发分成一缕一缕金色的茸毛。同样，在附近的山岗上，离离的春草逆着阳光，也象是一层金黄的茸毛。

诺甘叫了她一声。她仿佛从梦中惊醒，把脸转向在幽暗中的床这边。

“玛鲁莎……。”

“哦，你好。我刚才不想叫醒你。”

“几点了？”

“两点了……我在看骆马。这儿来了上千匹五颜六色的骆马，还有几个印第安人，戴着皮帽盔。他们真象是西班牙的征服者。”

“是啊……运矿石的小车不够用。”

玛鲁莎走近床边。诺甘坐在床上，伸出两只毛茸茸的胳膊。

“吃午饭吗？你起床吗？”

“起的，不过我先要你坐在这儿。”

她坐下来，没有看他。从侧面看去，她那长长的睫毛都超过了面部的轮廓。

“报纸都来了，我已经放在这儿了。”

她从床头柜上把报纸取过来。

“你看着吧，威尔逊不会重新当选的……你知道吗？昨

天夜里我看过报了。后来，我梦见我在纽约的地下铁道里走哇，走哇。”

诺甘抚摸着她那光洁的颈背。她却把头一扭，用肩膀一拱，躲开了。

“再过一年，我们就可以休假了。那时，我们到智利去，到海滨去。到了那儿我们就看不见骆马了，也看不见印第安人了。你高兴吗？”

玛鲁莎转过脸来看她的丈夫。从正面看去，她下颌瘦削，但由于长着一个酒窝，线条就变得柔和了。他吻了她的酒窝，又吻了她温柔的、肉感的嘴唇，然后，便吻到她那更加温柔的胸部。

报纸弄皱了，Mister 伍德罗·威尔逊的面孔也被攥成了一团，露出了满脸受侮辱的神气。

“他们那种该死的狂欢节，与其张扬，还不如不说的好……”

这是狂欢节的星期二。山上五彩缤纷，人声鼎沸。大街小巷，处处是一片混乱。令人眼花缭乱的印第安女人和乔洛女人，成群结队地随着六角手风琴、口笛、吉他和小五弦琴的节拍，时而盘旋起舞，时而匆匆来去。

一群穿着颜色鲜艳的天鹅绒裙子的女人和穿着绣花短上衣的男人，从矿棚区下来，围成花花绿绿的圈子。他们全都进入了如痴如醉的境界。无论是矿区还是村里，家家酒

气冲天，户户都变成了酒馆。

走在这伙人前头的，是一个化装的魔鬼，穿着一身镶金绣银的天鹅绒礼服，戴着一个露出鲨鱼牙齿和长着象金蛇那扭曲的长犄角的大面具。化装这个魔鬼的是瓦奇庞多，他的耳朵里还在响着风钻的轰鸣声，因为他加班加点地干，才能买下这套行头。在他的胸膛里，有一种肮脏的粉状的东西，想趁着和乐队的大鼓、短号和铙钹声混杂在一起的阵阵咳嗽从肺里跑出来，就象是深入矿底的矿工们想夺路而出那样。

查扬塔的矿工赶来了一队驮银器的骡子，人们于是闪开路。狂欢节的节神从矿坑里出来了。这是一尊用含矿砂的泥塑成的偶像，颜色发黑，闪闪发光，用花束和彩纸装饰了起来，坐在一辆车里，后面跟着许多印第安人和小孩。爆竹响彻各条街道，使人头晕目眩的跳舞遍布村镇内外。

塞尔索·拉莫斯和洛瓦顿，同一伙有身份的收购商和承包商一起，脖子里缠着彩带，身上撒满彩纸，正躲在本村的旅馆里自得其乐地大喝香槟酒。

在吃辣食的时候，一个从阿根廷赶来一大群牲口卖给公司的苏克列牧主提议玩“掷铜板”的游戏。于是，那股酒兴又把他们引到游戏上去。没有铜板，他们就用英镑代替。

拉莫斯和两个波托西人结成一组；他曾经把偷出来的矿石卖给他们当中的一个。另一组是那个牧主，一个承包商和一个长着两只毛手的土耳其商人。

在哄堂大笑、俏皮话和喝采声中，他们玩了三局，直到一阵彩纸和彩带向他们劈头盖脸地撒来，搅得这群赌客不得不就此罢手。

输家提出挑战，建议到隔壁房间去玩掷骰子。于是，他们在一张圆桌周围坐下，又有一些矿主加入进来。开初，大家赌得很有节制。可是，过了不多久，就越赌越激烈了。随着房间里烟味酒气的增多，从杯子里跳出来的象在绿野上奔跑的小兔一般的骰子四周，那种紧张的气氛，也在不断上升。

拉莫斯在桌上放下一大叠钞票，拿起掷骰子的杯子，慢慢地摇着。牧主对他说：

“一百作四。这是老本！”说着他把一叠钞票扔在桌上。拉莫斯倒出骰子：幺二，输了。桌边上一叠叠的钞票和一堆堆的金币都在此起彼伏地涨落着。

在玩到下一圈时，这个青年拿出为数甚少的几张钞票。

“再加点钱，再加点钱！”

“我输了两千多啦。”

“那好，把您的钱全押上吧。”

那个丘基萨卡人对他这样说，是想一举使他退出战斗。可是，拉莫斯摇出一个“五六”，赢了。于是，他拿起杯子接着摇。

“还是把您的钱全押上！”

他又摇出了个“双六”。牧主又付了钱。

“别人也来啊！别人也来啊！喂，我说，别只让我一个人赌！”

人们于是纷纷下了赌注。土耳其人摇出了“三四”。

拉莫斯是“双五”。那些人的面孔，仿佛是招魂台上的幽魂，眼睛死盯着转动的骰子，死盯着人家把赌桌上一叠一叠的钞票拿起或放下的手。骰子从杯子里掷出来，宛如两个白光闪闪的钝头的剑尖在盘旋飞舞。

外面，乐队纷纷走过。里面，完全被烟雾和敌视的气氛笼罩。灯点亮了。

“下赌注吧!”

“这一注一千比索!”

在这些表情极度紧张的恶狠狠的面孔当中，塞尔索尤为突出，这既是因为他年轻，又是因为他神情十分严肃。他摘掉了帽子，露出一头从笔直的前额倒梳上去的鬈曲的头发，把前额分得清清楚楚。在这些脑袋的上面，有一个身材很高、瘦骨嶙峋、拖着两撇稀疏胡子的矿主，站在那里慢吞吞地说：

“这个，赌您手里的钱。”说着，就把一个纸卷放到桌上。

“来吧。”拉莫斯同意了，连一眼都没有看他。

“您全付吗？”那个巨人用阴森的嗓音问道。

“全付!”

这个青年摇出骰子“双六”。他把钞票和那个纸卷都收了过去。

“您以为您这点子金镑就会把我们吓唬住吗？喂，给每个人都来一杯香槟!”

“一百作五。”

“二百作五。”

“五百作四。”

“一千对一千 好家伙啊!”

那个瘦高个子的矿主又发出阴森的声音：

“塞尔索，我在仓库里还有十五担粗锡。您明天就可以去取。我就赌这些……”

“一次全赌吗?”

“不,一点一点来。先下两担。”

塞尔索喝了一口酒，然后环视了一下桌子四周的人，说：

“两担,押上!”

醉汉的叫嚷和街头的歌声，传到赌钱的房间里面，就变得很微弱。强烈的诱惑使伏在桌子上的那些面孔全都露出急切的神情。

这个青年又赢了所有的粗锡。

“我们走吧,”洛瓦顿凑近他耳朵说,“我们从四点钟起就在这儿啦。”

“再等一会,我正交好运……”

“可是,玛尔塔的聚会呢?”

这时，塞尔索看了看手表：夜里十一点钟了。

这是狂欢节的星期二。塞尔索口袋里塞满了钞票和金镑，走了出来。后面跟着土耳其人和洛瓦顿。酒吧间里仿佛刮过了一阵彩纸和彩带的飓风，使所有的人都趴到了桌子上。

“我觉得有点醉了。”

“我们大家都一样，老弟。”土耳其人说，“我们到‘害人精’家去吧……”

“她可能同堂洛伦索在一起哩……。”

“不。堂洛伦索大概在‘小白靴’家里喝酒呢。”

“算啦，算啦。”拉莫斯说，“咱们到玛尔塔家里去。埃斯特拉达么，他已经把‘小白靴’和‘害人精’都叫到他家里去了，正在那里热闹呢。象往常一样，闹完以后他就搂着那两个娘儿们睡觉。”

在小巷里，还可以听得到六角手风琴的琴声。人们还在山上简陋的奇查酒馆里喝酒。酒馆里露出的红光，似乎是因为害怕而在一眨一眨的眼睛。玛尔塔家的大门紧闭着，里面的欢会正到高潮。塞尔索和他的朋友们，一经被认出之后就进到里面，见到那里的人有收购商、承包商和高级职员。玛尔塔满脸泛着红晕，头发上落满了彩纸，同样也是醉醺醺的。在客厅里的这些人中间，拉莫斯认出了两个“开发”公司的职员。他们拥抱了他。

“玛尔塔，玛尔塔，我的小心肝儿！”塞尔索喊道，“这儿的全部开销，我付！”

一个盲人在弹着钢琴。塞尔索把那个智利女人搂到怀

里，和她跳起舞来。

“我刚才赢了钱，赢了好多钱哩。你摸摸我的口袋。另外，我还赢了锡。我带你上智利去。”

玛尔塔一边使劲把他搂在自己的怀里，一边象梦呓似的回答说：

“去智利……这个矿,这些人,这些外国佬,都叫我烦透了。等过了节……”

“奎卡！奎卡！”那些智利人要求着。

“好极啦！狂欢节万岁！嗨！嗨！呜啦……”

香槟酒的酒杯随着奎卡舞的节拍而震颤着。瞎子得到许多赏钱便更加卖力地弹着钢琴。随着玛尔塔脚步的踢踏，拉莫斯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地用手帕绕着她的脖子，围着她转圈。喝采的声音震耳欲聋。

突然之间，响起了一阵爆竹声。接着，临街的大门上又响起一阵捶击的声音。有人在外面叫喊：

“狂欢节万岁！玛格塔①！玛格塔！

敲门声传过了院子，吵吵嚷嚷的人们都静了下来。

“不要开门……是那个外国佬喝醉了。”

“他就要把门砸破了……”

玛尔塔皱起眉头，站在客厅当中命令那个乔洛女人：

“开门去!”

在门槛上出现了肥胖的哈拉西克，面孔红通通的，戴着

①酒醉后舌头发僵，把玛尔塔叫成了玛格塔。

一顶大帽子，敞开着衬衫，穿着靴子。他身后还有一个人，在院子里的暗处，看不清楚。哈拉西克走上前来。他点起爆竹，随点随扔，让它们在客厅里爆炸。

“不是炸药！不是炸药！不要害怕。难道是进来了一个死人吗？现在我的朋友要进来了。进来，进来！……”

跟在他后面走进一个醉醺醺的、面色阴郁的麦斯蒂索人。哈拉西克冲着玛尔塔说：

“你不请我的朋友坐下吗？对我这个外国人来说，无所谓。不过，这是我的朋友，他一直在喝，从亚亚瓜一直喝到这儿，现在嗓子发干了。哈哈哈。给个座儿，给个座儿。我的朋友可以坐在哪儿呀？他很粗卤，请你们多多包涵。我也是，也很粗卤。在狂欢节我是可以喝酒的，是不是，小伙子们？”

“是的,是的。”一个矿主说。

“是的,‘先生’。我问人家的时候,我喜欢人家对我说：‘是的,先生’。哈哈哈。对不对,玛格塔？来香槟,来啊！”

“对,外国佬,不过不该砸破门呀。”

她从脖子上摘下纸花环，扔到地上。她端上了酒。

“我在亚亚瓜把一个堂倌踢了一顿。我也不知道他对我说的是什么，我要去割……割他的耳朵。当然，那不是当真的！他可吓坏了，绕着桌子来回地跑，哈，哈，哈。来酒，再来香槟……这儿，小拉莫斯拿着吉他，可又不弹。您要放下吗？真……真的吗？是不是？啊，您不愿意弹。玛格塔，玛格塔！这儿有钱还是没有钱？今天下午，不，是昨天，我

被偷了……哈，哈，哈。不过，还有这个呢……”

他掏出几枚金币朝上面一抛。金币落下来，在地上乱滚，滚进了彩纸堆里。

“你听着，外国佬，”玛尔塔说，“别讨厌！”

“是啊，”跟着来的那个麦斯蒂索人说，“先生，不要这样。”

“我就要这样，他妈的！这是不是我的钱？是您……您的钱吗？嗬，是智利先生在这儿哪！来一杯！来吧！不多不少，还是多了好，是不是？”

玛尔塔轻轻地拉了一下外国佬的衣领，可是，他用他的大手把她推开了。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往地板上一扔，摔得粉碎。

“奏乐！奏啊！”

于是，又弹起了钢琴。

“跳舞啊！我跳，他妈的。我对什么都不在乎。我的这位屌朋友不会跳舞，什么都不会。这里的人全都是屌。说，是不是都是屌？”

当时只剩下五个男人了。尽管都醉了，但是他们对这个“独眼巨人”还是十分俯首帖耳，在那篇冗长烦人的独白面前还在陪着笑脸。跳完舞，外国佬坐下来，想叫玛尔塔坐在他的膝头上。但是，这个女人推了他一下，挣脱了。

“放开手！外国佬，你醉了！”

塞尔索瞪大了眼睛，从角落里死死盯住哈拉西克。哈拉西克就把上衣一脱，甩在地上。玛尔塔走近洛瓦顿，装着

请他喝酒，对他悄悄地说：

“把塞尔索拉开。外国佬醉了。”

这时，哈拉西克大喊起来：

“不要害怕！外国佬是不会去惹畜生的。再来酒啊！干！来啊，畜生们！都是畜生！玻利维亚人！哈哈哈！印第安人不喜欢外国佬，哈哈！”

又弹起了钢琴。拉莫斯一口喝干了一满杯酒，便站起来，走近玛尔塔，要跟她跳舞……

“这是印第安人的狂欢节。印第安人跳舞了。猪猡们，跳吧……”

玛尔塔已经用胳膊搂住了拉莫斯，这时便转过身来，怒气冲冲地喊道：

“外国佬，别讨厌。你简直是个乔洛人，你！”

“我，要想跳舞得请我批准才行。到这儿来，玛格塔，到你的外国佬身边来！我说了，得请我批准才行！”

塞尔索猛然一推，甩开了玛尔塔，站到了哈拉西克面前，对他大喊：

“我想跳就跳，你懂吗？”

接着，是一阵紧张的沉默。

“喂……”玛尔塔拉住这个青年人的臂膀，刚要说话。但是，这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推开了她，继续说：

“你以为我们忍着你，能忍到什么时候？混蛋！”

哈拉西克站起身，做出滑稽的表情，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摘下帽子，弯身鞠了一躬，说：

“哦,先生,哦,那不行!真把我吓死了!您请跳吧,先生!先生,请!”

他那锋利的目光转向钢琴。

“奏乐!……您请跳吧,现在……”

玛尔塔插进来说:

“听着,外国佬,你醉了。我可不愿意人家在我家里打架。他是不会挑衅的。”

然而,哈拉西克并不看她,只看她身后的拉莫斯。

“跳吧,跳吧,他妈的!”

“我这会儿不愿意了,混蛋!”

“那就给我滚出去!你们这些印第安猪猡,现在全都给我滚出去!”

他一把推开了玛尔塔。玛尔塔双眉倒竖,满脸怒火,顺手抓起了一个酒瓶。

“你这个婊子养的外国佬,你到处找碴打架,我早就烦透你了!”

“闭嘴,臭婊子!”

“可你,你是婊子养的!”

外国佬盯着玛尔塔,眼光如同两根犀利的钢针。就在这时,他脸上挨了拉莫斯一拳。可是,拉莫斯只打掉了他的帽子。哈拉西克抓住这个攻击者的衣领,用力一甩,就把他甩在地上直打滚。然后,哈拉西克用一只手抓住了智利女人整个的脸,把她拖到卧室门口,推她进去。

“救命啊!救命啊!”乔洛女人喊起来,“抓住他呀!”

洛瓦顿和另外几个在场的人试图上前同他说理。他只轻轻一搡，就把他们全都推开了。他不顾拉莫斯用脚狠踢他，上前一把抓住了拉莫斯的后脑壳。他一只手抓住脖子，另一只手从后面抓着腰带，一下子把拉莫斯举了起来，一直举到门口，然后扔到泥泞满地的院子里。

他转身返回客厅。所有的人全都往后退去。玛尔塔又出来了，她眼泪汪汪，头发披散着，里面还夹杂着彩色纸屑，一副凄惨的样子。她手里攥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剪刀。

“婊子养的！”

“放下剪刀。要不然我揍烂了你……”

“现在你再叫我出去呀！……”

哈拉西克回过头去。

塞尔索·拉莫斯站在门口，领带散开着，脸色蜡黄，浑身泥污，手里拿着一支镀镍的左轮手枪。哈拉西克犹疑了一下，随即就扑了上去。一声枪响，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这个巨人停住了，面孔歪扭得不成人样。他侧过身子，挨近沙发，坐到了地板上，两手捂住肚子，开始弯下身体，越弯越低，最后倒在彩色纸带和酒瓶堆上。

“啊哟，先生，您快逃吧！”乔洛女人喊道。

“关门！关门！从这儿走！从这儿走！”玛尔塔领着塞尔索往里院跑，一直跑到一堵一米高的矮围墙前面。

“我一到就给你写信……不管到哪儿……”

拉莫斯翻过矮墙，穿过一个围着栅栏的牲口圈，又翻过一道矮墙，然后就沿着一条小巷跑到下面的公路上。起初，

他还听到远处有叫喊的声音。渐渐地，就只听见他自己脚步的回声了。

一天夜里，诺甘在矿山里面出了点小岔子：把眼镜打碎了。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他正在那个三百米深的和地下墓穴一样的办公室里看图纸，电话响了。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听见一个领班的在说，“在方井底下的那些瓦工，我想，大概都给砸扁了。”

“什么？什么？”

“一辆翻斗车从二百米的平面上掉下去了。”

斗车是从四百米的高处垂直掉下去的。斗车本身重二百公斤，重力加速度使这个发疯的物体下降得越来越快，最后砸到了那些工人身上。他们正在巨大的竖井底下给中央大升降机砌水泥底座。

“大概是六个……不过，我想，只砸着四个。我想，别的人幸免了，因为他们还没有下去。”

“我这就下去。”麦克·诺甘说。然后，他走出办公室，快步向巷道走去。但是，在转弯的地方，他撞到一个雇工的身上，把眼镜撞掉了。他弯腰去找，正好一脚踩在上面，把眼镜踩得粉碎。这下子他几乎成了瞎子。他总算走到了方井口，在那里听见工头们和工人们说话的回声。

他先发出了这样的指示：“我马上就要下去。可是，我这会儿没眼镜了，下不去。”他乘吊罐上去，又换电动车来到出口处，然后再坐一辆卡车飞快地赶到家里。好在他家离

矿只有一公里远。

在职员居住区的大街上，他的住宅还在沉睡着，那锌皮的屋顶就仿佛是耷拉着的沉重的眼皮。他走进门，穿过门厅，门厅里有一盏通宵照明的灯。他抓住门把，推开门，走进了卧室。借着从门厅里射进来的幽暗的光线，他依稀分辨出铺在床上的那条骆马呢床毯竟然出乎意料地没有任何有生命的迹象。他走上前去，再仔细地看。他于是拧开了电灯的开关。

玛鲁莎不在！……

于是，他的心就象钟摆那样猛烈地摆动，而他的脑子被四周一阵强烈的声波所冲击，也象一口洪钟一样轰鸣起来。

女人不在这间卧室里，只有两张并排着的床，床单的花边没有任何皱折，骆马呢的柔软的茸毛平展展的，没有人触动过。

“玛鲁莎呢？……玛鲁莎呢？……”

诺甘突然意识到：那是一个物证，虽然不够具体，但是却是勿庸置疑的。于是，他便呆呆地站在床前，似乎他也是那些被撇下的冷冷清清的家具中的一件。他看了看周围影影绰绰的家具，在衣柜的若明若暗的镜子里，另一个诺甘迷离恍惚，呆如木鸡。一旦没有玛鲁莎的呼吸，卧室的宁静中便充满一种死一般的沉寂。诺甘突然想起，有一次，人家为了惩罚他，把他留在学校宿舍的那些一声不响的床的中间。他又记起，他一走进巷道，就看见一个嘴里嚼着古柯叶的雇

工正在用手指挖鼻孔。为了躲避方井那个重要事件，他又落到另一口井里，而这口井的井底是没有出口的，只有那件确凿无疑的事实：玛鲁莎每天晚上都到贝贝·比利亚的家里去……

他打开衣柜，小心地取出眼镜和一盒烟，然后熄了灯，关好门，又离开了家。

登上卡车后，冷风吹着他的耳朵。在漆黑的夜空里繁星闪烁着，如同羊群散布在原野上似的。

守夜的人在矿坑口打瞌睡。仿佛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进入矿井后，人们向他报告说，是斗车掉下去的时候，挂住正在脚手架上干活的工人，把他们摔到井底去的。他下去了，并且叫人在方井最底下一层安装电灯线，支起木架，以便象放测深锤那样把他和雇工一起从那里吊下去，因为许多木块封住了井底。

“疏忽大意,总是疏忽大意……”

经过五个小时的奋斗，尸体都装进麻袋捆好，挂上钩子，提了上去。然后，从最低的一条巷道拖过，从另一个竖井拉上去，再经过一条巷道，放进吊罐，运到了地面上。

早晨九点钟，诺甘从矿里出来。一个作业班排队走进矿坑，准备下竖井，他们紧贴着巷壁，给运死人的电动车让路。在出口处，一群抱着婴儿的衣衫褴褛的印第安女人在呼天抢地地哭喊着。玛鲁莎穿着胭脂红的毛料上衣和浅褐色的裙子，站在离她们很远的地方，等着诺甘。她的灰色的眼睛闪着高原上明朗的早晨的光辉；而那高原清晨的阳光，

透过群山，照在骆马的背上，变得格外的柔和……

她朝诺甘跑过去。然而，他却对她说：

“你别碰我。我浑身都是泥。”

“真的，”玛鲁莎回答说，“你连头发上都是泥。”

粘在诺甘两鬓的几根白发上的泥渍，就象是挂在麦地里的冰雹。

无论在矿山里，在矿棚区里，还是在村镇里，到处都在忙乱着。那蕴藏着锡的群山，就如同沉默而嗜血的群神一样，张着大口，吞噬生灵，接受用酗酒、挥霍、贪婪和鲜血进行的祭礼。

“喂，工程师先生……可怜可怜吧。”

“上帝的胡安”瓦奇庞多似乎被地下的气息变成了煤炭，他虽然活着，但是身体几乎变成了矿石，从头到脚，包括嘴唇在内，都变得乌黑。他的脑袋从一身破衣烂衫中间伸出来，两腮凹陷，颧骨和下巴形成了一个三角形。颈上的肌肉好象一直连着锁骨，锁骨上面焦黑的肉皮随着一阵阵的咳嗽而牵动着。

摇摇晃晃的麦克·诺甘扔给他一张钞票。

“上帝报答您这个好心人……”

诺甘不上夜班，改上白班了。他经常出入村镇，成了玛尔塔的最阔绰的座上客。玛尔塔尽管讨厌外国佬，但是，鉴于他“绅士风度十足”，就接待了他。他在玛尔塔的小酒店里，或者在矿棚区的外国人俱乐部里，通宵畅饮之后，早晨

六点钟来到矿上，操着英国腔调朝工人们嚷嚷“他妈的”。

他从他的地下三百米深的办公室里指挥采掘和放炮，安装支柱，顶梁以及各种机械等工作。

他在各条平巷和穿脉巷道里转来转去，监督工人干活。那里的岩石，样子阴惨惨的，被源源不断地开采出来。大地压到他的身上，它的质量、密度和无限的体积有增无已，要把他掩埋起来，要包容空间，遮蔽天日，把整个宇宙变成一座充满着恐怖和广漠无垠的大山。

在重重叠叠的阴影里，他看着印第安矿工们逆来顺受地干活，毫无怨言，觉得自己仿佛是在一片沙漠之中。他和他们关在一起，好比是狱卒和苦役犯。他怀着一股轻蔑而又冷漠的怒气，对他们非常粗暴。

“你们这帮印第安野人，”他对他们说，“就是因为你们是野人，所以才出事故。为什么你们走路都不看看地方？”

他经常留在矿里，嘴里嚼着古柯叶。他开始学起克丘阿语来，以便同印第安人打交道。渐渐地，他与残酷无情的大地融为一体，一同吞噬人们，摄取他们的灵魂，每天只在反刍的时候才把他们可怜的发黑的身躯吐出来。

有时，沉重的岩石使他产生这样的感觉：似乎它们的全部重量都压在他的身上了。在矿灯的照耀下，他冲动起来，恨不得挥拳敲打拱顶，一头撞开大山，打开通往天上的道路，跑去追寻玛鲁莎。然而，此刻她已远在他乡了，已经远远地离开了矿山和高原，到了高山大洋的那边了。

玛鲁莎按照他们分手时的决定，从美国给他寄来了离

婚证书。但是，由威廉斯 · 麦克 · 诺甘工程师负责的“天福”矿区，却超出了公司预订的指标，每月生产出三万担提炼纯度为百分之六十八的粗锡。加上其它工段的产量，公司总产量达到了五万担。

十一　减摩金属

“有些人说，他很有头脑，是个正人君子。但是，更多的人说，他的手伸得很长，善于把邻人的财富攫为己有，是个暴戾的人。他象饿狼一样寻觅财富；他要抢劫波托西了……”

战后“庄严”号横渡过大西洋。奥蒙特人还未到，银行家、记者和冶炼厂主的报告则早已象雪片一样飞来。他在哈瓦那和巴拿马都受到了记者们的欢迎。他乘坐一条太平洋轮船航运公司的船，在旅客们的不胜羡慕之中继续他的旅行。当他在阿里卡抵岸时，智利当局和玻利维亚领事前来恭迎。

一进入玻利维亚境内，迎接他的却是沉默。似乎这就是这个耸入云霄的严峻而又不可理解的国度的唯一表示。越过边界，从奔驰在高原的火车上望去，满目荒凉，处处是广漠的草原和群山。火车仿佛迷失在一望无际的荒野中了，只是每隔一段很长的路程才出现一个锌皮屋顶的车站。在车站里，皮肤黝黑、衣衫褴褛的饥饿的印第安孩子，好象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讲着当地的土话，把手伸到车窗口，哭喊着，乞讨着，忙不迭地接住从餐车里扔给他们的硬面包头。看到

这种大煞风景的情形，百万富翁叫人把他的专用车厢的窗帘全部拉上。

玻利维亚……这就是阔别十二年后的玻利维亚。这片颜色淡得出奇的广漠无垠的土地，如同一幅巨大的地图，地上的云影则好比是蔚蓝色的海洋。在阳光照耀下，蓝色的云影和灰色的土地斑驳相间，一直伸展到这个世界的遥远的尽头，那里被连绵的山峦遮断，皑皑的雪峰形成了一条白茫茫的云带。火车在草原上奔驰，速度均匀，准确无误，不时掀起一股股细小的尘柱，在空中升腾盘旋，仿佛在用足尖跳舞一般。在这广漠的世界里，天和地的景色千篇一律，显得格外孤傲。这片土地的辽阔之美在不知不觉中使奥蒙特感到烦腻。

然而，一到奥鲁罗，沉沉的黑夜就象一片汪洋，淹没了整个高原，把浩瀚的大自然变成一些寒伧的泥瓦房屋。黑夜又如同洪水一般地涌进了大街小巷，使路灯黯然失色，变得象奄奄一息的炭火。

市长、达瓦洛斯博士、洛萨博士、怀特副经理以及公司的其他高级职员，都赶到车站迎接他的大驾光临，并把他送到下榻之处：二层楼房的银行大厦的楼上一层。荒凉的奥鲁罗只有土路、茅屋和锌皮屋顶的房子。那里的夜晚是多么阴冷、凄凉啊！街道上雨水积成的水潭勉强地反射出幽暗的灯光。

次日，他乘火车到达翁西亚。铁路是他自己办的。

夜里，翁西亚的千家万户都从没有灯光的窗户里仰望

矿棚区经理处的房子，那里正为欢迎奥蒙特先生而大放光明，宛如王冠上光彩夺目的花饰一般。

女士们穿着袒胸露背的绸裙，陪伴她们的男人中间，大多数是穿着夜礼服的外国佬，他们好象在菊花丛中爬来爬去的蜣螂。那些外国女人，尽管在这位巨头面前略有不安，然而终究还能谈笑风生。可是，某些本国职员的夫人们，由于意想不到地参加了这次突如其来的在荒山野岭之中举行的辉煌盛会，当戴着白手套的仆役—— 其中一名还是跟随奥蒙特先生从欧洲来的—— 上来招待的时候，就茫然不知所措了。她们手臂黝黑，故作斯文地在同那些胳膊雪白的外国女人们寒暄谈天。

大家在餐桌旁边坐着，就象坐在一张手术台前似的，面对着餐巾、鲜花和闪闪放光的玻璃器皿。他们都用眼梢瞄着奥蒙特先生。

“是的,冷得好一点了。”

“好象要下雪了吧？”

“这里只下过一场雪,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我照料孩子，很少出来。我想带他们到科恰班巴去，换换气候。”

“哦,科恰班巴,科恰班巴,美丽极了……我咬(要)在卡拉卡拉买一幢房子,咬(要)从事养鸡。”

所有的人都低声笑了起来。

在奥蒙特一侧就座的是经理 Mr. 怀特的太太，她瘦骨嶙峋，长着恐龙似的长脖子。另一侧是工段工程师 Mr. 斯

蒂文森的夫人，她长着一张圆团团的娃娃脸，一双灰色的眼睛，嘴唇又小又厚，象一粒樱桃。

“她漂亮极了，”一位本地女士对她的邻座 Mr。诺甘说，“您的太太漂亮极了。”

“哦，不是的，她不是我的太太，她是 Mr。斯蒂文森的太太。”

“她是英国人吧？”

“不是的，她是爱尔兰人，生在爱尔兰。”

当人们听到奥蒙特在同唯一没穿夜礼服而只穿了一件黑色便服的埃斯特拉达大声谈话时，就都鸦雀无声了。

“科恰班巴的人要求我们接管电气铁路公司。他们快要倒闭了。肯定是管理太糟糕了……”

“是的，先生。管理太糟糕了。同时，那里农业的情况也很糟糕。”

Mr。怀特插话道：

“在玻利维亚这个地方，本地人不懂得怎么想办法用铁路来赚钱。”

“当然，”埃斯特拉达微笑着说，“这点，只有 Bolivian Railway① 才懂得。”

“据说，”百万富翁指出，“据说往山谷里运输的数量很大，这是件大事，火车总是装得满满的。所以，我了解情况，是有许多人和货要运输。”

①英语：玻利维亚铁路公司。

“是这样的，先生。”经理回答说，“可是，还有许多人，是印第安人吧？他们情愿步行，赶着小毛驴，让老婆骑在驴背上……”

于是，大家都彬彬有礼地笑了。

“必须强迫印第安人乘火车旅行。”Mr.斯蒂文森建议道，“不过，这很难。因为印第安人喜欢象牲口那样生活。”

“有一天，”怀特经理的夫人讲起来，“一个印第安人带着他的女人和孩子到我家来卖一张灰鼠皮。那皮子可真漂亮！真细！我看了一眼那孩子，他的小脸上有些斑痕。我就问那个印第安人：‘孩子怎么了？’我是叫 waiter[1] 问他的。他对我说：‘太太，孩子在出天花！’我赶紧把灰鼠皮退了回去，并对那几个印第安人说：‘这在美国是要关十年监狱的，你们懂吗？’我不得不把家里进行了全面消毒。太可怕啦！可是那几个印第安人呢，背着出天花的婴儿，就象没事一样。”

“哦，是的。那些印第安人不懂卫生。他们喜欢龌龊。他们就因为这个，因为不讲卫生才丧命的。”

奥蒙特的贴身侍从和那些本国的仆役一道，都戴着白手套，在那里侍候着。可是，上香槟酒的时候，就只由他一个人侍候了。经理站起来，祝酒说：

“……矿山在不断前进，如果说去年生产了四万吨的话，今年将继续前进，打破自己的纪录，而按照奥蒙特先生

[1] 英语：佣人，侍者。

的命令，产到五万吨。我希望，这会使奥蒙特先生满意。让我们为公司的兴旺发达，为奥蒙特先生——他的光临使我们感到莫大幸福，为他那位在瑞士而未能出席的夫人，干杯！”

在座的人都肃然起敬，只有玻璃杯在闪光发亮。奥蒙特先生似乎在红色和黄色的花前睡着了，依然坐着不动，只是轻声咳嗽了一下，说：

“那么，咱们就喝吧！”

大家起身去喝咖啡。女士们和低级职员都退了出去。埃斯特拉达也告辞了。奥蒙特先生、达瓦洛斯和洛萨两位博士、矿山经理、Mr. 诺甘和 Mr. 斯蒂文森等人来到办公室里，关上门，围着壁炉坐下。

“对工人必须多加小心。”经理说，“他们在委派代表，准备见我们的奥蒙特先生，要他作出新的许诺。这是一种坏毛病 越要越多。”

“他们是很好的……”达瓦洛斯提醒道。

“哦，很好。”经理接下去说，“可是，他们还想要更多的东西。他们有了售价便宜的杂货店，有了房子和足球场，而且，矿山里，比过去更注意避免发生事故。但是，他们还要求加工资，好去喝酒。”

“扰乱工人们的，”洛萨解释说，“是那些智利人带来的某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他们组织了工会。最糟糕的是：法律居然还庇护他们。新政府四面受敌，除了这些坏蛋，就

再没有别人支持它了。所以它就匆匆忙忙地通过了生产事故条例。”

奥蒙特猛然转回身，向着达瓦洛斯说：

“可是您呢，博士，您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打掉这个条例吗？”

“那是因为在议会里，那伙子坏透了的人占多数。由于我们的人弃权，多数派就任意践踏资方。我们已经用我们的报纸叫他们名声扫地了……”

“哎呀，哎呀，当初我为什么不要人家把我拉进政界呢！”奥蒙特尖叫起来。

“当初那样做是对我们更有利……至于现在……也只能如此了。我们非得跟这个政府斗一斗不行。好在有见识的人都反对它。不过，它手里有议会，而议会已经投票通过了一项涉及矿业利益的法案……”

“瓜曼博士对这个问题讲了些什么？”

“噢……瓜曼博士利用他对金融财政的全部知识，在议院里反对了这个议案。不过，对于使用这种办法来打击资方，以便给政府弄钱的绝对多数，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Mr.怀特插进来说：

“要是我们能达成一个协议也许更好些。瓜曼本来可以要求议会批准，而自己不表态。如果他不说话，我们也许就能够同政府达成谅解……”

“什么？”百万富翁气呼呼地说，“谅解政府掏我的腰包……”

“谅解,我是说,’经理辩白说“是为了叫他们拿我们当朋友对待，少掏点钱，而不是拿我们当敌人，掏走更多的钱……”

“那么生产事故条例呢？一年就要掏出五十万哪……”

奥蒙特用拳头敲了一下膝盖。这些消息使他生气，他甚至喘起粗气来。

“好吧,’他说“应该在奥鲁罗开个会。再加上瓜曼博士。Mr.阿佩尔也要来的。再叫上奎利亚尔。”

“我们打电话通知他。”

“废话 当然不是叫你写信告诉他!”

达瓦洛斯满面羞愧，不作声了。这时，奥蒙特一边挪动着屁股，一边朝坐在他左边的经理转过去，面孔涨得通红，象个胡萝卜。

“我要问问您,’他对他说“开采‘艾司’矿脉,为什么花费那么大？”

经理把雪茄朝身边一扔，说：

“噢，‘艾司’矿脉……因为我们不得不又安装好些机器,同时,还得继续开采……”

这个时候，诺甘，他的面孔也和他的眼镜一样发亮，从这群主要人物后面的座位上说：

“Mr.怀特没有责任，因为那时他正在休假。是我下命令不要中断工作的，因为必须生产……”

“嗬嗬……’奥蒙特鄙夷地说“您下的命令 那为什么开采费用那么多?”

“因为必须挖许多穿脉巷道，还必须给巷道支拱顶，岩石太松了,很容易冒顶。”

“冒顶了吗？”

“没有，因为我们用木头支撑起来了。否则，早就冒顶了……”

“当然，早就冒顶了。矿山是毫无用处的……您是工程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是您为什么下命令在那个工段里发加班费？”

奥蒙特的话是从他的粗脖颈里挤出来的，声音尖细得令人难受。

“因为工人们不能在八小时以后白干活。”

这位要人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了，变成了铁青色。

“啊哈……白干，白干……那就是说，我不给我的雇工发工钱……”

“我不是这个意思,先生……”

“不,先生,工程师 Mr.克拉克看过那个矿脉。他说必须从南往北开。而您却从另一边开……”

诺甘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说从南往北开,奥蒙特先生,那种说法是不清楚的。因为那个地段的脉理，您知道吗？是不能够看作是主脉的，因为裂缝里面岩层的错动……哦，给您解释清楚这点可能很费时间。在这里谈不如在矿里谈更清楚……”

奥蒙特一龇牙，撇出下嘴唇，做了一个轻蔑的样子。好一阵不作声，然后，转向众人，讽刺说：

“只有这位先生懂矿山。我么，我只能当个庄稼汉，当个博士了……不过,您得知道,’他突然冲着诺甘大喊;“为了不受别人的骗，对于矿山，我懂得的东西要比您想象的更多!”

Mr.诺甘站起来，走到奥蒙特面前。在座的人都目瞪口呆了。

“我有责任。我是工程师,您是矿主,但是,对我,您不要对我说什么骗不骗的。”

“住嘴!……’奥蒙特咆哮道;“滚带着您的工程学一起滚！”

“我走,当然,我走。不过,我要对您说,您根本不懂矿山,您只不过是个走运的财主,如此而已。”

奥蒙特气得两眼发黑，便朝诺甘走去。但是，Mr.怀特和达瓦洛斯站到奥蒙特身边，把麦克·诺甘推开了。

“喂,诺甘,这是怎么了?怎么了?’经理吃惊地说;“我命令您出去!”

“出去!’奥蒙特哑着嗓子嘶喊着;“要不,我就用脚把您踢出去！”

尽管他气得满脸通红，可是，他的暗褐色的小眼睛仍然是暗淡无光的。他想在桌子上找点什么，就抓起了一只酒瓶。达瓦洛斯赶忙把它夺了下来。

“请您息怒,堂赛农,请您息怒。”

“我走,’诺甘说着就朝门口退去;“矿山您留着自己去管吧。您得给我五千美元的赔偿费。”

“您还想拿钱 ?!他妈的 !”

诺甘打开门，出去了。奥蒙特涨红着脸，气得要死，转身对留下的人说：

“你们都看见了，他妈的，你们都看见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了。他把我的矿山搞赔了，该是我找他要钱。明天就叫他给我滚！这就是你们给我找来的人……”

“请您息怒，请您息怒，奥蒙特先生。这太奇怪了，太奇怪了。他一直是一个讲礼貌的职员。”

此刻，诺甘在门口取下帽子。房子里只剩下仆役们坐在门厅的椅子上，看见他走过时，都站了起来。他走到外面，冷风灌进了他的耳朵。他蓦地想起了玛鲁莎。他走到空地上，突然感到自己仿佛被人从经理大楼那颗明亮的星球上扔进了阴冷的地狱。

经理、两个工程师和监督陪着奥蒙特在厂区巡视了一圈，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巡视从矿坑口开始。人们从那里把矿石运出来，用吊缆运到锌皮屋顶的第一分段，倒进进料槽,用金属的‘磨碎机’把矿石磨碎,再装在电动车里运到粉碎机那里，然后再运往旋转式圆筒筛，最后送到摇床。

奥蒙特被那些运转着的钢铁震得耳朵发聋。他从那些由轮子、锤头、滑轮和皮带组成的全部机器里认出了从前的操作过程：选矿女工们沿着传送带坐着，用手工在脉石里挑拣矿石，把矿石扔到各自身边的漏斗里，由另一条传送带运

到厂房的相应工段。那时的厂房就象是架设在白色的流纹山岩上的一座桥。

这一行人所到之处，人声嘈杂，机器敲击，震耳欲聋的噪音此起彼伏，连成一片。他们去看复选矿石的筛具。矿石按大小分成碎块和粉粒，再把它们分别运走：有些传送带专运碎块而把粉粒留下。碎块运到一些崭新的机磨那里；另一些传送带则把粉粒送到摇床上，淘汰掉砂子，留下颗粒更细的金属部分，送到淘汰机、分级机去进一步提纯，然后再进行下一段的磨选。

在参观者们的注视下，满身泥污和尘土的工人们无动于衷地操作着。同样，在那些参观者们的眼里，工人只不过是这一系列机械装置中最乏味的部分。工人们对于喘着粗气、一忽儿爬上斜坡、一忽儿爬下梯子的奥蒙特也没当他一回事。

在球磨机里磨着另一部分矿石，一阵阵云雾般的粉尘从那里面冒出来。雇工们在呛咳时，只见尘雾中划出了一条条的痕迹。这一段的汰选是利用离心力或者水力震动在摇床上进行的，它把矿石分得越来越小，变成粉末，再送至其它设备去除砂,再通过水道、淘汰盘、传送带、贮槽、水池和筛具，最后变成一种黑泥一样的东西。那些装置如阶梯般地排列成一串，各自运动着。那些钢铁象陀螺一样地旋转着。那些轮子、倾斜的摇床、水管和水池，形成种种舞蹈的图案。在那些水池里，电力和重力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奇迹，它们同水结合起来，促使矿石翻上翻下，翻下翻上，穿过无

数间隔，一直流到堆积场。整个流程中选出的全部产品在堆积场又重新汇聚在一起，而那象蜗牛粘液般的废液就沿着厂房排走了。

为了盖过喧闹的声音，经理和玻利维亚工程师在奥蒙特先生身边喊叫着，向他解释全部的工艺流程。他从那些错综复杂的现象中终于认出了原始的生产程序。

“这不过就是筛子嘛……”当他看到淘汰机时说。

“这是槽子……”当他看到淘汰盘时说。

“这个从前不过是用小锤敲碎的……”当他看到麦克柯利·克腊雪粉碎机时说。

他们来到焙烧炉跟前。

“这个是我们必须用新的浮选法来代替的。我们要扩大‘开发’矿的厂房。”

“各矿划一以后，开采工作就可以提高百分之五十……”

他们走进一座巨大的棚屋，柴油机象被捕获的怪兽，蹲在那里闪闪发光。

“这些都是南美最大的了。”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奥蒙特流着汗。

“您要下到矿里看看吗,先生?”

“哦,不了,不了。现在已经太晚了……”

“奥蒙特先生累了。”

下午，疲劳的百万富翁没有能够接见矿上和厂里的工

人代表团。他们就把一份请愿书交给了达瓦洛斯博士， 同时，七嘴八舌地用西班牙语和克丘阿语作了解释。

“工作当然是辛苦的。”洛萨博士议论说，“但是，这些人没有算算，要是企业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得花多少钱啊。这个矿的待遇是好是坏，要跟别的矿比较比较看嘛！其它公司对工人完全是蛮不讲理的！”

奥鲁罗银行的经理办公大厅里很冷。上午十时，达瓦洛斯博士、瓜曼参议员和古斯塔沃·德·奎利亚尔博士先后都到了那里。他们搓着手走进去。

奥蒙特先生来了，由怀特经理和发言人Mr.阿佩尔陪着。他的脸冻成了胡萝卜色，身上穿着件浅色的法兰绒衣服，嘴角上老是叼着一支雪茄，同时，用另一边的嘴角做出面部的表情。

奎利亚尔博士刚被介绍给奥蒙特，就急忙帮奥蒙特脱掉大衣，并且小心翼翼地把它挂好。奥蒙特坐在一张大皮沙发里。在两张配套的椅子上坐着达瓦洛斯和怀特。阿佩尔坐在写字台对面，他把他的公文包放在写字台上。还有一些椅子，就象受到处罚的学生一样，被放在一边。奎利亚尔和瓜曼两位博士就坐在那些椅子上。

奥蒙特咳了一声，开始表露他的不满。

“我在玻利维亚尽是碰到叫人头痛的事。什么都得我亲自操心，因为什么事都没人管。我付工资，花的钱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而你们却连政府都管不住。我在巴黎

还不得不去考虑这些事情。所以，Mr.阿佩尔现在来到这里，向你们解释一下我们的计划。计划嘛，你们已经看到书面的材料了。”

顾问们听完这番训斥和这通蹩脚透顶的西班牙语，就立即把目光转向Mr.阿佩尔。于是，这位先生开始讲了起来。

“首先，请原谅我的发音不好。其次，公司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些官司实际上都打赢了；目前产量是四万吨；矿业集团组成了；钨锰矿一直在进行开采，直到行情下跌才停止；增设了银行分行，这样，原先为付工资发行钞票而建立起来的银行，现在成了全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了。公司还掌握着国家银行的大部分股票，所以，实际上，国家银行是由我们在掌管。”

大厅里鸦雀无声，只有瓜曼博士坐着的椅子在吱嘎作响。

“第三，奥蒙特先生已经到手了英一智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它现在应该同‘天福’合并。现在应该在‘孔塔托’巷道开采，矿石从亚亚瓜运出去，在巴索拉扩建的厂里熔炼。我说清楚了吗？”

大家一致点头称是。

“奥蒙特先生收到许多关于购买马来亚海峡的矿山和威廉斯·哈维冶炼厂的股票的建议。这是具有宏伟前景的：可以形成一个锡业托拉斯，其中包括奥蒙特先生作为最大股东的玻利维亚矿山以及奥蒙特先生作为股东的马来西

亚矿山。这样就可以左右逢源：如果冶炼厂买进低价的锡，冶炼厂就赚钱；如果高价买进，卖主就赚钱。也就是说，公司两头都赚钱。因为有了托拉斯，公司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由自己决定三件事：产量、粗锡价格和精锡价格。”

奥蒙特把叉着的两手放在肚子上，索然无味地听着。

Mr. 阿佩尔又点燃一根雪茄，继续说下去：

“锡不是小国搞的工业。巨额资本是国际性的，必须由大都市来掌管，以便操纵全世界的锡业。所以，从现在起，奥蒙特公司就在美国扎根，成立一个股份公司，这是绝对必要的。”

瓜曼博士的白白胖胖的脸上各个部分都有点含混不清，成了光秃秃的一团，只有两只小猪眼还能看到。他认为此刻是显示一下自己的时候了。

“请允许我只插一句话……那样的话，就得分红给股东们了……”

阿佩尔轻蔑地微微一笑。

“股票将是虚设的，假想的！市场上将只出现很少量的股票！一切都仍然归奥蒙特先生所有，明白了吗？而且，每当要标定股票的价值以便支付矿山的资金时，就提高资金的票面额。使用这个办法，无论在分红时，或是在纳税时，公司可以使赢利显得比实际情况少。另外，在决算上还可以划出一笔账来偿还资金，尽管根本不必偿还任何东西，因为矿山的全部资金就是它本身的锡。”

奥蒙特用拇指和食指挖了好几次鼻子。

“ 妙极了,妙极了 !’瓜曼博士转向百万富翁说;“ 利用少量的外国股票就可以向政府声明公司是国际性的，以便使政府尊重我们。 ”

奥蒙特又咳嗽了一声，用眼睛扫了一下他的律师们。

“ 好啦，博士们，你们已经用了三天时间研究了这个计划。现在，我要你们谈谈，怎样才能使政府让我们转移资金,以及批准 … …公司变成股份有限公司。 ”

达瓦洛斯点燃一支香烟，叼在有两撇黄胡须的黑色人种的嘴唇里，然后慢吞吞地说：

“ 我的堂赛农先生,我们在这里,一直在工作,在尽力而为。可是……在巴黎，请您原谅我，事情就显得更为简单一些，简单一些……但是，在这里，就不同了。 Mr.阿佩尔所说的关于公司繁荣的一切，都是奥蒙特先生才华的结晶。不过，我们在这里，却必须跟政府作斗争。本来一切都会是很顺利的，矿石也会从矿山一直送到冶炼厂。可是，中间有一个政府要收税。玻利维亚并不只是矿山。还有许多别的城镇、都市 ,特别是拉巴斯 ,那里有许多蛊惑人心的政客 ,他们认为国家应该靠矿山维持。他们不想干别的工业，比如，木材 ,古柯叶。”

“ 我们 , ’他又吸了一口烟 ,说;“ 我们已经支持了自由党和真正共和党。因为他们尊重资方的权利。我们从没有疏忽过呀，我的奥蒙特先生！根据我给您写的信，甚至我们考虑过，尽管我们同自由党有某些个人的联系，而公司却始终是不过问政治的，即使在爆发了革命、反对派领袖当选为总统

的情况下，公司也可以用不着担一丝一毫的心。那个人为人稳重，决不会抛出一条国家分享矿山赢利这样的反对自由的法律。可是，又来了一场政变，第二号人物上台了。此人我们知道底细，请原谅我用一个不好听的字眼，他是一个难以管束的、野心勃勃的、多疑的乔洛人。”

“乔洛人”这个字眼在这样的秘密会议的场合上贸然说出，委实是颇欠谨慎的。

“我不认识这个人。”奥蒙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我是认识他的。”达瓦洛斯说下去，“他是一个奸诈的律师。我们曾经面对面地打过官司。他是自由党的，理论上他不同意政府拿资方开刀，搞那样的名堂。但是，实际上，因为他需要钱来维护自己，所以他也动手干了。很多人都要把他孤立起来，他就发火了。因为他的野心就是挤进自由派的核心圈子，而我们，请原谅我不客气地说，恰恰是属于这个核心的。他没有能够达到目的。他成了孤家寡人，气得要命。这种情况正是我们应该加以利用的！归根结蒂，政府想要钱。”

“政府是想得到奥蒙特。”奎利亚尔博士讨好地说。

“可我，”奥蒙特笑着大声说，“就算这样，我宁可政府不要我！”

大家都笑了。怀特重申了他上个星期提出的意见。

“这就是说，政府作为朋友要比作为敌人可以少要点钱。奎利亚尔博士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首先,要看政府能走多远。”

达瓦洛斯用手指掸去掉在衣领上的烟灰，断言说：

“简而言之,政府的寿命拖不过六个月。”

“这要取决于奥蒙特先生。”瓜曼博士说。

“我认为它拖不过六个月！它四面受敌，而且，尽管它封闭了反对派的报纸，可是其中也包括我们的报纸在内。但是，舆论还是无情地指控政府挥霍浪费和挥舞大棒。被流放的人写了一本猛烈反对暴政的小册子。我们已经叫人在智利出版了，印数是二万份，装在公司的机器包装箱里运进了玻利维亚。”

“那么,”奥蒙特抬了一抬相当于眉毛的那一块皮肤,补充说,“我们就向政府宣战？”

“公司不能反对政府,先生,它没有政党。”

这话是古斯塔沃·德·奎利亚尔博士说的。他坐在一张椅子的边上，玩弄着背心口袋里的表链，把打皱的脖子伸到前面,脖子下细上粗,到顶端就变成了脑袋,因此,下颔骨就象从面孔上垂下来的松弛的皮肤上的一个凹痕。在半秃的前额下面，那两只深藏在隆起的眼眶里的、盖着半月形眼皮的小眼睛，从来不正面看人，只在说话的时候盯着自己的圆锥帽形状的鼻子尖。他向前伛偻着身子的姿势，从弯曲的背脊直到鼻子，似乎是在谦恭地听人讲话的过程中形成的。

他说完，就不作声了。这时，马尔丁·瓜曼博士开了腔：

“形势是这样的。我在议会里的发言把有关矿山赢利

的法案批得体无完肤，深得报刊和反对派的赞扬。我说过，奥蒙特先生，政府在财政上唯一的信条就是拼命抓钱来维护自身的权力。但是，那项法案已经通过了。只能如此。但是,是否一切就都到此为止了呢？不是的,先生。现在好戏开场了。一个既没有力量却又要对付人家拦路抢劫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答应他的要求，使他麻痹。但是……只是等着警察赶到。我们有机灵的人足以做到这一点。我不自荐了，因为我已被公认为政府的敌人了。不过，奎利亚尔博士在这里，他没有涉足政治，这里还有许多朋友可以和总统先生打交道。有礼不妨碍有勇。”

“这该怎么做？”

“这不要花大笔钱。这办法是很常见的，就象用杂货店的预付手段把公司的工人拴住一样。我们也可以给政府贷款,并且把政府买到手。”

“贷款？给一个要揩我的油的政府贷款？”奥蒙特嘟囔着说。

瓜曼博士搓了搓手取暖，然后接下去说：

“贷款,是的,先生。但是,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呢？短期的有保贷款（他用演说家的腔调强调了这个字眼），一方面用公司将要上缴的赋税作保证，同时，要作出不提高这些赋税的许诺，因为赋税总额将受双方承担的义务所限制。”

“不过,政府会接受吗？”

“我们在这里是干什么的呢,先生？”

奎利亚尔博士插进来说：

“我是丘基萨卡人。我了解那边的情况。政府会跪下接受贷款的，因为苏克雷和奥连特这些地方由于当地反对派的煽动，对于铁路的要求极为强烈。必须继续鼓动这些要求。”

“嗯……”奥蒙特犹疑不决地看着阿佩尔，哼了一声。

“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头。”奎利亚尔接着说“这是诱饵，好叫政府把脸转过去。同时，公司就可以把它的资本转移到国外去了。”

达瓦洛斯博士连忙打断奎利亚尔的话头，以免奎利亚尔把这项计划的初创权从他手里抢走。

“是 Mr.怀特、瓜曼博士和奎利亚尔博士，以及我——您的仆人，共同研究出来的这个计划。它包含两手。我们同其它矿业企业和银行商量好，用饥饿来卡住政府。然后，我们再提出给它一笔贷款……数额是有限的。”

“要是政府坚持向我们多收税呢？”

瓜曼赶紧插话：

“那时，我们的资本已经到了国外。因为政府已经保证不再加税了，也就不能违背同外国企业签订的合同。此外，在提供贷款的时候，公司应该要求得到政治稳定的保证，应该示意，应该暗示：金融协定只能同值得尊敬的政府签订，而只有具备了下面两个天经地义的条件的政府才算是可尊敬的政府，也就是说：成立一个包括所有党派在内的内阁；取消戒严状态。这样的一个内阁，由于有了公司信赖的人参政，将会得到全国的赞同，特别是财政部。对于财政部我

们可以提供一个高明的技术人员。内阁团结一致，部长们都是有识之士，就不会再对矿业为非作歹了。”

“如果总统不接受这样的内阁呢？”

“那我们就减少锡的装船量，就到最高法院打税收官司，就拒绝贷款给政府，就同反对派协作。钱一少，反对派一多，政府就会垮台的……”

“不过,万一政府垮不了台呢？”

“那时，我们就再多借给政府一些钱。奥蒙特先生，您是一位值得钦佩的人物。您说过公司不要参与政治，只是在政府的法令损害我们的时候才干预政治。那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为了保护矿业，我们已经做到使政府被看成是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并为明智的反对派所仇视。现在，我们只是再给政府打一针，好让它承认公司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要承担太多，因为政府终究是要倒台的。我们表面上同总统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同时，现在就同反对派的领袖们达成秘密协议，在暗中窥测时机，以便不失时机地去引导可能发生的革命。所有的人都在急于同公司打交道。到那时候，我们不但不会和政府一起垮掉，反而会成为下届政府的缔造者，或者轴心。把国家从暴政中拯救出来的将是我们！……”

奎利亚尔博士把鼻子伸到前面，说：

“博士，现在请允许我谈一谈，以便把您的高见再充实一下。因为我们要保卫公司的利益，我们偶然也同政府做交易。贷款，这很好。有一个我们的部长，这也很好。可是，

为了不暴露他是我们的人，他应该在一段时间里站在那个暴君的一边，并且……在事变前夕，一接到公司的通知，他应该用辞职来轰动一下…… ”

奥蒙特把大拇指插在背心上挂着金链的口袋里，用其它几个手指弹着肚子。他看了一眼所有的人。奎利亚尔先生又往前挪动了一些，都坐到椅子边上了，膝盖也弓成了锐角的形状，几乎快碰到他那犹太人的鼻子。

“我可以保证使政府接受贷款。因为我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所以我可以做这件事。”

“很好,’阿佩尔说;“第一步,贷款。贷了款,我们就可以获得财政部长的位置。有了财政部长，我们就可以获准把资本转移到纽约，把公司改变成股份有限公司。真是十全十美。人家早就对我说过，您有一些杰出的律师，奥蒙特先生。”

“多谢,多谢…… ”

“只是有一点要注意，”奎利亚尔博士把口水咽到他的蜥蜴般的脖子里，提醒说，“噢……瓜曼博士主张取消戒严状态。不！目前报纸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要保持沉默。很难说会没有某份报纸跳出来大吵大闹，说我们要把玻利维亚的矿山资本抽逃！”

“是这样,是这样…… ”

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小时。奥蒙特站起身，亲切地拍了拍瓜曼和奎利亚尔的肩膀。奎利亚尔也用手帕替奥蒙特掸了掸肩膀。达瓦洛斯博士很懊悔把这个人从拉巴斯叫来。

他们走出银行的大厅，去赴小矿业家协会为奥蒙特举行的午宴。达瓦洛斯帮奥蒙特穿大衣的时候，在他的耳边笑嘻嘻地说：

“看来瓜曼博士和奎利亚尔博士都想当部长，哪怕是当那个暴君的部长都成……”

几天来，一些旧相识、找矿的人和要求帮助的人追着这个百万富翁，向他提出种种建议。瘦子乌达埃塔来找他，自称是他的同学。

“乌达埃塔,我的同学？告诉他,我从来没上过学!”

用毕午饭，另外一些旧时的朋友在饭店的大厅里同他谈话，就仿佛在同一位上司在谈话一样，结结巴巴的。

“好，好……去跟我的工程师们说吧。我有处理这些事的办公室。”

他刚要用手粗暴地推开团团围住他的人们，可是，他的经理和那些律师已经彬彬有礼地达到了这个目的……

“请诸位先生原谅，奥蒙特先生有一个紧急会议。诸位明天还可以见到他的……”

正当他的随从簇拥着他从举行午宴的饭店里出来要上汽车的时候，一个老头儿挤到他跟前。那人高高的个子，枯瘦如柴,两眼发红,淌着泪水,大胡子几乎全白了,两条深深的皱纹就象两道伤疤一样从耳朵下面一直伸到嘴角。他戴着一顶宽边帽。奥蒙特以为他是一个看热闹的人，于是就要上车。但是，那人却把手放到他的胸口上。

“ 等一等 ,我要跟您说句话…… ”

奥蒙特吃了一惊，便竖起眉毛。

“ 找我请到…… ”他刚开口说。

然而，那人嘴里喷着烧酒气味，用颤悠悠的低沉的声音对他说：

“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内波穆塞诺 · 拉莫斯。”

奥蒙特低下了头。

“ 您要干什么 ?”

“ 我不多啰嗦。我只想对你说，你从前是……是个贼！ ”

他说出这个字时加重了语气，并且用他那双鼓出的眼睛死死瞪着他。然后，他又突然提高了调门说：

“ 是的 ,我说你是个贼 !”

所有的人都赶上前来把这两个人隔开，把老头儿推到一旁。

“ 您是个疯子！太放肆了！把他带到警察局去！ ”

奥蒙特这时已把手杖举了一半。但是，阿佩尔和达瓦洛斯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拉进了汽车。而他却还在哑着嗓子低声说：

“ 这个不要脸的 ,准是喝醉酒了 ,喝醉了…… ”

他们关上车门，又回过头来看看那个奇怪的人。洛萨博士坐在司机旁边，说：

“ 他喝醉了。他就是那个拉莫斯。您还记得吗，堂赛农 ?他还曾想同公司争‘ 基督山 ’矿 ,我是说‘ 阿苏尔 ’矿。我们赢了那场官司。所以……现在我们叫他到监狱里去开玩

笑吧……”

这时，老拉莫斯站在人行道边上，两撇胡子象张开的翅膀。他用手指着那些开走的汽车，对聚在那里的一群人说：

“他买通了法官。此地的人都是这个乔洛强盗的狗腿子。不过，我骂他是个无赖，总算是心里痛快了！”

公司向政府提供了贷款。第一次，工业家奥蒙特从欧洲回国后不久，签订了一项年息八分的六十万英镑的贷款协定，同时扣除这笔贷款的第一期利息。该贷款将按照铁路的需要支付，而对铁路的投资则由奥蒙特银行经办，并在一位受政府和公司双方信任的人士的监督下进行。总统特邀堂古斯塔沃·德·奎利亚尔以专家和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担任财政部长之职。此举大受报界、大学以及总参谋长的欢迎。总参谋长在一则新闻报导中表示了军队满意的心情，因为财政部不再“交由那些卑鄙的政客们掌管了”。

一开始，由于财政部长的严厉监督，使政府没能实现挪用铁路资金给秘密警察使用的企图。

“我对总统说了，”达瓦洛斯博士解释说，“我们确实并不是理想主义者。一个政府有秘密资金以应付政治上的开销，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挪用了铁路资金，就等于辜负了人民要求社会进步的渴望。我已建议他另想办法……”

与此同时，出于一种巧合，达瓦洛斯博士向该部提出申请，要求批准一家总部设在新泽西、分公司设在玻利维亚的名叫奥蒙特锡业公司及统一企业的新矿业股份公司的章

程；同时，保证缴纳资金外移的税款。该项税款计为三十万玻利维亚诺。

于是，一桩有趣的金融交易做成了：奥蒙特银行给政府在其活期存款的账目上额外开了一个户头。这笔账是在当局决定批准转移资金和公司付出相应的税款时结算，而税款额又恰恰与预支给政府的款额相等。由财政部长一手办成的这笔交易受到了赞扬。此后，德·奎利亚尔博士对于挪用铁路资金去支付警察费用的事，就不再过问。同时，对于反对派报纸揭露盗用铁路公款，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后来，这个"布尔什维克"政府，考虑到当时由于派驻欧洲的外交代表们又穷又小气，代表机构又是二流的，办公处也十分寒酸，颇损国家的尊严。所以，认为有必要派一个能够振兴国威的有财有势的人。于是便任命了赛农·奥蒙特公民担任驻比利时及荷兰的公使。而奥蒙特则任命了被政府流放的马尔丁·瓜曼博士当他的顾问兼秘书，并因此把瓜曼召到了巴黎。

十二　血矿脉

“顷刻之间，只见血流满地，尸横遍野……”

矿山每天把人吐出来。可是，有时候，它那巨大的牙床也会把矿工嚼碎，把他们吐向医疗站或者坟地去。那坟地，是黄色山谷的对面山坡上的一块平地，土坯的坟冢上立着十字架，有时云雾就从上面擦过。

人们把三名架子工和两名推车工的残骸装在三条粗麻袋里，从“天福”矿的井口拖了出来。他们是在一筒炸药迟爆时丧生的。

埃斯特拉达闻讯后，立即赶到经理的家里，把这个消息报告怀特。

“工头说是工人的错误造成的。他们数了爆炸的次数。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五响，其实，只响了四次。他们就进到紧里头去清底了。一个钟头以后又听到一次爆炸。”

“我是亲自跟作业班下去的。”工头补充说，“等尘土落下去以后，我只看到一只炸飞了的手，象只烂泥手套一样贴在‘围岩’上。他们的身体同碎脉石都混在一起了。我们只是从他们留在井口的工牌上才推算出这几个人是：何塞·马

马尼、西蒙 • 尤赫拉……伊格纳西奥 • 科尔克……”

他听到外面响起了一阵嘈杂的声音，便停住了。大家都走近窗前往外看。外面有一幢砖房，主要的行政办公室都设在那里。它同另外一些一模一样的、都是锌皮屋顶的土房子形成一条街，直通职员们的住区。正对面，是阶梯式排开的冶炼厂。缆索也看得见。下面，顺着山坡是鳞次栉比的矿棚区的棚屋。再下去，一直延展到对面山坡上的，就是翁西亚村。

“是雇工们在出丧。整个工段全都停工了。”

“要当心啊……”

一个星期之后，在经理办公室里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帕切科来了。这个人的脑袋活象响尾蛇的头。他原先是英国— 智利公司的理事。两家公司合并时，他保留了原职。

埃斯特拉达也来到了怀特的家里。那时，帕切科正在同怀特和矿棚区的总管阿迪莱斯谈话。阿迪莱斯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脖颈很粗壮，嘴上留着短胡子，流露出一副严酷的神情，此刻正在介绍情况：

“雇工们要求给五个死人的家属发抚恤费。他们聚集在村子里，还对杂货店提抗议。”

帕切科眨了眨眼睛，插进来说：

“都是让那些醉鬼闹的……事故往往在星期一发生。这天，雇工们喝的酒还没有清醒过来就下井干活了。”

“再有,他们知道:反正出了事会发赔偿费,所以就比从前疏忽大意得多。”

“这次事故是他们自己疏忽大意造成的。还有几个家伙，是头脑人物，跑到这里来煽动闹事。”

“得把这些人从公司和村子里赶走。”

冶炼厂机器的轰鸣声在周围响着。

“已经向拉巴斯请示，”怀特说，“拉巴斯又向巴黎请示。巴黎……奥蒙特先生命令：必须紧缩开支。他决不能容忍别人利用生产事故条例来敲诈他。”

“每年要花费一百万。”帕切科指出，“我们的职责就是使公司免受损失。埃斯特拉达先生，不是这样吗？”

埃斯特拉达看了他一会，冷冷地回答道：

“我很高兴，您已经如此热心地开始为奥蒙特工作了……。”

某个星期六，埃斯特拉达下到村子里，去参加玛尔塔为庆祝智利国庆而邀请有身份的人参加的晚会。

这天正是矿棚区发放工资的日子。工人们拥挤在管理处的几个小窗口外面。他们有的戴着无檐毡帽，有的戴着破呢帽，头发都很长，有的脖子上系着围巾，有的套着套头斗篷，有的脚上穿着粗皮靴子。他们汇成了一股巨大的人流，在倾斜的街道上歪歪扭扭地排着队，仿佛是从小窗口上挂下来似的。

选矿女工们也在等着领工资。还有那些矿工的女人，背着婴儿，围成一圈一圈长裙子和小圆帽的圆圈，守候着自己的男人，为的是趁他们还来不及把钱都送到酒馆里去，先

从他们手里抢些过来。似乎发生了什么意外。一股惶惶不安的情绪在长长的行列里蔓延开来，就如同蚁穴里的蚂蚁受到了惊扰。

“伊西德罗 ·马马尼？”

“有。”

“十五个玻利维亚诺零四十生太伏。找钱！”

“我没钱找。”

在另一个窗口前面，也发生着同样的情况。

“安静点！安静点！何塞 ·利马？”

“有。”

“十二个玻利维亚诺零八十生太伏。找两个玻利维亚诺零二十。”

“我找不出。”

“想办法去吧。人家只给了我十个玻利维亚诺一张的整票。”

矿工们想尽量在彼此之间找到一点零钱。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不安的情绪增长起来。工头们提出了变通的办法：把三、四份工资凑成一个整数发给这几个人。可是，这些人不同意。于是，去找高级职员。他们都不在，去度周末了。

吵嚷的声音越来越大。尖声尖气的女人们也纷纷议论起来，讲的都是克丘阿语和艾马拉语。

人群当中有一个名叫库查略的青年揭露说，为了那天给死难的伙伴送葬，全工段的工人都被扣掉了一天的工资。

人们一听说，就哗然起来。

“伙伴们,他们要抢我们的!”

“这帮强盗!”

这时，阿迪莱斯经过这里。他站到一个小台阶上，脸上带着隐约的笑意看着这场混乱。渐渐地，在他的身旁围上了一圈神情紧张的面孔。他扫了众人一眼，说：

“怎么啦?”

他使劲地推开一个工人，想给自己开出路来。于是，人们就用手拍着嘴巴①，对他发出一阵讥讽和愤怒的起哄声。阿迪莱斯转回身来，却有人从他背后一掌打掉了他的帽子。他又转过去，又有人狠命地一抓，撕破了他的斜纹呢大衣。这时，骚乱的人群抓起一把一把的土石块向他掷去。他在石块的追逐下，好容易才跑进了办公楼。石块把玻璃窗砸得粉碎，又有一些石块在叫喊声和呼哨声中飞到了紧闭着的大门上，又弹了回来。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高大的身形出现在这群古铜色的人中间：埃斯特拉达赶到了。他冒着纷飞的石块，面朝着众人站住。

“停住！停住！喂，把石头放下！安静！安静!”

他迎着工人伸开两臂，拦住了人群。人们看见是他，就不再扔石头了。他的目光透过黄色的镜片在人群里搜索。他认出了一些工人，便叫出他们的名字：

①一种轻蔑的表示。

“库查略！……卡列哈！……到这儿来……马马尼！……这是怎么回事？是你们在领着这些蠢货闹吗？”

面对着他那隐藏在黄眼镜后面的目光，雇工们气馁了。

“堂洛伦索，这事做得太绝了。他们说付不出零票子。都是借口嘛……”

“不是借口。奥鲁罗那边既没有送来镍币，也没有送来小票子。”

“另外，堂洛伦索，他们不给被炸死的人的家属发抚恤费。”

“他们还扣了去送葬的人的工资……”

“好吧。”埃斯特拉达提高了嗓门接下去说，“这可不行。现在，先给每个人预支十个玻利维亚诺，余下的星期一再发。这样，你们就少喝点。排好队领钱！”

刚才逃走了的职员又都露了面。人们安静下来。于是，埃斯特拉达穿过安静的人群，重新上车，往村子里去了。矿棚区里出现了一片和平的气氛。飘着云彩的天空也给人以宁静的感觉。只有办公楼前的碎玻璃和石块，还标志着刚才发生的那场风潮。

外面，汽笛声时断时续。办公室里响起了电话铃声。Mr.怀特，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刮脸，也没有叼着哈瓦那雪茄，从座椅上跳起来。

“什么？……怎么啦？……他们袭击了杂货店？……”

“奥尔科一松蒂尼亚”工段的雇工们袭击了杂货店，用

镐砸破了大门，象一股人头和套头斗篷的洪流，汹涌澎湃地涌了进去，冲到各个柜台，推倒罐头，搬下货包，取出鞋子，摘下挂在架子上的衣服，撕破白糖和面粉袋子。他们把酒瓶摔碎，把包装纸扯得稀烂，象撒节日的彩纸一样往人们的头上撒去。女人们叽哩呱啦地尖叫着，两只手紧护着能够抓到的一切东西。有几个工人居然能够从人群的上面拖出几袋面粉和白糖，结果全都洒在人家的头上。不大一会功夫，杂货店只剩下了一些空荡荡的架子，满地都是纸屑和箱子，被白糖和面粉弄得白花花的。

另一群人向管理处走去。从办公楼这边就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喊声：

“打倒外国佬！打倒怀特这个强盗！打倒帕切科！经理滚蛋！滚蛋！”

爆炸的声音撕裂着空气。

“不要大惊小怪。”办公楼里的人说，“他们是朝天扔的。无非是在拿炸药寻寻开心罢了。”

“寻这种开心，到头来连一个脑袋都剩不下！”

“他妈的，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呢？他们要闹就跟经理办公室、跟奥蒙特去闹。我们可都是穷光蛋。”

“这些蠢货哪能分得清！”

突然，所有的人都朝门口跑去。火车站站长脸色苍白，正从门口进来。他想上楼，但是人们拦住了他。

“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喂，您倒是说呀！”

“他们把杂货店砸了。不过，埃斯特拉达先生向他们开

了枪。他们马上就要到这里了。得躲一躲，躲到冶炼厂去。”

“是得出去,得去照顾一下咱们的家。”

有些人溜走了，另一些留下了。这时，高级职员们从楼上走了下来。

“全体单身职员,”Mr.怀特说,“都从房子后面绕到厂房里去。”

他们悄悄地进了厂房。已经可以听见矿工们在远处呐喊的声音。

“必须等军队赶来。罢工的消息已经传到那里了吧。”

“幸亏这些强盗没有想到要切断电话线。”

人群呐喊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次更近了，而且还配合着敲打木头的砰嘭声。这时，埃斯特拉达带着武装的守夜队出现了。他带着枪，插在上衣外面的子弹带上。

另外几个守夜的搬来了几只箱子。他们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毛瑟枪和弹药，分发给大家。每个职员都得到一件武器和五十发子弹。

“他们向管理处扔了石头。”

埃斯特拉达的脸在他的黄眼镜下面没有任何反应。

“得跟这些人谈一谈。”他说,“他们会把厂房统统拆掉的。”

“你们就带着手枪来。”他对三个职员说。

他走到广场上，朝着管理处，顺着宽阔的街道往下面走去。有一群人看见了他，便立刻迎上来。数不清的人群从

四面八方跑出来，一边吵吵嚷嚷地叫喊着：

“打倒埃斯特拉达！他是恶霸，杀人犯！”

埃斯特拉达伸开两臂，打了几次手势，又继续往下走。

“你们听着！你们听着！咱们来谈谈！”

可是，人们听不见。他们用手拍打嘴巴，对他发出一阵又一阵的起哄声，就象成千上万只发怒的火鸡在呱呱乱叫。只能勉强听出个别的喊声：

“埃斯特拉达滚蛋！帕切科滚蛋！骗子手！坏蛋！”

埃斯特拉达一边喊话，一边对站在他面前三十米开外的狂喊着的人群挥动双手。他看出已经不可能同这些暴徒商量什么了，就扭转身去。这时，一阵暴雨般的石块向他们袭来。一块碎石打中了他的肩膀，另一块打破了一个职员的脸。职员们都逃走了，埃斯特拉达只剩下自己一个留在半路上。而石块就象一群鸟似的在他头上飞着。他拔出手枪，一边面朝人群向后退，一边连放了三枪。这次，是工人们往山下逃跑了。一筒点燃了导火索的炸药飞到空中，落在埃斯特拉达的身边。

埃斯特拉达全身往后一仰，准备逃开。但是，他一眼估量出在他脚边燃烧的导火索的长度，就窜上去，弯下腰，拔掉了引信和雷管。然后，他又放了四枪，打光了手枪里剩下的子弹。

人群里发出的喊声越来越大。埃斯特拉达下命令道：

“叫他们看看我们是有武器的！快开枪！”

于是，办公室人员和投靠这边的雇工就把枪口对着下

面，对着村子，或者干脆朝天，用步枪射击起来。枪声凄厉，子弹呼啸，回声在群山之间游荡，仿佛在追踪着某个生物似的。

当夜是在警戒中度过的。埃斯特拉达布置人守卫象火药库这一类最危险的场所。不时可以听到矿工们在月光下把炸药筒扔到空中的爆炸声。回答他们的，则是几声零星的步枪或手枪的射击。

寒气随着夜风，长驱直入，一直钻到守夜人员和职员的鼻孔里。他们抽着烟，喝着从埃斯特拉达家里弄来的威斯忌酒。矿工们没有到他家去扔石头，因为智利女人玛尔塔住在那里，她是玻利维亚人的朋友，外国佬的对头。

宁静的早晨使气氛为之一变。一切都平静了下来。翁西亚村的村长带着两名士兵走进了经理办公室。工人们态度和平地出现在矿棚区，推举了谈判代表。上午九时，经理由村长和两名工程师陪着出来了。他们朝矿棚区走去。工人们一看见他就迎了过去。男人们和女人们把他团团围住。

“你们好！你们好！”经理说着，“咱们来谈谈吧。我不能同所有的人一起谈，懂吗？你们的代表在哪儿？”

几个脖颈上系着围巾、头发被帽子压得贴在额头上的男人站了出来。

“在这儿没法谈。上厂房吧。”

“不行，上厂房不行。”

经理一边打量着四周，一边考虑着。

“那么,上俱乐部吧。”

于是，一队套头斗篷和裙子的行列跟着经理走了。经理走过他那辆玻璃被打碎、车壳被砸瘪的汽车时说：

“可怜的汽车!它可是什么罪过也没有啊!”

进了俱乐部，经理和工人们围成一圈坐下，只有村长和职员们站着。

经理从口袋里掏出一盒Lucky牌①香烟，请工人们抽。

“咱们在这里都是朋友。没有上司,也没有下级……一律平等！让咱们象男子汉一样地谈谈吧，愿意吗？”

库查略用他的发绿的眼睛挨个看了看他那些伙伴，然后便提出了要求，并且解释说，矿工们的反抗行动完全是由于埃斯特拉达在昨天上午开枪打伤了一名工人，守夜队又打死了另一名工人而引起的。

“大家一看见死人就红了眼,谁也挡不住他们。”

“被你们毁坏的东西值多少钱,你们知道吗?”经理说,“仅杂货店就是十万玻利维亚诺。”

工人们谈到了罢工的主要原因：

“我们按照合同规定挖出来的矿石，给你们一过磅，重量总是不够……”

“还有,杂货店的面包……肉……要说这个杂货店，伙计又少，又拿我们当要饭的打发……”

①美国香烟，即：幸运牌。

“在矿井里,您要知道,挖矿石这种活太可怕了,离开矿的时候都得了矿山病,无论到哪儿,人家都不要。”

他们提出：要给采掘工发防护面具；给孕妇和产妇休假期；建一所医院，因为这里五千户人家只有一个小急救站和一名医生；还要建一些工人的住宅，因为许多人住得太远，到矿上要走八公里的路。

对于杂货店的货物涨价的问题，经理矢口否认，他把店里的价格同市上的价格作比较，问道：

“在翁西亚一磅土豆要多少钱?”

“三十生太伏。”村长回答说。

“这里是十生太伏。一磅糖呢?”

“三十生太伏。”

“这里,十五。公司在杂货店上赔了好几百万。”

库查略反驳他，说这根本不是什么亏损，而只不过是一种实物工资罢了。

“那么,你们不要,比方说,一磅糖,而情愿多拿十五个生太伏的工资啰?”

工人们有点惊慌失措了。经理最后提出了几项妥协的办法，又说他还要请示一下拉巴斯的总经理处。

“我不是矿山的老板。矿山如果是我的，我就全送给你们。现在你们回去干活吧！”

代表们表示，他们要同矿工们谈一谈，并且说：要他们复工，经理的诺言就必须保证兑现，而且决不允许对罢工的工人采取任何报复行为；另外，必须抚恤死难者的家属，给

受伤的人发赔偿费。

Mr.怀特站起身来，同这几个矿工一一握了手，一边走出去,一边说：

“好说好商量嘛,用不着动武。对吧？”

穿着破衣烂衫、安静地等在外面的群众，一见经理出来，感情上便起了变化。

“Mr.怀特万岁！打倒骗子手！打倒阿迪莱斯！ Mr.怀特万岁！”

Mr.怀特走进办公楼。职员们脸色苍白，无精打采，浑身散发着烟味，都在那里等着他。他同奥鲁罗通了电话，然后就同帕切科一起锁在管理处不再出来。

半小时之后，也就是正午十二点钟，出乎人们意料的、被人忘记了的事，出现了。火车的汽笛响彻云霄。

“军队！军队！来了军队啦！”

高级职员兴奋得脸都发红了。

“现在让他们叫吧！这回得叫这帮土匪身上冒烟了！”

公司立刻负责士兵们的膳宿问题。阿迪莱斯亲自给每个士兵发二十玻利维亚诺，以及香烟和罐头等东西。又黑又壮的领队阿尤维里住到经理的家里。他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很长的会议。下午二时，他要求同工人代表在村公所举行谈判。

库查略和三个伙伴走进指定地点。过了一会，一队士兵就挥舞枪托，威胁着要开枪，把好奇的人从大街上赶

走了。

笼罩在村公所周围的神秘气氛，使这个锌皮屋顶鳞次栉比的土著村落骚动起来。聚集在各个街口的群众越来越多。人们成群结伙地出现在一个地方，受到士兵的驱赶便逃散，然后又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

“我们被出卖啦！我们被出卖啦！”

“走开！走开！……”

“我们要看我们的同伴！我们要找经理谈！”

就在这时，人们远远地看见，阿尤维里领队的那张黑脸在村公所的大门口出现了。于是，从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咝咝的唿哨声。接着，又是一阵极其强烈的喊声，如同一阵骤雨在敲打着锌皮屋顶。

“卡车没有出来！”

突然之间，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又增加了许多，因为又有一大队人马从亚亚瓜赶到了。

“卡车没有出来！咱们的同伴没有出来！”

“打倒怀特！打倒公司！军队万岁！”

嘈杂的人群不断扩大，这些被激怒了的穷人发出了可怕的吼声。工人们的面前又出现了一队用枪抵住他们的士兵。被捕者的女人同士兵面对面地在空地上对峙着。一个小个子的士兵抡起枪托，把一个矿工打得头破血流。于是，石块就象暴雨一样地倾泻过去。这队士兵退却了，许多军帽被打落在地上，践踏在人们的脚下。人们从两侧突破了封锁线，沿着街道往上面冲去。士兵们逃跑了。女人们发

出尖厉的叫喊：

“当心！不要去！不要去！……”

“他们要开枪的！快跑啊！快跑啊！……”

“不要跑,兄弟们!”

一部分人退了下来，紧紧地贴在小巷里的墙壁上。可是，同时却有另一部分人从别处冲了上去。他们一边扔着石块，一边呐喊着。

砰！……砰！……砰！……枪声响了。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一挺隐蔽的机枪发出了一连串清脆的声音，子弹朝着人群，朝着村里的屋顶和墙壁扫射过来，使人毛骨悚然。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人们发出凄厉的叫喊，捶打着各家的大门。被打散的人群，好比一堆落叶，被一阵飓风吹得无影无踪。在空地上和小巷里，只有丢得满地的帽子和披巾，以及倒毙的躯体。

村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偶尔被零星的枪声所打破。家家户户的大门紧闭着。一切都是静静的：静静的破茅屋，静静的死尸——那些倒在地上、还带着逃命的样子、露出了胫骨的死尸。只有血还在缓缓地流着，在尘土和砂砾之间，在倒下的人身下缓缓地流着，并且，汇聚成一汪一汪血泊，仿佛是死人的鲜红的影子，但它却不成人形。

几个心痛欲绝的女人穿过街道，声嘶力竭地呼唤着她们的男人。

士兵们强令她们回去，并且占领了整个村庄。入夜之

后，有十二个受伤的人和四个被打死的人被送进了医院。可是，那几个印第安女人却还在继续找寻。

夜半时分，一队巡逻的士兵沿着街道，从村里到矿棚区，又从矿棚区到冶炼厂，进行了搜索。在冶炼厂后面，煅烧炉的烟囱显露出黑森森的身影。过了不久，一辆熄灭了车灯的卡车带着发动机的隆隆声，从荒凉的街上一驶而过。这时，一座煅烧炉便开始喷火冒烟。烟囱里的烟冉冉上升，把月亮罗织到它那张黑网之中。而那火光，却象独眼巨人的那只眼睛，在死寂的矿山上眨巴。

次日，当局从奥鲁罗赶来，宣布了一个缩小了的死亡数字。而那些印第安女人，那些古铜皮肤的哭丧的女人，则发着尖厉刺耳的声音，夹杂着克丘阿语的祈祷和诅咒，正在呼天抢地地为死者唱起了挽歌。

十三　富矿脉

“他什么都不缺,山里的银子给他带来了一切。”

几年过去了。奥蒙特在巴黎已经把座落在福煦大街的罗克鲁瓦一法西尼侯爵的豪华府邸，连同它的全套家具和用具，都买了下来，只有手巾、床单和餐巾等东西是新添的，因为需要把他姓氏的缩写字母绣上去。餐具上也有这些缩写字母：盘子底下是用釉彩烧的，而银的叉子、刀子和匙子上则是刻的。

他接到玻利维亚新政府的外交部长发来的一封信，信上写道：

> 您的好朋友们，就象总统先生及鄙人，都没有忘记您对争取自由的革命所作的贡献。并且，外交部也赞赏您在担任驻比利时公使期间为我们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勋绩。现在，请求您兼任驻法兰西和西班牙两国全权公使的职务，殷切期望您以永不泯灭的爱国热忱，义务照料这两个使馆，因为，国库的财政状况……

奥蒙特接受了，唯一的保留是：玻利维亚政府必须支付文具费和电报费。他和他的冒充玻利维亚人的比利时秘书

都得到了凯道赛街① 的承认。之后，他就在自己的府邸举行了招待会。仆人们穿着短腿裤，戴着假发，从蹲着石狮的大门口一直排列到楼上。服饰绮丽的来宾从他们的前面走过。其中有南美的外交官，两位意大利的伯爵，法国的银行家和一位英国上院的勋爵。此人是马来亚世界锡业公司的董事，呆了片刻就告辞了。西班牙女歌星赛丽朵由一队法国和阿根廷的乐师伴奏，在招待会上唱了歌。

一个月后，奥蒙特准备动身到马德里去。可是，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从此他就变成了一个终身无法解脱的新闻人物了。

他在伦敦时，曾经雇了一名侍从，工资用英国货币付给。由于法郎的比价下跌，一旦英镑折成法郎，百万富翁就觉得是一笔巨款了，于是就打算稍微作一下调整。但是，这个侍从不答应，因此就被辞退。可是，他把这件事告到法院去了。而这位大亨，凭着他的外交豁免权，拒绝同那个英国侍从直接交涉。

他怒不可遏地捶打着写字台，血涌到了脸上，两颊涨得通红。

“ 不，先生！我不能让人家来抢我。他们都以为因为我是奥蒙特，我就应该……我就应该…… ”

这位伦敦侍从在法院里败诉，就把事情捅到一家黄色报纸那里。这家报纸的社长是个“ 退伍军人协会 ”的头目，倒

①法国外交部所在的街道。

也老成持重，以两万法郎之数平息了这场风波。

奥蒙特到马德里“履新”，就决定穿上那件在巴黎罗昂阁定做的外交大礼服。当他穿过王宫的那些长廊去进谒国王的时候，从那里的镜子中看见自己行走着的身影，便感到他那颗印第安人的心在叩击着他的胸膛，仿佛这颗心被它那身穿金线绣花礼服、头戴大礼帽、腰佩短剑的主人的形象所惊吓，直要逃走一样。

宫廷里的侍臣和雕像用漫不经心的目光看着他，似乎他们相互之间保守着一件既奇妙又恐怖的秘密。他的心在敲打着他，好象在提醒他，说他身上带着些偷来的东西。

在国王面前，他朦胧地感觉到：某种难以名状的力量或许会冲进这座高大的殿堂，会把他剥得精光，从而惹得那些雕像和侍臣哄堂大笑。

然而，他听到阿方索讲话了。

“奥蒙特，这是西班牙的姓，而且是最古老的……我久仰您的大名了。”

他油然生出一股热烈的愿望，想去拥抱国王，并把一滴激动的泪水洒在他的肩上。

他在马德里买下了一幢文艺复兴式的大厦，在大厦的建筑图案上加上自己姓氏的缩写字母，叫人刻在那些装饰性的盾徽上。他还叫人把加西亚·拉莫斯为他和他的夫人画的两幅全身肖像悬挂在大厅里。

一幅画上，画着他那紧裹在外交大礼服里的粗壮而威

严的身躯,胸前挂满勋章,其中许多是画家‘ 授予 ’的。他的前胸就象一座水产博物馆，那些闪光的小牌牌，就象五彩缤纷的贝壳、海星和带着古铜色硬壳的海蟹，它们的爪子在真丝和云纹绸的绶带上伸展着，绕过钻石和美玉的花边，同鲜红的、天蓝的和银白色的珐琅紧紧地盘在一起。在另一幅画上，堂娜安东尼亚穿着淡紫色的衣服，戴着一顶钻石的“ 凤冠 ”,手指上套着一只光彩夺目的戒指,站在一幅金线浮花锦的帷幔前面。

这里，所有的人都讲西班牙语。所以，我们的这位奥蒙特先生就感到自在得多了。尽管他对改变自己在穿着上的某些成见感到不舒服，却还是不得不去适应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变化着的男式时装。但是，一旦他接受了某种式样，他就一味地沿用，直到另一种新的时装风行起来，他才迫不得已地加以改变。

当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宽胡子修短的时候，心中十分不悦。任何其它式样的服装他都不喜欢，而只爱穿茄克和浅颜色的羚羊皮背心，戴颜色更浅一点的手套和皮裹腿，再加一根金柄手杖。这种手杖和他那颗红粘土色的肥硕的头颅倒也有些相称。他的头上竖满硬发，欧洲所有的理发师都没有办法对付。他的脾气之坏也是没有办法对付的。深受其害的是他的那些雇员，连公使馆的文官马梅尔托 •古铁雷斯 •古铁雷斯也不例外。此人在文坛上的笔名叫萨瓦斯托。玻利维亚政府在一项照会中恳请奥蒙特把这位花花公子安插在他的公使馆里。这位公子哥儿认为，他在玻利维

亚怀才不遇，没有人能够真正赏识他的美丽的相貌和身材，所以，才打算仰仗奥蒙特的庇荫，在外交界里，或者借助于一门有利可图的婚事，混出个前程来。

这个文学界和外交界的新手倒是被接纳了下来。但是，他必须忍受奥蒙特那常用来奚落他的半截子话。奥蒙特话里话外总在提醒他：他的薪俸是由奥蒙特本人掏腰包的。这位文官的日常事务就是把奥蒙特签字的墨水吸干，另外就是剪报，以及给堂娜安东尼亚打杂。

“小马梅尔托，”她吩咐他道，“你给我把这封信亲自投到邮局去。这就去吧……”

年青的随员遵命照办了。可是，当他回到公使馆的时候，全权公使却满面怒容地在等着他。

“您跑到哪儿去啦？我找一份拉巴斯的报纸都找了一个钟头！”

“阁下，夫人吩咐我……”

“她吩咐您？……我这就去问她，是不是真有这回事。”

“我向您发誓是真的，阁下。”

这位身材优美的随员站在那里，眼睛象黑葡萄，体态象女人，同奥蒙特的肥硕的古铜色身躯以及粗鲁的举止相比，恰成鲜明的对照。奥蒙特用他肥胖的大手一张接一张地在文件上签字，签完一张就推到右边去，马梅尔托随即把墨迹吸干。

“这是什么？”

马梅尔托欠着身子，用神学院学生那种极有教养的语调回答：

“阁下,您吩咐过,要替这位夫人付旅费,让她回玻利维亚，因为她丈夫去世了……”

奥蒙特抬起头，象盯着一个敌人一样地盯着他。

“得坐二等舱，是吗？您觉得怎么样？是二等舱，是吗？”

“阁下，她可是名门望族呀……”

“那您为什么不替她付钱？政府为什么不替她付钱？在这儿，什么事都是奥蒙特，奥蒙特！什么事都落到我头上！去买张三等舱的票……”

他一挥手，把文件都甩落到地上。等随员重新捡起之后，他又继续签起字来。

“这是哪笔账？”

“这是印刷公使馆公文纸的账目,阁下。”

“我知道这是印刷费的账目。我认得字！我是问您这个账单为什么放在这儿。”

“因为我们要等您批准,阁下,以便付款,阁下。”

“这么说,我……我……”

他气得声音发颤。

“这么说，政府的账都得由我来付了，连政府的纸张钱我都得付……。不行，先生！别想捉弄我。钱数是多少？”

“二百法郎,阁下。”

“您把发票转给政府，叫他们学着规矩点，倒不在于钱

数多少。要想捉弄我是不行的。几个钱的账都要叫我来付。我再对您说一遍，您听明白：发到玻利维亚去的公事电报应该由政府付钱。我体面地支撑着公使馆的门面，您的薪水也是我掏钱付的。可是，他们死皮赖脸打电报找我要钱，居然连回电的费用都要我付……”

“很好,阁下。”

“请您走开!不要老是‘阁下’,‘阁下’的没个完……”

“请原谅，阁……先生。莱吉萨蒙先生已经等候一个小时了。”

“让他进来。”

玻利维亚商会主席莱吉萨蒙先生进来了，他拖着一条瘸腿，尽量做到每拐一步就鞠一个躬。

“我的堂赛农先生，见到您真高兴，真是高兴之至啊……。”

“您好哇,堂萨卡里亚斯。请坐。”

“多谢,多谢。您也好,我的堂赛农,很忙吧?”

“是啊,是啊,是很忙。您呢,怎么样?这趟伦敦跑得怎么样?”

“噢,很好。”

“那我可太高兴啦!”

“我这就要回玻利维亚去了。我想，我对您不能不辞而别，也不能不来听听您的吩咐。”

奥蒙特忽然想起一件事。

“没什么事,堂萨卡里亚斯。不过,我想,我托您打听的

卖剃须膏的地方，您想必已经打听清楚了吧。”

莱吉萨蒙先生拍了一下脑门，然后用手捧住心口，欠起身子开口说：

“啊哟，糟糕!您瞧瞧，我的堂赛农，当时我要办的事实在太多了……我把这件事给忘了！”

但是，他脸上的笑容顿时变成了惊恐的表情，因为他看到奥蒙特霍地站起，声音由低而高，最后简直象发生了地震一样地吼着：

“听着，您这个蠢瘸子……您当我是什么人？您以为我托您办事是可以忘掉的吗？您给我从这儿滚出去！”

莱吉萨蒙出去的时候，在前厅碰见了脸色灰白的马梅尔托。

“您听见了吗？”

马梅尔托摇了摇头，轻踮着脚步把帽子递给了他。

“刚才我跟奥蒙特先生闹僵了。我不允许他对待我就象他一贯对待别人那样……”

他拖着一瘸一拐的脚步，威风凛凛地穿过大厅，从奥蒙特夫妇的巨幅画像前面走过。画像上的人正用严厉的眼光盯着他离去。

奥蒙特把他从“小破矿”里开采出来的锡卖给英国和美国，换回金子，买下了英一智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并把所有的矿合并成一个奥蒙特锡业公司及统一企业，总部设在纽约。

后来，他又买下了威廉斯·哈维冶炼厂的股票。

在这以后，他的代理人在伦敦、阿姆斯特丹以及上海的交易所里，买下了马来亚海峡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矿山的股票，成立了几个股份有限公司和若干独资公司。按照他在玻利维亚的那些技术专家的说法，在马来亚海峡地区采锡，成本低得好象白送一样。那里没有矿坑，都是地面开采的冲积矿层。那些巨大的挖矿机，象是一些突然退潮时被弃置在沙滩上的船舶，在地面上航行着，翻开了山丘似的饱含矿物的巨浪。

这样，奥蒙特就成了远东的百万富翁。他加入了国际锡业康采恩，因此也就成了英国上院的两位议员、一位退伍陆军上校和一位前任英国财政大臣的伙伴。这位前大臣曾就加强新加坡防务的问题发表过一些十分精采的演说。

玻利维亚的政策和舆论，都是为这位资产遍及欧亚和南美、影响深远的百万富翁服务的，都是在矿业界人士的会议上制订出来，并且通过报刊、上层社会、各大政党、有声望的作家等各种途径广为传播。他们众口一词地把国内的种种弊端全都归咎于那些并非百万富翁的印第安人和麦斯蒂索人，说这些人是天生的无能，不能奉行崇高的原则。

矿业界建立的财政金融组织，向政府提供贷款，以换取政府不增加各种矿业税的书面保证。所有的财政法令都是事先在奥蒙特和其它外国公司组成的矿业协会的办公室里签署的。由于政府总是寅吃卯粮，所以奥蒙特的律师们在提供资助的时候总是慎而又慎。这些律师轮流在财政部里

任职，以照顾矿业协会的利益。政府稍有不驯之处，矿业界就诉诸于法律，而最高法院总是有办法做出对后者有利的裁决。

政界人士都要由矿业界的那些“分级机”来决定取舍：谁承认矿业界是“养育这个又懒惰又不知感恩的人民的衣食父母”,谁就可以站得住脚；否则,就会被诋毁为愚蠢、无能、不知检点和不孚众望，从而很快地消失。

如果政府这匹半饥半饱的马还要在国家这片荒芜的马圈里弹蹄尥蹶、不肯就范的话，矿业界就集中火力来对付它：制造经济危机,强调地方利益,组织宣传性的足球赛,煽动民众的情绪，刺激军人的野心，以及挑起学潮。凡此一切，都是矿业协会的炮手们放出来的重磅炮弹。于是，政府就会在某一天里稀里哗啦地垮台,给‘新时代’让开道路。而走在这个“新时代”前头的终归是奥蒙特的那些律师。他们以奥蒙特的名义向发动兵变的将领和英勇无畏的人民表示庆贺，向大学慷慨捐款，因为他们在振兴宪法和法律方面作出了惊天动地的壮举。

他们对于被称之为玻利维亚国家的这个小轮子，有时加点润滑油，有时则来个大清洗，以便使锡业这架大机器能够在马来亚和玻利维亚这两个巨大的轮子上继续运转。而这两个大轮子的轮轴就是全世界对锡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其时，锡的开价已经达到每吨四百英镑了。玻利维亚的锡矿每年产锡四万八千吨，马来亚产七万吨。

荷属东印度群岛、暹罗、比属刚果和尼日利亚也都产

锡。它们同玻利维亚和马来亚互相竞争，同时，又都通过海陆两条运输线同英国的冶炼公司连接在一起。而英国，再向四面八方派出各种运输工具，把炼好的锡运到美国、比利时、德国和加拿大的工厂里去。与此同时，被称之为“交易所”的压力计便用行情表上的数字把供求关系的波动情况准确地表示出来。

为了协调他们在玻利维亚和马来亚各矿的活动，奥蒙特锡业股份公司及统一企业的董事会调节着这两个地区锡矿生产的投资、运输、各冶金企业的冶炼以及各工厂对市场的争夺等问题。该董事会又同奥蒙特的常驻伦敦、纽约和巴黎的私人顾问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些顾问料理着他在玻利维亚、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没有加入股份公司的矿产和一家船业公司以及威廉斯·哈维冶炼公司的股票。奥蒙特是奥蒙特锡业公司最大的股东兼董事长，又是国际锡业公司的股东兼副董事长，而国际锡业公司也是奥蒙特锡业公司的股东。奥蒙特的私人投资还有：德国的阿斯匹灵制药厂、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银行股票，钨业托拉斯和太平洋航运公司的股票，以及科恰班巴的农业地产等等。

这位奥蒙特先生“阁下”，已经成了分别设在伦敦和纽约的四家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他又是他的独资公司的掌握着百分之百股票的董事长。这些公司是主轴，带动着其它许多支轴。支轴上又有更多的轮子在转动着，轮子的名目繁多 办事处、经理处、管理局、代表处、代理公司等等。实际上,这一套机构是 伦敦的 董事会、巴黎的律师办公室、

纽约的管理局、纽约的技术办公室、伦敦的代理公司、拉巴斯的代表处、马来亚的代表处、奥鲁罗的经理处、拉巴斯、奥鲁罗、科恰班巴和乌尤尼的银行业务经理处、翁西亚和亚亚瓜的矿业集团管理局、纽约的海运管理局、智利的分理处，以及玻利维亚的铁路管理局。

这位玻利维亚矿业家不断向外伸展，每伸展一次，便使他的财力扩张一次，一次比一次攫取到更大的利润。这样，工业家奥蒙特就变成了一条循环往复的链条，这边付出的费用，那边又收了回来：从他的矿里运出矿产，赚运费的是他自己的铁路(他是铁路大亨),是他自己的轮船(他是轮船大亨)矿产运到英国,赚冶炼费的是他自己的冶炼厂(他是冶炼大亨)，一旦纯锡销售到市场上，获得高价的又是他矿业大亨奥蒙特。除此而外,他还是英国许多家银行的股东,他在玻利维亚也有一家银行，这家银行又是国家银行的股东，因为他掌握了国家银行的大部分股票而控制了它的董事会。

这条循环传送带把玻利维亚的锡运送出去，变成黄金。但是，转回来的时候，传送带却是空的，以便重新装上锡运走。一座巨大的金字塔把它的阴影投到玻利维亚的国土上，而这块土地则是支撑这座金字塔的一部分基础。高踞塔顶的是赛农·奥蒙特。塔顶靠下是另外两个大矿业家。再下面是那些经理、理事、工程师和律师，他们既能得到他的赏赐，也得忍受他的坏脾气。再往下就是听命于这些人的玻利维亚政府。然后,便是那些承包商、杂货店老板、工头、职员、会计、泥瓦匠、架子工、推车工、采掘工、选矿女工、雇工、正式

工、男人、女人，以及营养不良的儿童。正是他们这些人承受着国际资本主义这座完美无缺的金字塔的全部重压。

十四　锡的族徽

“……那个从来不肯向穷人施舍的最大的吝啬鬼死了，他在遗嘱里作了一些许愿……其中之一是……给波托西所有的驴子穿上盛装……。”

米拉格罗斯①是一个漂亮的欧裔古巴女人。一位西班牙贵族发狂似地爱上了她，就同她结了婚。有一个既是无神论者又是诗人的法国化的波多黎各作家，为了表达他对这位有一双深咖啡色眼睛和两瓣盛气凌人的薄嘴唇的棕色美人所怀有的仰慕之情，在他写的婚礼赞中用这样两句诗结尾：

我从来不信奇迹②，因为我不信神道和天帝，

然而女人哪，我看到了你，而今我认为我还是相信的。

那位血管里流着王族血液的贵族把这个女人带到了法国。一九一五年，他害了肺炎死在巴黎。临终前，他还在布洛涅森林一家豪华旅馆的雕花镀金的床上喝着香槟酒。他给她留下了一个显赫的姓氏，几个长幼之间相差十五岁的

①意为“奇迹”。

②指米拉格罗斯。

孩子，以及许许多多的债务。他死后不几天，法警就查封了他的家具，第二个星期就把家具拍卖了。

这位寡妇便移居西班牙，靠一笔王室的抚恤金教养子女。等她一死，儿女们只好寄居到那些名门望族的亲戚家里。最小的女儿，名字和她母亲一样，也叫米拉格罗斯，投奔了她的伯父卡萨尔塔伯爵，也是个家道中落的人。

长子费利佩的长子继承权只不过得到了一个萨尔瓦铁拉公爵的封号，而他一生全仗这个封号透支，用王公贵族在银钱上的种种豪举吸引住欧洲的银行家、赌场老板、饭店老板和记者们的注意力。阿瓦斯通讯社的一篇述评说：“他仪表出众，隆准庄严，不知道什么叫作付账。难道那些身为平民的饭店经理，那些卑微粗俗的珠宝商，那些中产阶级的银行家活在世上，不就是为了向一位王室血统的贵族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吗？”

他是国王阿方索的亲戚。国王想必是考虑到了上述的原则，认为由平民们无偿地满足他这位亲戚一切奢侈的花费并无不妥之处。阿方索比马约尔卡的马尔奇更为富有，然而他并不着意去维护王室某些旁支的荣誉。因此，要说他们的亲戚关系会因为费利佩的债务而恶化，阿方索是不相信的。他对费利佩在股票交易上每一次新的壮举，也仅仅一笑而已，并且俏皮地说“：这小子有股子劲。”

即使账目变成了骗局，而骗局又被各家报纸在第一版上披露，造成了国际影响，阿方索也还是不时地微微一笑，就象吉诃德的那位女郎那样。

但是，由于记者们在报纸的“侦探与世态”一栏里舞文弄墨，费利佩的名声也确实到了使人尴尬的地步。萨尔瓦铁拉公爵费利佩的波旁家族的面孔过于频繁地出现在报刊上了，并且冠以种种放肆的评论。比如，阿瓦斯通讯社总社分发给各分社的那篇评论，就也登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日报《评论报》传到了玻利维亚。这篇评论以轻佻的笔调讲述了公爵是如何在蒙特卡洛赌场被挡驾，随后又被请出摩纳哥的。

这则饶有风趣的评论说：

“堂费利佩有权在国王本人面前可以不脱帽。他的家世是何等显贵！他也有权由华丽的夫人们陪伴，盛宴之后而分文不付，饭店老板却要恭而敬之的陪着笑脸。这是西班牙的大人物们所享有的特权。归根结底，大人物不付的钱，南美洲的某个冤大头却会付的。这样，饭店的盈利就和它的‘欧洲贵族偏爱的场所’的声誉相得益彰了。”

然而，由于公爵并不偏爱任何一家饭店，而是在里维埃拉、巴黎、比亚里茨和奥斯坦德等地所有的豪华饭店里欢宴，因此，他的光临并无排它的性质。多维尔一家饭店的平民出身的老板就是这样判断他的，所以就敢于把账单拿给公爵看，更有甚者，还敢找他要钱，甚至，竟敢到法庭上去向他要。西班牙大使付了账，而阿方索国王也不再微笑了。

这位爵爷的豪情壮举接连不断。他在蒙特卡洛结识了一位腰缠万贯的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女人，就把他的封号和他的心献给了她。这位“百万富婆”为了使自己不要

过分地沉溺于赌博，就把一大笔美元交给他保管，以此作为爱情的表示。有一次，她赌输了，正急于继续赌下去，便公然在打巴卡拉①的牌桌上向公爵讨还她的钱。

“真看不出来，”阿瓦斯通讯社的述评写道，“在一个输钱一个不给的当口，互相恶狠狠地对骂起来的，竟是一位女豪富和一位公爵。”

“您醉了。您从来没给过我钱。”堂费利佩说。

“您是贼。在美国，您犯了诈骗罪要坐二十年的牢。”

“要是在西班牙，我就会叫人用鞭子抽您，还要把您交给我的奴仆们。”公爵回答说。

这位可以有许多公爵来侍候而用不着奴仆的夫人，听到这里，就回敬了他“两记耳光，还把手里的纸牌全都扔到了他的脸上”。

在一个公爵和一位“百万富婆”之间，赌场的人员并不感到为难。他们赶走了公爵，留下了“富婆”。而且，到了第二天，公爵就接到了警察当局的彬彬有礼的通知：请他离开摩纳哥。

只是到了这时，阿方索国王才说费利佩是“家族的耻辱”。

对于平民来说，也同贵族一样，耻辱在于没有钱。平民到了没钱的时候，就会去拦路抢劫，或者站在失业者的行列中去谋求工作。而贵族呢，用经过了二十代人陶冶出来的

①纸牌戏的一种。

精巧的才智代替了自动手枪，效果更佳。公爵于是就弄起空头支票来了，使得受骗的人告发了他，直到日内瓦当局下令把他逮捕。审讯之后，他因诈骗罪被判六个月的监禁。但是，上层有影响的人士使他失踪了。以后，他才在伦敦重新露面，因为英国政府无论对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对王族的先生们一视同仁，均予保护。公爵这些轻率的行为造成的结果是他那张波旁家族的面孔也出现在巴黎和日内瓦的警察局档案里了。可是，就象他的祖先在得知臣民们对他们的肖像进行诅咒时一个也没被吓倒那样，他也没有畏缩。

这些臣民中有一个是犹太人出身，生在加太兰，阿瓦斯通讯社在一则消息中说他的名字叫费德里科·巴纽尔斯，是个发迹的奴仆。公爵向巴纽尔斯出示了艺术爱好者和名画收藏家的名片，他收藏的名画中有一幅是路易斯·德·费拉拉画的《基督与奸妇》，他想把这幅画以十万法郎的代价抵押给巴纽尔斯。巴纽尔斯估计抵押品值到八十万法郎，而且将是赎不回的，于是就借了钱。

巴纽尔斯对一个贵族的话并不放心，就请一些行家对画进行鉴定，结果证明此画并非费拉拉的原作，乃是一幅赝品，充其量只值五千法郎。与此同时，用马德里流氓们的切口来说，公爵已经“掏空”。但是，巴纽尔斯在巴黎的法庭上揭发了这件诈骗案。尽管如此，由于西班牙的外交部门和侨民们为平息此事而作的努力，公爵只被法院判处在教养院监禁四个月。

丑闻接连不断地发生。各家日报对于最近的这桩就用

诸如‘ 恶行 ’之类的字眼来形容其事,用‘ 骗子手 ’和‘ 胆大妄为的冒险家 ” 来形容其人。

而阿方索，此刻已不再重复什么家门不幸的话了，而是在私下从他那众所周知的、丰富多采的辞令里挑选了另外一些下层百姓的语汇赠送给这位亲戚。值得庆幸的是，费利佩把这个家族名声扫地的责任全盘承受下来，就象他继承了长子权一样。

米拉格罗斯从小时候起，人家就以为她贫血。她很瘦弱。保姆、家庭女教师和她母亲共同给她安排食谱。

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保姆总是对她说：

“ 要是你不吃下这一小块鸡腿，你就别想到雷蒂罗去散步。”

当她成了少女时，女教师就说：

“ 米拉格罗斯小姐，请把您的补药吃了。否则，我就去告诉太太,说您把药藏起来了。”

当她满二十岁时，女仆不断地说：

“ 小姐，吃早饭吗？您昨天晚上睡得很迟。要一片阿斯匹灵吗？来一小块火腿？那么，至少您也得吃一块饼，喝杯咖啡。也不要吗？小姐，您醒来的时候可真美啊！ ”

“ 几点了 ?”

“ 下午三点。”

“ 哦……五点钟我有约会。”

“ 那您是要出去 ?”

米拉格罗斯用她的大眼睛回答了“不”。

“约会就在这儿……是跟我家里的人!”

她起身走进了卫生间。当她浸在大理石浴盆的肥皂泡沫里的时候,她就象铁香①笔下的玫瑰色皮肤的女神。

“真的，小姐，您的身子漂亮极了。哪个男人能欣赏您的裸体,那可真有福了。”

那位假想中的有福的男子，此刻却正在银镜框里，露出一丝既含嘲讽又十分迷人的微笑，睁着黑色的眼睛在梳妆台上注视着。在小像的题词上写着“雨果”的名字。

“不过,谁知道呢?我想,小姐,您有事瞒着我。叫您伯母不愉快的事您可是一点也不能做啊!……”

米拉格罗斯懒懒地穿上衣服，点燃一支香烟，然后走进一间光线晦暗的客厅，里面有古旧的家具和高高的圆柱。朦胧的日光透过大窗照进室内。她从一张桌子上取了一叠纸，又返回卧室，对着那幅小像动笔写了起来。她把信封上了。

“小姐,他们都到了。”

大家都坐在客厅里等着她。她的伯母是一身黑色的丝质装束。卡萨尔塔伯爵又咳又喘地向她打了个招呼。她的哥哥费利佩站着，躬着背，雪亮的秃顶，在波旁家族的鼻子底下挂着一个殷勤的微笑。

① 铁香(1477—1576)，意大利画家，威尼斯画派之首，以色彩绮丽著称，其代表作有《维纳斯与安东尼》、《睡着的维纳斯》等。

她手里玩着那只信封，一边听着他们谈话。

“你喜欢穿戴,我们可穷得要命……”

“对一个漂亮女人来说，爱情不过是普通玻璃。钱才象镜子……”

“他是南美的第一号百万富翁。你在他的王国里就是一位公主。”

“你根本用不着到他那个印第安人的国家去。你在这里也会是个王后……”

米拉格罗斯仰起了她那娇艳绝顶的面孔，嘴边露出鄙夷的神情回答说：

“但是,伯母,他太丑了……”

“那就更好,”费利佩对她说,“这样,你将来甩掉他的时候就不会难过……”

“我至少比他高出四指。”

“可他比你要多五亿丕塞他。”

“就没有别的人了吗？”

“跟这位印第安巨富一比,别的人全都不在话下。”

米拉格罗斯的袅娜的倩影在客厅里移动，她望了一下窗外：在白泛泛的天空下，狭窄的花园里满眼都是秋黄的树枝。

“我明天答复你们。”她说。

她吻过每个人的前额，便走进了花园。封好了的信还拿在手里。“我跟你走。”……她在这封不会言语的信里大概没有写上这一类的话吧？

她拆开了信封。然而，再念一遍又有何益呢？……她轻轻地摇着手中的纸，一边注视着散落在地上如同金币一样的金黄色的栗树叶子。一辆载着许多柜子的卡车从凄凉的街上驶过。何必等到下午呢？米拉格罗斯把她写好的信撕成两片，又撕成四片，十六片，三十二片，然后向风中一抛，白色的小纸片就飞飞扬扬地飘到地上，落进金黄的叶子堆里去了。

她梳妆台上的银镜框里出现了新未婚夫的肖像。一个月之后，俨然是位女公爵的米拉格罗斯嫁给了 Chargé d'Affaires de la Bolivie① 堂阿诺尔多·奥蒙特阁下，接受了金钱与外交这两个王族的现代竞争者联合起来奉献给她的宝座。

锡王朝的大太子对那个已经破损而且黯然失色的公爵盾徽施行了一次紧急的修补。而那位堪称绝代佳人的王室女子却征服了另一个既永久又短暂的王国：时髦，并以此一度统治了二十世纪的世界。

在她和阿诺尔多结婚两年之后，时装魔法师莫利诺、沃尔特、夏帕雷利、朗万等人计算了一下，其结果是米拉格罗斯在他们之中的一个开的时装店里，仅毛皮一项就花费了一百万法郎，从而在同德·肯特公爵夫人和瓦利·辛普逊公爵夫人的竞赛中荣获“世界穿着最佳妇女”的银杖。

①法语：玻利维亚代办。

在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矿工建造起来的锡的宝座上，坐上了这位时髦的白种女王，高坐在她身旁的是那个制造这一奇迹的印第安麦斯蒂索人。阿诺尔多尽管经过了少爷生活的磨练，他那古铜色的面孔却仍然揭示出他有米塔约人①的血统，而这种人曾经被米拉格罗斯的祖先奴役过。米塔约人通过他，和统治他们的贵族攀上了亲，却并不意识到他们因此而报仇雪恨了。

这个西班牙家族，犹如一条沉没的破船，又重新浮了起来。而那个被长满老茧的脏手从矿坑里挖出来的“卑微的锡”,也超然净化,纯洁得象白雪一样,而这白雪的形体和线条不再有金属的光泽，而是焕发出尊严的血肉之躯的光辉。

图卡·奥蒙特从小就被人认为长得丑。那时,还是人们以维纳斯的线条来衡量一个女人的时代。但是，到了“图坦卡蒙”②式装扮时行的时候，图卡那双斜吊的眼睛，以及她那长着笔直的鼻子和高高的颧骨的面孔就帮了大忙。经过美容专家给她梳了一个平贴的发式，把她的眉毛吊到鬓角上，就使她具备了一种饶有趣味的东方人的风度。

几年之后，她借助一辆汽车获得了比亚里茨的模特儿竞赛的头等奖。她站在汽车旁边让摄影师们照相，显得格外有风度。但是，她从福煦大街的家里出来，到一家咖啡馆

①指从前在古柯收获季节干活的印第安短工。
②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古埃及法老，其墓于一九二三年被发现。

的门口去接一个小伙子时乘坐的却不是这辆车，而是一辆普通型号的汽车。那个小伙子有一双乌黑的眼睛，胡子向前翘起，酒窝使他的面容显得不那么严峻。他叫马诺利托·富恩特斯·贝当古，是个乌拉圭青年，母亲是法国人。图卡的父母不准她跟他来往。

可是，图卡喜欢他。他正在等待一笔据说他可能继承的巨大的遗产，一时还无法突入围绕着这个有百万家私的玻利维亚女人的金色光环。在阿诺尔多同米拉格罗斯结婚之后的那个夏季，他没能跟图卡一起到比亚里茨去。

图卡骑马，玩轮盘赌，洗海水浴。她躺在海滩上凝视着天空，凝视着与她的眼睛在同一个水平上的正在上涨的海水，身边的那些男男女女在阳光底下象软体虫一样在蠕动。她精神恍惚，若有所思，深深地感到那个浪漫的小伙子不在自己的身边。

“你父亲说得对，”堂娜安东尼亚曾对她说过，“叫你避开南美人对你的追求。他们都是些讨债鬼，以为我们干活是为他们干的。你可以多挑一挑，敞开地挑！”

当然她可以挑。可供她挑选的人真是不计其数：有些是属于德·安格拉达伯爵一流的戴单片眼镜的人物，有些是属于葡萄牙大使的儿子一流的油头粉面、又高又胖的纨袴子弟，另一些象那个法国的小男爵，有着剑客的身材和眼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然而，图卡最喜欢的还是那个乌拉圭人，他长得象法国人，既不戴单片眼镜，也不擦头油，更没有贵族的头衔，可是

他有一张严峻的面孔和两只摩尔人的眼睛。

她记起了和她父亲的一段谈话。

“我什么都满足你，就是不要跟那些素不相识的人往来。‘这个人’是冲着我的钱来的。”

“所有的人都是冲着你的钱来的。”图卡用她那双杏眼看着奥蒙特这样回答道。

“那你就找个最合适的吧。看看你的哥哥……”

回到巴黎之后，图卡益发若有所思起来。她恨法国人，男人女人都恨。她常常去和马诺利托幽会。有一次，她发现一个钉她梢的密探，就把他骂了一顿。

于是，堂赛农就命令人去调查那个迷人的乌拉圭人的底细。一个月之后，他在图卡闺房的梳妆台上留下了调查结果。那张纸上写着：

> 我从戈廷斯基·特雷列斯处借款五万法郎，月息二分。我保证在三十天内如数偿清。上述期限自我结婚之日算起……

图卡在她家的花园里散着步，一边轻轻地摇着手中的那张借据，一边注视着飘落在地上的象金币似的秋天栗树的金黄色叶子。她把那张纸撕成两片，又撕成四片，十六片，三十二片，然后随手一扔，纸片就在园中随风飘去。

几天之后，她到戛纳①去旅行，然后又从那里到了希

①法国沿地中海的城市。

腊。过了三个月她回来了，在巴黎结了婚。她嫁的不是德·安格拉达伯爵，不是小男爵，也不是葡萄牙百万富翁的儿子，而是缪拉①的后裔，胡安·卡洛斯·斯特法尼西侯爵，他在意大利有许多马场和葡萄园，那些产业的抵押权都不可思议地从意大利飞走了。侯爵的头发是金黄的，胡子泛着白色，他同图卡一起从玛格达莱纳教堂里走出来，在春日的晨光中，在一片白玫瑰花的花海中，从一大群巴黎人的面前走过。人们赞赏着新娘素洁的衣着，她不戴任何首饰，也不插一枝紫罗兰。

奥蒙特向巴黎市政当局付了一笔小钱，使他的福煦大街府邸前的车辆交通暂时中断。房屋的正面缀满了从意大利运来的白玫瑰花。在门口大理石狮子前面的是那些等着摄影的新闻记者。赛农·奥蒙特和他的夫人在府里举行招待会，但是，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新娘和米拉格罗斯身上。

为了这件大事，家里家具上的罩子全部撤掉，遮在价值二百万法郎的戈勃兰花毯上的木罩子也都摘掉了。在一个玻璃柜橱里陈设着奥蒙特的礼物：一张一百万法郎的支票和系着丝带的鲁昂一座城堡的房契。母亲的礼物是一颗原属奥地利皇后的“莱克斯”钻石。以她生病的哥哥的名义送的结婚礼物是一匹在隆尚获得“大奖”的名叫“内古斯”的马，由马夫在花园里牵着缰绳，供宾客们欣赏。这位哥哥当时正在瑞士的一所疗养院里休养。

①拿破仑的妹夫（1767—1815），曾为那不勒斯国王。

十五　矿山在枯竭

"从这一年起，矿山几乎完全被废弃……这项工作的很大一部分由印第安人承担……他们不停地在废石中捡着碎矿石，竭力榨取矿山。就这样，他们不仅维持了那个村镇，也维持了整个秘鲁……"

几年以后，在那次罢工中从矿棚区消失了的包蒂斯塔·库查略又回到了公司的新矿区。他看到，公司为了便于开采，已经迁到了圣胡安·德尔耶尔莫山的另一侧，以便利用已并入奥蒙特锡业公司的英一智公司的老矿坑来开采"天福"矿、"奥尔科一松蒂尼亚"矿和"阿苏尔"矿。

那里，由于新盖了一大排一大排的小棚屋，矿棚区扩大了。亚亚瓜镇也扩大了，它和矿棚区的锌皮屋顶的房子连成了一片，就变得既是一个土著部落的聚居点，又象是一个工厂。小镇的上空架起了电线，但是，这一文明的成就与小镇无关，因为公司不允许镇上的居民用电。

库查略是在一个冬天的日子里到达的。他眺望着矿区的新貌：巴索拉冶炼厂的鳞次栉比的厂棚和烟囱顺着由白里泛青的矿石堆起来的长蛇般的人工山脉向前排开。远

处，山那边是一座绿色的三角形大坝。山这边是镇里的屋顶。山坡上是一排排对称的工人住宅。

但是，这里不是矿棚区总管指定给他的住处。他的住处在圣胡安·德尔耶尔莫山的山上，那里有几片小破房子。越往上走，房子就越破烂，墙都是用石块垒起来的。他继续往上走,一直走到海拔四千二百米的'卡利亚佩里亚'矿,这里靠近铁路线，另一边是一个堆满垃圾的深沟。

他往上看去，看见一些人影，在山洞之间晃来晃去，简直象新生代初有人类时的景象。

这个区的住处太奇特了。在一条从岩石上凿出来的小路两边，布满了被废弃的旧矿坑，有一块巨石象是被烟熏黑的巨大的屋檐一样从路边突了出来。库查略把头探进洞里。洞口有一个炉灶在冒烟，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走进洞里，踩着了一个躺在地上的活物。他划亮一根火柴，在火光中骤然出现了一群生活在矿坑的烟垢之中的穴居人。男人们和女人们都是静静地躺着或坐着。

库查略走出洞来，又沿着沟边朝一片石头墙和锌皮屋顶的房子走去。锌皮屋顶都用石头压着，以免被风卷走。他看了看分配给他的房号：2003。他在一扇钉着破锌皮的木框门上看到了用沥青涂的这个号码。

"这就是……这就是矿棚区的2003号！"

一些冻僵的工人从他们的小房子里走出来。

"你要住在这里吗,伙计？"

"是这里……"

“你看见那些住着工人的矿坑了吗？”

这时，从这间棚屋里走出来一个女人，身上裹着黑披肩，手里抱着一个婴儿，身边还有一个。

“哦,上帝 !这要叫我住到哪儿去啊 ?”她用克丘阿语问道。

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

“连洞都不叫住了。什么都是公司的。您看看这个可怜的女人。你叫什么？”

“玛丽亚 · 尼娜……”

“她丈夫八天前死在医院里了。今天早上矿棚区总管通知她，叫她搬走，因为她已经不是矿上的人了。”

已经是下午六点钟了。泥水象发黄的眼泪在山洞与山洞之间拖下一道一道长长的痕迹。库查略看了一眼那个女人：她身材小巧，略微有些发胖，头发披散着，两颊泛着光采。

“可叫我上哪儿去啊 ?”她说;“下山也晚了。”

“不管怎么说,他们总会叫人住到这里来的。”

这时，库查略诡谲地笑了笑，又用眼睛盯着那个女人用克丘阿语问她：

“那么，我就睡在那个亡人以前睡的地方吧?……”

工人们咧开了冻得发紫的嘴唇笑了。库查略拿起他的口袋，弯下身子走进了棚屋，在地上打开铺盖，把它铺在那个女人的床铺旁边，然后躺了下去，点燃一支香烟。玛丽亚 · 尼娜就在他身边坐下。

洛伦索·埃斯特拉达徒步从翁西亚走回家去，他家就在“天福”矿的废厂房里。总经理的汽车在拐弯的地方出现了，并且停了下来。一个四十五岁光景的白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他身躯肥大，脸晒得很黑，头发剪得短短的。

“堂洛伦索，您回家吗？”他问道。

“是啊，Mr.巴库，回家……”

“我用车送您回去。我正要去核实有关‘奥蒙特矿坑’废矿石的几份报告。上车吧……”

“谢谢啦。我想走一走，锻炼锻炼。”

“要锻炼吗？那就来打高尔夫球吧！每个星期日，在俱乐部的球场上。您怎么不上巴索拉去呀？”

“谢谢您，我不懂这些玩意儿。”

“Good by[①]……”

埃斯特拉达面孔瘦削，表情阴沉，尽管老了，腰骨却始终笔直，侧影仍然象只鹰。他戴着一副黑眼镜，使他的脸显得更黄。他看着汽车拖着一条滚滚的尘土，爬上山坡之后消失在山里。

在翁西亚那边，矿山的开采工作已经减到最低限度。因此，洛伦索·埃斯特拉达的职权范围也就随之而缩小，现在他只不过是“奥尔科一松蒂尼亚”矿的监督罢了，并且是在受纽约董事会任命的联合矿山的总经理Mr.奥尔德斯·巴

①英语：再见。

库的单独领导下工作。

大路一拐弯，就出现了一幢房子，外表很严峻，象是一座用锌皮和生土坯建成的奇特的城堡。从罢工的那年起，玛尔塔就住在那里。由于她最受这位衰老的监督的宠爱，她便取代了他先前所占有过的一切女人。监督日益陷于深深的孤寂之中。医生常来看他，总是顺着这位顾客的脾气，陪他喝酒，给他吃些刺激肝脏的兴奋剂。

玛尔塔发胖了，只有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依然是水汪汪的，而且由于用眉笔描了眼圈就显得更大。她已然是位“良家妇女”了，安详而又傲慢，同这个老色鬼生活在一起。每当在家里举行舞会的时候，她就用那种做作的殷勤招呼着他的那些朋友。在这种场合，她就亲自掌勺，做出一种牡蛎汤，由于博得了埃斯特拉达的宾朋的赞赏而声誉传遍了整个矿棚区。

他们彼此非常冷淡地交谈着。

“有谁来过吗？”

“没谁。只有经理的汽车从这里经过。”

“是啊，我看见了……。”

“您跟他说话了吗？……”

“说了一两句。”

“您瞧着吧！这里面有名堂，因为他从来不到这边来。可是现在，我看见他来过两次了，是和一些工程师一起来的。您知道人家在镇上对我说了些什么吗？他们说奥蒙特已经请您离开公司，请您退休了。”

“他们是这样对您说的?是啊,这是真的。”

玛尔塔调了一杯威斯忌苏打，端给了埃斯特拉达。

埃斯特拉达沉默了一会，说：

“我已经答复了。我不退休，因为我不愿意光拿钱不干活。要是奥蒙特有胆量，就让他同那帮洋鬼子一起把我撵走好了。”

埃斯特拉达实际上已被排除在新的管理处之外了。他的勇气，连同他惯用的方法，都已经毫无用处。锡产量下降了。公司现在已由哈佛大学毕业的著名矿业工程师 Mr.奥尔德斯·巴库来管理。他重新组织了开采工作，并给每个工段都派出了一名工程师。

巴库是从美国招聘来的，除了提供住房、膳食、仆人和暖气之外，月薪五千美元，每年休假三个月，由公司报销到欧洲或美国去旅行。公司还以大致相同的条件聘请了另外三名工程师。作为报答，巴库和他的那些合作者就用他们的技术，在矿脉的品位日趋下降的时候，以最低的成本开采矿石。

纽约的董事会认为矿上的某些开销纯属浪费，如工伤事故的赔偿费，残废人员和强迫退休者的保险费等等。

工伤事故比比皆是。它比矿山病更加骇人听闻，但是死亡率却稍低一些。矿山病更加普遍，因为矿工们经常吸入有毒的瓦斯，在凿石或者在粉碎矿石时吸入大量含金属和矽的粉尘。

巴库和他的那些合作者采用了一些新技术作为预防措施。为了减少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他就制订了一项技术性的工作计划 把火药库分散开,设在矿内,用栅栏围住,实行绝对隔离；规定炸药的导火索不得短于一百三十厘米；在某些工段装上蓄电池作为引爆装置；此外还使用红色的炸药，以便使没有爆炸的碎炸药块很容易辨认出来，不会混在脉石里一起往外拖，于是也就避免了随时爆炸的危险。

某些坑道还需要用木头加固，避免冒顶或塌毁；放矿溜子和井口需要加上铁栅，防止人们失足掉下去；电缆需要保护；此外，还必须强迫电工戴绝缘手套，强迫全体雇工戴皮制的‘ 防护盔 ”。

要采取这些革新措施就需要建立某种秩序，可是公司还不能完全办到，在那些收入菲薄而又疲惫不堪的工人当中，只有一部分人照章办事。然而，技术毕竟还是为公司提供了一些其它手段，使生产成本降到最低限度。那就是一些新的规章制度,公司的‘ 保健处 ’和‘ 执法处 ’就依照这些规章制度发挥着作用。

包蒂斯塔 · 库查略和玛丽亚 · 尼娜就领略了这两处的规章制度的滋味。库查略一到矿上，“ 保健处 ” 就发给他一张标准格式的证书，证明他已有矽肺病的初期症状。这样，对他来说，也就无所谓再染上职业病的问题了。于是，就只剩下了工伤事故这一种可能性。但是，“ 执法处 ” 到时候也自有办法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包蒂斯塔·库查略和玛丽亚·尼娜在给他们的儿子命名之后就结了婚。“保健处”奉送给库查略的所谓“矽肺病症状”倒并没有因为他在矿里做凿岩工的工作而加剧。他在矿里使用一种叫做“望远镜”的凿岩机。这种机械在某些矿区已经取代了那些产生大量致命的矽尘的风钻。这种新型的凿岩机用三角架支撑着，不需要工人用胸部顶着干活，而且，它还能灭尘，因为钻头里能喷射出一股带压力的水流，马上就把岩石的粉尘变成了稀泥浆。这些“望远镜”，在第三度空间的深奥的空中，在岩石的宇宙里，探索着锡的星星。

他们带着他们的子女在第二矿棚区的一间屋子里安顿了下来。玛丽亚·尼娜在矿棚区和村镇的路边上用几只木箱摆了一个小摊，卖花生做的奇查酒和咖啡，等待着那些过路的、既想喝咖啡而又有钱付账的工人。

从她的摊子那里可以看得见远处的矿坑口。一个刮风的下午，玛丽亚·尼娜发现矿坑的入口处出现某种异常的现象，同时，又听到招唤“保健处”的卡车的汽笛响了起来。卡车从她面前驶过，爬上了通向矿坑的缓坡。矿坑看上去就象个蚂蚁洞。过了一会，卡车又从她的面前开过，车里装着一个用毯子盖着的躯体。

一个小时之后，在从蚂蚁洞里出来的雇工们中间，有两个人走近她说：

“是你的丈夫！他们用卡车把他拉走了。你看见了没有？”

卡车早就从大山之间的那块开阔地上消失了，朝着医

院开去，轮子后面还拖着一条旋风似的尘土。玛丽亚·尼娜收起了她的货物，抱起一个孩子，又牵着另一个孩子的手，就向矿棚区跑去。那个四岁的男孩为了跟上他母亲的步子只好一路小跑，去寻找那个已经消逝了的人。

那是包蒂斯塔·库查略吗？那具平放着的躯体鲜血淋淋,头部瘪进去一块,面孔没有了,只剩下一片熏黑的皮,上面挂着一只耳朵和一些头发，象是一个踩扁了的假面具，那是她的丈夫吗？是他吗？玛丽亚·尼娜精神恍惚，喃喃地重复着她的前夫在医院里死去时她说过的那些话。

她的哭喊声震动了四壁，那声音如同尖利的锯齿锯进了人们的心里。

第二天，人们抬着库查略的尸体从那些永远是冷漠无情的大山之间的荒径上走过，把他埋葬了。后来，玛丽亚·尼娜领到一张证明。因为她不会写字，领证明时找了证人，并在证明上按了手印。凭着这张证明，她从杂货店里领取了十五个玻利维亚诺的货物和十五个玻利维亚诺的现金。

Mr.巴库伏在写字台上，他的刮得光光的脸似乎跟着那支熄灭了的哈瓦那雪茄在移动；他正在签署发给在拉巴斯的奥蒙特锡业公司副董事长的信件。

为使工人注意自身安全，必须实行严厉的罚款制以教育之，使其执行矿上布告栏内的各项指示……

再者，鉴于酗酒而造成的疏忽乃是酿成事故之缘由，亦是使工人堕落之原因，故应禁止各杂货店出售

酒类，并要求政府禁止邻近村镇售卖奇查酒及其它酒类……

他唰唰地签了字。

据奥蒙特矿业公司矿山测量资料，各矿脉品位的平均数字为百分之一点一七。此须视为理论数字，并不包括富集时的损失。此种损失，即使冶炼厂使用最现代化的机器，亦要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为此，需告知政府：在如此条件下，精锡每公吨平均价格如在二百至二百三十镑之间，则公司并无盈利可图。

他又唰唰地签了字。他把阅读写字时才戴的眼镜摘了下来，然后穿上了骆驼毛的大衣。

“把经理先生的汽车开过来！……”

他回到了家里。这是一座现代建筑。他的妻子十分无聊，正在起居室壁炉旁边的一张放满酒瓶和酒杯的小桌子边上坐着等他。这位上了年纪的夫人拿着珍珠母柄的长柄眼镜，一边啜着威斯忌苏打，一边阅读着一份英文的 Vogue①杂志。

“你看，”她对他说，“奥蒙特先生的女儿和她的那些长耳朵俄国跑狗在多维尔得到了头奖。”

在这本泛着银灰色光泽的杂志上，巴库看到一个年轻女子，牵着两只高大的瘦削得象剑一样的狗，站在一个花园里。她身后是一幢大房子。照片的说明中指出，那是奥蒙

①即《时髦》杂志。

特·斯特法尼西·缪拉伯爵夫人在多维尔的府邸。

“他们很可以从这上头开始节约起来。”巴库说着坐了下来，打开一本书。

“为什么？他们不是钱多得花不完吗？”

“锡已经跌到一百五十镑了。矿也在枯竭起来……”

“可是，奥蒙特一天比一天在富啊！喂，奥蒙特真是比整个玻利维亚还要富吗？”

“当然。所以政府才说，国家无法维持公司，倒是奥蒙特必须维持整个国家。”

这位夫人用眼镜轻轻地拍打着杂志，又接着说：

“可是，奥蒙特的矿山都是在玻利维亚政府的版图之内的呀……”

已经开始埋头读书的巴库又回过头来解释说：

“要是锡没有市场，那些矿山就一文不值。玻利维亚地下资源唯一的价值就是伦敦市场给它定的价值。”

“那么，冶炼厂呢？”

“冶炼厂是世界科学的产物，它的价值只存在在奥蒙特锡业公司的股票里，存在在纽约的交易所里。”

“那五千名雇工呢？”

“印第安人的劳动本身并无价值可言，是那些买金属的买主给这种劳动订出的价格，他们也同样给其它地方的印第安人的劳动订出价格。这些拉丁美洲的政府好象对这些事情都一窍不通。但是，公司却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还掌握着必要的资料来控制供求关系。现在锡过剩了。政府在

国外没有联系，锡卖不掉。别的产品，象咖啡、小麦，产量一旦太大了，就只好把它们烧掉。你懂吗？在古巴，人家还把甘蔗用来请鲨鱼尝尝甜味哩。”

“不过，亲爱的，锡既不能扔到海里，也没办法烧掉啊？”

“所以，亲爱的，公司就应该有必要的自治权来决定月产量，既不能大于国际联营所规定的定额，也不能过少，使奥蒙特和其他玻利维亚的大企业家无利可图……”

“那……你不是说，矿山已经枯竭下来，锡价也很低了吗？那别的矿业家为什么现在还要同奥蒙特竞争，去干那种倒霉的生意呢？”

“只有极其雄厚的资本才经受得住……咱们该穿起来了，亲爱的。别忘了咱们请了 Mr。肯恩来吃饭的！”

“噢，对了。原谅我，亲爱的。他是来代替埃斯特拉达的吧？”

“对。奥蒙特先生的命令已经到了。”

经理处削减了生产。他们辞退了老工人，改为招雇合同为期一个月的新工人，这样就可以免付解雇费了。货币的贬值使得工资自动下降。他们在各杂货店里实行一种紧缩制度，对每个工人或职员都规定了严格的配给量，目的在于使他们只能从杂货店得到最必须的生活用品。为了防止倒卖货物，他们配给的货物都不带包装。在卖罐头时，每个罐头都事先用钉子钻个洞。

矿上节约物资，紧缩人力。以最低的成本争取最大的

产量。此外，他们在大处采取了许多技术性措施，就是在小处也不放过。

所谓在小处,比如 玛丽亚 • 尼娜听说她应该拿到两千玻利维亚诺的赔偿费，于是就到会计室，提出要这笔钱。可是，他们拿出她的认可书给她看，就这样把她赶出了会计室。

镇上的律师马里斯卡尔博士是库查略结婚时的证婚人，他出面同公司打官司。他申诉说，法律在类似情况下禁止克扣。他在初审中胜诉了。公司提出上诉，说并无克扣之说,而且,矿工的死是酗酒造成的自杀,并非事故所致,所以，公司给那个寡妇的钱是一种出于自愿的捐助而已。尼娜的这位辩护人在复审中又胜诉了。然而，公司通过它在拉巴斯的律师上诉最高法院，并终于获胜，赖掉了应该给库查略的遗孀玛丽亚 • 尼娜的两千玻利维亚诺。尼娜只好拖儿带女，在埋藏着世界上最富的矿藏的永远是冷漠无情的大山里，在矿棚区里，挨着凛冽粗砺的寒风的抽打，继续卖她的咖啡和花生做的奇查酒。

有些公司通过科学办法发现了一些新矿，便同奥蒙特争夺全国锡生产的垄断权。它们认为，奥蒙特的那些矿山已经不富了，已经无法完成被叫作“ 锡业联营 ” 的设在伦敦的国际卡特尔给玻利维亚规定的指标。该联营给每个国家都规定了限额，以免生产过剩。

玻利维亚政府在‘ 锡业联营 ’的协定书上签了字。然而，

和那些同属于一个国际卡特尔的马来亚及荷属东印度群岛各矿在生产上进行协调的，却是奥蒙特锡业公司以及其它公司这样的国际性机构。它们协调生产，控制价格。现在，奥蒙特公司已经不再千方百计地开足马力生产了，而是进行一种弹性的最低限度生产，以此施加政治压力：这就是向政府表明，只要减低课税，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因为生产增长，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相应增多。与此同时，公司还要求得到更大的生产额，理由是它在完成定额上具有比其它公司更大的能力。

巴库的各项计划得到了奥蒙特的律师和部长们的执行，甚至也得到了他的竞争者的执行。他们串通一气来对付政府，把必须售给国家银行的黄金汇票额的百分比降低；而这笔交易,公司一向是把它列在‘亏损’栏里的。

巴库大幅度地降低了矿山内外的生产成本。他好比是一具受到遥控的机械人，使生产这部机器适应于国家这一有机体。他时而加速这部机器的运转，时而使它刹车。他操纵着电闸，时而拉开这些，时而合上那些，定期向国家提供有限的资助。资助的数量视多种因素而定，在某些情况下，只需如此这般即可，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又反其道而行之。这些因素则是：出口矿物的品位，准许开采的数量，市价行情，产品含杂质的程度，征税时期的行情，在伦敦出售精矿石的进账，卖给玻利维亚政府后的汇票率，以及政府买下公司的英镑时所依照的比价,等等,等等。

有些月份，“锡业联营”的定额得到了完成。也有些月

份，控制部门故意使定额完不成。在这种情形下，公司究竟是亏损了，还是由于玻利维亚的亏损额由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定额来补足而使公司获得盈利？这一点，就只有巴库这个机械人才知底蕴。

用行情报表、电报和各种统计数字编制的伦敦的世界行情一览表，使巴库可以准确地掌握纽约交易所的情况，美国、德国和日本的需求量，尼日利亚的生产速度，以及马来亚和玻利维亚的生产成本。而那些拉巴斯的律师则向他提供厦谷战争① 后治理国家的那些将军的政治能量。那些将军时而维护奥蒙特的利益，时而又转为维护他的竞争者的利益。

象埃斯特拉达那样的老创业者的经验早已不足驾驭这架机器了。这机器是采矿学的结晶，它象昆虫那样的精巧，也象昆虫一样的贪婪。

埃斯特拉达坐着汽车到马查卡马卡去，他现在负责管理那段铁路。几乎是在峡谷里的河床上筑起来的公路，在忧郁的群山中间蜿蜒曲折地伸展着，埃斯特拉达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忧伤之中，他回忆着医生最近说的那些话。

医生的秃顶在发着亮光，矿山医院诊室里镀铬的医疗器械也发着亮光。“您长期的奋斗，再加上喝酒，还为了……为了保持青春，服用有毒的药品过多……”

① 1932—35年间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之间的战争。

埃斯特拉达的侧影依然象鹰一样，他把嘴一撇，显出一副刚强而又不耐烦的神情。

“尿糖高，这是引起头痛的原因……您只能吃牛奶和蔬菜，而且还要严格控制……”

牛奶，蔬菜……简直是笑话。

山岩上反射出黄昏的光辉，后面拖下了长长的影子。暮云从苍茫的群山之中冉冉地升起，仿佛是火山里冒出的烟气。

玛尔塔在他的马查卡马卡的住所的回廊里等着他。回廊安装了玻璃窗，当作起居室使用。她总是这样懒懒地等待着，因为她已经习惯于同老埃斯特拉达作伴了；她已经无力再为生活而挣扎了。在这种精疲力竭之中，她毫无可以慰藉的东西。总之，她不自觉地认定，任何努力都是白费的。

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埃斯特拉达回来了。玛尔塔吩咐开饭。于是，两个人愁闷无话地在饭厅的桌子旁边坐了下来。

“起风了……”听见锌皮的响声，玛尔塔说。

“是啊。”埃斯特拉达说。

“您不吃吗？”

“不吃。”

沉默了一会之后，埃斯特拉达抬起头来，语气柔和地说出这几句话。

“你一直想回智利，是吗？你同我说过好几次。”

玛尔塔吃惊地说：

“回智利？……哦，是的！”

然而，这却是言不由衷的回答，因为她早就明白，她先前的打算，实际上只是供梦幻中的小鸟啄食的果子，此刻已经干瘪了，毫无吸引力了。

“是啊，我从前迷恋着这个念头。可是现在，这个念头已经打消了。我在智利已经什么人都没有了。我已经是个玻利维亚人，我的宝贝儿。”

说完之后，她在灯光下注视着他，尽力想用她那双椭圆形的黑眼睛透过他的墨镜看到掩藏在后面的目光。她一边在烟缸上磕着烟灰，一边问道：

“噢，您是想要赶走我吧？您不必对我说叫我回智利。”

埃斯特拉达的声音还是象往常那样平静，那样含混。

“不是这个意思。”他回答道。

“那么，这话是从哪儿说起的呢？”

“这是因为，我想我也该走了。我病得很厉害。”

“您要走，因为病了……”

“也累了……”

“我也是啊……您要走，不过，您得把话说清楚，好不好？上哪儿去？”

“很远……到……美国。”

玛尔塔喝了一杯酒。

“到美国……什么时候走？”

“不会太快。不过，你什么时候走都可以，账房什么都

准备了。”

这个智利女人的嘴唇神经质地抽动着，她几乎尖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话。

“谢谢您，用这种办法赶我走。不过，我不走。

在那墨镜后面的阴森的目光注视下，她不作声了。

大风又在矿棚区里呼号起来。他们在灯光底下面对面地坐着，相对无语。玛尔塔又喝了一杯酒，然后把新点燃的一支烟在烟缸上磕了一下。她站起身来，打开了收音机。收音机里渐渐地响起了伦巴舞曲的音乐。

她给埃斯特拉达斟上了一杯威斯忌酒。他没有要，站起身来，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当玛尔塔抬起头来的时候，埃斯特拉达已经不见了。伦巴舞曲播完之后，接着播送了阿根廷电台的爵士音乐。玛尔塔拧着旋钮，寻找圣地亚哥的电台。

……“本品功效显著，能使您的颜面皮肤香馥滋润，青春常在”……她使用这种用品已经多年了。她站起身，从酒柜里取出一瓶雪利酒。酒柜上面悬挂着的镜子映出了她衣服上的花。她也老了吗？他们生活在一种虚幻之中，这种虚幻对他们来说比现实的真实更为需要。然而，虚幻被打破，埃斯特拉达使她在突然之间变得衰老了。

玛尔塔终于接触到了这个现实：她是孤独的，他们两人都是孤独的。虽然，多年来他们结成了奇怪的一对，也并没有感到孤独，而且，他们还企图悄悄地对命运开个玩笑。然

而，现在，埃斯特拉达到了老年又恢复了他的本性，他要走了。她又喝了一杯雪利酒。

“下面请听伤感歌手唱……”

然而，他走了，是在她玛尔塔不可能再回到她从前的生活中去的时候走的。她从不曾爱过埃斯特拉达，但却成了他的一部分。现在，他要同她诀别了。

她所唯一爱过的是塞尔索·拉莫斯，要是那次不堕胎的话，她就会给他生一个儿子。那孩子要是活着，也该……十七岁了。十七岁！那无法医治的创伤引起了她心中的无限悔恨，使她觉得饭厅里的时间过得那么慢。

“我们的歌手将要请诸位听一首探戈舞曲……”顿时响起了吉他和曼陀铃的琴声。她又喝了一杯酒。

哦！在男人中间是多么孤单啊！埃斯特拉达突然切断了她所过惯的生活之路，折断了她凌空翱翔的翅膀，这就使她的孤独之感格外浓郁。而他，也是一样，无儿无女，在世上孑然一身。他抛弃她，无非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孤独。他做得对。每个人都应该自己走自己的路。

如果你需要帮助，
如果你需要忠告，
你就记着我这个朋友……

而她的唯一的朋友不就是她那个尚未出生就夭折的儿子，是那个夜夜陪伴着她这个再也不生育的女人的没有脸形的灵魂吗？她感到自己仿佛在旅途中的一个陌生车站下了车,而火车却开走了,把她丢在那里,孤苦无援,连个帮她

拿行李的人都没有。上哪儿去呢？……

烟缸里又扔进了一个烟蒂，她又从酒瓶里斟了一杯酒。她感到自己有点醉了，仿佛又回到了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对谁都不怕了。然而，谁呢？……已经迟了。上哪儿去呢？……难道她害怕了吗？是害怕这种庸俗、无聊而又残酷无情的生活会由于他们的分手而在一刹那间被突然打破吗？

或许，不是由于分手，而是由于死亡？……

她抬起头，眼睛里燃烧着火焰，在灯罩里射出的半明半暗的光线里，审视着这间饭厅，仿佛从未见过的一般。外面，是年复一年在群山之间回荡呼号的风。

再喝一杯酒，然后……然后只需两片二氯化汞，一溶解到血液里去之后，一切就都了结了。多么奇怪啊！她的生命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的！

收音机里响起了一支女声合唱的巴西进行曲：«Cidade marvilhosa»①……到美国……她呢，还要远！……

是时候了！是啊，是时候了。她猛地关上了收音机，开始踱来踱去，苍白的脸上泛出光采，如同得到了灵感似的。

……就在这一刹那间，一声枪响震动了整幢房子。

玛尔塔木然不动，等待着另一声枪响，好弄明白上一声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她再也没有听到别的声响。于是，她穿过回廊，向办公室跑去。办公室从里面锁上了。

①葡萄牙文：《美妙的城市》。

“埃斯特拉达！埃斯特拉达！开门！”

男仆和女仆帮着她把锁撬开。

埃斯特拉达躺倒在转椅上，头朝后仰着。他左手握着一面镜子，搁在肚子上。右手垂向地面。一股殷红的血流宛如一条丝带，从他张开着的嘴里流出，绕过脖颈，滴到地上。子弹穿过上腭，炸碎了整个后脑，鲜血和脑浆同灰白的头发粘到了一起。

在光线明亮的写字台上，那副墨镜在灯光底下反射出光芒。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如同一个阴暗的回忆。

十六　董事会

> “一六五七年。这一年，教士团的克鲁斯·圣塔·玛尔塔大主教来到了波托西，这位大人……力图废除波托西的印第安人的赋税”……“主教大人为免除该山地的印第安人的赋税而全力以赴，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活动。然而，一天早晨，他突然死去，而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还是好好的。可是，印第安人却揭竿而起了……”

伦巴第人街①的高层建筑都隐没在古铜色的天空中，沉沉的暮霭正在吞噬着大街上所有的灯光。在夜色渐浓的建筑群中，路面上流动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车队，就象是生命的脉搏在动脉里波浪式地跳动，在嘈杂的人声和汽车喇叭声中从一家家交易所的招牌面前，从那些烟草店的橱窗和咖啡馆面前流过。

无论是街上的人声或喇叭声，都传不到一座灰暗的大楼的第六层上面，那里正是国际冶炼公司的办公处：穿过前

①这条街道为伦敦的金融中心。

厅，是一道木栅栏，后面便是一间间的办公室。在其中一间办公室里，放着一张写字台和许多皮椅子。屋角上有一扇磨砂玻璃的门，上面写着“董事长办公室”。

房间里面的墙壁都用橡木包着，大窗帘一直拖到地上，壁炉上面放着“天福”矿的玻璃模型，模型上的巷道用红色表示，仿佛是一条条的动脉。壁炉的右侧又是一扇橡木的门，静穆而又高大。

进了这扇门，就是董事会的大厅，大厅的墙壁包着红木，地板是细木拼镶的。里面有一个大壁炉和一幅英国国王的肖像，地上舖着红地毯，上面放着一张巨大的桌子，桌子反射出青铜般的金属光泽，周围排列着十二张高得象教堂一样的高背椅子。每个座位前面都有一叠纸，一个吸墨水器，一只烟缸，一个硬锡纸面的纸夹和一支自来水笔：这些文具都对称地摆在桌上。

同理事们和专家们一起在壁炉旁边谈话的有：国际冶炼公司的董事长——英国人，奥蒙特在东方锡业公司的股份的代表——英国人，槟榔屿冶炼公司的董事，同时也是奥蒙特在该公司的股份的代表——荷兰人，国际锡业公司的副董事长——美国人，奥蒙特在巴黎的律师——法国人，奥蒙特锡业公司在玻利维亚的经理——美国人，玻利维亚矿业公司的经理——瑞士人，以及普拉卡约玻利维亚矿业公司的经理——犹太人。

他们各就各位。透过灯罩的蓝色光线在桌面上投下一片柔和的光亮。由于光线是漫射的，所以一点阴影都没有。

在冶炼公司董事长的头上，有几只雕刻在椅背上的国徽图案上的狮子，似乎在护卫着他。他那双蓝色的眼睛在白眉毛下面炯炯发光。他把两臂搁在椅子的扶手上，低声地讲起来。

冶炼公司董事长：

“董事会现在开始。尊敬的先生们：最近，来自一些殖民地国家的情况，引起了国际工业界的不安。在锡这方面，玻利维亚自治政府的肚子里也长了一个类似的瘤子。多年以来，我们始终能够把该国对工业界设置的种种障碍扫除干净。但是，该国目前正在准备实行一种十分严重的干涉政策。那种政策如果得逞，就将在其它殖民地产生恶劣的影响。玻利维亚三大公司的代表先生们已于今天上午抵达此地。他们将报告那边的情况。”

玻利维亚矿业公司经理：

“奥蒙特锡业公司曾对玻利维亚总统寄予希望，但他现在却向矿业界宣战了。他签署法令，规定矿业公司必须把出口所赚的黄金百分之百的出售给国家银行，并且，必须对在国外销售时的耗费作出解释。在纳税方面，最低税额是出售产品所获毛利的百分之二十五。此外，政府已经建立了它自己的矿物出口银行，并且要使这个银行成为到卖矿产的垄断者。总统的态度，据他自己说，是要发起一场十字军式的讨伐，以便把国家从矿业界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给自己起了个‘马尔库’的称号,这是土话,意思是‘神鹰’,换句话说，就是首领。他就以这样的称谓出现在那些大规模

的群众集会上，狂热的群众怂恿他把矿山收归国有。他们的口号是：‘为玻利维亚的经济解放而斗争’。我之所以提到这个口号，就是为了使你们，尊敬的先生们，对这一运动有所了解。

“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异乎寻常的突变，原因在于国家首脑头脑发昏，缺乏有理智的人所应有的审慎。对此，我们不得不谨慎从事。这也很自然，我们这些大公司一旦忘却旧怨，就形成了一条统一战线。这是我们向‘神鹰’提出的备忘录的抄件。”

巴库经理：

“我们在玻利维亚的律师们起草的这个文件共有二十八页。读一遍很费时间。简而言之，它论证宪法的第十七条、二十三条、二十四条、二十八条和一百七十九条都遭到了践踏，民法的第二百八十九条、二百九十条和二百九十一条，以及矿业法的第七十三条、七十六条、一百二十五条、一百二十六条、一百二十八条、一百四十九条和一百五十二条也同样遭到了践踏。这个文件还论证了政府违反最高法院的法律和它自己制定的关于矿业所得税及出口税的法令。文件的结论是：即便是在一九二二年全俄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民法的第五十四条、五十八条、五十九条和七十条里，苏联的立法机关也还没有做到这种程度。”

国际锡业公司：

“这是全部内容吗？”

巴库经理：

“律师们认为，必须让人家了解我们是在捍卫宪法所保障的各项权利，特别是捍卫所有权，这样做始终是极为有用的。此外，我们还竭力设法使我们在政府各部门的代理人保持他们的位置，以便进行监视。但是，他们不得不对新的法令宣誓效忠。他们目前十分恐慌。”

玻利维亚矿业公司：

“必须指出，‘神鹰’已经颁布了这样的法令，凡是被发现有抵制生产的经理和高级职员，均需判处死刑。”

法国律师：

“他真的这么做了吗？”

玻利维亚矿业公司：

“做了。所以，那里的局面很困难。目前的行动枢纽，应该是在玻利维亚的外部。”

法国律师：

“我理解这些经理先生的正当的恐慌心理。他们不得不在丛林里从事活动，并且是在同一些野蛮的印第安酋长打交道。”

Mr。巴库：

“不是丛林。矿山都是在长年积雪的地区。”

法国律师：

“对不起。人总是不断学到一点东西的。我刚才是指精神上的野蛮。好吧！为了避免任何冲突，我主张那里的企业都接受政府的这一措施。同时，为了争取外交压力，必须在华盛顿的政界广为散发那份备忘录。并且，在美国和其它美

洲国家的报刊上揭露，在该大陆上存在着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槟榔屿冶炼公司：

“应该说是个法西斯的政权。我的意见是把备忘录中同苏联民法作比较的那段删去，改成暗示是墨索里尼所采取的控制工业措施的文字。”

国际锡业公司：

“同意。应该提法西斯主义，因为共产主义这个字眼已经用得太滥了。”

国际冶炼公司：

“这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法西斯主义在英国的上层会引起同情的。”

Mr。巴库：

“奥蒙特先生本人以及矿业公司的董事长都同西班牙的贵族有联系，他们二位都曾资助过佛朗哥将军的革命。”

法国律师：

“这真是拉封丹①寓言里说的了：是长耳朵狗，还是小猎狗？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宣传是有伸缩性的。在美国可以把这项政策说成是法西斯的，在这里则可以说它是共产主义的。”

①拉封丹为法国著名寓言家。此处所引的寓言大意是：一只兔子被一群狗追逐。它告诉另一只兔子说，追它的是长耳朵狗。另一只兔子反驳说：那不是长耳朵狗，而是小猎狗。两只兔子于是争执不下，结果全被猎狗捕获。

玻利维亚矿业公司：

“那么在玻利维亚呢？”

国际锡业公司：

“很简单，就说是捍卫宪法和工业自由。要对付那些南美洲人的浪漫的自治主义，就必须用‘自由’这样的浪漫主义。”

Mr。巴库：

“问题在于：‘神鹰’的浪漫主义所凭借的,是枪。”

国际锡业公司：

“所以说，你们当前在玻利维亚要采取稳健政策。外面的活动由我们负责。你们在那边只需要拖延时间就行。在座的技术专家们的能力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们会想办法报废一些矿，损坏一些发动机，拖延装货，削减人员，如此等等。如果掀起一场来势汹汹的矿工罢工，那也会是很有用的。”

Mr。巴库：

“要是那样干的话,不但我们的脑袋可能搬家,‘神鹰’还可能把矿山收归国有。”

玻利维亚矿业公司：

“最终他会跪下来把矿山还给各公司的。”

国际冶炼公司：

“咱们言归正传吧。这并不是玻利维亚各企业主同他们的政府之间的争夺。我们所捍卫的是一种国际利益。美国和英国，不管矿山的主人是哪个，都需要控制玻利维亚这

座锡库。希特勒的战争准备告诉我们：战争就要爆发。供应冶金工业的原动力，必须得到充分保障。任何旨在减少矿业利润的政策，都会由于减少刺激而使生产下降。如果玻利维亚政府对这个道理执意不听，那就必须把它摧毁。我们的步骤将是：第一个月，从精神上加以削弱。除了采取别的策略之外，我还要在这个会议上请求我的尊敬的朋友们都分别向各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锡生产的危机已迫在眉睫。我也要在《美国金属》杂志上发表文章，预言在国际锡产量中玻利维亚的份额将要减少。”

法国律师：

“这份杂志可是工业世界的圣经。”

国际冶炼公司：

“第二个月,限制生产,使新建立的出口银行破产。”

玻利维亚矿业公司：

“做到了这点，我们就能够通过上层人士进行宣传，使人民知道两件事：一是整个国家将变得一文不名，二是新财政部长却在一夜之间大发其财。”

法国律师：

“一方面在玻利维亚的大报上发表冠冕堂皇的社论，另一方面进行诽谤宣传，因为诽谤多少总会有点作用。先生们,这不是马基雅弗利① 的手法,而是伏尔泰的手法。”

①马基雅弗利（1469—1527），佛罗伦萨的政论家和历史家；马基雅弗利主义，指根据其学说而建立的政治制度，亦即狡诈、虚伪的政治。

玻利维亚矿业公司：

“要做这些事，就得花费许多钱。”

国际冶炼公司：

“钱会有的。即使进行一次革命，钱也会有的。”

槟榔屿冶炼公司：

“我觉得这个办法最简单。”

玻利维亚矿业公司：

“也不那么简单。群众已经动起来了。而且，总统又是军队的头子。”

矿业公司：

“还有别的军队的头子呢！”

国际锡业公司：

“这些人值多少钱？”

玻利维亚矿业公司：

“五百万。”

法国律师：

“上次才花了一百万，还余下钱来捐给了大学。”

玻利维亚矿业公司：

“那时将军们的价钱要更便宜些。”

矿业公司：

“那时的钱要比现在值钱。所以，总还得拿美元计算。”

Mr。巴库：

“而且，那时将军们并不冒掉脑袋的危险。眼下要是打内战，对矿业来说是一场灾难。”

法国律师：

“花同样一笔钱而不发动革命,能不能把暴君除掉呢？”

槟榔屿冶炼公司：

“您是想说 把他干掉！”

法国律师：

“您不必把话说得那么露骨,尊敬的先生！”

国际冶炼公司：

“总而言之，我们是从外面进行活动，同三家有直接关系的公司的代表保持经常的合作。只有它们能够决定金钱投资的方式。我们相信，它们将始终会记住这一点：现在的关键在于要在南美洲牢固地确立起人们对进步资本的尊重。表决吧，尊敬的先生们！你们是否赞成采用一切手段来切除玻利维亚那个反对资本的毒瘤？”

九票赞成。普拉卡约玻利维亚矿业公司的经理反对。

“为什么反对呢,先生？”

“我的玻利维亚矿业公司和普拉卡约玻利维亚矿业公司的同仁们都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呆下去，而你们诸位则呆在这里，舒舒服服地呆在你们的家里。唯一要回到玻利维亚去的,就是我！也许,回去就要被枪毙。”

“我们对此感到很抱歉，但是，赞成的是多数。请将结果通知奥蒙特先生吧。”

董事会休会了。大家走出来，乘电梯下去，然后到了大街上。这时，大街上的交通已经不那么拥挤了。在街角拐弯的地方有六辆汽车在等着他们。他们互相脱帽道别之后

就上了车。那些汽车一起行驶了一段路，然后就顺着伦敦的各条大街分头驶去。

奥蒙特在他七十岁之后，又在巴黎展出了他的第二批巨幅画像，十二幅肖像都是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

这些肖像以不同的神态和不同的色调表现出这位大亨所具备的各种特点和优点，而且总是突出其最佳之处。肖像上的奥蒙特，由于画家的惨淡经营，而显得无所不在。他生命中的内在的欢乐通过修饰过的外貌表露出来，但又不失与其本人有相似之处。这种刻意美化过的相似，使奥蒙特夫妇为之陶醉。无论是在巴黎、在尼萨、在比亚里茨的他们的府邸里，还是在马德里的公使馆里，或者在他们的子女们的府上，都挂满了这对有权有势的夫妇以及他们的高贵祖先的画像。玻利维亚也充斥着他们的形象：在各矿山的经理办公室里和各银行的理事会会议厅里，都悬挂着当地的艺术家们为他复制的半身画像，或者悬挂着放大了的照片。

法国的艺术家保罗·皮卡翁，是个从立体派演变成奇妙的“下现实主义”派的画家。他在他的画室里为奥蒙特画像。宽大的窗子上挂着透明的窗帘，窗帘半掩着，阳光适度地照射进来。奥蒙特坐在一张高大的椅子上，听取着秘书的扼要的报告，以此来驱散他端坐在那里所产生的百无聊赖的感觉。

“大使先生，堂阿诺尔多先生来信说他今天由布尔戈斯飞往伦敦……”

“嗯……关于他的女人,他说了些什么?”

“噢，他说他女人不能在伦敦等他，因为他女人今天正要飞到罗马去。”

“很好 好极了!…… ”

强烈的光线使他眯起了双眼。他剃掉了上唇的短须，露出了咧开的嘴上凸起的上唇，显出一副老态。他活象个七十多岁的讨人嫌的老猴子。但是，艺术家却并不这样看他，他在画布上不断改变着奥蒙特的形象，使其变成一具模模糊糊但又十分相似的面具，上面掺混着雨点般落下来的种种似乎经过火烧的色调：一个立体的头颅，两只大小不一的眼睛，鼻子和颧骨的部位有三颗紫斑，还有一把大胡子。肖像的背景尽是些三角形的罗望子树和影影绰绰的水芒。

画家们从横的方面展示出他的种种特点。而医生们则是从纵的方面延长了他的寿命。欧洲的科学正在忙于为奥蒙特一家创造一套既有兴趣又合乎卫生的消遣。医生们在对他们的内脏和器官逐项进行了检查之后，有了惊人的发现，发现他们的身体虽然与常人极其相似，但是，由于这几个有限的生命代表着无限的经济财力，所以，他们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竟可以和活佛归为一类。

有限的生命同无限的财富是互相抵触的。既然它们彼此冲突，对于奥蒙特一家来说，宝贵的生命就更其可贵了，因为他们的生命意味着一种超人的特权。因此，那些医生们—— 一个德国人、两个法国人、一个波兰人和一个西班牙

人——便夜以继日地细心观察、保护、调节并照料着这些出类拔萃的机体，以便使它们能够持续不断地享用他们的那些永远无灾无恙的黄金。

给堂娜安东尼亚诊治的有各科的医生。他们都认为她的那些雀斑是肝功能紊乱的症状，此外还有胆虚弱和胆汁渗出等症状“心脏也不好。所以，南美的气候对她的健康来说是最危险的了。最合宜的气候是冬天的法国‘蓝海岸’，夏天的西班牙坎塔布连海滨，秋天的瑞士和春天的巴黎。”于是，她便在治疗组指定的那位对每种气候都有专门研究的医生的陪同下，在上述几个地方巡回居住。

而奥蒙特则每星期都要由一个医生委员会检查一次他的衰老的心脏。医生们穿的都是茄克和条纹裤子。有些是把白胡子修剪得整齐对称的老头子，有些是彬彬有礼的两手干净洁白的青年人。大名鼎鼎的夏庞蒂埃医生是个中年人，是沃罗诺夫①的弟子，他是第一个研究老年医学的专家。他的诊断同那些老派医生的诊断是一致的。“您能不能跑二百米而不感到疲劳？睡觉时打鼾吗？用过饭以后感到憋气吗？好吧！经过仔细的检查，我们确诊您得的是心脏病。这种病会使您的冠状动脉痉挛，进而导致心肌梗塞。您不能上一千米的高处，对您来说，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您千万不要上高处去！您千万不能感情冲动！”

①法国医生，原籍保加利亚，出生于一八六六年。是动物移植和“人工返老还童”术即保健术的发明人。

在卢塞纳，另一个医生委员会对蒂诺·奥蒙特进行了会诊。他们和神经科的医生们一致认为：他的神经不断地处在亢奋和萎靡的状态之中。

“必须让他少动感情……”

在埃尔德大街奥蒙特先生“私人办公室”的外间，一个西班牙秘书，一个法国秘书和一个玻利维亚顾问在等着他。玻利维亚顾问正在审阅公文。

“这是给玻利维亚人准备的请求接见的登记卡片。”西班牙秘书递给顾问一张印好的卡片。

> 我…… ……经由…… ……先生推荐，请求会见…… ……（我声明：我将不利用会见的机会请求奥蒙特先生给福利机构捐款或赠送东西，也不要求个人的接济，我将不向他建议成立合股公司，不要求在任何发明或在探矿方面进行合作）。
>
> 请求接见者签字…… … …
>
> 准许接见时间…… ……分钟。

“很好。这份照会是怎么回事？……梵蒂冈国务秘书处。很好。看看这个好消息能不能抵消其它几条坏消息吧……”

“他来了……正在对司机发脾气呢。”

所有的门都打开了，恭候着他的到来。等他走进去之后，又一扇一扇地随即关上。这位巨人的粗壮的脖颈缩在两个肩膀之间，颈肉垂到腆起的胸脯上，尽管他上了年纪，

腰板还照样笔挺。他所过之处，门房、仆人、秘书、打字员和速记员都肃立在两边。那两个秘书和那位大腭骨的顾问一直跟他走进了他的“私人办公室”。他们都慑服于一种无声的恐惧，预感到奥蒙特又要大发雷霆。

人们替他宽衣脱帽。他于是就在他那幅身着燕尾服的画像下面，在一张镶嵌着青铜装饰的大办公椅里坐下。

“有什么事吗？”

关于请求接见的登记卡片的事，他批准了。梵蒂冈国务秘书的照会是宣布：教皇陛下给他的备受钟爱的教子赛农·奥蒙特授予格里高里奥七世勋章，并赦他十万日无罪。

“我花了那么多钱,才给这么点。”

下面是科恰班巴市的公文，并附有一份请求书，在上面签字的有该市的社会主义公社、显贵、主教、女士们和学生联合会。他们恳请该地区卓越的儿子奥蒙特指令他的畜牧场每日免费提供三十公升牛奶，以便维持为收容大厦谷战争中遗下的孤儿而设立的孤儿院。

他闭着眼睛，一语不发。突然，他气冲冲地喊起来：

“他们没有签字吗？您怎么不说话？”

顾问念了一遍签名者的名字。

“哼……这场战争已经耗费掉我好多钱了。牛奶嘛……可以做黄油，供给矿上的职工。对我说过我的奶牛都是有结核病的，不就是这些签名的人吗！不要去理睬他们。”

下面是一封他在玻利维亚的总代理人的来信，内称：玻利维亚矿业公司和普拉卡约玻利维亚矿业公司鉴于奥蒙特

锡业公司上半年未完成出口份额，说明该公司的矿山已经枯竭，因此要求政府增加这两个企业的锡的出口份额。

这位大使的面孔顿时气得发紫。

“全是那个犹太人的鬼花招。我的矿是最富的矿，永远是最富的！”

“大使先生，这是因为巴库先生不得不提出来的相反的事实，以便使政府不能增加附加税。据说，那两个企业已经提出：只要增加它们的出口份额，它们就会按照增加的数量提前用黄金来完税。”

“哈哈！想要跟我斗一场啊！不是吗？您写信给我的代理人，说：我们用更优厚的条件提前支付。再叫他加强措施跟那个犹太人斗，直到把他斗垮为止。打电报去吧！叫他们不要向政府收利息。不，不，不……不收不好，但是要比那个犹太人收得少一点。这样就可以让那只蠢猪垮下去，最后破产。还有什么事？”

顾问抚摸着他那象棺材一样的腭骨。

“阁下，画家皮卡翁要一万法郎。”

“嘻嘻，真可笑！他把我画成了一个怪物，连象都不象，还想要我一万法郎，嘻嘻……一个子儿都不给！让他自己留着那张宝贝画吧！”

顾问翕动着嘴，仿佛在嚼水似的。

“问题是，先生……有点……有点不好办。”

这位大亨眨了眨眼睛。

“怎么不好办？……说啊，痛快点！”

“画家说，如果不付他钱，那他就把画像拿到新野蛮派艺术的年度沙龙去展览。出入那个沙龙的人可是多极了。”

奥蒙特站起身，双手捧住头，手指紧按着脖子。他绕过写字台,说：

“又是骗钱，又是讹诈！通通是骗子，通通是骗子！到处都是。那么……非得付钱给他不可了……等于把一万法郎扔在火里……扔在火里。”

他的那些衣冠楚楚的助手们吃惊地听着。

“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了。都是骗钱。都是坏消息。”

人们给他围上围巾，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把他送到门口。然后大家返回来，在他的肖像下面不约而同地舒了一口气。

“总算还好，他还没听到最后一个消息：米拉格罗斯·德·萨尔瓦铁拉夫人和阿诺尔多·奥蒙特离婚了。否则，会更糟。”

“离婚了！！！”

“她当时就提出每月要一万美金的赡养费！……”

阿瓦斯通讯社报导“玻利维亚总统自杀了。”

“迟早会的，迟早会的……”

“是啊,他是个野蛮人。”

“代总统呢？”

“完全不一样，是个有教养的军人，在圣西尔受过教育。他会废除那条法令的。”

“ 我们去吃午饭吧。”

奥蒙特从阴暗的汽车里走出来，踏上了阳光灿烂的旺多姆广场的人行道。穿着酒瓶绿号衣的里茨饭店的门房为他打开大门，他便走进了光线柔和的前厅。他要在这里同国际冶炼有限公司的代表们共进午餐。

他走进去的时候，那些门房、侍者和领班们照例都纷纷向他鞠躬。乐队奏出的乐声被人们的喧哗声和脚步声所淹没，只是在地毯、玻璃器皿、花束和桌子的上方回荡 这些摆设映在镜子里面，显得格外琳琅满目。

“ 阁下，午餐会在二楼。请从这边走……”

四周飘逸着香气。奥蒙特不慌不忙地从一张张女人的面孔前面，从许多高大的男人前面走过。他从前厅中央的许多大椅子后面绕过去。在前厅一角的一只大花瓶里供着一大束菊花。他停下了脚步。饭店的气氛使他感到愉快，这里有女人的倩影，有五光十色的灯光，有微笑，还有香烟的蓝色的烟篆在黄玉般的气氛里冉冉升腾，渐渐扩展到雪亮的台阶那边，使得那边的男士和女士们的形象显得更加高大。

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附近，在一幅画着闪烁在寥廓[illegible]天上的人马星座的灿烂星星的壁画下面，有一个姑娘正坐在桌前写什么。她沉思着抬起她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注视着前方，然后又低下了眼帘，于是，装饰着一根羽毛的小呢帽的帽檐，便遮住了她的脸，只看得见她那红铜色的头发。她继续写着。她的姿势仿佛是毕加索笔下的一条曲线。她双

脚并拢，踮着脚尖，小腿向后。大腿安适地搁在椅面上，上身和头部向前微倾。她站起来，走向一个小窗口，窗口上面写着“西方联盟”。她背着身在那里站了一会，在短短的裙子下面露出纤美的足踝和挺直的腿弯。一个送信的侍者拿着一个小包擦着她走过。这位红发女郎随即扭过了纤细的脖颈，却遇着了奥蒙特的目光。于是，她转过身，径直地走开了。她从容地、平静地穿过大厅，似乎大厅里空无一人，她是象一架飞机那样滑行出去的，她那颤动的双峰便是飞机的引擎。

她的名字叫若尔热特，丈夫是个法国人，在边境上同西班牙的共和派人做非法生意。第二天，即星期二，她得知有一个不肯道出姓名的人非常仰慕她。星期三，她知道了这个仰慕她的人是位百万富翁，但是，是个南美人，而且还非常谨慎。星期四，她便对结识那位不肯露面的阔佬产生了兴趣。这位阔佬总是被一大群经理、领班、时装专家和女仆们簇拥着。于是，当晚七时，她便来到了里茨饭店四层楼的一间房间里。

一个穿着黑色上衣和条纹裤子的稳重的仆役，在电梯旁边等着她，引她穿过铺着地毯的光线晦暗的走廊，然后，在一扇门上叩了两下，再把门打开，请她进去，而他自己则走开了。前面是一条狭小的过道，一面镜子覆盖住了整块墙壁。再走过去，便是一间浅蓝色调子的起居室，里面挂着白色的窗帘，墙上是白色的枝形壁灯，灯泡都是磨砂的，没有点亮。一张大沙发和几张大椅子都罩着蓝绸套子。隐匿

的光线从洁净的天花板上泻下，落在一尊放在玻璃桌上的玉佛上，同时，也笼罩着一个蓝得发黑的身躯，那身躯顶着一个老猩猩般的脑袋。

曾经写过洋洋洒洒的甜蜜诗歌而已然搁笔的所罗门王，在他行将就木之年，要在他那个堆满阿拉伯金币和飘散着没药芳香的窝里，从妙龄女子身上寻求可以传导的体热，来温暖他的骨头，医治他的失眠。

若尔热特和这位先生在此幽会，一个有一份合同的种种保证，另一个则有一服遵照医嘱服用的药剂。

她始终不正眼看他。她用一种职业性的协调动作厌烦地脱掉衣裳。当她伛下身子，用双手把长袜从光滑的膝盖上褪下来时，她那红木色的头发就从雪白的双肩滑到胸口。她象花瓣一样娇艳，象缎子一样光滑，浑身没有一点瑕疵，没有任何缺陷。她忸怩作态，躲躲闪闪。但她记起了她挣的那份钱，于是，便把两手抱在自己的脖子背后，在房间当中踮起足尖，悠悠地转着身子，把她浑身的线条，平坦的和隆起的部分以及皮肤上发暗的部位，全都呈现在这个仿佛是古代所罗门王似的胖老头面前，他正象一只穿着衬衣的大土蜂在嗡嗡地哼着。

“哦！可怕的贪欲啊！……他永远也无法使它餍足！”

巴黎在黑暗中……这座等待着入侵的城市仿佛回到了一个上古世纪，陷入一片黑暗的泥潭。它祈求一切英武的

神灵再施奇迹来拯救巴黎。现在，祈祷的不是圣热纳维埃夫①，而是保罗·雷诺总理②。法国人在自己的家里凑在无线电旁倾听着他的虔诚的祷词：

“如果只有奇迹能够拯救法国,我就相信奇迹。”

赛农·奥蒙特和他的西班牙秘书坐在一起收听广播。他耳朵有点聋，再加上不懂法文，完全是白听。不过，听不懂更好，这样就可以不知道入侵的细节。这次入侵已经把他在兰斯附近修筑的那座城堡毁坏了。在这个如此恐怖的国家里生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这里的天空如同一个裂开的拱顶，每日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它全靠着高射炮的炮口勉强支撑着。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法国西部、佛兰德、阿登和兰斯都陷落了；兰斯是再度陷落的。纳粹势不可挡地向前推进，就象一条泛滥的河流,淹没了道路、村镇、田畦和山谷,把它们灌满之后，又汹涌澎湃地滚滚向前，要把穿着簇新的褐色军服的纳粹士兵铺满法国的领土。天空中出现了恶梦般的花朵,在刹那之间开放,变大,变成制造灾难的弹雨,缓缓地落下。

“必须逃走,奥蒙特先生。”

“必须逃走,赛农。”

逃向何处呢？入侵的部队，象一滴褐色的墨水落在吸

①巴黎的保护神。

②雷诺（1878—1966），法国政治家，1940年任总理，同年六月辞职，七月被捕。1943至45年间被监禁在德国。

水纸上一样，在整个大陆上扩展开来。逃到西班牙去吧！使馆的部分人员已经走了。奥蒙特给他那些不同国籍的秘书、那些法国侍从和西班牙女仆以及若尔热特都陆续地签署了护照，把他们都算作玻利维亚使馆的人员。现在，该轮到他自己了。他乘着一辆帕卡尔牌汽车，司机和西班牙秘书坐在前面，他和堂娜安东尼亚坐在后面。于是，他们这辆在散热器上挂着玻利维亚国旗的汽车，穿过了巴黎那些惊恐万状的街道。

汽车开到了公路上。鲜花盛开的原野随着汽车和军用卡车组成的车队不紧不慢地徐徐前进，逃难的人群则仿佛转到后面去了。老百姓想夺路逃走，军用车辆却把他们挤到路边，使他们只好停住。逃难的人越聚越多，拥挤着，阻塞着。车队排成一列，象赶集似的缓缓地朝着西班牙边境狭窄的峡谷开去。它们日夜兼程，穿过一座座布满士兵的城市。道路向前伸延着，伸延着……

一些士兵命令汽车都离开大路，开到旁边的一条路上去。

“可是我们的车里坐着玻利维亚的大使啊。”

“跟您的大使一起见鬼去吧！往后退！”

汽车差一点掉进路旁的壕沟。朝着相反方向开动的军用卡车也在咆哮着。三个小时之后，这辆汽车才又继续上了路。人群看到一家客店，于是掀起了一阵阵的骚动。前前后后都是汽车，发动机都停息了下来。男人、女人和孩子，一窝蜂地拥进了客店，他们掏出钱，大声地喊着。店主

人都快急疯了，他只好举起双手大喊：

“已经什么都没啦！什么都没啦！全卖光啦！卖光啦！”

然而，还有几瓶酒。

“给一块三明治吧！一块三明治！我出一百法郎买一块三明治！”

前头的汽车开动了。一阵发动机的响声告诉奥蒙特夫妇只好权且忍耐一下。他们的汽车在车队里继续缓慢地前进。车队象一条绵延数公里的金属履带，向西班牙边境推进着。

大海出现了。海岸是蓝色的。司机变得越来越紧张，因为汽油越耗越少，越耗越少，终于耗完了。

堂娜安东尼亚的脸上早就没有脂粉可搽，她的面容又粗糙如前了。她呵斥司机说：

“笨蛋！你怎么不多带些汽油？”

然后又呵斥秘书：

“畜生！你就没想到叫他们多加些汽油吗？”

“夫人，先生，发动机已经转了三倍的时间。”

“别嚷啦！”奥蒙特叫起来，“叫他们去找汽油！……”

秘书和司机只好张开双臂，拦住那些用最低速度行驶的汽车。

“汽油……一公升出一百法郎，出二百法郎！……这是玻利维亚大使要买……”

“是吗？……那就叫人给他从玻利维亚运汽油来好啦！……”

“嘿！这种时候还开什么玩笑！……一千法郎买一公升！……”

有一辆汽车靠了过来。车里坐着一个小个子的男人，长长的鼻子象一根分针，他答话了：

“要汽油吗？没有。不过，我可以带你们。代价是夫人戴的项链和戒指，还有先生的戒指。要知道，我得把我自己的东西扔掉才能带你们走。行吗？”

他把他的一些行李和盒子都从汽车里拿出来，给奥蒙特夫妇和秘书腾出了一点地方。司机就只好留下。

车队一米一米地前进，慢得不能再慢了。远方，大海象一条展开的镶着白边的蓝带子。岩石上挺立着一片雪杉树。

终于到了昂代。终于到了西班牙边境。几百辆汽车在伊伦桥前被拦住了。汽车喇叭的大合唱不绝于耳，如同蛙群的聒噪。人们纷纷变卖汽车，价钱跌到一千法郎一辆，甚至五百法郎一辆。脸色苍白、披头散发的人群，有的手里还抱着小孩，在汽车之间穿行。海关人员腰里插着手枪，在大桥跟前巡行，形成一条警戒线。任何人也不能过去。

“这是玻利维亚大使！……我要打电话！”

要想靠近海关的边境哨所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以玻利维亚大使的名义同圣塞瓦斯蒂安的总督通话！”

海关人员无动于衷，不予理睬。秘书毫无办法。最后，靠了一笔小费才让他过去。

“咱们步行过去吧!”

此刻天色渐暗，大使夫妇从汽车里下来。秘书提着箱子跟在后面。夫人的手提包里装着她的首饰。奥蒙特也提着一只箱子。他们朝海关走去。那里有许多士兵，但不让他们过去。秘书进去之后便不见了。

“我们是玻利维亚大使馆的，”夫人喊起来。

他们获准进入一间等候室，里面有许多人，都坐在自己的箱子上，穷途末路，无人问津，就象一列在茫茫沙漠里出了轨的火车一样。因为没有座位，堂赛农和堂娜安东尼亚也只好坐在他们的箱子上。

秘书回来了。

“你钻到哪儿去了?”奥蒙特喊道。

“只许五十个人过境。这是西班牙政府的命令。现在还没有联系上，不过会联系上的。请你们不要走开。”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在这个挤满了男人、女人、孩子和箱子，充满哭声和喊声的等候室里，时间简直是一种单调难熬的刑罚。

“大桥明天才开放!”

“现在没法同圣塞瓦斯蒂安联系。现在不可能见到大桥那边的官员。”

“您没有对他们说我是奥蒙特吗?”

“我说了许多遍，说到最后他们用枪托把我赶出来了，先生。”

夫人晕倒了。秘书出去找三明治。他给仆役一些钱叫

他们送三明治来。可是，他们拿了钱却没有一个回来的。

“我们到汽车里去过夜吧。”

“不行。一定得在这里过夜，以便排在最前面，等大桥一开放，我们就好过去。”

秘书从一些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那里买了几条毯子，又从法国的巴斯克人那里买到了一些三明治，并且又在靠墙的地板上为奥蒙特先生和夫人搭了一个仿佛是床一样的东西。奥蒙特先生不肯躺下去，仍然坐在箱子上，满脸无可奈何的可怜相。然而，渐渐地，他又恢复了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木然状态。

夜里十一点钟了。外面人声嘈杂。一忽儿海关人员走过，一忽儿响起了一阵汽车喇叭。突然，一群人闯进了大厅，然后又闹嚷嚷地出去了。奥蒙特记起了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次，他也曾这样等待过。那是在奥鲁罗的圣何塞那个地方的客栈里，当时他坐在那些马鞍、盛古柯叶的筐子和燕麦袋的旁边，一股气味直冲他的鼻子，周围全都是些陌生的人。那时候，也同现在一样，人们从他身旁走过，对他不屑一顾。那时候，隔壁房间里还有一群骡夫在嚷嚷着。而且，还有小孩子们在哭闹，也象眼前那个金发的男孩一样。一位穿着皮大衣的太太在轻轻地摇晃着他。

……他是触犯了财神，惹恼了它了吗？……他的那些股票，那些别墅，还有被侵占的那座城堡，此刻保不定已经成了兵营，或许早已被炸弹炸成一片废墟了。他的汽车已经扔在路上。英国政府又扣留了他的黄金……要是马来亚再

失陷了呢？要是威廉斯·哈维冶炼厂也被炸毁了呢？……

有人在大房间里咳嗽。又有叫嚷的声音。外面，汽车的发动机在吼叫着。堂娜安东尼亚睡着了。他没有看见她睡在自己的身边也已经有许多年了。

“玻利维亚大使！玻利维亚大使！”

黎明时分，面容憔悴的秘书回来了，他叫醒了挤在墙根熟睡着的奥蒙特。

“让尊敬的奥蒙特先生阁下过去的命令下来了。”

夫人站了起来，拿起了行李。

他们是第一批过去的。河水闪闪发光，水面上的小船在悠悠地摇晃着。由铁链和海关人员封锁着的通道此刻打开了，让这对蓬头垢面的老夫妇以及他们的秘书过去。他们在伊伦未作停留，便驱车直奔圣塞瓦斯蒂安。到了那里，百万富翁真想揍他的总管几个耳光，为的是总管居然没有猜想到他会在边境上被阻。然而，他却又躺下睡了。但是，下午二时，他起了床，命令接通马德里的电话。那时，纳粹军队已经抵达巴黎郊外，而英国军队则正在向布列塔尼海岸逃窜。

奥蒙特注视着海湾：雪白的海浪象展翅的海鸥，掠过了蔚蓝色的海面，在岩石上撞得粉碎。咸湿的春天的空气夹杂着鱼腥味，钻进了他的鼻孔。他的脚下是一条沿着古老石墙向下伸展的小路，一直通到海滨。正对面，浮在海上的是翠绿色的圣克拉腊岛和岛上一幢幢白色的房屋。

中午的饭食和海湾清新的空气已经把他头天晚上的悲

观情绪驱除得无影无踪。

“ 阁下 ,马德里的电话接通了 ,等着您去接呢 !”

一刻钟之后，他又回到了平台上。他的妻子已经在那里的一张帆布椅子上坐着，眺望着大海，欣赏着圣塞瓦斯蒂安和那些小岛以及树木葱茏的陡峭的山。山上的岩石和白色的房屋就象阶梯一样地排列着。

“现在我们做什么呢 ?”她问道。

“ 什么也不做。”奥蒙特回答说。

“ 我是问你 :我们留不留在这里 ?”

“ 不留。有好多事要做。我的那些代理人说，伦敦方面要求我到美国去。现在，玻利维亚的锡比什么时候都值钱，比上次大战时还要值钱。 ”

十七　屠杀消息传到纽约

“……鲜血流成了河。这血，同印第安人的血混在一起，淌过了十二个街区，那里的土地都被浸透了……”

灰蒙蒙的曙光越过那些光秃秃的大山，使深谷里的、山坡上的、推平了的土地上的、通衢大道两旁的锌皮屋顶和茅草屋顶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矿山里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

在那些大山的腹内，宛如烁烁群星的矿灯全都熄灭了。小火车头不再在铺轨的巷道里奔跑。吊罐在钢缆上停住。指示灯也不亮了，因为在所有二十五个平面上都没有一列开动的火车。

在这座由总长一百六十公里的漆黑一团的巷道组成的迷宫里，没有任何车辆往来，因此，电话铃声也不再响起。

外面，在那些使用原油的车间里，听不见涡轮机和内燃机的隆隆声。冶炼厂的数百条传送带，数十台摇床、抽水设备和富集台,以及无数的转式圆筒筛、磨碎机、粉碎机、淘汰盘、分级机和离心泵，全都停止了运转。斗车和升降机也都

停了，不再把磨过、筛好、分类并除杂了的矿石送到浮选工段。盛矿砂的麻袋都空空如也。铁路上的汽笛也不叫了。

三天前，所有的部门都罢了工：矿山、冶炼厂、机器房、货栈、铸铁厂，以及木材、水泥管、汽油、石油、润滑油和浓缩油等仓库。一切都处在罢工之中：吊缆、选矿场、矿山、车间、炸药库和矿棚区。一切的一切都罢工了。

杂货店也都上了锁，这是根据公司的命令关闭的。

上午十时。阳光沐浴着群山之间的那片开阔地。从翁西亚和亚亚瓜通过来的两条道路在巴索拉的田野相交之后便顺山坡而下，直抵平原，分别通到冶炼厂和矿棚区。田野上有一条铁路线同公路交叉。铁路线上只有一个已被废弃的月台。

上午的阳光照着这个地方，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点阴影，苍白的矿山沉浸在静穆、安宁和死寂之中。含金属粉尘的空气使景物褪了色。冶炼厂和矿棚区在峡谷里露出一片锌皮屋顶，需要重新洗涤的矿石堆成了灰色的山丘。

三百名士兵悄悄地隐蔽在朦胧的山岩之间，俯卧在十挺重机枪和两门六五榴弹炮的后面，眼光紧盯住田野。

上午十一点钟了。

“来了……”

“他们来了……”

在那条从亚亚瓜山坡上下来通向巴索拉平原的路上，扬起了一片尘土，尘土中间是一大群从地里面冒出来的黑黝黝的人。这群人仿佛是一只地底下的怪物，行动迟缓、笨

拙，在阳光的照耀下不慌不忙地朝着张开着的罗网走来。

距离两千米了。这条巨大的没有一定形状的毛毛虫越长越大，看上去似乎没有移动，但实际上是在尘土和纷乱中沿着那条道路爬下来，越来越近。

距离一千六百米了。打从山上奔下来的古铜色的人群已经跑到了平原上。他们又顺着遍地乱石的土垄往前冲，往下跳，就象是从翻斗车的车斗上倾泻下来的小石子一般。

距离一千二百米了。这时，人们再次汇集拢来，又走上了原路。他们在一条深沟里面消失了一阵之后，又在飞扬的尘土中重新出现。成千上万的人套着深色的斗篷，围着毛围巾，其中也有许多穿花裙子的女人。他们有的戴着白草帽，有的戴着粗毛线织的便帽，也有戴着无檐帽的。在他们的头上飘扬着一面玻利维亚国旗，这面三色旗在空中显得十分刺眼。

距离一千米了。他们已经到了苇草丛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在田垄上蜂拥而前，人头挤挤，烟尘滚滚，他们时散时聚，象乱碰乱撞的台球在地上滚动。

他们更近了，接着又涌过了路堤。

“八百米……开枪!!!”

机枪和榴弹炮的怒吼声在山坳和峡谷里轰响，空气被撕成碎片。那个忧伤而又饥饿的怪物把它的几千双眼睛转向同一个方向，转向了公司所在的地方。

“开枪!!!”

被打死和打伤的人倒下去了。旗也倒下去了，机枪的

扫射把旗同一个女人的尸体密密地缝在了一起。

许多巨大的钢钳在撕裂空气。这场猛烈的阵雨伴随着远处的雷鸣。在发出惨叫的男男女女的脚下，苇草却依然挺立着。一些躯体，或是扑倒在坑里，或是仰面倒在路堤后面。而另一些活着的人，在呼啸的子弹的追逐下拚命奔跑着。弹雨纷飞，喊声凄厉，田野变得支离破碎了。

矿工们在流血。幸存者被一阵紧一阵的炮火追逐着，他们沿着小路奔跑，然后爬上山坡，再从大路上逃走，一步不停地逃回村庄和矿棚区。

有更多的男男女女走出了他们的屋子，肩上扛着铺盖、衣服和母鸡，手里牵着小孩。他们撇下了矿山，也加入了逃亡者的行列。所有的人都顺着山坡向天边逃去。在奥蒙特锡业公司所属各矿的通向四面八方的每条道路上，都有散乱的人群在仓皇逃命。他们一走就是几个小时，直到日落时走进山地，消隐在苍茫的暮色之中为止。此时，血红的天上堆着厚厚的云朵，那云朵在空中幻化出许许多多睁大着黑眼睛的死亡的妖魔鬼怪。

有几座摩天大楼还在夜色中吃吃地笑着，露出了一口金牙—— 它们的窗子。雪花纷纷扬扬地撒落到公园大街上，好比在一个黑人的头上生出了斑斑白发。沃尔多夫饭店前面人行道上的路灯连成一串，灯光映照在过路女人们的脸上，并且照亮了饭店转门的玻璃。

饭店里面，在大理石拱顶的电梯间里，那些金黄头发的

开电梯的人都穿着橄榄色的号衣，号衣上的金钮扣发出灿烂的金光。有两位肥胖的记者，都系着领带，向上翻着帽檐,敞着大衣,正在向奥蒙特先生的那位髁骨象棺材的顾问和那位长着马牙的律师发起攻击：

“劳驾,劳驾……一分钟就行！”

这两个人想乘另一部电梯，可是，刚一转身，就碰上了另外两位肥胖的记者，也是系着领带，向上翻着帽檐，敞着大衣。

“劳驾，劳驾……我们想知道玻利维亚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彼此对视着……

“好吧。那里发生了一次罢工，就和任何一次罢工一样……”

“是为了增加工资吗？”

“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每天增加三十美分,是这样解决的吗？”

“哦,不。不是这样。要大得多……”

“死了三百个人,是真的吗？……”

“哦，不……什么数字都要用十来除才行。数字是夸大的,这你们懂得……”

“奥蒙特先生是真的把他的陵墓上的雕像当作唯一的礼物留给了玻利维亚了？”

“这是瞎扯，是无稽之谈。奥蒙特先生是位有头脑的人，是位工业家，他也和这里的工业家一样，非常勤奋。他

为玻利维亚做了许多事情。要是一一说来，那就话长了。”

“那么,罢工的起因到底是什么?”

马牙律师眨了眨眼睛，并偷偷地向棺材下膠顾问使了个眼色,然后说：

“纳粹主义……”

“噢!……”

这四个记者手里都拿着笔记本，一听到这个透露，就不约而同地记得更起劲了。

“是的,纳粹主义。这次罢工是在柏林策划的。”

“是针对玻利维亚的吗?”

“当然罗！已经发现有些工人有希特勒的亲笔签字，另一些工人接到纳粹用潜水艇运来的武器装备。这是想使锡的生产中断。这是原料啊！你们是知道的……”

“哦,对,包香烟要用锡纸。”

四支铅笔在小本子上记着。

“他们还有德文的电报密码。军队同纳粹派矿工的袭击队打得激烈极了。公司是站在民主这边的。”

“他们穿褐色衬衫吗?”

“穿……他们在参加战斗的时候，全体高呼：Heil Hitler![1] 打倒民主政府! 保卫矿山的战斗打得好吓人哪。”

“很奇怪，只有三十人死亡……而且，政府的部队连一个伤亡都没有。”

[1]德语：希特勒万岁!

“要提供一个准确的数字是很困难的。你们知道，纳粹分子总是把尸体藏起来的。现在，对不起，失陪了。我们将非常乐意在华尔街的公司办事处里向诸位提供更详细的材料。”

“我们能够见见奥蒙特先生吗？”

“不可能。他非常诚恳，非常善良。不过，眼下他很累了。他太容易动感情了……改天吧。很荣幸！很荣幸！”

电梯经过一段象丝绸之路一样长的路程之后上来了。

“我的同事,您谈得很好!”“您也谈得很好!”

他们来到奥蒙特的套间门口，门打开了。房间里面，漫射的灯光从天花板上投下来，照在宽大的家具上，壁炉里熊熊的炉火也释放出阵阵的气浪，拍打着家具。

这位年迈的百万富翁身穿一件厚毛料上衣和一条法兰绒裤子，脚上登着一双毡鞋，由内室仆人搀扶着走了出来。他并不回答那两个人对他的问候，就在壁炉前面坐下来。

“不要盖脚的毯子……”

他把双脚放在一张方凳上。

“怎么样？又有什么叫人头痛的事了？”

“他们说到做到,象绅士一样,先生……”

“谁啊？”

“玻利维亚政府。他们答应过：要进行一次惩罚。现在,他们果真做到了。”

“这下子他们可要提出要求了……每个人都想当总统，哈哈……（他咳嗽起来）……他们把事情办糟啦……死了许

多人。”

“正式公布的数字是十九个,先生。”

“还有那个笨蛋①……我花了五十万美元就是为了让他把我的名字印在他的名片上吗?……想得倒好!你们在说些什么?嘟囔些什么?”

“没有,先生……”

奥蒙特的嘴仿佛在嚼着东西,眼睛盯住了红红的火苗。

“想得倒好!……五十万美元。阿方索国王倒是很尊重我。不过,那个敲竹杠的女人把我看成是什么人了?……所有的人都追着我,要抢我……那些记者们。是谁泄露的?是谁在监视我?是你们……”

“我们不做这种事,先生。是当事人自己把这些事情捅到报纸上去的。”

“是我花的钱……而且,还要花呢。十九个死人只花费十九个美元吗?不!我花了五十万,五十万再加上五十万,是一百万。他倒好,从来没破费过……你们给我走开!……”

“您别发火,先生。请您息怒,请您宽心,先生。”

“我很好。我还能叫别人的头脑清醒些呢!”

两位顾问和内室仆人都互相瞟了一眼。他们给他整理了一下骆马呢的盖脚毯子。他的怒气平息了。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先生,有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法院通知明天出庭。”

①此处,奥蒙特是骂他的大儿子阿诺尔多。

奥蒙特带着痛苦的眼神，眼里还淌着泪水，呆呆地看着律师，仿佛是一头要送上祭坛的畜牲。

“先生……那位若尔热特小姐……也提出控告……。”

“谁？”

“若尔热特小姐……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情况，以便进行辩护。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吗？……她想要什么？”

“每月一千美元。”

“五十万，再加上这一千，那一千……她那次来，好象……好象……我没立什么字据，没有……我送给过她一件，是您去买的，大衣……是您……”

“不是我，先生。”

“是您，噢……或许是您……”

顾问们面面相觑……

“官司，官司，打不完的官司！！……你们答复好了。我什么也没欠，我不能让人家敲我的竹杠。一点也不让！……一点也不让！……”

这位大亨剧烈地咳嗽起来。那三个人站在那里看着他，一个摸弄着口袋里的钥匙链，另一个背着双手用指甲掐着手上的肉。那个内室仆人虽然仍旧毕恭毕敬地站着，但也在偷偷地打呵欠。

突然，奥蒙特一脚踢开了盖脚毯子，身子往前一倾，双手敲打着坐椅的扶手，用嘶哑的声音喊起来：

“滚出去 滚出去！你们这些坏蛋！我不想看到任何

人！”

这几个人踩着雪花般松软的不出一点声响的地毯，鞠着躬，退着走了出去，而壁炉里的火光映到那个老人的脸上,一晃一晃,象是透明的波浪。

于是，他们就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了。

想独自一个人清静一下吗？办不到！办不到！照相机的镜头总是在搜索着他，成群的采访记者的笔尖总是在瞄准着他。不论他走到哪里,他总感到眼前有一个幻觉 近处，是一大群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熙熙攘攘的白人；远处，是清一色的印第安人。白人的头都是五彩斑斓的魔鬼的脑袋，他们在他的身边跳来跳去；而印第安人则敲着一面破鼓，鼓声冬冬，就象在税务问题上同政府争执以及在工资问题上同印第安人争执一样的单调无味。

他没完没了地絮叨着：

“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滚出去！你们这些坏蛋！”

他骂他们，是因为这些坏蛋不得不回来照管他的利益。他们既不可能给他减少一些不愉快的时刻，也不可能为他消除那些讨厌的声音。奥蒙特先生是一个世界公司的活的缩影，他身后似乎拖着一长串马口铁的罐头筒，稍有动静，就稀里哗啦地响起来。

现在，又响起来了。这是米拉格罗斯闹出来的，她在拿到五十万美元并与阿诺尔多重归于好之后，又灵机一动，想到：如果告阿诺尔多通奸罪的话，就很可能再到手五十万美

元，可以凑成整一百万。这宗案子尽管如此隐蔽，但是，整个美国报界却都把它的原委详详细细地披露了出来。

米拉格罗斯依然美艳动人，依然穿着昂贵的毛皮大衣、尼龙长袜，戴着那么多的珠宝首饰，使得三十四号街的某个街口的纽约律师们在一见之下就毫不犹疑地承担了全部诉讼费用，因为这是极有把握的投资，值得冒冒风险。他们雇了一些侦探和拉皮条的行家，这些人又买通了仆从、侍者和一个陪伴着某位皮肤黑黑的模特儿的老妇人。要想在通奸的时候当场抓住阿诺尔多，那位模特儿是必不可少的人。镁光灯的闪光一下子把某个旅馆里的一间房间照亮了。阿诺尔多脱掉了一半睡衣的丑态，顿时从黑暗里显现出来。那个模特儿正要仰面躺下去的丑态，也赫然在目，这可以从她身后没有靠着什么东西这点看出来。

米拉格罗斯因为长得漂亮，手里又掌握着种种证据，所以就在报纸上大出风头，名声超过了她的哥哥费利佩。记者们给她拍了许多站着的或者坐着的照片，登在各家报纸上，每日发行数百万份。记者们采访她的时候，总是目不转睛地盯住她的两条腿，结果，写出来的报导全都是对着那位小百万富翁开刀的。

“他长得那么丑，居然还抛弃了我……”

“这个下流坯太不讲信义了!”

“他给我招来了痛苦,他就应该给我赔偿！”

“当然！请让我给您拍一张照片，夫人。这样……腿再往上翘一点，再往上一点。文章当中夹着有美丽大腿的照

片,就一定有人读。”

相貌丑陋的阿诺尔多企图以玻利维亚驻意大利大使的身份用外交豁免权来保护自己。“驻罗马的外交官怎么会住在棕榈滩呢？”记者和律师们提出反驳。曼哈顿的最高法院判决他赔偿五十万美元外加利息。

奥蒙特先生曾经企图摆脱贫困和恐惧，但是，现在他走到哪里，总要碰响警铃，告知他又有人来向他敲诈勒索了。若尔热特掀起的那场风波对他的神经中枢无疑是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她觉得自己被那个八十岁的老风流抛弃了，她的痛苦也就必须得到补偿。在那个肉类实行配给的时代，这件事简直是端到记者们面前来的又一块牛排！除此之外，家事里还另有烦恼哩！这位权贵想必也知道了：他的女婿斯特法尼西·缪拉侯爵，这位开明的贵族坐在汽车里稍微受到一点震动，造成了脊椎骨错位。

尽管顾问们踮着脚尖走路，给来自原料生产国社会上的那些杂乱的喧嚣加上了消音器，也还是不能把这件事瞒过他：他矿上的工人挨了三天饿，于是他们就奋起反抗，反对关闭公司。而当他们去要求商店开门以便购买食物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却是机枪和大炮。枪炮声一直传到华盛顿，开始引起了那里的人们的怀疑：玻利维亚的企业和政府是否在用民主的外衣掩盖它们的巧取豪夺？

又过了一阵，玻利维亚民族主义革命爆发了！美国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作了报导。奥蒙特再次暴跳如雷，因为人家告诉他：新政府将不再把在矿业公司办公室里拟

订出来的法令拿到全国去贯彻执行。

群众奋起反抗了，而奥蒙特和“其他一些人”却睡不着觉了。恰恰在他们彻夜失眠的当口，那种昼夜开动的机器的隆隆声益发使他们神往不已，同时也促使他们在他们活着的每一分钟里都在炮制国际阴谋，以便尽量榨取无产者的每一分钟的劳动。这些无产者，资本主义的邪恶妖术已经使他们失去了人的特性。

十八

“这一年,那位有权有势的富翁死在波托西了。这个不幸的人，死的时候可怕极了。第二天夜里，他的阴魂来到了他的忏悔教士的面前，向教士讲述了他是如何被打入地狱的……”

赛农·奥蒙特，我们又在一起了。我是在你还是个麦斯蒂索少年，还在卡拉萨的山谷里用弹弓打鸟，或者干脆瞄准年青姑娘打去的时候遇到你的，并且开始讲述你的一生的。

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看到你，你却在壁炉前打瞌睡，你那脑满肠肥的皮囊把你在公园大街的那间铺着波斯地毯和骆马呢床罩的房间都给挤满了，你受人尊敬，你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

你的变化真大啊，老兄！

但是，你再也变不了啦！因为时间已经对你的最后形象无可奈何了，你就是以这个形象得以同资本主义的那些伟大的男爵一起，进入通向地狱的千回百转的长廊，以便用不断加热的办法，铸造一尊你本人的锡像……………………………………………………………………

如同在一幅精心设计的电影画面上，奥蒙特独对孤灯，昏黄的灯光把他的皱纹和垂肉照得清清楚楚，把他上嘴唇的阴影投到鼻窝里，把他颧骨的阴影投到眼窝里，使得眼梢到鬓角之间出现了一条弧线，看起来仿佛有两只角从他那颗灰白的头颅上长了出来。这张脸不就是在报刊上出现过的奥鲁罗的“魔鬼”矿区过狂欢节时用的假面具吗？！……

报纸……他动了一下，看到报纸就在自己脚下，上面有他的走了形的肖像。报纸登了屠杀的消息吗？登了革命的消息吗？……它们都热衷于打探他的阴私，还有，他儿子的阴私。这就是那个笨蛋娶了那么一个连侯爵夫人头衔都没有的女人所得到的结果！五十万美元，毫无道理！钱要他掏，而不是要那个钻到人家圈套里去的笨蛋掏，因为钱是他的，是通过他背心的口袋从他的肚子里挖出来的。“我不能让人抢我的钱。我从来没让人抢过我的钱……这永远办不到！叫律师都来！那些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叫他们快来！！”……。

是的，他们来了，但是又走了！出去时，其中一个差点打翻了放在壁柱上的希腊美神阿芙罗迪特①的瓷像。那女神沐浴在火焰一闪一闪的反光之中，真如同在水里一般，在壁柱上倒也安然无恙。这情景，同若尔热特裸体时映在从百叶窗里透进来的五线谱似的光线中，是多么相似………

①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传说诞生于水中。

……………………………………………………………………。

夜间十一点钟。任何人都不能入内。人们在外面敬畏地等候着。从他那失眠的头脑的洞穴里飞出许多象蝙蝠似的发出颤音的黑点，塞满了他的脑袋，形成了一个从中心不断扩大的黑圆圈，这一个消失时，便有另一个从中心生出，并且扩展开来。谁在那里？是从矿坑口里逃出来的一个女人和一个自杀的男人吗？是生病的儿子吗？……快醒醒吧，奥蒙特！你必须用美元向美国国库缴纳所得税……美元！美元！以前都是用英镑计算的，现在的财产则要用美元来计算，要存放在银行的钢筋混凝土的地窟里。从地下取出来的财富又回到了地下，回到了银行的地窟里。财富放在那里是保险的，不会被诉讼、战争和革命夺去："任何时候也不能让人把我的财富夺走！"

任何时候都不行！

但是，老兄，你不过是在给那些伯爵、蠢驴和敲诈勒索的家伙在攒钱！

午夜十二点钟。外面，在乌黑的天上，在昏暗的纽约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群中，惨白的雪花还在飘个不停。也许，他可以不必再去攒钱了？也许，他早就成了那个千手巨人的奴仆了？那个巨人是在一个很久以前的下午，从塔华拉的那个矿坑里出来的。从那个矿坑里源源不断地涌出了品位达百分之六十五的锡，从而使他在争夺百万财富的风暴中始终稳坐钓鱼船……………………………………

……………………………………………………。

灯罩里的灯光似乎不亮了。不，这是百万富翁已经闭上了他的眼睛。壁炉里铅灰色的炉火正在熄灭下去。随着炉火的黯淡，奥蒙特的灵魂也在萎缩，恰如一团篝火，在熊熊燃烧之后，熄灭了，化作一堆黑色的灰烬。

他渐渐陷入一个黑暗的泥潭之中，那里，他所爱过的人一个也没有出现。玻利维亚工人的血也没有在他那颗卡尔德克① 的心里留下痕迹。然而，在壁炉的余烬中有无数只眼睛在眨巴着。在那愤怒无言的人群中，有他的那些顾问、合伙人、董事长、经理、律师，还有工业巨头们、公司负责人、交易所代理人、银行家、记者等等，都是陌路人。他们指手划脚，引导着他那金属的灵魂通过一条条用瓷砖砌成的冰冷的地道，把它交给魔鬼。在这位衰老的帝王的脑子里和胸口里有一种无以名状的疲惫之感，仿佛四十年来他在玻利维亚的矿山中开采出来的成百万吨锡的重量，全都压在了他睡梦中的身躯上一样。

这就是赛农·奥蒙特的故事。现在，让魔鬼来吧，来结束他的历史。

① 卡尔德克（1804—1869），法国灵魂学著作家，著有：《论灵魂》和《论巫师》等书。

永不结束的尾声

这篇尾声是在《魔鬼的金属》初版问世三十年后、出版西班牙文第八版时，从有关玻利维亚的百万富翁西蒙 · 帕蒂尼奥葬礼的报导中得到启示而写成的。这位玻利维亚的百万富翁就是举世闻名的“锡大王”。

赛农 · 奥蒙特回到了科恰班巴。虽然他生前的最后四十年一直远离故乡，但是，他果然言而有信，终于在八十九岁又回到了故土。他身穿大礼服，戴着硬衬领，系着黑领带，戴着格里高里奥七世勋章，颧骨和嘴唇上淡淡地施了一点脂粉。他已经作过防腐处理了。

他的不朽的遗骸凯旋归来，标志着民族革命已被彻底粉碎。这场革命是在上一年被民主派的兴高采烈的乌合之众打下去的。于是，民主派便在美国国旗的庇护下，在一群患血友病的夫人和一帮嗜杀成性的匿名的家伙的拥戴下复兴起来。就是这帮人，冲进了总统府，乱刀砍死了比利亚罗埃尔总统，并把他从阳台上扔到下面的人群里。人们于是扒掉了他的外衣、衬衫、长裤、衬裤和鞋子，把他拖到一盏路灯下，给他系上一条围裙遮羞，然后就把他吊上了灯杆。

奥蒙特对这场大清洗的反应不是空泛的言辞，而是实际的行动。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下令，让他在拉巴斯的银行赠给英勇的玻利维亚人民一百万比索（即二万美元），因为他们用上述办法替他消了恨。

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一直住在饭店里。一九四〇年，他从法国逃出后，便在纽约的沃尔多夫一阿斯托利亚饭店的塔楼上居住。大战结束后，他由于从不相信空中旅行的可靠性，就乘轮船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住进了“广场”饭店。他也是因为害怕仆人们可能会同他打官司，所以才撇下了他的那些豪华的府邸，而到饭店里来当寓公的。他对医生们倒还信任，只有他们才能克服他的天生的多疑。他们使这位圣人延年益寿，活到八十九岁，才作为“广场”饭店的最阔绰的客人而死去。

奥蒙特早就叫人修筑好一座城堡式的陵墓，作为他最后安息的住所。这座按照法国十七世纪式样建造起来的陵墓座落在图纳里山的山坡上，他本人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被放进一个圆柱形的金属套筒里，再装在法老使用的那种棺材里被运了回来。棺材用珍贵的木材制成，上面镶着象牙，装着银环。那是圣菲大街棺材店的独一无二的杰作。这具棺木所费不赀，所以，当棺材店把账单送到他家里时，他家里的人便同棺材店到法院里去打了一场官司。

奥蒙特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他从“广场”饭店被拉到殡仪馆去进行科学的干燥处理；然后又被拉到玻利维亚使馆的办公室，让人为他守灵。后来，又被送到巴里的圣·尼古

拉斯教堂，让主教为他做弥撒；最后，又被他的锡王朝的成员和他的那些律师、经理，以及玻利维亚大使等人簇拥着一直送到火车站。他被装进一节上了封的车厢，穿过草原向北飞驶。火车沿着谷地往上爬了两天之后，爬上了高原，穿过了国境。进入玻利维亚的境内后，每到一站，都有军政当局在那里列队迎送，殷勤接待扶灵的贵宾。这些贵宾不仅历尽旅途的艰辛,而且,加之盥洗室没有水,餐车太蹩脚,服务员肮里肮脏，更使他们感到疲惫不堪。在奥鲁罗，奥蒙特的旧相识已经荡然无存。工人们的工会也早被解散。但是，在竞选活动中得到这位锡大王资助的共和国总统和那些政府部长们，却眼里噙着泪水，加入了送殡的行列。

灵车驶进山谷，来到了科恰班巴。火车站上挤满了人群。只有一些对社会不满的大学生喊着抗议的口号，散发了传单。但是，他们很快就被愤怒的人群赶跑了。“岂有此理！连死人都不尊重！”没有一个科恰班巴人能够亲眼看到这位元勋，因为他被装在了双层棺椁里面。密封的棺椁意味着这位生前厌恶世人的堂赛农死后仍然在回避着他的好奇的乡亲。科恰班巴人所能欣赏到的只是灵柩的精细木工，银制把手和堆成山的花圈。如此的奢华与当地的寒伧适成对比。这一对比也反映在那辆美中不足的灵车上：马车倒是头等的，可是玻璃窗都是碎的，马车夫也没有号衣穿，赶着的又是两匹瘦小羸弱的劣马。灵车把这位大亨从火车站拉往大教堂，一路上从瓦屋檐和生了锈的铁阳台下面经过。阳台上悬挂着的破旗都降下了一半，这是遵照中

央和市两级政府的命令，以示哀悼。大教堂对面，警备队的乐队在低声敲鼓。奏完国歌，便开始发表吊唁演说。二十四篇演说无非都是重弹报纸社论里的那些老调：“他是一个伟大的科恰班巴人。由于有了他，欧洲和美国才知道玻利维亚。他把欧洲许多贵族的姓氏并入了他的高贵的家谱。他把一匹阿拉伯马驹‘利略特’送给了我们的军队。由于他的健康上的原因，他生前未能返回祖国。但是，他不顾旁人的诽谤和嫉妒，毅然让人把他的遗体送回故土。现在他回到了我们中间。”

圣葬团的成员在市民们的围观下，把灵柩抬进教堂。沉重的灵柩压弯了他们的腰。主教和教士们站在遮着黑色帷幔的主祭坛前。那些从巴黎赶来的继承人，坐在最显要的位子上，也象灵柩一样，一动都不动。同他们并排坐着的是戴着重孝的总统和部长们，他们在拉巴斯就已经这样穿戴好了。在这些人的身后，站着或跪着的是当地的首脑和上层人士，他们更是一身的黑色丧服。再后面，便是当地的居民，他们挤在教堂的厅堂里，早就渴望着在他们的一生中能与这位百万富翁有一次接触的机会。他们在等待着发生某种奇迹，在他们看来，那灵柩仿佛是圣赫纳罗的金光四射的遗物，上面覆盖着玻利维亚国旗，四周放满了花圈。花圈的挽联上写着各股份有限公司、各托拉斯、银行、企业的缩写名称；赠送花圈的有共和国总统、内阁、文化团体、自由党、社会共和党、统一社会党和革命左派党。

王位的继承人是众人注目的对象，尽管他给人的印象

实在糟糕透顶。即使一位亚洲的土邦王公突然光临克丘阿农村时所能产生的惊诧之感也莫过于此了。奥蒙特活得太长了，以至于他死的时候阿诺尔多也已垂垂老矣：头上白发苍苍，脸上布满皱纹。阿诺尔多相貌猥琐，脸上毫无表情，两只眼睛和已故的锡大王一样，既混浊又冷漠。他就带着这种眼神，遵循着一整套枯燥乏味的繁文缛节，主持葬礼，并且在克里奥略人的小圈子里领略了一下外省的民主。但是，他领略够了的却是这些人散发出来的令人作呕的脚臭味、麦斯蒂索人的汗味和人们嘴嚼古柯叶的味道。这股混合的气味，就是烧足了线香也无法将它驱散。它也扰乱了教堂里为死者歌唱的安魂弥撒。教堂里的弥撒声和广场上市府乐队的乐声此呼彼应地交织在一起。那些上身穿着军装、下身穿着老百姓裤子的乐师们在演奏着波利乐舞曲①和进行曲，只是没有送葬曲，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曲子。某些心怀嫉妒的科恰班巴知识分子曾说奥蒙特是“无国籍”的。为了驳斥这种说法，举行哀悼活动时，就不能局限于上流社会，无论如何也得要让人民来参加。

人民有权观赏一下这个游子的棺材，有权接受这颗殒落了的万国之星透过金属和桃花心木发出来的余辉。奥蒙特下葬的那天，前往观看的人就更加踊跃了。

这一天，奥蒙特依然以桃花心木为衣，以国旗为披巾，

①一种西班牙舞曲。

迁进了他那所座落在图纳里山山坡上的神秘的传说般的阴宅里去了。把奥蒙特奉为神明的那些专家宣布：村民们可以去瞻仰这座陵园。电力公司还同意免费用有轨电车把他们一直送到基利亚科略镇。该公司的主要股东正是奥蒙特，正因为如此,一九三○年时，他曾使他的经理当上了共和国总统。

奥蒙特又重新走过了他在四十年前所走过的那条两旁生长着柳树和杨树的道路。他躺在带布篷的双轮马车里，沿着坎坷不平的玉米地和紫苜蓿地中间的道路往上爬，路边不时出现一些茅屋，农民们从茅屋里出来，也加入了送葬的行列。他终于到达了那片绿树成荫的地方，那里马黛草和薄荷草散发着浓郁的香气。正是因为这点，这块地方才中了选，筑起了奥蒙特的阴宅——奥蒙特只是在法国建筑师的设计图纸上见到过它。在一辆乘着警察的卡车和那辆灵车后面，是两辆小汽车（一辆是市政府的，另一辆是向一个地主借的），里面载着奥蒙特的亲属：几位克丘阿的麦斯蒂索人，一位法国伯爵和一位矜持的西班牙伯爵夫人。再靠后,是几辆破旧的出租汽车,里面坐着总统、各位部长、胸前佩带着三色绶带的地方长官，以及最高法院的全体成员。所有这些人都汗流浃背，满身尘土。官方的车队扬起了漫天的尘土，显得气派十足。一大早就从邻近村落乘着马车，骑着马，或者步行赶来观看殡葬的人，都被笼罩在这片尘雾里。走到半路，他们就看到了那块“私人地产”前面立着的木障，看到了由花园和从国外进口的树木组成的几何图案。

在这些图案上，有一片深红色的树林，全是上百年的木棉树。整个地产用砖墙围着，墙上插着碎玻璃片。

灵车和马队到达入口处时，高大的黑色铁栅门打开了，铁栅上饰有镀金的箭，并且还铸着有“赛·奥”两个字母的花饰。一进大门，便是一条两边种满柏树的大道，直通小教堂。主教在音乐学院乐队的伴奏下在那里主持安魂弥撒。然后，就得把灵柩抬走了，一直抬到小广场。广场上有四棵垂柳，环绕着一座大理石群像，每尊石像之间都相隔着一定的距离。这是一套完整的热那亚的雕像群，其中有一个站着的基督，几只打着哈欠的狮子，几个傲慢的女神和低着头、收拢着翅膀的天使；唯有身份特殊的大天使的姿态迥然不同，他振翅欲飞，手里握着一只长长的金喇叭正放在嘴上吹。

扶灵的人已经不是圣葬团的成员了，这个压弯脊梁骨的差事轮到总统和他的部长们来干。他们尽管象下等人一样地汗如雨下，也还是抬不动，只好把这件苦差事交给了那些身强力壮的当地马夫们去干。马夫们用克丘阿语吆喝着，互相鼓劲，终于把灵柩抬了起来，抬走了，然后还要把它往上抬,再把它放到墓穴里。灵柩碰了一下，把一个银把手碰掉了。财政部长出于条件反射,赶紧弯腰把银把手拾了起来。马夫们又往前走出几步，这时，一个印第安人被苍蝇叮得不耐烦了,便咕哝道：“Imaraycu ajina llasa cay cojuro!”①

阿诺尔多不懂克丘阿语。在人家抬棺材的一路上，他始

①克丘阿语：“这个家伙真他妈的重啊！”

终绷着脸，表情麻木。那些卑贱的村夫使上流社会的绅士和太太们感到厌恶。阿诺多尔努力克制着这种厌恶之感，就象他是在克制乘坐地下火车时感觉到的气闷之感那样。村民们不断涌来，人数多到要爆炸的程度。由于走廊里早已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人便挤到花园里。他们在那里大声喧哗，践踏着这块禁地的花草，并用他们的古铜色人种的好奇心打破了三十天丧期的令人厌烦的肃穆。

村民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庆祝了这个葬礼：他们践踏花床，爬上花坛，蹂躏着意大利式的花园，打翻了日本的盆景，并且，用一个曾经为奥蒙特写过赞美诗的丘基萨卡诗人的话来说，还'揪掉'了花朵上的花瓣。

其实，这个谷地的乡土色彩要比花卉更加鲜艳得多：脸色红润、梳着辫子的乔洛女人头戴雪白的高筒帽子，乔洛男人们穿着衬衫，印第安小孩光着脚。印第安人都穿着凉鞋，套着套头斗篷，戴着五彩缤纷的毡帽。所有这些人，再加上从附近村子赶来的村民，一齐挤在那些身穿黑服、热得要命的老爷们的身边，把太太们挤得都要晕倒过去。无论是上等人，还是当地的土著阶层，无论是地主老爷，还是农夫，都一样在出汗。斯特法尼西·缪拉伯爵和矜持的西班牙伯爵夫人，也都一样地在淌着汗。伯爵夫人没有好气地在用力扇着扇子。此刻，阿诺尔多从内心深处非常感激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从不允许他同这类印第安人接触。

总统、部长们、主教以及经理们被人们推来搡去的，并且不断地被人们踩着脚。无论是宪兵们，是青铜狮子，还是

由吹金喇叭的大天使率领的女神们，都无法加以制止。

可是，在刹那之间，奥蒙特发挥了他的神威。起初，嘈杂的人声使大家无法听清基利亚科略的地方长官的演说。他隐约地提到这位锡大王出身于农村，称他为卡拉萨村的骄子，并要求在那个村子里为他建立一座纪念碑。主教的悼词也同样听不清楚。他为奥蒙特的灵柩已经祝福了一百次了。当人们开始把奥蒙特推到墓穴里去的时候，那尊大理石的大天使突然吹响了喇叭，喇叭声又尖又长，一直传进山谷。吓得一群叽叽喳喳乱叫的小鸟都躲进了柳树丛里，再也不作声了。天使吹过喇叭，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寂静，谁也不敢出声，连青铜狮子的哈欠也凝固住了。

大天使的喇叭声停止了，人们这才无所顾忌地把已经无能为力的奥蒙特推进了墓穴的前室。青铜的墓门闭合了。人们在门外放了一个金属的大花环，作为生者对亡人的最后的敬意。花环的直径有二米，重达一百公斤，上面挂着英联邦国家的各色小旗及国际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挽联。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此刻就躺在里面，除了一盏矿工下井时使用的小矿灯之外别无其它的照明。

在花园里，满身尘土的穿着黑服的夫人们，锡王朝的成员们，总统以及几位享有特殊待遇的部长们，一道朝房子里走去，去喝可口可乐。因为没有冰，可口可乐都已经微温了。高级职员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花园里的人弄出去，因为陵墓的看守们、管家们和宪兵们都被那些在来的路上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的不速之客踢跑了。

阿诺尔多提议大家回去。尽管他很喜欢这块产业，但还是同他的随从们一起从边门出去，上了汽车。于是，花园里就只剩下乔洛女人、工匠、农民和从城里来的市民了。他们躺在草地上，从包袱里和篮子里取出了烤肉、嫩玉米、奇查酒坛子、啤酒瓶和比斯高酒瓶，他们还把小五弦琴取出来调好了音。他们有的放荡地躺在木兰树、又粗又矮的橡树和西印度群岛的香蕉树底下的金盏花和秋海棠丛中，有的臂膀挽着臂膀围成圆圈，互相用啤酒和奇查酒频频祝酒。对他们说来，这一天意外地成了在锡大王的禁苑里过一下克里奥略人的田园生活的奇妙的日子。他们在法国的玫瑰和高贵的紫萝兰上撒尿，在水池里呕吐。宪兵们同老乡们称兄道弟，一起痛饮。有几个小孩发现了鸡笼，便打开笼子，追赶起那些白母鸡和良种的公鸡。赫勒福德种的奶牛吓得哞哞直叫，阿拉伯种的马看见有些大胆的人竟要骑上去，也吓得长嘶不已。

已经是傍晚时分 了。这些游客们才弹着小五弦琴，唱着淫荡的小曲,离开了这座庄严肃穆的花园，沿着飞扬着遮天蔽日的尘土的道路,有的乘马车,有的乘卡车,有的骑马,有的骑驴,有的步行,纷纷回家去了,把赛农·奥蒙特孤零零地撇在那里，躺在法老式的棺木里。

“ 这场戏总算收场了。’此人可能这样自言自语。然而，就在这时，从墓穴的拱顶里，象生孪生子似的突然出现了无数玩偶般的人形。它们是由闪闪发光的矿渣掺合着黑泥构成的，眼珠则是纯度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锡。这都是

些矿里的魔鬼和精灵，他们也来向奥蒙特致意了。它们掀开棺盖，轻而易举地剖开金属筒，让奥蒙特起来，强迫他往里面走，一直往里面走去。

墓穴里突然出现一条巷道，巷道里弥漫着硫磺蒸汽，温度高达摄氏二千度。那里有一个巨魔在手舞足蹈，它戴着一个巨大的面具，露出了鳄鱼般的牙齿，犄角上盘着绿蛇，玻璃的眼球上嵌着金属的眼珠，披在身上的短斗篷上缀着珍珠、蓝宝石、彩色的小豆子和小玻璃片。血红的尾巴绕在一条腿上，尾尖上还露出了一根螯针。

“进来吧，老兄。咱们现在可就要电解挥发了。可是你还会赚的。”